满江红（下）

狐独红

梅心脸色一变，着了急，道：“什么事，快说？”

栾震天道：“曾先生与张先生为了劝说岳钟琪起义，被岳钟琪扣住了！”梅心脱口一声惊呼，但刹时间她又趋于平静，道：“老爹，是怎么回事，慢慢说！”栾震天点了点头，道：“姑娘，您可还记得以前宝四之言？”

梅心道：“我记得，你说下去！”

栾震天应了一声，道：“您是知道的，曾先生久有劝说岳钟琪之心，这次趁着年羹尧之死，遂邀张先生到四川去劝岳钟琪，说岳钟琪是宋岳王的子孙，说满虏是金人的子孙，如今岳钟琪官居总督，身统大兵，这国仇家恨不可不报，岳钟琪当时确有几分感动，想想年羹尧的死，也的确寒心，但后来跟曾先生一谈，他却又认为曾先生是秀才造反，毫无实力，不足以成大事，心中立刻变了计，一面假意跟曾先生立誓结盟，一面暗地行文湖南巡抚，又把吕先生一班人给扣了起来，自己却递了一个密折给了胤祯……”

梅心截口说道：“这么说，被扣的不只曾、张二位先生了？”

栾震天既悲愤又忧虑地点了点头，道：“是的，姑娘，吕毅中、严鸿逵、沈在宽等诸先生！”

梅心默然未语，栾震天却挑眉又道：“姑娘，请你赶快下令，我带着人去跑一趟！”

“不！”梅心摇头说道：“你先出去吧，等我跟燕爷商量后再说！”

栾震天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应声行了出去！

栾震天走后，梅心忧虑地望向郭璞，道：“燕爷，您执掌‘丹心旗’，这事该由您定夺！”

郭璞并未推辞，想了想，道：“姑娘可否对我说个详细？”

梅心点了点头，道：“您是知道曾先生的，他一向痛恨满虏，复国之心甚切……”

郭璞点头说道：“曾静曾蒲泽这个人，我听说过，是位饱学之儒，忠义之士！”

梅心道：“是的，燕爷，曾先生就是这么个人，以前他在张熙张先生家里，看到一本晚村先生著的‘时文评选’，晚村先生这本著作，说的是华夷之别，封建之害，又说君臣之交如朋友，不善则去之，更说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衽，是君子之责，总之，满纸都是排斥满人的话，当时曾先生看了，拍桌叫好，于是立即拉着张先生去见了吕毅中，吕毅中又邀他去见一班同志，那时候便打算去劝岳钟琪，结果被我派人带信拦住了，却不料这次……

郭璞截口说道：“姑娘，我已经全明白了，这位曾蒲泽的胆识，的确令人佩服，只是，正如岳钟琪所说，他是秀才造反，但凭一时之血气，不足以成大事，岳钟琪此人何等精明？没有把握的事，他是不会做的……”

梅心道：“燕爷，您说的不错，当时我所以拦他，也是为了这，只是，燕爷，如今您看这事该怎么办？”

郭璞沉吟说道：“姑娘该知道，这件事牵连的很广，不只是曾蒲泽与张熙两个人，对这么一件事，是相当棘手的！”

梅心道：“便是棘手，咱们也该谋救……”

郭璞道：“救自当是要救，只不过这救的方法却要详细策划，说不定已经有人赶往驰救了！”

梅心微震说道：“燕爷，您说是谁？”
郭璞道：“吕四娘，她是吕毅中的四女儿！”
梅心道：“那么咱们……”
郭璞道：“只恐远水救不了近火！”
梅心脸色一变，道：“燕爷，那么……”
郭璞道：“姑娘，别急，不知道胤祯看到了这个奏折没有，要是这奏折尚未递到京里来，也许……”
梅心道：“可能还没有，要有云珠在信上……”
郭璞摇头说道：“这种机密大事，她是不会说的，除非我问她！”
梅心道：“那么燕爷是打算……”
郭璞道：“这件事交给我好了，请姑娘先传个令，拦住贵会的弟兄先别动，以免促使他们早落杀身之祸……”
梅心道：“我这就去找老爹去！”说着，她急步行向大门！
望着梅心转过画廊，郭璞立即走回后院，找上了适才那名带信的武官，那名武官一见郭璞走来，忙哈腰叫了声：“郭总管！”
郭璞忙道：“不敢，我想麻烦件事……”
那名武官忙道：“郭总管请吩咐，何敢当麻烦二字！”
郭璞道：“可否派个人回去一趟，找海爷告诉他一声，请他转告云珠姑娘一声，就说我要见云姑娘，请她到贝勒府找我！”
那名武官道：“郭总管，现在？”
郭璞道：“越快越好，走得开么？”
那名武官道：“走得开，走得开，卑职这就派人，这就派人！”
说着，立即转向左近一名禁卫军交待了几句，那名禁卫军应了一声，施礼而去！
郭璞遂又向那武官道谢一声，转身行了开去！
适时，前院走来了梅心，她见面便问道：“燕爷，您怎么到后院来了？”
郭璞笑了笑，道：“托个人找云珠去了，姑娘，交待好了么？”
梅心道：“交待好了！”
郭璞道：“恐怕姑娘很费一番口舌！”
梅心道：“老爹就是一付忍不住任何事的急躁脾气！”
郭璞笑了笑，道：“姑娘，我要回贝勒府等云姑娘去了，有人问起，姑娘就说我有事回贝勒府了，这儿麻烦姑娘照顾一下！”
梅心嫣然一笑，道：“燕爷快请吧，事关重大，我不敢拦燕爷！”

郭璞脸一红，忙拱手说道：“姑娘，我走了！”
未容梅心再说话，便匆匆地离去了！
片刻之后，郭璞回到了贝勒府，他第一个见着的是海腾，海腾一见着他便问怡亲王府事！
郭璞道：“怎么，你知道了？”
海腾道：“郭爷，这消息已传遍内城了！”
郭璞扬了扬眉，道：“好快！”接着，就把“怡亲王府”的经过，概略地说了一遍！
听毕，海腾咬了牙，摇头说道：“我只知道怡亲王被刺了，却没想到是这么回事，伴君如伴虎，真修养一点不差，郭爷，爷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郭璞道：“大概要等晚上了，对了，海腾，待会儿云姑娘可能会来找我，我在房里，她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海腾咧嘴一笑，道：“是了，郭爷，请放心，您的事儿准错不了！”

郭璞被他笑得脸上一热，连忙走了开去！

他回到房里，和衣躺在床上静静地等上了，两眼上望，脑海中盘旋着太多的事儿，很复杂，很复杂！

就这么等着等着，一直等到了日头偏西，他房里都黑了，才听得海腾的步履声传了过来！

他虎地坐起，适时海腾到了门口，冲着他笑道：“郭爷，云姑娘到了！”

郭璞站了起来，道：“她人在哪儿？”

海腾道：“在院子里！”

郭璞道：“谢谢你了，海腾！”一边整理衣衫，一边向外面行去！

海腾跟在后面笑道：“这是什么话，郭爷，只要到时候，您赏海腾一杯就行了！”

郭璞眉锋一皱，笑道：“少不了你就是！”

少腾满意地一笑，识趣地走开了！

走完画廊，郭璞看见云珠一袭黑衣，正站在院子里，看见那无限美好的身影，郭璞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受！

听到了步履声，云珠转过螓首，那娇靥，似乎更艳丽，也更成熟了，四目交投之一刹那，郭璞又有种难以言喻的激动，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只知道这是情不自禁的！

流露自云珠那双美目的神色，令他心弦颤抖，近前，他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含着强笑说道：“云姑娘，我迎接来迟……”

云珠望了他一眼，道：“假如你找我来，就只为说这句话，我可要掉泪了！”

郭璞好窘，忙道：“云姑娘，你好！”

云珠淡淡说道：“托先生的福！”

郭璞忙又说道：“怎么来这么晚，走不开么？”

云珠笑了，笑得很凄婉，道：“就这句话能使我略感安慰，是走不开，宫里的事儿你知道了，有什么办法，谁让我进了宫！”

突然间，郭璞有种出奇不舒服，那不舒服带着点酸味，但他没有表示出来，只淡淡笑道：“我知道，姑娘是个忙人！”

云珠美目中异采一闪，道：“就是再忙，为你，我也会抽空，说实话，你是不是很不愿意我待在宫里，伴在他身边？”

郭璞心中一震，忙摇头说道：“没有，姑娘，皇上很需要你姑娘这么个……”

云珠含笑说道：“你是拿针刺我！”

郭璞忙道：“姑娘知道我不会，我说的是实话！”

云珠笑了笑，道：“那就算了，假如你不愿意我再在宫里待下去，我会马上离开，毫无犹豫！”

郭璞道：“姑娘，皇上不会放你走的！”

云珠道：“我要走，谁也拦不住，只问你愿不愿意！”

郭璞忙道：“姑娘，你一身系皇上安危……”

云珠道：“我一心却全在你身上！”

郭璞猛然又是一阵激动，脱口唤道：“你……”忙改口说道：“姑娘，皇上不会放你走的！”

云珠美目中异采一阵闪动，道：“你为什么那么勉强自己，对我对你都那么残酷？”

郭璞心中一抖，强笑说道：“姑娘，我没有，请亭里坐！”

云珠轻叹一声，摇头说道：“我也是，既有来生可期，今生我又何必苦苦奢求？”

迈动莲步往那朱栏碧瓦的小亭走去！

郭璞暗暗吁了一口大气，但他却有着无比的歉疚与不安！

小亭中坐定，云珠抬眼凝注，道：“你叫我来有什么事？”

郭璞道：“没什么，我只是想向姑娘打听一件事！”

云珠淡淡笑道：“我有自知之明，就知道你不会是为了想我，果然，还好我没有这么想，否则这失望够人受的！”

这话却也够郭璞难受的，他扬了扬眉，方待说话！

云珠已然笑着说道：“好了，先生，说吧，要向我打听什么？”

郭璞迟疑了一下，道：“这件事我本不该向姑娘打听，无如除了姑娘，我别无求助之人，也许，这令姑娘难以作答……”

云珠截口说道：“看来你还不了解我对你的心！”

郭璞只好装作未听见，道：“姑娘，是关于岳钟琪的一个奏折！”

云珠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怎么样的一个奏折？”

郭璞道：“只问姑娘，岳钟琪最近有没有奏折递到京里来？”

云珠点头说道：“岳钟琪最近有好几个奏折递上来，我不知道你是指……”

郭璞忙道：“这些奏折姑娘都看过了么？”

云珠淡淡笑道：“你太看重我了，我又不是皇上！”

郭璞苦笑了一声，道：“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以为皇上会让姑娘帮办……”

云珠扬眉截口说道：“好了，先生，是不是关于曾静、张熙的事？”

郭璞一惊忙道：“姑娘，这奏折已经递到了么？”

云珠道：“自然是递到了，不然我怎么会知道？”

郭璞双眉连轩，道：“如今，皇上是否已经……”

云珠摇头说道：“还没有，不过迟不过明早，你知道，皇上对这类事深痛恶恨，前些日子刚办了个江西学政查嗣廷，一个礼部的供事陆生梅，一个浙江人汪景祺，一个年羹尧的故交钱名世，自这些人后，皇上对读书人特别留意！”

郭璞扬眉说道：“这件事他准备怎么干？”

云珠淡淡说道：“皇上想命岳钟琪就地把他们正法算了！”

郭璞脸色一变，道：“姑娘，他真准备这么做？”

云珠道：“是啊，我听皇上这么说的，难道这些人跟先生有关系不成？”

郭璞道：“有关系便如何？”

云珠淡淡笑道：“假如这些人跟先生有关系，皇上就不会这么做了！”

郭璞冷笑道：“假如这些人跟我有关系，只怕他们会死得更快！”

云珠柔声说道：“先生，容我大胆说一句，皇上对先生不满，那并不能全怪皇上，先生也有一半不是之处！”

郭璞脸色微变，扬眉说道：“这是如今的云姑娘看法？”

云珠道：“先生不该伸手破坏他的事，让他陷于极度的窘境，使得每个亲贵，每一个大臣对他暗生不满！”

郭璞道：“姑娘，人各有立场，我不敢怪姑娘这么想！”

云珠道：“先生，我这是最客观的说法！”

郭璞道：“既如此，姑娘就不该写信示警！”

云珠娇躯倏颤，美目一红，道：“先生，云珠把心都掏给了你，你忍心这么对我？”

郭璞淡淡说道：“姑娘，我说的是实话！”

云珠扑簌簌挂落伤心泪两行，悲声道：“先生，我刚说过，我并不愿意再在宫里待下去，只等先生你一句话，可是你吝于启口说一个字，他是这世上唯一肯要我的人，先生要我怎么办……”

郭璞倏觉不忍，对可怜的云珠如此，的确是太残酷了，一阵歉意突袭上心头，他暗暗一叹，道：“姑娘，原谅我，只因为我，我……”摇摇头，住口不言！

云珠道：“先生为什么不说下去？”

郭璞心中微震，道：“我向姑娘致最大的歉意！”

云珠摇头说道：“我只要听先生心里头的话！”

郭璞装了糊涂，道：“姑娘，对你，我心里的确很歉疚！”

云珠道：“除了歉疚，就没有别的了么？”

郭璞暗一咬牙，道：“姑娘，我这个人不惯说假话……”

云珠一叹摇头悲笑：“看来先生至今仍不肯对我说真话，赤裸裸的一颗心，一片真挚的深情，就换来先生这么多，我这是何苦……”

郭璞脱口说道：“姑娘，人非草木，要说我无动于衷，那是自欺欺人，可是，姑娘，我不能，我不能……”

云珠一阵激动，道：“先生，是暂时还是永远？”

郭璞一叹说道：“我不瞒姑娘，是暂时的，但这暂时却不知道要……”

云珠甜笑截口说道：“先生，云珠愿等你到死，这一辈子不够还有下辈子，下辈子不够还有生生世世，无休无尽！”

郭璞再也忍不住了，伸手抓上云珠柔荑，颤声说道：“姑娘，姑娘，姑娘……”

云珠娇躯倏颤，道：“先生，别尽叫我，说话！”

郭璞道：“姑娘，我不愿说，但我这颗心……”

“够了，先生！”云珠突然一声颤呼，美目一闭，泪珠儿又复洒落两行，那颤抖的娇躯，轻轻偎过。

郭璞没有躲，也没有拒，任凭两个人影合成了一个！

刹时间，这小亭子里好静，好静……

良久，良久，云珠娇靥微酡，带着满足的笑容，轻轻地移开了娇躯，半垂螓首，低低说道：“先生，从现在起，云珠已是你的人了……”

郭璞道：“姑娘，瓦罐难免井上破，将军不离阵前亡，像我……”

云珠截口说道：“先生真要如此，那并不是先生一个！”

郭璞哑声说道：“姑娘，你这是何苦……”

云珠微摇螓首，道：“我也不知道，也许这就是缘……”

郭璞道：“当世不乏俊彦之士，还有那位皇上……”

云珠抬起螓首道：“先生，我自当年至今，接触过的男人不少，每个也都是武林好手，年轻俊彦，可是我跟他们没有情，他们对我也只有欲，就拿刚才来说，我从不知害羞、激动、温馨，可是刚才……”

娇靥通红，垂下螓首，但旋又抬起，道：“先生，你真不嫌去珠残花败柳破身子？”

郭璞扬眉说道：“我认为在如今，姑娘这一说是多余，也足证姑娘对我还不十分了解……”

云珠道：“谢谢先生，我不承认十分，只有一分，那是先生的真姓名！”

郭璞一震，旋即泰然说道：“事到如今，我也不必再瞒姑娘……”顿了顿，接道：“姑娘可知道南海郭家？”

云珠一惊瞪圆了美目，道：“先生真是……”

郭璞点了点头，道：“那位皇上与姑娘都有过人的眼力！”

云珠忙道：“先生是郭家的哪一位？”

郭璞道：“老人家的螟蛉义子，行六，郭燕南！”

云珠“哦！”地一声惊呼，道：“郭家六兄弟，档者最高，六少，云珠怎配，云珠怎配……”

郭璞道：“姑娘，情之一字贵心不在人，你不该说这话！”

云珠摇头说道：“看来我是前生修来的……”目光一凝，道：“六少，这就是你的真面目？”

郭璞淡然一笑，扯落了脸上特制人皮面具！

云珠美目中异采暴闪，似有点昏眩，娇躯一晃，螓首倏垂，香肩耸动，她又哭了，又哭了！

郭璞忙道：“姑娘，你这是……”

云珠抬起螓首，带泪而笑，那模样儿好美，好动人：“不，六少，我是太高兴了，太激动了，你知道，像我这么个人，是不该有这么好的福份的……”

郭璞他生似没听见，痴痴地望着那带雨梨花般艳丽娇靥，道：“姑娘，我不是好色之徒，但我几乎忍不住……”

云珠红了脸，娇羞地白了他一眼，轻轻说道：“六少，戴上面具，说正经的！”

郭璞一震而醒，忙戴上面具，道：“姑娘，关于那件事……”

云珠扬起娇靥，道：“六少放心，刚才我是哄你的，其实，他想派个人到四川去，把曾静、张熙押到京里来审问！”

郭璞心中一松，道：“姑娘，他决定派谁了么？”

云珠摇头说道：“这我倒没听说！”

郭璞眉锋微皱，点了点头，道：“他真要这么做了，那就没有关系了……”

顿了顿，接道：“姑娘，这事先不谈了，有件事我要问问姑娘，姑娘可知道，前些日子有顶先皇帝所遗‘九龙冠’……”

云珠截口说道：“是不是由‘廉亲王’献进宫的？”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姑娘可知道‘九龙冠’藏在宫里何处？”

云珠摇头说道：“这我要问问，前几天我见他在御书房密室中玩赏过，

至于是不是就藏在那儿，我就不知道了！”

郭璞道：“那么姑娘打听一下，然后送个信儿给我！”云珠美目凝注，道：“六少要干什么？”

郭璞扬眉说道：“姑娘知道，那是先皇帝的遗物。”云珠道：“六少是想把它拿回来？”

郭璞毅然点头说道：“是的，姑娘！”

云珠道：“那好，等我打听出它的藏处后，再将它的藏处跟我的机关消息设置图一起送给六少！”

郭璞摇头说道：“姑娘，我只要前者，无须后者！”云珠嫣然笑道：“我忘了，凭六少一身所学……”郭璞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云珠道：“那么是……”

郭璞道：“就算是吧！”

云珠美目异采一闪，道：“我明白了，六少是担心他怀疑我？”

郭璞微笑说道：“姑娘，不应该么？”

云珠一阵激动，还带点娇羞，摇头说道：“六少，我宁可他怀疑我，但我不放心六少……”

郭璞笑道：“放心，或有点皮肉之伤，但绝无大碍，同时，目前也绝不能让他对你有一点怀疑！”

云珠道：“我明白，可是……”

郭璞截口说道：“别说了，姑娘，一切以大局为重！”云珠默然不语！

郭璞也沉默了！

半晌，郭璞突然开了口，但有点嗫嚅，道：“姑娘，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

云珠抬眼说道：“什么事，六少？”

郭璞嗫嚅说道：“小时候，有个算命的说，我命里不只有一房……”

云珠展颜一笑，道：“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六少，云珠不是不能容人的醋娘子，再说，行蒙六少不嫌，我已经知足了！”

郭璞道：“谢谢你，姑娘，但算起来，我结识她在先……”

云珠美目转动，一笑道：“六少，那就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了，分明是你心里早有了人，又怕委曲了我，对么？”

郭璞刹时涨红了一张脸，没有说话！

云珠道：“也就因为心里早有了人，所以忍心让我……”

郭璞忙道：“不，姑娘，这跟那无关，我原没有这意思，可是老人家知道了，让人带来了信儿，非要我……”

云珠道：“六少，别说了，我情愿居小，只是，她是谁？”

郭璞迟疑了好一阵，方红着脸憋出两个字：“梅心！”

云珠笑了，毫无惊讶之色，道：“六少，看来我这双眼永不会看错人……”

郭璞倒为之一怔，道：“怎么，姑娘你知道……”

云珠道：“忘了？我早就看出来了，她对海爷没情！”

郭璞想起了云珠以前对他说的话了，默然未语！

云珠又道：“只是，六少，你何以对海爷？”

郭璞皱眉一叹，遂把自己的打算说了一遍！

听毕，云珠也皱了眉，道：“这位姑娘跟我一样，也痴得可怜，六少，

你不说过么？一切为大局？为大局就不该顾那么多！”
郭璞道：“你也赞成刺伤海青！”
云珠道：“事实上，并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郭璞又默然了……
云珠突然说道：“六少，记得我以前指她是‘洪门天地会’双龙头，我看对了么？”
郭璞点头说道：“你看对了，她是‘洪门天地会’的双龙头！”
云珠“哦！”地一声，以手掩檀口，道：“领袖洪门，号令天下，好神气！”

郭璞笑了笑道：“你也不差呀，统领大内侍卫‘血滴子’，再说，她也该谢谢你对她留情！”
云珠道：“别现在就偏心，六少，人家领袖的是英雄豪杰，我统率的却是一些武林难以容身的江湖败类，至于后者，怎么说我也得为你。”
郭璞未敢再多说！
又谈了几句，不觉天色已大黑，“贝勒府”中已燃起灯火，云珠矍然惊觉，站起来要走！
郭璞并未挽留，跟着站了起来！
云珠却深情无限地道：“六少，从现在起，在宫里我更心神不定了！”
郭璞轻轻执上柔荑，口慰玉人，道：“记得秦少游那阙词儿么？”
云珠点了点头，轻轻吟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轻举皓腕，微掠云鬓，道：“六少，我会记住的！”
郭璞道：“还有，为我保重！”
云珠娇靥一红，道：“六少，我已是你的人了，云珠还算得烈女！”
郭璞红着脸点了点头，倏扬双眉，道：“除非他不要命了……”
只听一个话声传了过来：“谁不要命了，老弟？”
是海贝勒！
郭璞一惊，忙松了玉手！
云珠又红了娇靥！
适时，步履声由远而近，青石小径上走来了海贝勒！
郭璞与云珠忙迎了上去，双双说道：“海爷！”
海贝勒哈哈笑道：“你两个竟敢在我这花园内私订终身，这不了得！”

他如今竟然春风满面，喜笑颜开，跟半日前进宫时简直前后判若两人！
云珠娇靥更红，垂下螓首！
郭璞窘迫地刚一声：“海爷……”
海贝勒又自笑道：“恭喜二位，贺喜二位，只可惜我迟回来一步，只能听见那后两句，不过，该够了，你两个都放心，云姑娘说得对，她如今已是你的人了，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别的事我办不好，这件事就是碰掉脑袋，我也非替你们办好不可，姑娘只管宫里去，我不会让任何人碰你一指头，明天我再进宫说一声，把姑娘要出来……”
郭璞忙道：“海爷，那倒不必，有了您的话，我俩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是，海爷，那件事怎么样了？”
海贝勒一摆手，道：“老弟，我刚高兴起来，别让这件事扫了我的兴

头……”望了云珠一眼，道：“怎么，姑娘，你要走？”

云珠微领螓首，道：“是的，海爷！”

海贝勒道：“怎么，我一回来你就走？”

云珠红着脸忙道：“不是的，海爷，天太晚了，我怕……”

海贝勒笑道：“我说着玩儿的，姑娘，快回去吧，他正在找你呢，也让我带句话，要你赶快回去！”

云珠道：“怎么，海爷，宫里有事儿么？”

海贝勒摇头说道：“没事儿，他只是片刻离不得人！”

云珠“哦！”了一声，道：“那么，海爷，我告辞了！”

海贝勒向着郭璞道：“老弟，送云姑娘去，待会儿回来咱们再说！”

郭璞应了一声，偕同云珠向大门行去！

海贝勒没说送，也没有动，这是他的识趣处！

郭璞也没有多耽搁，送云珠出门，望着云珠上马离去之后，便即匆匆折了回来！

他回来之后，海贝勒已坐进了小亭，脸上的神色已大不如适才，向着郭璞淡淡地摆了摆手，道：“老弟，坐！”

郭璞应声坐在了他对面！

坐定之后，海贝勒半天没开口！

最后还是郭璞忍不住了，打破沉寂，抬眼说道：“海爷，王府的事儿，很糟么？”

海贝勒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道：“这件事说大可大，说小可……”

郭璞道：“海爷，这话怎么说？”

海贝勒道：“当然，他还能说什么？自然是说尽好话抚慰廉亲王跟我，而且命‘宗人府’与‘内务府’料理善后，一方面隆重厚葬，一方面厚恤家属，可是他对你却十分震怒，因为你坏了他的大事，揭了他的底牌，让王公大臣们对他极度愤慨不满郭璞扬了扬眉，道：“这是意料中事，所以我事先向您禀报请示，因为我担不起这个皇上必然怪罪的罪！

海贝勒笑了笑，道：“老弟，而我也替你担了，如今已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这是我跟他拍了半天桌子的结果！”

郭璞淡然说道：“海爷，您认为已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么？”

海贝勒道：“他亲口告诉我不加追究了，不过他绝不容再有下次！”

郭璞道：“海爷，您由来是那么相信人！”

海贝勒浓眉一轩，道：“怎么，老弟？”

郭璞道：“咱们这位皇上的为人，您还不清楚么？表面上他对您说不加追究，而暗地里他却派人要暗杀我！”

海贝勒瞪目说道：“老弟……”

郭璞道：“海爷，您记得云珠托您转给我的那封信？”

海贝勒道：“当然记得，那是我一时回不来，所以才交人带给了你！”

郭璞道：“我所说的，是云珠在信上告诉我的，您请看！”说着，自袖底取出了那封信，递了过去！

海贝勒未接，却霍地站起，道：“我去找他去！”郭璞眼明手快，一把拉住了他，道：“海爷，使不得？”海贝勒脸色铁青，怒声说道：“怎么使不得！”

郭璞淡淡笑道：“他若问您是谁说的呢？”
海贝勒道：“现有人证，是云珠！”
郭璞道：“海爷，您能这么说么？”
海贝勒一怔说道：“那么我不说是谁说的！”
郭璞道：“空口无凭，他若来个绝口否认，您岂奈他何？不是白生气么？”
海贝勒怔住了，半晌始道：“老弟，那么以你之见……”郭璞道：“海爷，您先请坐下来！”
海贝勒默默地坐了下来！
坐定，郭璞说道：“海爷，我又要向您报个备了！”海贝勒浓眉一轩，道：“老弟，你莫非要……”
郭璞道：“海爷，我不能束手等死！”
海贝勒皱眉说道：“老弟，你若明白地跟他的人斗……”郭璞道：“算不得明白，海爷，您知道，什么叫暗杀？他不会让那些人打着‘血滴子’的旗号的，因为他当面向您说过不追究的话，既如此，我又怎会把他们当成‘血滴子’？”海贝勒瞿然说道：“老弟的意思是……”
郭璞道：“没有人把罪往自己身上揽的，我当然装不知道！”海贝勒道：“老弟，这样妥当么？”
郭璞道：“那么您说该怎么办？您既不能去找他，我又不能束手待毙，除了放手周旋之外，还有什么法子？您知道，这不能怪我，我这是逼于无奈的自卫！”
海贝勒默然不语，半晌始道：“老弟，我既不愿你受到丝毫伤害，也不愿你伤了他的人，可是却又苦于不能找他当面说去！”

郭璞道：“海爷，我向您保证，除非我万不得已，我不杀他们！”
海贝勒道：“真的，老弟？”
子璞道：“我还敢蒙骗您？可是，海爷，在必要时，那该例外！”
海贝勒道：“行了，老弟，只是记住，非万不得已，你说的！”
郭璞毅然点头，道：“是的，海爷，我说的！”
海贝勒叹道：“老弟，这么一来，只怕他更要视你如眼中钉了！”
郭璞谈然笑道：“海爷，这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事！”
海贝勒摇头说道：“凭良心说，咱们这一回也太令人难堪了！”
郭璞扬眉说道：“海爷，难道说他这种残害手足的做法对？”
海贝勒道：“我没有说他对，老弟！”
郭璞道：“那么，海爷但问一个‘义’字，又何必计较其他！”
海贝勒道：“而且，实在说，他身为皇上，为了巩固他的帝位，他是不得不削除异已己的，这似乎无可厚非！”
郭璞道：“海爷，别人或许不知道，但你该明白，廉亲王、怡亲王二位，做那既不参政，又无实权的赋闲亲王，已然那么多年了，他还担心谁能把他怎么样？再说，海爷也该明白，那些淬了毒的暗器，如非我出手快，您知道又要死多少人？”
海贝勒摇了摇头，默然未语，但是又说道：“老弟，我也是这趟进宫才知道的，怡亲王跟廉亲王联合起来，要对付他，这已是进行多年了！”
郭璞呆了一呆，道：“海爷，有这种事，谁说的？”
海贝勒道：“我还能骗你？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郭璞道：“海爷，如今可是死无对证！”

海贝勒摇头苦笑，道：“老弟，这件事不谈了，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郭璞道：“您请说！”
海贝勒道：“老弟，你恐怕最近要出趟远门儿了！”
郭璞一愕，道：“出远门儿？上哪儿去？”
海贝勒道：“四川！”
郭璞心中一跳，道：“四川？为什么？干什么去？”
海贝勒淡淡说道：“是的，老弟，四川，两天前岳钟琪有一纸密折递了上来，说有两个不知死活的读书人劝他造反，被他扣住了，特上书请示定夺，皇上准备派你去四川把那两个押进京来交刑部审问……”
郭璞大感意外，瞪目摇头说道：“海爷，这，这不可能！”
海贝勒道：“怎么不可能，老弟？”
郭璞道：“皇上一直怀疑我是南海郭家的人……”
海贝勒截口说道：“怀疑你是南海郭家的人又如何？”
郭璞道：“要我去押解人犯，这不是开玩笑么？那未免太冒险了，难道不怕我在路上把他们放了，来个逃之夭夭？”
海贝勒道：“而事实上你并不是南海郭家的人！”
郭璞道：“可是他怀疑我是！”
海贝勒道：“如今这不是个绝佳的证明机会么？”
郭璞摇头说道：“可是对皇上来说，那是太冒险了！”
海贝勒道：“老弟，也许他如今已知道你不是南海郭家的人了！”
郭璞道：“海爷，我看内情绝不那么单纯，这么重要的人犯，皇上他不是那么糊涂的人！”
海贝勒道：“可是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郭璞冷笑说道：“海爷，我明白了，这我不敢接受！”
海贝勒道：“老弟，是不能还是不敢？”
郭璞道：“海爷，是不敢！”

海贝勒道：“是因为责任太重？”
郭璞点头说道：“也是，出了差错，我担不起这个责任，也对不起海爷！”
海贝勒道：“可能皇上认为你是唯一适当人选，你要会出差错，换个人就不必谈了！”
郭璞道：“海爷认为如此么？”
海贝勒道：“是的，老弟！”
郭璞淡然笑道：“海爷委实是直肠子，毫无心机！”
海贝勒道：“怎么说，老弟？”
郭璞道：“容我为海爷说明，第一，他把我调离您，可以使您眼不见地暗杀我，第二，押解这两个重要人犯，沿途有人拦劫，这是必然的事，那我势必要拼命保护这两个人犯，当然，我有几分把握把人犯安全护送抵京，对他来说，那最好不过，万一我护不了人犯，纵不死在他人之手，他也可以有个借口，正大光明地判我个罪，置我于死地……”
海贝勒道：“老弟，这也许是你疑心多虑！”
郭璞道：“海爷，这是明摆着的事，我不信海爷看不出！”

海贝勒皱眉说道：“老弟，你知道，皇上是没有收回成命这一说的，而且我也当面一口答应了下来，那么怎么办？”

郭璞淡淡笑道：“海爷是帮他把我推下了火坑！”

海贝勒道：“老弟，我不信任何人能奈何得了你！”

郭璞道：“海爷，您错了，单打独斗，我或有把握，但为拦劫这两个人犯，没有人会跟我单打独斗的，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不敌人多，我十有九死，纵然能回来，恐怕也差不多了！”

海贝勒道：“老弟，必要的时候，你为重！”

郭璞笑道：“海爷，那回来仍是死路一条！”

海贝勒毅然说道：“那你就别回来！”

郭璞淡淡笑道：“那我何以对海爷之知遇？”

海贝勒一怔叹道：“看来他是料准了这一点！”

郭璞道：“可能还有一点，只不过我不敢断言！”

海贝勒道：“老弟，你说！”

郭璞道：“他想除去海爷！”

海贝勒脸色一变，道：“老弟，他只对我时有不满，恐怕还不至于……”

郭璞道：“我无意挑拨海爷跟他的感情，可是，海爷，他一直怀疑我是南海郭家的人，这一着，是试我，假如我将两个人犯带回来，那表示我不是南海郭家的人，最好不过，假如我是南海郭家的人，半途把重犯放了，他恐怕就要找海爷了……”

海贝勒道：“找我干什么？”

郭璞道：“我是海爷的人，他不找您找谁？”

海贝勒道：“找我他能把我怎么样？”

郭璞道：“他不必说海爷私通叛逆，单指海爷糊涂，把一个南海郭家的人留在府里，这一条就够海爷受的！”

海贝勒道：“是他把你安插到我这儿来的！”

郭璞道：“可是他把监视我，调查我的使命，交付了海爷！”

海贝勒须发微张，哑口无言，但旋即他挑眉说道：“既如此，老弟，你可以不接受，我找他去！”

郭璞忙一摇手，道：“不，海爷，慢着，我接受！”

海贝勒一怔，道：“怎么，老弟，你又接受了？明知是个火坑，你怎……”

郭璞道：“我也要往里跳，一方面我为报答海爷之知遇，洗刷自己，一方面我要看看他能不能奈何我！”

海贝勒皱眉说道：“可是，老弟你……”

郭璞笑道：“我都接受，海爷怎反犹豫起来了？”

海贝勒略一沉默，猛然点头，道：“好吧，老弟，接受了，你要带多少人，我找他去！”

郭璞摇头笑道：“海爷，一个人照顾两个重犯，那当然不行，一旦有所搏斗，那也难免顾此失彼，所以我打算带几个人去，可是我不要他的人，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海贝勒道：“那……老弟，你要带谁？”

郭璞道：“假如您舍得，请把八护卫拨给我两个！”

海贝勒道：“对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那不就等于是你的人，你挑吧！”

郭璞道：“谢谢海爷，我要海腾、海俊！”

海贝勒笑道：“真会挑，论一切，数他两个为最！”

郭璞道：“海爷，何时启程？”

海贝勒道：“那要等他下旨！”

郭璞道：“我总该有个身份证明，不然岳钟琪怎会轻易交人？”

海贝勒道：“你放心，那自然有！”郭璞道：“海爷，在这儿，我预先请托，请照顾云珠！”

海贝勒慨然说道：“老弟，也真是，这还用你说？你的人还不就是我的弟妹，只管放心，云姑娘要有丝毫差错，你唯我是问，我以这颗项上人头担保！”

“不敢，海爷！”郭璞道：“我先谢了！”

海贝勒豪迈而真诚地道：“自己兄弟，还用得着这一套么？只是，老弟，我有一事不明！”

郭璞道：“您请说！”

海贝勒道：“你刚才说，他这么做，也是为了除我，那么他不是要冒那失去两个重要人犯之险么？”

郭璞笑了，道：“原来是这件事……”顿了顿，接道：“您别替人担心，人犯绝跑不了的！”

海贝勒惑然说道：“老弟，怎么说？”

郭璞扬了扬眉，笑了笑道：“您以为他只派了我一个？”

海贝勒一怔，道：“怎么，难道他……”

郭璞道：“该另有高手派出，暗中跟随左近，专等我放了人犯，或护不住人犯时截夺人犯，这样人犯既丢不了，也可以此罪您，这岂不是两全其美，极为周全的妙策？”

海贝勒点了点头，没说话，但，旋即他站了起来，道：“老弟，你歇着去吧，我到怡亲王府走一趟去！”

郭璞跟着站起，道：“海爷，这么晚了，您还去……”

海贝勒道：“我去看看梅心回去了没有，要是还没有，我送她回去！”

郭璞“哦！”了一声，道：“那么我跟您去一趟！”

海贝勒摆手说道：“不必了，老弟，家里还要你照顾！”说着，举步出亭而去！

郭璞跟进一步，道：“对了，海爷，我跟云珠的事，您可别对梅姑娘提！”

海贝勒回身说道：“怎么，老弟，喜事儿还怕人知道？你又不是大姑娘家？”

郭璞赧笑说道：“海爷，您别介意，女人家嘴都够快的，万一传扬出去，传到了宫里，目前怕不太好！”

海贝勒想了想，笑道：“好吧，老弟，我不说就是！”转身往前行去！

郭璞也未多说，在后面一直送出了大门口！

送走了海贝勒，他回到了自己房里，关上门，点上了灯，伏案疾书，须臾写好了一封信！

写好了信，怀着信他又媳了灯出了门，不但是出了门，而且是腾身而起，直上茫茫夜空！

不久，海贝勒回来了，海贝勒回来没一会儿，大内来了人，来的是大内侍卫“血滴子”领班云中燕！

海贝勒与郭璞在大厅见了他，云中燕是一个人，另外还带了一个黄绢的小包袱！

一见海贝勒与郭璞进厅，云中燕忙趋前施礼：“见过海爷，郭总管！”

郭璞含笑说道：“不敢当，许久不见，云领班好！”

云中燕道：“托您的福，卑职尚称粗健！”

海贝勒接过了话头，道：“是皇上让你来的！”

云中燕恭谨答道：“是的，海爷！”

海贝勒道：“有什么事？”

云中燕道：“回海爷，皇上的旨意，命郭总管去四川……”

海贝勒截口说道：“这个我知道，皇上要他什么时候启程？”

云中燕道：“回海爷，明天一早！”

海贝勒点了点头，目光落在那小包袱上，道：“这是什么？”

云中燕道：“是皇上命卑职给郭总管送来的盘缠，五十片金叶，一百颗珠子，还有二百两银子，让郭总管路上用！”

海贝勒浓眉微轩，望向郭璞！

郭璞道：“云领班，太多了！”

云中燕道：“皇上说，出门在外，用钱的时候多，官家的银票又恐郭总管泄露身份，郭总管也不比一般钦差大臣，沿途有地方官府孝敬，所以皇上让郭总管多带些钱去！”

郭璞道：“皇上是要我沿途别跟地方官府接触？”

云中燕道：“是的，郭总管！”

郭璞点了点头，道：“那好，我敬领了！”

云中燕笑了笑，自怀中摸出一个丝囊，双手递了过去，道：“还有这个，请郭总管一并收下！”

郭璞伸手接了过去，道：“云领班，这是什么？”

云中燕道：“是一方钦赐玉佩与一道密旨，除证明郭总管的身份外，还可以向岳总督提人，必要的时候更可以调动地方兵马！”

郭璞点了点头，藏好了那个丝囊，道：“云领班，谢谢你跑这一趟！”

云中燕道：“不敢，这是卑职份内事……”

随即转向海贝勒，道：“海爷，卑职告退了！”

海贝勒点了点头，道：“好，你走吧，老弟，代我送送！”

由于云珠，海贝勒对云中燕已客气得多了！

云中燕连称不敢，郭璞仍是送了出去！

到了大门，云中燕向着郭璞神秘一笑，道：“郭总管，云珠让卑职给您带来一件东西！”

郭璞脸一热，道：“什么东西？”

云中燕小心翼翼地又自怀中摸出一块丝巾包着的小包，双手递了过去，郭璞忙伸手接过，道：“谢谢你，云领班！”

“好说！”云中燕道：“这也是卑职份内事，您一路多保重，卑职告辞了！”

说着，哈了个腰，出门而去！

潼关

送走了云中燕，郭璞打开了那方丝巾，一阵幽香袭人，那是方玉色洁白的项佩，佩上，镌刻着绢秀八个小字：“此佩如妾，永伴君侧”！

郭璞一阵激动，一阵温馨，痴痴地站了一会儿，举手把那方项佩挂在项间，藏好那块丝巾，然后走向大厅！

到了大厅，只见海贝勒负手站立在大厅石阶上，一见郭璞走来，便即含笑问道：“老弟，他走了么？”

郭璞忙道：“走了！”

海贝勒眨眨眼，笑道：“老弟，他另外还给你带来了什么？”

郭璞一震，忙道：“没什么，海爷？”

海贝勒笑问：“真的么？”

郭璞红着脸，道：“海爷，有，行了么？您怎么知道？”

海贝勒笑道：“我这个莽夫是粗中有细，老弟，这是人之常情，何况你们小两口正值如胶如漆，难舍难分之际！”

郭璞皱了眉，红透了耳根！

海贝勒接着笑道：“老弟，可否拿出来为让我瞧瞧？”

郭璞眉锋又一皱，说道：“不行，海爷，这是秘密！”

海贝勒哈哈大笑，声震夜空，道：“好一个秘密，只可惜你的秘密已被我知道了……”

郭璞下意识地心中一跳！

海贝勒紧接着说道：“老弟，你当我真要看么？人家的甜蜜订情物看不得，看了我会害眼！”又是一阵震天大笑！

郭璞也不禁为之失笑！

笑声中，海贝勒又道：“行了，老弟，谈正事儿了，咱们这位皇上可真舍得！”

郭璞淡淡笑道：“生命无价，再多一点也值得！”海贝勒笑道：“两条命更值得多……”一顿，喝道：“来人！”

只听庭院夜色中，有人应了一声，飞步而至！

是海腾，他近前施礼，道：“爷，您吩咐！”

海贝勒道：“找海俊，你两个一起到这儿来！”

海腾应了一声，刚要转身，只听远处有人应道：“爷，海俊在此！”

一条人影飞掠而至，近前躬下身形！

海贝勒笑道：“倒省事儿了，听着，你两个进府已经多久了？”

二人一怔，海腾愕然说道：“爷，您这一差别……”

海贝勒道：“答话！”

海腾应了一声，道：“回爷，十八岁到现在，总有十多年了！”

海贝勒点头说道：“十多年来，你们除了跟我去近郊打猎外，可曾出过远门儿？”

海腾道：“回爷，没有！”

海贝勒道：“委曲你们了，想不想？”

海腾一时未敢回答！

海贝勒叱道：“没出息，海俊，你说！”

海俊嗫嚅说道：“爷，您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

海贝勒失笑说道：“ 废话，上脸，自然是要听真的！ ”
海俊道：“ 那么，爷，想，都快想疯了！ ”
这一句，连郭璞也为之失笑！
海贝勒道：“ 从明天起，我给你俩一个长假，让你俩出回远门儿，到四川去一趟，愿不愿去？说话！ ”
海腾比较持重，一喜，尚未说话！
海俊却一蹦老远，忙道：“ 谢谢爷，愿去，愿去…… ”倏地敛去笑容瞪了眼，道：“ 四川，爷，您别是诓海俊高兴的吧！ ”
海贝勒叱道：“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

海俊又乐了，乐得直跳直叫！
海贝勒道：“ 少得意忘形，欢乐没好喜，要是让那六个听见了，都嚷着要去，可不一定有你的份儿了！ ”
这一句话比什么都灵，海俊立即安静了！
海腾这时说道：“ 爷，您请明示！ ”
海贝勒道：“ 郭总管明天有事要去四川，他缺人手，一个人难办事儿，挑上了你两个，就是这回事！ ”
海腾忙转向郭璞，道：“ 郭爷，谢谢您！ ”
海俊则道：“ 郭爷，海俊简直想给您叩头！ ”
海贝勒一旁说道：“ 没人拦你！ ”
海俊脸一红，道：“ 给郭爷叩头并不委曲，叩了！ ”
说着，他竟当真要叩！
郭璞忙伸手把他拦住，笑道：“ 你这一个头叩下去，我就不是上四川了，那就更要往西去了！ ”
海腾、海俊失笑，海贝勒没笑出来，却咳嗽了两声道：“ 老弟，你幽的这一默，关点没呛死我！ ”
郭璞自己也笑了！
海贝勒转注海腾、海俊，敛去笑容，正色说道：“ 郭总管奉有重大使命，这一路之上流血恶斗怕在所难免，要是伤着了哪儿，你两个可别埋怨！ ”
二护卫立即扬了眉，开声说道：“ 海腾海俊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伤？ ”
“ 还有！ ”海贝勒微微点了点头，面有欣慰之色，道：“ 这一回出去，不能招摇，是秘密任务，所以没有地方官府招待，旅途之上不比家里舒服，吃了苦，你们可别懊悔！ ”
海腾笑道：“ 爷，海腾八个自信铁铮铮，什么苦不能吃？ ”
“ 那就行！ ”海贝勒点头说道：“ 只记住，不许惹事，可也不许怕事，不惹便罢，要惹就惹大的，要闹就闹翻天，自有我担待，懂么？ ”

哪有这样吩咐人的？
海腾、海俊自然满口地应是！
郭璞一旁皱眉笑道：“ 海爷，我看还是您带他两个去吧，我吃不消！ ”
海贝勒笑了，道：“ 自然，他两个还得听你老弟的！ ”
郭璞道：“ 那还差不多，海腾，听我的话，我叫你两个打，就打，我不让打，就不许打，准吃不了亏！ ”
海腾笑道：“ 跟您出去，那还有什么话说！ ”

“最后一点！”海贝勒又道：“你两个年纪也下小了，该成家了，别为了跟我耽误了媳妇儿子，这一回出去，能带回来一个就带回来一个，听见了么？”

那两个刹时间红了脸，齐道：“知道了，爷！”

海贝勒道：“娶媳妇儿是正事，但在外面可不许乱来，绝不许往那不该去的地儿跑，要让我知道了，绝不轻饶！”

这倒好，他一天三回“怡红院”，却不让人家去！

不过话又说回来，贝勒爷他可没乱来，是位顶天立地的铁铮铮汉子，他不喜欢那一套！

海腾、海俊连忙答应！

“最后一句！”海贝勒脸色稍缓，道：“只许带软剑，不许带扎眼的硬兵刃！”

海腾、海俊又连忙答应：“是，爷，我两个遵命！”

海贝勒吁了一口气，转向郭璞笑道：“不到的地方，你吩咐吧，我要睡去了！”径自下阶而去！

望着那隐透豪迈洒脱的魁伟背影，郭璞摇了头，道：“海爷真行……”

海腾截口说道：“爷就是这么一位令人敬服的人物，北京城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我八个跟他多少年了，对我们恩威并用，那要比对亲兄弟都好，没一个敢不服！”

像这么一位人物，怎忍心让他情场失意，受这么大的打击？

刹时间，郭璞的心情，沉重得像块铅！

只听海腾问道：“郭爷，您怎么了？”

郭璞倏然惊觉，忙笑道：“没什么，我只是在想……”顿了顿，忽改话锋，道：“走，到我屋里谈去！”当先迈步行去！

海腾海俊互觑一眼，举步跟了上去！

到了郭璞房中，坐定，郭璞先问道：“你两个可知道，这回去四川是为什么？”

两个人都摇了头！

郭璞道：“我可以告诉你俩，在心里也好有个准备，咱们这一回去四川，是为押解两个重犯来京……”

“押解重犯？”海腾、海俊吃了一惊！

郭璞点了点头，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听毕，两个都点了头，“原来如此……”

海俊接着说道：“郭爷，这种事怎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海腾道：“这你都不明白？除了郭爷谁能使两个重犯安全抵京！”

海俊赧然一笑，道：“我没想到！”

郭璞淡然笑道：“海俊问的对，海腾说的也没错，这里面大有文章，刚才海腾在大厅不是见我神色有异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两个……”接着，又把该说的说了一遍！

静聆之余，海腾、海俊脸色连变，听毕，海俊砰然一声拍了桌子，叫道：“这是什么话？‘怡亲王府’的事怪得了您么？爷这十多年一颗赤心全在他身上……”

海腾叱道：“海俊，冷静一点！”

海俊怒态敛了不少，但仍说道：“海腾，你咽得下这口气么？”

海腾冷冷说道：“爷都忍了，咱们有什么不能忍的？”

海俊脸色一变，默然未语！

郭璞适时说道：“他对我如何，那无可厚非，我原是武林人，大不了回江湖去，我敢说他奈何不了我，但对海爷，那未免太令人不平，不过海腾说得对，身为人臣，凡事不得不忍着点儿，其实，这也是海爷的正直脾气招来的，要学学别的王公大臣，但求做官，不就没事了么！”

海俊冷哼说道：“这回出去，就别让我碰上，要装就让他们装去，我碰上几个杀几个，也好替爷跟您出口气！”

海腾却望着郭璞说道：“郭爷，年大将军前车可鉴，您能不能劝劝爷……”

郭璞道：“我早就劝过海爷，让他远走高飞，抛弃这值不得留恋的一切退隐了事，可是你知道，海爷的脾气，他听谁的？”

海腾扬了扬眉，道：“那么您打算……”

“放心，海腾！”郭璞道：“我身受海爷知遇之恩，郭璞但有一口气在，绝不容任何人动海爷一根手指！”

海腾、海俊突然离座而起，双双爬伏在地，一拜而起：“谢谢您，郭爷，海腾海俊一辈子感激！”

这一拜，拜得郭璞心里好不难受，忙道：“你们俩这是……海腾、海骏，这是我应该的，我已经为海爷安排好了一条退路，必要的时候，我不惜触怒他，也要让他离开这块地方！”

海腾道：“郭爷，我说句不该说的话，皇上是个怎么样的人，我明白，咱们这回出去，只有爷一人在……”

郭璞道：“我明白，海腾，我也想到了，你放心，我已经托付了我在这儿的两个朋友，要他们随时护卫海爷，海爷若有差错，你几个唯我是问就是！”

海腾忙道：“我两个不敢，郭爷，只有您在，爷还怕什么！”

郭璞道：“家里的事儿不用担心了，咱们这回远门儿，沿途的凶险，那是可想而知，怎么说你两个江湖经验也比不上我，所以你两个一定要听我的，别让我回来难见海爷！”

海腾道：“郭爷，您请放心，跟着您一如跟着爷，我两个哪敢不听？”

郭璞道：“海爷刚才让你两个带软剑，你两个可有什么趁手的暗器？”

海腾道：“爷的吩咐，从不许我们用暗器！”

郭璞点头说道：“海爷干什么都讲求一个磊落，其实，用暗器有时候是难以避免的，你两个既一向不用，那就算了……”

海腾道：“您的意思是……”

郭璞道：“我本预备让你两个带些暗器的！”

海腾道：“不瞒您说，府里除了飞蝗石外，找不到暗器！”

郭璞笑了，道：“海腾，府里的软剑有几柄？”

海腾想了想，道：“至少也有十来柄，您也要么？”

郭璞道：“不带兵刃怎么行？我是想带上一柄，这样吧，待会儿你两个收拾行囊的时候，也顺便替我准备一柄！”

海腾答应了一声，道：“郭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郭璞道：“没有了，你两个早些去安歇吧，咱们明天一早就上路！”

海腾应了一声，与海俊双双站起，告辞而去！

他两个走后，郭璞略事收拾之后，遂也熄了灯！

第二天一早，在海贝勒的亲送之下，郭璞带着海腾、海俊，三人三骑，驰离了贝勒府！

海腾、海俊各着一身黑衣，英武威猛慑人！

郭璞则是一袭青衫，洒脱而飘逸！

这三人三骑，过“太行”，走“洛阳”，这一天到了“潼关”！

既已到“潼关”，离“四川”就不远了！

穿过“秦岭”，越过“大巴”就入川境了！

由“北京”到“潼关”，这一路不但平静无事，而且平静得出奇！

在三人三骑按辔徐驰，进“潼幸而”城门之际，海俊忍不住问道：“郭爷，好像不似咱们预料中……”

郭璞淡淡一笑，道：谁说的？那是你没留意，这一路至少有三拨武林高手出现在咱们身后了……海俊，别回头！”

海俊脸一红，头转了一半又转了回来！

郭璞接道：“他们如今不会动的，他们既不动，咱们又何妨装作不知道？再说，你就是回头也瞧不见他们……”

话锋微顿，他又接道：“来程如此，一旦押得重犯，回程之凶险可知，等咱们由四川回来时，可能要学学当年‘汉寿亭侯’闯闯几关了！”

海俊道：“郭爷，今天咱们不走了么？”

郭璞道：“咱们没关系，坐骑吃不消，今天就在这‘潼关’歇一宿，明天再走，同时也看看跟在咱们后面的都是谁！”

说着话，郭璞一马当先，拉转坐骑往左拐去！

左边是一条不太大的街道，郭璞直驰至一株柘萎的大树前停住了马，海腾、海俊分左右自后赶到！

海俊道：“郭爷，您停在这儿……”

郭璞手中马鞭一指身侧大树，笑道：“我带你两个来看看‘树王’！”

那是一株槐树，树干上有个大洞，毫无出奇之处！

海俊诧声说道：“郭爷，什么叫‘树王’？”

郭璞笑道：“没见树干上那个洞么，据传说那是三国时战将马孟起追曹操至此，和枪误刺树上，曹操因而得脱，所以曹操封它为‘树王’！”

海俊“哦！”寺一声，道：“‘三国’我看过，原来马超那一枪就刺在这儿……”

郭璞笑道：“可不是么，要不是这棵树，曹操当时就非死在这儿不可……”

海俊刚一点头，郭璞突然目注街口，道：“快看，跟咱们的人到了！”

海腾、海俊这才明白，郭璞并不是带他俩来瞻仰古迹的，而是拐进这条街避一避，立身暗处看那后面来人的！

四目刚投，一阵急促蹄声由远而近，紧接着掠过街口，飞驰而过，二人眼力增认不差，只这么一瞥，已看清那是八人八骑，鞍上的是清一色的魁伟大汉！

每人鞍边挂着个宽宽的革囊，革囊那扎口处，露出一段红绸，迎风飘舞着，煞是好看！

海俊扬眉说道：“八个，郭爷，这是……”

郭璞淡淡笑道：“听说过么？‘大刀会’？”

海俊、海腾神情微震，海腾道：“郭爷，可是与‘洪门天地会’并称于武林的‘大刀会’？”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就是那个‘大刀会’！”

海俊望着郭璞道：“郭爷，您怎么一眼就……”

郭璞淡笑截口，道：“这只是经验，你瞧见了么？那鞍边革囊……？”

海俊道：“瞧见了，莫非那就是一柄大单刀？”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那就是大刀，革囊口露出那块红绸，是扎在刀柄那铁环上的，所以露出外面，那是表示标帜！”

海俊道：“以后凡碰上这样的，那就是‘大刀会’的人了？”

郭璞笑道：“是的，正是如此！”

海俊道：“郭爷，您瞧他们不是过去了么？”

郭璞摇头说道：“难说，有可能是过去了，也有可能跟咱们一样地要投店！”

说话间又一阵蹄声传来，又是一拨人马掠过街口！

那是十人十骑，二前八后，前面马上的，是两名黑衣老者，后八骑则是八个腰佩长剑的中年黑衣汉子！

而且，不但人是黑衣，就连那胯下坐骑，也是一根杂毛不带，黑炭一般的神俊健马！

郭璞“嗯！”地一声点头说道：“这下热闹，都出来了！”

海俊道：“郭你，这是……”

郭璞道：“二会一帮中的‘铁骑帮’，你该已能看出他们的特征了，人马全是黑的，毫无一点杂色！”

海俊点了点头，道：“这回我看得出，而且那两个老的还是首脑人物！”

郭璞道：“只是在这一拨中称首脑，帮主却不是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海俊道：“郭爷，看来这一趟果然够瞧的！”

郭璞道：“本来就是，他们一定会拦劫人犯的！”

海俊道：“这我就纳闷了，既要救人犯，何不干脆往‘四川总督府’去找岳钟琪？干什么非在半路拦劫不可？”

郭璞笑道：“这是武林人的习惯，再说，岳钟琪本人所学不俗，再加上他麾下兵多将广，人人骁勇善战，且配有火器，当然比半途拦劫要难得多！”

海俊道：“敢情他们也欺软怕强，找弱的吃！”

郭璞道：“世间事十九如此！”

海俊道：“那何不干脆让岳钟琪派人押解，为什么要咱们跑这一趟？”

郭璞道：“你忘了离京前夕我说的话了么？”

海俊双眉一挑，未再说话！

郭璞道：“如今咱们已看见了，也知道是谁了，行了，找家客栈歇歇去吧！”说着，双足微踢马腹，向来路驰去！

海腾、海俊双双跟了上来，海腾道：“郭爷，要拦劫人犯的，不会只‘大刀会’与‘铁骑帮’吧？”

郭璞道：“那当然，几乎凡以汉族世胄，前明遗民自居的武林人都不会闲着，真要说起来，恐怕整个武林都动了！”

海腾道：“那么怎未见‘洪门天地会’及其他人？”

郭璞道：“‘洪门天地会’势力遍及各处，不像‘大刀会’及‘铁骑帮’据守一隅，咱们一路所经，都难逃过他们的耳目，何须跟踪？再说，‘洪门

天地会’的人，是不骑马的，他们与其他人也许早已经过去了，再不就是在后面等没跟过来！”

说话间已近街口，适时由城门口方向走来十几个身穿长袍，头戴大帽，身躯高大，步履雄健的大汉！他们一见郭璞三人由左边驰出，忙头一低，宽沿大帽遮住了脸，疾步往前行去，随即拐向右边一条街中！

郭璞目中异采一闪，道：“你两个可曾看见这十几个？”

海腾、海俊点头齐道：“看见了！”

郭璞道：“可能看出是哪一路的？”

海腾、海俊都摇了头！

郭璞淡然一笑，道：“但愿我看错了，说出来会吓你两个一跳，那是来自北方一座宫里的！”

海俊忙问道：“郭爷，北方有座什么宫？”

郭璞淡淡笑道：“‘雍和宫’！”

海腾脸色一变，海俊脱口呼道：“郭爷，是喇嘛……”

郭璞道：“但愿我看错了！”

海腾道：“郭爷，咱们跟去看看！”

“不必！”郭璞摇头说道：“以后总有机会碰头的，走，找客栈去！”

说着，催动坐骑，拐入大街往前驰去！

未片刻，郭璞领着二人到了一条大街上！

这条大街上热闹得很，全是客栈、酒肆、茶馆，真可称得上招牌林立，客商云集！

一进这条大街，海腾，、海俊一眼便瞥见两家客栈前那拴马桩上分别拴着十匹黑马与八匹健骑！

两个眉梢儿一挑，海俊道：“原来他们没有走！”

郭璞笑道：“这是出入关中必经的咽喉之处，在这儿等不好么？何必非跟着入川不可？再说，这也是以逸待劳啊！”

说着一磕马腹，向那家门前拴着八匹健骑的客栈驰去！

海腾、海俊慌忙催马赶上，海俊道：“郭爷，这儿客栈那么多，干什么非跟他们住在一处？”

郭璞道：“这是兵机，给他个莫测高深！”

说话间已抵那家客栈门前，三人翻身下马，早有店伙迎了出来，躬身哈腰，赔上了笑：“三位是住店？”

“好话！”郭璞含笑说道：“不住店我到这儿来干什么？”说着，便要往里走！

那店伙忙跟进一步，道：“三位光临，小号自是欢迎，不过三位原谅，小号客满了！”

郭璞停了步，道：“怎么，客满了？”

那店伙一指门前八匹健骑，道：“三位没见那八匹马么？小号仅剩的四间上房，全让这八位占了，所以只好请三位往别家……”

突然由客栈内传出一个粗壮话声：“伙计，那不要紧，只管做你的生意，我八个好凑和，让出一间给这三位住就是了！”

郭璞等抬眼望去，只见客栈门内站着个满脸络腮胡的紫衣大汉，一张紫

膛脸，两道浓眉，那双大眼炯炯逼人，正是那八名“大刀会”人中之一名！

海俊脸色一变，方待说话！

郭璞已然含笑拱手，道：“既如此，多谢了……”转过头来，道：“海腾，你两个把行囊拿进来吧！”

海腾应声提起地上行囊！

那店伙一边向紫衣大汉道谢，一边往里让客！

郭璞当先行了进去，向着那紫衣大汉含笑说道：“这位高姓大名，怎么称呼？”

那紫衣大汉冷冷说道：“萍水相逢，没有通姓名的必要！”

郭璞毫不在意，笑道：“有道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能得相逢便是缘’，一回虽生，再有二回也就熟了，承蒙朋友……”

那紫衣大汉截口说道：“那么，等第二回碰了头再说吧！”转身大步往里行去！

郭璞仍未在意，回身向海腾，、海俊招了招手，海腾倒未如何，海俊的脸色可不大好看！

郭璞当即笑道：“忘了？出来听我的！”

海俊忙敛怒态，赧然一笑，未说话！

郭璞道：“这才是，凡事镇定，更要处之泰然，不然便难闯江湖！”

一笑转身，跟在那紫衣大汉之后行向后院！

这家客栈是两进院，紫衣大汉直进最后那片院子！

最后面这院子中，极为幽静，满院花木之中，当面两间，左右各一地坐落着四间上房！

那四间上房都开着门，每一间里住着两名大汉，正在门口洗脸，一见那紫衣大汉带着郭璞三人进来，不由俱皆一怔，全停了下来，投过诧异目光！

郭璞却面含微笑地连向他们打招呼！

适时，那紫衣大汉在院中停了步，面对东屋招手说道：“老五，老六，你两个搬到两间南屋来，又来了三位客人，没地方住，出门在外彼此给个方便，把那一间让给这三位！”

站在东屋前的那两个，怔了一怔然后把手巾往盆里一丢，转身进屋提出了两具行囊往南屋行去！

郭璞含笑说道：“委曲二位了！”

那两个没答理，甚至没看郭璞一眼！

郭璞随又转向紫衣大汉，笑道：“多谢朋友了，出门在外，难得碰见朋友这等热心肠好人，有空请过来坐坐！”随即招呼了海腾、海俊：“你两个把东西提进去吧！小心放好了！”向那紫衣拱了拱手，跟在海腾、海俊之后行向东屋！

那紫衣大汉也未在院中多站，立即行向南屋！

郭璞三人进了东屋，店伙端走了洗脸水，另为三人换干净的去了，看看没人，海俊忍不住问道：“郭爷，您瞧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郭璞淡然笑道：“跟咱们一样，高深莫测，快看，他们全往南屋去了！”

海腾、海俊忙向外望去，果然！那些大汉一个个全走向了那南屋靠东头的那一间！

海俊冷哼说道：“八成儿商量去了！”

郭璞笑道：“那咱们就管不着了！”

说话间，店伙端着洗脸水走了进来，放好了洗脸水，他殷勤而周到地向郭璞哈腰说道：“三位要不要吃点什么？”

郭璞道：“不用了，待会儿我们外面吃去，拿壶茶来好了！”

那店伙应声而退，刚出门，突然扬声说道：“这位要找谁？”跟着行向院中！

郭璞三人闻声投注，只见院中走进一个高高的中年黑衣汉子，正是那“铁骑帮”八名黑衣汉子中之一名！

海俊诧异说道：“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郭璞道：“听”

只听那黑衣汉子道：“伙计，替我招呼一声，我找那刚住进来的八位！”

店伙尚未说话，南屋那靠东一间内走出那紫衣大汉：“是哪位要找我兄弟？”

口中说话，两道犀利目光却直逼那黑衣汉子！

黑衣汉子举步行了过去，口中应道：“是在下……”

那紫衣大汉目光深注，似乎有点明知故问：“尊驾是……”

那黑衣汉子道：“尊驾请先看看这个！”

翻腕递过一物，因为被他手遮住，难看见是什么东西！

那紫衣大汉伸手接了过去，只一眼，立即笑道：“原来是郝帮主手下的朋友，请屋里坐！”

侧身让路，举手肃客！

那黑衣汉子谦逊一句，当先行了进去！

紫衣大汉支走了店伙，跟进南屋，随即关上了门！

至此，既看不见了也听不见了！

海俊说道：“郭爷，您看他们这是……”

郭璞笑了笑，道：“大半是见咱们住进这家客栈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向‘大刀会’打个招呼，以免被‘大刀会’着了先鞭！”

“着了先鞭？”海俊道：“都是他们的人，谁救不是一样？”

郭璞摇头说道：“谁知道，大概是面子问题，谁也不愿落后！”

海俊道：“只可惜听不见他们的谈话！”

郭璞道：“猜也可猜得着，何必听？别管人家的事了，快洗脸吧，洗完脸，喝杯茶，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去！”

海腾、海俊这里洗上了脸，那里南屋中已行出了黑衣汉子，紫衣大汉送出外门，双方拱手而别，临走，那黑衣汉子还向东屋投过了神秘一瞥！

郭璞报以一笑，这一笑却笑得那黑衣汉子脸色一变，头一低，加快步履匆匆行出后院！

三人洗过脸后，店伙送来了一杯热茶之后，郭璞在行囊上做个记号，然后相偕出门而去！

大显身手

他三人刚出后院，那南屋中随即跟出了两个人！

这，原在郭璞意料之中，可是他装做不知道，跟海腾、海俊一路谈笑着走出客栈大门！

适时，他又看见，在那“铁骑帮”人所住的客栈门口，站着一名中等身材的黑衣汉子！

一见他三个出门.脸色变了一变！

接着，他又觉察到，在对街一家客栈楼上一扇徽露一缝的窗户内，正有一双炯炯目光在看着他三个！

郭璞他只当未见，偕同海腾、海俊往前行去！

他三人进了一家名唤“关中”的酒肆！

在进门之前那环扫的一眼中，郭璞立又发现在靠角落里的一付座头上，坐着一个瘦高，一个矮胖两名灰衣老头儿，他两个一见郭璞进来，有意无意地低下了头！

郭璞看的清楚，那是梅心麾下十旗的两名旗主金老四与樊老五，这两位昔日曾跟他有过一面之缘！

在与金老四、樊老五隔一席的一付座头上坐下，门口，跟着走进了四个人，两个“大刀会”的，两个“铁骑帮”的！

郭璞连正眼也未瞧他们一下，向着海腾、海俊笑问道：“你两个吃个什么？”

海俊留意上了那四个，随口答道：“随便！”

郭璞笑了笑，道：“这儿没有卖随便的！”

海俊一怔，忙收回了心，赧笑道：“郭爷，您请点几个菜吧，只要是能吃的，我两个都吃！”

郭璞为之失笑，未再多问，当即把店伙唤了过来，要了几个菜，一壶酒，支走店伙后，他笑道：“出门在外，酒不可多喝，只好委曲你两个几天了！”

海腾笑道：“郭爷，在府里我两个也不常喝的！”

郭璞笑道：“那还好，要不然倒要难受煞了……”顿了顿，接道：“有件事，不知道你两个注意到了没有？”

海腾、海俊忙问是什么事！

郭璞道：“咱们出京可以说很秘密了，却不料离京没多远便被人发觉跟上了，由此可见他们的耳目广布，消息有多灵通了！”

海俊扬了扬眉，道：“郭爷，真要没人发觉，那岂不乏味？”

郭璞笑道：“不愧是跟着海爷的，三句话就想热闹！”

海俊脸一红，没说话！

适时，店伙送上了酒菜，郭璞笑道：“寝不言，食不语，咱们快点吃喝，好回去歇息去，这年头儿人心坏得很，要是咱们客栈里的东西让人偷了去，咱们这一路就要喝西北风了！”

海腾、海俊都笑了，遂立即动手吃喝，不再说话！

而，他们这一桌刚寂然，隔一桌的那付座头上，金老四与樊老五却开口说了话，而且话声不低！

只听砰然一声，是樊老五拍了桌子！

随听金老四道：“老五，你这是干什么？”
樊老五两眼一翻，道：“干什么？我心里难受，憋得慌，想杀人！”
金老四叱道：“老五，你喝多了！”
“笑话！”樊老五道：“我姓樊的是海量，再来三壶也不含糊，喝这一壶半壶的会醉么？在朋友里你也不打听打听……”
金老四道：“既没醉干什么说醉话？”
樊老五悲愤地道：“我这能叫醉话么？百来个文弱的读书人，咱们大汉民族复兴的种子，让这班贼杀的一个不剩，咱们却因为晚到了一步，眼睁睁地看着满地碧血，忠骸四横，怎不令人悲痛？”
郭璞为之脸色一变！
海腾、海俊也停了吃喝！

只听金老四叹道：“老五，别说了，何止是咱们迟到了一步？便连人家那亲人儿女不也去晚了么？胡子老儿说得对，悲愤没有用，只有想办法如何索还这笔血债才是正经！”
樊老五道：“所以我想杀人！”
金老四道：“那有的是机会，何必在这儿穷嚷嚷？”
樊老五摇头悲笑，道：“你不知道，我这样心里舒服些！”
金老四冷冷说道：“可管不了事儿！”
樊老五还待再说，金老四已然又道：“老五，你醉了，咱们走吧！”
说着，探怀摸出几块碎银丢在桌子上，然后强架起樊老五，一路摇晃着出了酒肆！
望了望那两个背影，郭璞低声说道：“听见了么？这两个老头儿十分可疑！”
海腾点了点头，海俊道：“您看他俩是哪一路的””
郭璞道：“有可能是不在帮会的武林人物！”
海俊道：“那么您吩咐！”
郭璞道：“我吩咐你两个坐这儿吃喝别动，我跟去看看！”
海俊一脸失望色地道：“郭爷，杀鸡焉用牛刀……”
郭璞摇了摇头，道：“用的时候，牛刀要好用些，听着，我一跟出去，那四个必也会跟出去，你两个别管，只当没看见，懂么？”
海腾、海俊只有点了头！
郭璞一笑离座而起，行了出去！
果然，那四个只一互递眼色，立刻跟出去了两个，另两个坐着未动，似乎是留下来监视海腾与海俊的！
郭璞出了酒肆抬眼一望，只见金老四搀着老五在往西走，已出了十多丈外，而且要拐进一条胡同！他立即加快步履赶了过去，等他跟在金老四、樊老五两人拐进这条胡同之际，那跟他的两个犹在身后数丈之外，他当即一声轻喝：“二位，请跟我来，快！”
身形一闪，折入了胡同中的另一条小弄子，金老四、樊老五跟着闪动身形，两个拐弯隐好身形，只听弄子外一声轻“咦”！随即一阵急促步履声远去！
三人站在那小弄子拐角处，互觑而笑，郭璞道：“多谢二位相告！”
金老四、樊老五神情一黯，金老四道：“燕爷，这是应该的！”

郭璞道：“二位适才那话，是指……”

金老四悲痛地道：“是指在湖南的吕毅中一班人！”

郭璞心中一震，道：“四侠，快说，他们怎么了？”

金老四道：“全让胤祯下密旨给湖南巡抚，暗地里杀害了！”

郭璞双眉陡挑，道：“四侠，这消息是哪儿来的？”

金老四道：“姑娘由京里传下来的，等大伙儿赶到‘湖南’时，已经迟了一步，吕毅中被满门抄斩，又从坟堆里把晚村先生的遗骸掘了出来碎了尸，老先生的门生沈严一班人一律处死，足足杀了一百二十三人！”

郭璞听得杀机狂炽，目眦欲裂，吸了一口气，压了压杀机怒火，道：“好，让他杀吧，让他杀吧……”一顿接道：“四侠，这消息姑娘又是怎么知道的？”

金老四摇头说道：“这个姑娘没有说明！”

郭璞道：“这么说来，曾静与张熙……”

金老四道：“那倒没有，适得当地弟子禀报，曾、张二人如今仍好好儿地在岳钟琪处，只被软禁，行动不得自由！”

郭璞神情微松，道：“胤祯会独饶过这两个人么？”

金老四道：“那匹夫阴狠狡诈，谁知道他在搞什么鬼？”

郭璞沉默了一下，道：“四侠，适才在酒肆中那亲人儿女莫非指的是……”

金老四道：“就是虬髯老儿，吕四娘与鱼娘！”

郭璞道：“他三个也去晚了？”

金老四道：“他三个虽比我们早到一步，但仍比他们晚了一步！”

郭璞道：“如今他三个呢？”

金老四道：“吕四娘一句话未说，一滴泪未掉，也未作片刻之停留，当即与虬髯老儿鱼娘赶往京里去了！”

郭璞道：“这是干什么？”

金老四道：“除了欲刺杀胤祯那狗，该不会有别的！”

郭璞大惊，忙道：“虬髯老儿糊涂，为什么不拦住她……”

金老四道：“燕爷请想，在那种情形下，谁能拦得住她！”

郭璞挑眉说道：“他三个走了几天了？”

金老四道：“算算该有两三天了！”

郭璞道：“那还来得及，请四侠速速派人传我‘丹心旗’令，告诉虬髯老儿，在我回京之前，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否则莫怪我以苦大师交下规法惩治之！”

金老四一怔，道：“燕爷，这是为什么？”

郭璞道：“当日连我行刺都未能成功，如今大内禁宫较诸当日又不知严密多少倍？他三人岂不是去送死？四侠快去！”

金老四不敢迟疑，应了一声，刚要走！

郭璞及时又道：“请抽空通知‘大刀会’与‘铁骑帮’，捕蝉之余莫忘背后黄雀，‘雍和宫’喇嘛派出精锐已抵潼关，都已化了装，千万小心！”

金老四、樊者五应了一声，闪身而去！

望着他两个身形不见，郭璞双目之中突然挂落两行热泪，旋即定了定神，举袖拭泪，转身行出小弄子！

回到了酒肆，“大刀会”与“铁骑帮”那边仍是两个，敢情那跟郭璞的两个尚未回来，不知跟到哪儿去了！

郭璞像个没事人儿一般，潇洒地走回了座头！
坐定，海俊忙问道：“郭爷，怎么样？”

郭璞摇了摇头，道：“那两个滑溜得很，我跟出去便不见了人影，在附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怎么样，这儿有动静么？”
海俊道：“我就知道那胖老头儿是装醉！”
海腾接着说道：“这儿留下了两个，他们没动静！”
郭璞点了点头，道：“你两个吃饱了么？”
海腾点头说道：“吃饱了，您快吃吧！”
郭璞摇头笑道：“我不吃了，这么一搁反倒吃不下了，咱们走吧！”
本来是，听得恶耗，他如今哪还吃得下！
说完了话，他站了起来！
海腾忙道：“郭爷要不要带点吃的回去，待会儿您饿了……”
郭璞摇头笑道：“不用了，海腾，这儿近得很，饿了再出来吃，再说，在客栈里叫一点也可以，走吧！”
会过了帐，带着海腾海俊走了出去！
刚要出门，迎面走来跟他的那两个！
人家都要走了，他二位才回来，那两个一怔，郭璞已然一笑举步，带着海腾海俊擦身面过，出门而去！
海腾与海俊乐得直笑，而这一笑笑出了麻烦！
只听背后响起一声沉喝：“笑什么，站住！”
郭璞听若无闻，海腾只轩了轩眉，只有海俊停了下来！
他这一停，郭璞与海腾只有跟着停了下来！
海俊那里回了身，那两个犹涨红着脸，海俊道：“你叫谁站住？”
那是“铁骑帮”的两个，那身材粗壮的一名扬眉说道：“我叫你！”
海俊道：“凭什么？”
那粗壮汉子道：“你笑什么？”
海俊“哈哈！”地一声，道：“我笑也关你的事么？难道你不让我笑？”

那粗壮汉子道：“正是，我不愿听你笑！”
海俊道：“那好办，把你耳朵堵起来！”
那粗壮汉子脸色一变，道：“我却要你闭上嘴！”
海俊道：“那办不到，我还要笑！”说着，他当真哈哈笑了起来！
那粗壮汉子与他那同伴脸上变了色，冷哼一声走了过来！
郭璞忙迎了上去，摇手说道：“二位，有话好说，是怎么回事？”
敢情他装了糊涂！
那两个停步在数尺外，粗壮汉子冷冷说道：“问你那奴才！”
海俊脸色一变，海腾及时伸手拉住了他！
“奴才？”郭璞一怔，旋即恍悟道：“啊，啊，我明白了，不过我告诉你，他是我的朋友，跟你一样是朋友……”转望海俊，道：“海俊，怎么回事？”
海俊道：“我笑，他不让我笑，我乐，他管得着么？”
郭璞道：“原来是为了笑，小事，小事，谁想笑谁笑，谁想哭谁哭，没人管得着，没人管得着……”转向那粗壮汉子道：朋友，是为这么？”

粗壮汉子点头，道：“不错！”
郭璞道：“你朋友知道他为什么笑么？”
粗壮汉子冷然说道：“不知道！”
“是喽！”郭璞道：“朋友，这纯属误会，他是因为想起了我们在路上看见的事所以发笑，这跟你朋友没有关系！”
粗壮汉子道：“他在路上看见了什么？”
郭璞道：“说出来你朋友也会笑，两只笨牛……”
海腾、海俊一怔，旋即哈哈大笑！
那粗壮汉子与他那同伴勃然色变，只听那粗壮大汉一声厉喝：“好狗腿子，你敢骂爷们！”双双闪身扑了过来！
郭璞笑道：“这不是用牛刀的时候了，但点到为止！”

海腾、海俊应声而动，各迎向一人，双双一抖掌，只听砰然一声，那“铁骑帮”的两名立被震了回去！
八护卫追随海贝勒多年，除了各有一身横练功夫外，内家修为却也不凡，否则何以能为贴身八护卫！
“铁骑帮”那两个脸色铁青，既惊又怒，厉喝一声翻腕掣出一柄解腕尖刀，闪动身形，挺腕便刺！
海俊“哟！”地一声，道：“怎么，动家伙了，海腾，夺它下来！”
话声中，与海腾双双欺进，各出一掌，五指如钩，闪电一般向“铁骑帮”那两个执刀右腕搭去！
那两个自也非泛泛，否则怎敢来拦劫重犯，冷哼一声沉腕挺刀，那犀利刀锋反划海腾、海俊腕脉！
只听郭璞说道：“速战速决，咱们没有太多的工夫！”
海腾、海俊一声答应，手掌倏翻，只听“叭，叭！”两声，随听“当，当！”两响，“铁骑帮”那两个闪身暴退，各抚右腕，惊怒目光暴射，神态怕人！
地上，横着两柄解腕尖刀！
郭璞一笑说道：“‘大鹰爪’暗渗‘擒拿手’，不错，二位，咱们都见好就收吧！”
一偏头，带领海腾、海俊转身而去！
随听背后厉喝震天：“狗腿子们，爷们跟你拼了！”
两只手方欲探怀，郭璞霍然旋身，沉喝说道：“只答我一句，你们讲理不讲理？”
一触及郭璞那双目中森冷威棱，“铁骑帮”那两名一栗，那探怀的一只手停在胸前没敢动！
旋即那粗壮汉子叫道：“好个狗腿子，你骂人还敢跟爷们讲理？”
郭璞道：“现在你也骂了我了，咱们两下扯平，假如你再敢口出半句不逊，莫怪我打掉你的牙！”

“铁骑帮”那两个只知道眼前是个“满虏鹰犬”，可不知道是谁，大援在侧，哪会吃这一套？
那粗壮汉子厉笑说道：“爷们就要骂，看你能咬了爷们的，狗……”
郭璞身形一闪，“叭！”地一声脆响，那粗壮汉子大叫一声捂上了左脸

颊，立被震住！

郭璞冷冷一笑，道：“这算是薄惩，再有一次，小心你那满口牙！”转身走了回去！

蓦地，一声撼人心神的冷喝划空传到：“朋友，你站住！”

郭璞停了步，抬眼望去，只见那“铁骑帮”所居客栈门内，并肩走出了那两名黑衣老者，身后还带着四名黑衣汉子！

“铁骑帮”的都出来了，只未见那“大刀会”的露头，虽然都是同路人，口中都说的好，但一旦有了事，谁都玩了心眼，冷眼旁观，丝毫不知团结合作！

这，令得郭璞暗暗一阵感叹！

转眼间，那两名黑衣老者已至近前，那是两个五旬上下的老者，一高一矮，身形均自瘦削，一名长眉细目，长髯五绺！

一名浓眉大眼，虬髯如猬！

那浓眉大眼黑衣老者，目光冷冷一扫两名手下，道：“吴刚，什么事跟人打架？”

那叫吴刚的粗壮汉子，倏敛狠态，恭谨说道：“禀秦爷，狗腿子骂人！”

姓秦的黑衣老者收回目光，转注郭璞，郭璞已然说道：“阁下该听见了，这是谁骂谁？”

姓秦的黑衣老者脸色一变，吴刚忙又叫道：“秦爷，是他先骂我俩！”

姓秦的黑衣老者目注郭璞，冷冷说道：“朋友，你怎么说？”

郭璞道：“我不愿多说，让你的人自己说！”

姓秦的黑衣老者冷然说道：“我想听你说！”

郭璞淡淡一笑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经过是这样的，我这两个朋友刚才出酒肆的时候，想到了好笑的事笑了笑，你这两个手下便喝令人停步，问他两个笑什么，又不准人笑，这讲理么？”

姓秦的黑衣老者转望吴刚，道：“吴刚，是不是这样？”

吴刚嗫嚅说道：“回秦爷，是，可是这两个是笑我俩！”

郭璞插了一句，道：“这儿来往的人不少，你怎知他两个是笑你？”

吴刚道：“他两个明明是笑我……”

姓秦的黑衣老者截口说道：“他们为什么要笑你两个？”

这哪能说？追没了人已够丢人的，当着这么多看热闹的人一说，“铁骑帮”这三个字就要扫地了！

尤其“大刀会”人在侧，为争一口气，更不能说了！

吴刚立即嗫嚅答不上话来！

郭璞看准了这一点，当即笑道：“朋友，有理说呀！”

吴刚怒声说道：“别的不说，你骂人总是事实！”

郭璞道：“世上没有捡骂的，那不是骂你朋友，便是，我认为那是朋友你自找的，再说你骂了我好几句，也该扯平了！”

吴刚嗫嚅了半天，答不上话来！

姓秦的黑衣老者冷冷一笑，道：“笨东西，咱们的人全让你两个丢尽了，还不回客栈去！”

既挨了骂，又挨了揍，那两个只有吃了哑巴亏，黄连进肚，有苦却难以说出，一句话未敢再多说，答应一声双双而去！

姓秦的黑衣老者转注郭璞道：“阁下怎么称呼，是哪条线上的朋友？”
郭璞道：“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跟人至此，却不知人姓名？这岂非天大的笑话，阁下，我姓郭！”
姓秦的黑衣老者脸色一变，道：“莫非你就是那郭璞？”

“不敢！”郭璞道：“正是区区！”
姓秦的黑衣老者道：“怪不得你在这儿逞威卖狂，原来是‘北京城’里的威风人物！”
郭璞淡淡笑道：“好说，那是讹传！”
姓秦的黑衣老者道：“我那两个手下自找没趣，那是活该，挨了揍，那是那两个学艺不精，也怨不得别人……”
郭璞道：“阁下毕竟是位明事理的高人，我谢了！”
姓秦的黑衣老者道：“你也不必拿话扣人，如今我等不愿多惹是非，过些时候再碰面时，这笔帐总是要算的！”
郭璞笑道：“等我由四川押得重犯回来时，阁下再找我不迟！”
姓秦的黑衣老者脸色一变，森冷目光深深地看了郭璞一眼，一句话未再多说，一挥手，偕同那长眉细目黑衣老者，带着几名手下，转身行回客栈！
郭璞淡然一笑，道：“海腾海俊，咱们也走吧！”转身行去！
海腾、海俊应了一声，举步跟上！
回到了客栈房中，郭璞第一件事便是检查行囊，看看有没有人进来动过，怪得很，记号不变，竟没人动过，郭璞皱了皱眉，海腾忙问道：“怎么，郭爷？”
郭璞道：“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动？”
海俊笑道：“值钱的全在咱们身上，几件破衣裳有什么好动的！”
话声方落，只听一阵杂乱步履声传了过来，紧接着，院中响起一声含怒沉喝：“姓郭的，你出来！”
郭璞与海腾、海俊交换讶异一瞥，皱眉说道：“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你两个守在屋里，我出去看看去！”
海俊忙道：“郭爷，要瞧何不一起出去！”
郭璞笑道：“你就爱凑热闹，好吧！”当先开门行了出去！
海腾、海俊则分左右紧随身后！

出了门，只见满天霞光，院中，一前七后地站着“大刀会”的那八个江湖豪雄，每人手中都提着那外露红绸的革囊！
为首的，正是那威猛慑人的紫衣大汉！
郭璞微微一愕，道：“诸位这是……有什么见教？”
那紫衣大汉神色冰冷，怒态逼人，道：“姓郭的，你少装蒜了，你瞒得了‘铁骑帮’，却瞒不过我等，适才在酒肆里，那两个老头儿的话，你听见了么？”
郭璞点头说道：“听见了，怎么样？”
“怎么样？”紫衣大汉冷笑说道：“血债血还，这笔帐要记在你们的头上了！”
郭璞“哦！”地一声，笑道：“原来是为这件事，阁下要弄清楚，吕毅中等人不是我杀的！”

紫衣大汉道：“你却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虏鹰犬！”

郭璞双眉一扬，道：“你等敢是吕毅中一伙？”

紫衣大汉道：“普天之下，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皆是吕毅中一伙，你听明白了么？”

郭璞笑道：“听明白了，我这个饵果然起了效用，‘雍和宫’的密宗高手喇嘛们，正愁你们不上钩呢！”

他出言暗示，无奈紫衣大汉点之不透，他冷笑说道：“爷们早知道了，那没什么了不得的！”

郭璞道：“敢情你们是徒逞那匹夫血气之勇，希望全落在这个网中了，那是最好不过，如今我三人在此，看看你们是能报得了血仇，抑或是我能一网打尽你们！”

紫衣大汉冷冷一笑，道：“这才是快人快语！”

一扯革囊，“铮！”地一声抽出一柄厚背大刀来，那刀光雪白森冷，闪闪烁烁，好不怕人！

他这里一抽刀，身后那七个也纷纷扯落了革囊！

海腾、海俊脸色一变方待探腰！

郭璞抬手一拦，笑道：“且慢，让我先以这双肉掌试试，‘大刀会’的高手们，，在这柄刀上，到底有什么惊人的造诣！”紫衣大汉勃然色变，道：“姓郭的，你好狂！”郭璞笑道：“江南甘凤池等八人，还有虬髯公师徒三人我都未放在眼内，这区区七柄顽铁，又岂能令我动心？再说，你若能逼我不敌，还怕我不亮兵刃么？”

紫衣大汉厉笑说道：“说得是，姓郭的，你留神了！”闪身欺前，一抡大刀，大刀幻起一片刀光由左肩贯右肋，向着郭璞斜劈而下，其势威猛，呼呼生风。

郭璞笑道：“你想把我大卸八块？不错，是有点造诣，可惜仍差得远！”

身形未动，不躲不闪，左臂突然抬起，并起两指，闪电一般向紫衣大汉执刀右腕脉划去！

这一式，看似平庸，但郭璞出手奇快，逼得那紫衣大汉不得不收刀收势，否则右腕非废不可！

紫衣大汉一栗沉腕，刀口一翻，“呼！”地一声，刀势走平，向着郭璞拦腰砍去，较前一式更猛更快！

郭璞哂然一笑，收右掌出左脚，一脚仍取对方腕脉！

紫衣大汉为之一惊，手腕一挫，一柄大刀直向郭璞左大腰掠去，应变之速，令人咋舌！

无奈，他碰上的是郭璞！

郭璞举左腿往刀口上一迎，这，弄得那紫衣大汉一怔，他那里刚一怔，郭璞一只左掌已搭上他右脉，只一声：“阁下，撒手！”

“当！”地一声，紫衣大汉还真听话，大刀立时坠地！他大惊失色，身形倒窜而退！

郭璞并未追袭，含笑收手：“怎么样，凭这，你就能替吕毅中等报仇雪恨么？”

紫衣大汉一张脸成了猪肝色，倏转煞白，一挥手，沉喝说道：“兄弟们，上，大伙儿剁他！”

怒叱四起，那七名大汉刀一抡，如飞扑上！

海腾、海俊勃然大怒，欲二次摸剑！

郭璞一摆手，道：“你两个退，这岂是‘大刀会’英雄行径？”

“铮！”地一声，软剑出鞘，只一抖腕，剑花七朵，飞袭而出，顿时，闷哼四起，大刀连坠！

那七大汉抱腕暴退，各人的虎口都淌着血！

紫衣大汉机伶寒颤，面如死灰，道：“姓郭的，技不如人，夫复何言，用你那手中剑杀了我八个吧，不过我告诉你，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是杀不尽的！”

双手往后一背，昂然卓立，不再言语！

郭璞扬眉笑道：“这倒有点像‘大刀会’里的英雄，我不愿手沾血腥，‘雍和宫’中的喇嘛们，自会代我把你们一网打尽的！”

收起长剑，回身接道：“海腾、海俊，走，咱们回屋去！”

话落，当先行回房中！

海腾、海俊也未多说，转身跟了上去！

掩上了门，坐定，海俊忍不住问道：“郭爷，您怎不让我跟海腾出手？”

郭璞笑道：“我要让你两个习惯一下，一旦押解重犯上了回京路，到那时再遇叛逆，你两个只能护住两名重犯，出手对敌的是我，如果你两个如今不习惯一下，到那时都出了手，谁护重犯？岂不与人可乘之机了么？”

海俊道：“那么，郭爷，您为什么不擒下他们？”

郭璞道：“你以为他们好擒么？左近还有‘铁骑帮’及‘洪门天地会’的高手，再说，这种事交给喇嘛们去做，也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

海俊道：“您又为什么告诉他们？让喇嘛们暗地……”

郭璞笑道：“你糊涂，暗地如何能转移他们的注意？这也是一着攻心妙策，咱们人手一多，他们自然有所顾忌，只一有所顾忌，咱们岂不是就省了一分事！”

海俊赧然而笑，道：“郭爷，您高明得令人佩服，处处都有深意……”

只听一阵步履声在院中响起！

海腾忙爬在窗户上一看，回过头来急道：“郭爷，他们走了！”

海俊也忙爬上门缝，只郭璞未动，他淡淡笑道：“那是意料中事，他们已无颜再留了！”

海俊道：“这么说，郭爷，咱们回来时……”

郭璞豪口说道：“那是另一回事，他们绝不会放弃拦劫人犯的，‘大刀会’的这几个人离去，不是象征着没事了，而是象征咱们回来时更凶险，因为他们会换一拨更强的来！”

海俊道：“这么说，他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了？”

郭璞淡淡道：“就算是到了黄河，他们在没有拦劫到人犯之前也不会心死的！”

海俊道：“这班人怎么这么不知死活？”

郭璞笑了笑，道：“这就非你我所能懂的了！”

海俊道：“明知不可为而为，这些人其愚可知！”

郭璞道：“海俊，只怕这不能称之为愚，像咱们，冒杀身之险，远来四川，只为押解两个人犯，这能叫愚么？”

海俊赧然一笑，道：“郭爷，我说错了！”

郭璞一笑改口说道：“不谈了，他们爱怎么办就让他们怎么办吧，一天来的鞍上颠簸够人受的，我要躺一会儿了！”

说首，和衣躺在了床上，闭目假寐，不再言语！

他这一躺下，谁也不是铁打的金刚，铜浇的罗汉，立刻引来了海腾与海俊的倦意，他两个也跟着躺上了床！

“潼关”到处都燃上了灯，唯有他们这间屋是黑的！适时，梆柝敲出了三更！

蓦地里，十余条高大人影，诮袂飘飘由一家客栈中掠起，直落“铁骑帮”所居那家客栈瓦面上！看身法，甚是高绝，看动作，甚是轻捷！

由他们的动作看，似乎是在不愿惊动人的情形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达到某种目的！突然，一名黑衣蒙面人挥了手，一众黑衣蒙面人身形闪动，打算掠下屋面去，可是……不知是哪里打来一块缺德小石头坏人大事，自夜空中飞射而至，“叭！”地一声恰好打在院中客房的窗棂上！

便是一声轻响也能惊动人，何况是这么“叭！”地一声！

众黑衣蒙面人刚一怔，紧接着院中有人大叫了一声：“有贼！”

一条人影跌跌撞撞地由厕所中跑了出来，一路叫喊地奔向屋中，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人，砰然几声，由院中各处客栈屋中掠出了那十名“铁骑帮”高手！

那姓秦的黑衣老者刚一声：“诸位是哪一路的……”

只听一名黑衣蒙面人洪钟般笑道：“既然免不了惊动人，索性就大干一声吧！”一挥手，一众黑衣蒙面人一起凌空扑向院中，居高临下，十余片雄浑威猛不可当的罡风猛击而下！

姓秦的黑衣老者，与那长眉细目黑衣老者睹状双双大喝：“咱们迎上去！”

十人便要扬掌迎击！

蓦地里一声朗喝划空传到：“这是密宗‘大罗印’，非你等所能抵挡，速躲！”

一条黑影挟带着一道匹练般光华飞射而至，怒龙一般地卷向那十余黑衣蒙面人，望之吓人！只听数声惨呼，人影闪动，“铁骑帮”高手在密宗“大罗印”下躺倒了两个，而院中地上也有三个黑衣蒙面人横了尸，一个个血洞直透前胸，鲜血正自汩汩外冒！

再看时，这家客栈的三面屋面上，散立着惊骇目光暴射的那些黑衣蒙面人，个个跃跃欲动，闪身欲扑！

那正南的屋面之上，一个身材颀长，脸色惨白阴森的黑衣人例剑卓立，不言不动，威态若神，刹时间，这客栈四周好静！那黑衣蒙面人怒喝道：“阁下是谁？”

那黑衣人一笑说道：“大喇嘛何其健忘？‘北京城’里那夜客栈中，白泰官……”

那黑衣蒙面人怒喝说道：“贾子虚，又是你？”

贾子虚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贾子虚特来拜见大喇嘛！”

那黑衣蒙面人双目厉芒暴射，道：“贾子虚，上次那密宗‘千钧杵’难道还不够？”

贾子虚笑道：“倘若够我如今也不会又来管这档子闲事了，也就因为上次在密宗绝学‘千钧杵’下侥幸不死，所以今夜特来……”

那黑衣蒙面人叫道：“ 贾子虚，难道这些人又跟你有关联？ ”

贾子虚道：“ 凡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江湖上的忠义豪雄，都跟我有关联，你们奉命怎么对付郭璞，那是你们自己窝里的事，我不管，但我绝不容你们乘机杀害我汉族巨胄，先朝遗民！ ”

那黑衣蒙面人目中厉芒一闪，道：“ 贾子虚，这么说，这闲事你是管定了？ ”

贾子虚笑道：“ 当然，要不然我就不来了！ ”

那黑衣蒙面人狞笑点头，道：“ 好，佛爷们先收拾了你，再料理他们！ ”

一挥手，两名黑衣蒙面人自左近瓦面闪身欺到，双掌齐递，分别袭向贾子虚前胸要害！

贾子虚一笑道：“ 我利刃在手，你俩岂不是找死？我不占这个便宜，单掌接接你们的密宗绝学‘ 大罗印 ’！ ”

右掌垂下软剑，左掌一挺，硬迎了过去！

当然，这一掌若是接实，两个黑衣蒙面人非吃亏不可，他俩似乎有自知之明，贾子虚甫出掌，他俩立即沉腕撤招，双掌一翻，立自袖底取出黑忽忽一物，各一扬手，只听砰然两声，两片火光冒自那黑忽忽之物，紧接着两片黑雾罩向了贾子虚！

只听那先前黑衣蒙面人笑道：“ 姓贾的，你上当了，这回你死定了！ ”

贾子虚当真未料到有此突变，猛然一惊，匆忙中走险，身形往后一仰，竟演出一式最俗的“ 铁板桥 ”，然后右掌软剑一抖，向着那两个黑衣蒙面人下盘扫去！

最俗的招式往往是救命招式，忽忽两声，那两片黑雾由脸上半尺高处夹带一股热风打过！

适时，两名黑衣蒙面人惨呼一声，血雨狂喷，两个身形一幌坠落瓦面，砰然两声摔在地上，瓦面上，留下四条断腿，望之怕人！

一众黑衣蒙面人大惊失色，尚未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劝，贾子虚那里已翻身跃起，挥剑大呼：“ 诸位留神自己，番秃们有火器！ ”

火器？这是“ 金钟罩 ”、“ 铁布衫 ”、“ 十三太保横练 ”也难抵挡的玩艺儿，“ 铁骑帮 ”高手大惊，身形闪动，纷纷跃向屋檐下。

这地方虽不见得怎么安全，但总比站在院中，毫无遮挡地挨打要好得多！

贾子虚一见“ 铁骑帮 ”众高手躲进檐下，当即转望先前那黑衣蒙面人，道：“ 大喇嘛，火器未必能奈何我，谁要想像那两个，你就驱他们再扑上来，我话说在前头，这回绝不仅是断腿！ ”

那黑衣蒙面人怒极惊极而笑，厉声说道：“ 围上他！ ”

话落，另外众黑衣蒙面人身形齐闪，散落四周瓦面上，恰好把贾子虚围在核心，然后，他又狞笑说道：“ 姓贾的，佛爷们不往上扑，这样围着你向里一步步的逼近，看你还有什么通天本领，只要围到了近处…… ”

嘿嘿一笑，住口不言，举步向贾子虚逼了过去！

他这一举步，其他众黑衣蒙面人跟着也举了步！

贾子虚神情立趋凝重，他度量眼前情势，对他委实是大不利，只要他抖剑扑向任何一个，身后的黑衣蒙面人立即会出手暗袭扑向他，这样招前顾不了后，总有一面是露洞！

他这里脑中闪电百旋，思忖对策，那黑衣蒙面人突然狞笑说道：“ 姓贾

的，怎么？你也怕死？那容易，弃剑跪下求饶，也许佛爷一时心软，会大发慈悲留你个全尸……”

贾子虚未予答理，忽地扬声说道：“‘铁骑帮’的诸位，这是个机会，要走就快！”

只听一人喝道：“咱们跟他拼了……”

贾子虚忙喝道：“诸位，匹夫血气之勇逞不得，这种牺牲太无价值，更轻若鸿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走！”

随听那姓秦的黑衣老者道：“贾大侠，你为驰救我等而来，我等如何能……”

贾子虚急道：“他们伤不了我的，别等我以令谕逼诸位，快走吧！”

那姓秦的黑衣老者惊声说道：“贾大侠莫非是……”

贾子虚道：“碧血洒黄土，丹心照汗青，快走！”

姓秦的黑衣老者一声惊呼，恭谨应声：“既然如此，‘铁骑帮’遵命！”

随见人影闪动，各自窜回屋中，转眼间那几间客房后窗砰然连震，碎木激扬之中，十条人影穿窗而出，疾若鹰隼一般向外掠去！

那黑衣蒙面人惊怒喝道：“一个也不放走，杀！”

“杀”声甫落，几名黑衣蒙面人掉转火器，砰然几声，火光黑雾齐发地向下喷去，直袭十条人影！

那里火器甫发，这里贾子虚龙吟大笑：“番秃，你们上当了！”

软剑一抖，身形似电，扑向那几个袭击“铁骑帮”高手的黑衣蒙面人，适时，屋下响起两声惨呼，两名“铁骑帮”高手被黑雾射中，砰然掉了下去！

贾子虚目中杀机狂闪，软剑泛起一片栗人光华，向着那几名黑衣蒙面人当头罩去，锐不可当！

他含怒出手，其势凌厉，其快似电，那几名黑衣蒙面人大惊失色，要转回火器已是不及，匆忙中连忙倒纵退身，惜乎贾子虚打定主意不让他们逃出手去，软剑如匹练，跟着卷到，几个黑衣蒙面人再也来不及退了，惨呼数声，血雨四洒，一起坠下瓦面！

贾子虚一剑得手，猛一提气，身形拔起，直上夜空，适时，忽忽数声，几片黑雾擦着脚下打过，好险！

半空中贾子虚暗捏一把冷汗，软剑一抖，身形借力，向着茫茫夜空飞射而去，转眼脱出包围！

这里，那黑衣蒙面人跺脚暴跳如雷，一声“追”字，领着一众黑衣蒙面人衔后狂追射去！

刹时间人影俱已不见，这家客栈四周立即归于寂静，然而，却留下血腥一片，尸体几具！

以贾子虚高绝身法，只转了几个弯便轻易地抛掉了尾追的众喇嘛，他身形一折，向着一片旷野中掠去！

他射落在这旷野中的一片树林之前，紧接着树林中掠出八条人影，那是“铁骑帮”众高手！

一见面，那姓秦的黑衣老者及那另一名长眉细目，长髯五绺的黑衣老者便率众躬下了身：“‘铁骑帮’秦铁坡、柳清奇见过旗主！”

贾子虚浅浅还了一礼，道：“不敢当，二位是郝帮主麾下堂主？”

秦铁坡点头说道：“回旗主，正是！”

贾子虚道：“适才不幸罹难的两位是……”

那长眉细目，长髯五绺的柳清奇，面泛悲愤之色，扬眉说道：“那是柳清奇手下两个弟兄！”

贾子虚安慰地道：“柳堂主不必如此，江湖生涯，刀口舐血，尤其咱们，是绝不可能没有牺牲的，再说，我已帮他二位要回来了！”

柳清奇道：“多谢旗主，柳清奇遵命！”

贾子虚当即转注秦铁坡，道：“二位奉命来此，是专为救两位先生的？”

秦铁坡点头说道：“正是，但秦铁坡等日间已跟那姓郭的朝过面，凭‘铁骑’、‘大刀’两面的实力，只怕难以……”

贾子虚点头说道：“那个郭璞的确是个扎手人物……”

秦铁坡浓眉一扬，环目放亮，道：“但秦铁坡等誓死也要救回二位先生！”

贾子虚摇头说道：“秦堂主，救固然是要救，但誓死大可不必！”

秦铁坡一怔，道：“旗主的意思是……”

贾子虚道：“能救则救之，不能救则任凭那姓郭的把他二位押走！”

秦铁坡又轩了浓眉，道：“恕秦铁坡大胆，难道说就任凭……”

贾子虚淡笑说道：“秦堂主不必着急，我自有安排，我已在虏都打通内线，便是二位先生被押进虏都，即或有惊也不会有险！”

秦铁坡忙道：“那么如今何须再……”

“不！”贾子虚摇头说道：“如今救仍是要救，如今如能在半路上救了二位先生，也省得他二位长途跋涉进虏都了！”

秦铁坡点了点头，道：“既如此，秦铁坡等遵命！”

贾子虚笑了笑，道：“有句话，我想请秦堂主转告‘大刀会’诸弟兄……”

秦铁坡忙道：“旗主请吩咐！”贾子虚道：“团结才有力量，互相观望最令人痛心！”

秦铁坡一怔说道：“旗主这话……”

贾子虚淡然说道：“日间贵帮跟郭璞拼斗的时候，我没有看见‘大刀会’的人露面，些微小事尚各自为政，口是心非，那还能图大事么？”

秦铁坡轩了轩浓眉，道：“不敢欺瞒旗主，秦铁坡正为此事不满‘大刀会’……”

贾子虚道：“秦堂主，家和万事兴，一家人中有了隔阂，有了成见，别人只消举手之劳，便能各个击破！”

秦铁坡脸一红，道：“谢旗主教诲，但适才番秃们乘夜偷袭‘铁骑帮’，独对近在咫尺的‘大刀会’不采取行动，这令人……”

贾子虚笑道：“秦堂主误会了，他们并非厚此而薄彼，而是对那个郭璞有所顾忌，假如贵帮跟郭璞住在一家客栈内，那些番秃们就会舍贵帮而取‘大刀会’了！”

秦铁坡讶然说道：“郭璞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么？”

贾子虚淡然摇头，道：“人虽一路，心未必是一条，那郭璞也是他们奉命暗中对付之人，郭璞自己也明白……”

秦铁坡道：“那又为什么？”

贾子虚淡淡笑道：“胤祯这个人，秦堂主还不知道么？当年苦大师身边大将关山月关前辈替他出了多大的力？他还不是处处在暗中计算关前辈？当然，关前辈是另有所图，可是没有关前辈他能轻易除去胡、傅两家，登上九五么？

秦铁坡点头说道：“原来如此，秦铁坡明白了，只是那关前辈……”

贾子虚道：“关前辈判断错误，只认为凭胤祯之狠毒，一旦他登上帝位必大肆杀戮，使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而至满虏王朝动摇，一举可尽逐之，谁知胤祯这个人心智太高，遍用‘血滴子’控制朝野……”（有关以上情节，请看拙作‘满江红’前传‘丹心录’）

忽地一叹，摇头说道：“这些轰轰烈烈，可歌可泣，惊天地而泣鬼神，有血有泪的往事，非三言两语能尽述，不谈也罢，总之，郭璞这个人两面难以讨好是事实！”

秦铁坡默然未语！

贾子虚却忽又说道：“天色不早，我要走了，诸位从即时起，只宜化明为暗，等郭璞押得二位先生踏上回途时，再下手不迟，诸位请自觅地早作安歇吧！”

言毕，身化长虹，飞射而逝！

贾子虚走了，随即“铁骑帮”众高手也隐入树林不见！

贾子虚轻捷异常，点尘未惊地折回了他所住的客栈中，在那瓦面上，他扬手向左边客房打进一物，然后飘身而下，闪身进了那黑黝黝未燃灯的房中！

房中，适时正传出阵阵鼾声！

难道说那两个就睡得那么死？天知道！

贾子虚这里刚进屋，那边客房中有了动静，门开处，一连窜出两个“大刀会”的高手，自然，他俩毫无所见！

站了片刻过后，他两个折回了房中！

房中，已点上了灯，那位紫衣大汉在灯下正瞧着一张皱皱的白纸出神，白纸上写着好几行字迹，看不见写的是什么，但却可见龙飞凤舞，铁划银钩，劲道异常。

突然，紫衣大汉拍了桌子：“行了，咱们今后别混了，这张脸还往哪儿放？”

只听那适才出屋探视的两名中一个说道：“大哥，来人身手太高……”

紫衣大汉摆手说道：“我不是指这，我是指……”

把那张纸递了过去，道：“你看看！”

那汉子把那张纸接了过去，只一眼，脸上立即变了色：“怎么，是‘丹心旗’主……”

紫衣大汉哼了一声道：“明白了么？你说今后咱们还有脸见旗主么？”

那汉子道：“大哥，那怪谁？要怪只怪咱们这点私心，日间他干他的，咱们不露面，夜里咱们明明听见……”

紫衣大汉躁地一摆手，道：“好了，别说了，旗主对咱们太客气，太宽容，咱们知道错马上改就是，要不然就要像旗主所说，别图大事，等着人各个击破吧！”

那汉子未说话，低着头望着手中的纸发愣！

紫衣大汉又一摆手，道：“行了，都安心睡觉去，明天该怎么做怎么做！”

一抬手，熄了灯，随即一片黝黑……

第二天一早，郭璞带着海腾、海俊走了，丝毫未再有阻拦地走了，他三个取道“大巴”入了川！

这一天，三人三骑驰进了“成都”！

郭璞、海腾、海俊都是明眼人，他三个在进城的时候便发现，这“成都”戒备之森严不下京畿！

而且那些个站门的旗兵，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刀明枪亮，绝不像别处所见那些旗兵，个个垂头丧气，一付懒散颓废模样，连站岗守卫都开玩笑！

由此，足见岳钟琪不愧是个将才，也足见这些旗兵在年羹尧调练之下，确是一支可用之兵，只可惜……

郭璞想到了这儿，不禁暗暗感叹地摇了头！

他这一摇头，海腾立即开了口：“怎么，郭爷？”

郭璞笑了笑，道：“没什么，我只是眼见这些雄兵，有些感慨！”

海腾马上明白了，道：“您又想起了年爷？”

郭璞点了点头，没说话！

海腾却道：“郭爷，年爷究竟是年爷，您瞧瞧别处的八旗兵？那成了什么样子？养尊处优哪能打仗……”

郭璞道：“错非是岳钟琪，换个庸才也带不了他的兵将！”

海腾道：“可不是么……”摇摇头，住口不言！

他三位一路策马徐驰，只顾说话，却没留意身后那街道两旁，一边各一的缀上了两个身穿长袍的汉子！

郭璞也不知道么？不，他自一进城门便发觉有人跟上了他三个，只是他未加说破而已！

看看已进大街，郭璞突然说道：“咱们先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再办事！”

说着，一拉马头向街旁驰去！

街旁，有两家客栈，三人在那家名唤“蜀中”的客栈前下了马，下了马是下了马，这“成都”的客栈可不像别处的客栈，只要你一进门口，马上就有伙计出来哈腰赔笑，拉马的拉马，让客的让客！

这家“蜀中”客栈门里有两三个伙计，都瞧见了客人上门，可是就没有一个抢出来迎迓！

郭璞皱了皱眉，道：“这儿的生意人既和气又会做生意，走，咱们自己进去！”

拴好了坐骑，解下简单的行囊，带着海腾、海俊进了客栈，一进门他便向柜台里唤道：“有人在么？客人上门了！”

柜台外三个伙计，柜台里也坐着一个老帐房及一个中年汉子，他却问有人在么？当然，他是故意的。

他这一开口，有名伙计搭了话，一口四川土腔：“怎么，客人要住店？”

郭璞道：“好话，不住店我进你的门儿？”

那伙计尴尬地笑了笑，道：“那么，请客人到柜台上去一下！”

郭璞道：“干什么，先付帐？”

那伙计忙道：“那倒不是，住店哪有先付帐的，请客人登记一下！”

郭璞为之一怔：“登记？登记什么？”

那伙计道：“登记三位的大名、来处、是干什么的……”

郭璞“哦！”地一声道：“还有这种事儿？我没听说过……”

那伙计道：“抱歉得很，这是这儿的规矩！”

郭璞道：“没想到贵处有这种规矩，花银子住店得先登记……”顿了顿，

接道：“伙计，假如我不愿登记呢？”

那伙计强笑说道：“这个……这个，小号不敢留客！”

海俊脸色一变，刚要说话！

郭璞抬手拦住了他，目注那伙计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换一家……”

那伙计道：“客人要是不肯登记，就是走遍‘成都’也没一家客栈敢留三位，客人要是不信，可以去试试！”

海俊火儿了，忍不住叫道：“这是谁订的规矩……”

那伙计尚未答话，郭璞已拦过话头：“这么说，我三个是非登记不可了？”

那伙计忙点头说道：“正是，正是！”

郭璞从肩一笑，道：“登记就登记吧，免得睡破庙……”

那伙计陪笑说道：“客官，‘成都’的破庙没法子住人！”

郭璞道：“怎么，为什么？”

那伙计道：“每夜都有巡夜的，要是住在破庙里，就会被抓去当贼办！”

郭璞笑道：“这倒好，‘成都’的禁卫不下京畿……”

顿了顿，接道：“伙计，刚才我这位同伴问，这是谁订的规矩？”

那伙计忙道：“这是‘总督衙门’订的规矩！”

郭璞“哦！”地一声，道：“原来是官府订的规矩，那我们这些草民焉敢不登记？伙计，你该早说，我三个初来贵地，哪儿知道？”

说着话，他转身向柜台行去！

那伙计忙跟了上去！

适时，门外进来了两个中年汉子，站在门边跟另两个伙计谈上了，但一人一个全盯上了海腾跟海俊。

郭璞明白，但他佯装不知道，到了柜台边，拿起了笔，摇摇头，笑道：“这规矩订的高明，也没个核对的玩艺儿，写上个假名字，随便编上几句话，谁知道么？”

说着便要往那一本簿子上下笔！

“慢着！”坐在老帐房旁边的中年汉子，突然一抬头开了口：“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郭璞停笔未写，抬眼笑问道：“你们是让我写，还是让我答话？”

那中年汉子道：“两样都要！”

郭璞摇头笑道：“抱歉得很，一样我都嫌委曲！”

那中年汉子脸色一变，道：“像你这样的客人倒是首见！”

“一样！”郭璞淡淡笑道：“像这样高明的规矩，我也是第一次领教！”

那中年汉子双眉一挑，忽地笑了：“你客人跟别的客人不同？是江湖朋友？”

郭璞笑道：“阁下高明，半个！”

那中年汉子一怔，道：“半个？这怎么说？”

郭璞道：“我只能告诉你我是半个江湖人，别的不能说！”

那中年汉子扬了扬眉，道：“阁下高姓大名，怎么称呼？”

郭璞未答，笑问道：“我说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写了？”

那中年汉子迟疑了一下，点头说道：“可以，别人两样都要，你客人只须有一样就行了！”

郭璞笑了笑，道：“我该谢谢阁下对我的优待……”

顿了顿，接道：“我姓……”忽又改口问道：“阁下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

那中年汉子道：“自然是要听真的！”

郭璞一摇头，道：“抱歉，真的我不能说，只能说假的！”

那中年汉子脸色一变，道：“敢情你阁下是来‘成都’闹事儿的，我非要你说不可！”

郭璞淡淡笑道：“那很麻烦，我要不想说，谁也没办法勉强我……”

那中年汉子脸色大变，刚要向外递眼色，郭璞一挺腕，那枝羊毫已然点上他前心，随即郭璞笑道：“为免门口那两个挨揍吃苦头，你还是省省事，别看这是一枝羊毫，在我手中它比刀还犀利，不信你看！”

收腕下插，“笃！”地一声，那枝羊毫被他插进了那既硬又厚的柜台里及半，那中年汉子睹状神情狂震，方待站起，郭璞已然抽出了笔又点上了他前心，笑道：“看见了么？你要不想像这柜台，就省省事，以我看，你阁下这身子也不比柜台硬！”

那中年汉子机伶寒颤，色如死灰，当真没敢再动！

那老帐房吓白了脸，哆嗦着直往旁边躲！

郭璞半转身躯，那门口两个中年汉子怔在了那儿，三个伙计也吓呆了一对半，他淡淡一笑，道：“海腾，自己进去，挑一间最好的住下，我倒要看看谁敢把咱们怎么样！”

海腾笑了，应了一声，与海俊提起行囊昂首阔步地行向了后面，这里，郭璞一笑放下那枝笔，道：“要想这样防江湖人是防不住的，趁早撤消这高明规矩吧！”转身行向了后面！

那几个仍无一个动，一直到听不见郭璞的步履声了，柜台里那中年汉子方定过神来，忙向外摆了手。

门口那两个面有余悸，转身急步出门而去！

后院里，海腾果然挑了一间最好的上房！

三人坐定，为适才事刚谈笑两句，轻捷而急促的步履响动，后院中一下拥进了十几个身穿袄裤，打扮利落的中年汉子，为首的，是个上身穿着对襟夹袄，下身穿着扎裤腿的瘦小老头儿！

老头儿太阳穴高高鼓起，眼神十足，一望可知是位好手，他在院中站定，然后扬声发话：“适才的三位江湖朋友，请出来答话！”

郭璞一笑说道：“高明的来了，走，咱们出去瞧瞧去！”

带着海腾、海俊，一前二后地行了出去！

到了院中，郭璞隔一丈停步，含笑问道：“是哪位唤我三个？”

那瘦小老头儿道：“是老朽惊动三位朋友！”

郭璞道：“好说，老人家有何见教？”

那瘦小老头儿道：“不敢，老朽先请教……”

郭璞道：“老人家该先示下称呼！”

那瘦小老头儿迟疑了一下，道：“老朽蜀中仇英……”

郭璞笑道：“莫非‘神鹰’仇老人家？”

那瘦小老头儿仇英脸色微变，道：“不敢，那是江湖朋友抬爱，正是仇英，阁下认识……”

郭璞淡淡笑道：“我失敬，仇老人家威震川陕，纵横西南，那个不知，

谁个不晓？今日得能瞻仰风范，足慰平生……”一顿，接道：“仇老人家如今是……”

“神鹰”仇英道：“老朽现任职岳总督麾下‘查缉营’……”

郭璞“哦！”地一声，道：“原来仇老人家如今已身入公门，吃粮拿俸了，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仇老人家是何时……”

仇英老脸一红，有点羞愧地道：“‘查缉营’全是‘哥老会’，的袍哥，老朽有一好友身在‘哥老会’受他之邀前来为岳总督效力……”

郭璞点头说道：“原来如此，为朋友，那难怪！”

仇英老脸又一红，旋即一整颜色，道：“老朽请教……”

郭璞道：“仇老人家，我不能说出真姓名，真来意！”

仇英脸色一变道：“朋友想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郭璞点头说道：“正是，还请仇老人家……”

“可以！”仇英一点头，道：“老朽不问朋友的姓名来意，朋友既知老朽，那么老朽斗胆请朋友卖个面子离开‘成都’，老朽恭送朋友出城！”不愧成名多年的江湖豪客！

郭璞摇头，道：“仇老人家，我千里迢迢来到‘成都’，身负重大使命，好不容易地到了，在事未办成之前怎可轻易离去？这一点非我斗胆不顾老人家的面子，实在是有苦衷不能从命，不过我向仇老人家保证，今后几天内，我绝不令仇老人家为难……”

听得前半段话，仇英脸色大变，入耳那后半段，他却立又恢复正常，缓和了神色，双眉一轩，道：“朋友，武林轻死重一诺！”

郭璞笑道：“老人家，英雄言出便如山！”

仇英猛一点头，道：“好，老朽舍命交你这个朋友，告辞了！”一拱手，便待转身！

突然，前院传来一声冷喝：“仇老，且慢！”

仇英身形一震，转头率众躬下身去：“仇英见过统带！”

郭璞闻声抬眼，只见前院缓步走来一个身穿长袍的瘦高中年汉子，长眉、细目，白渗渗的一张脸，冷漠中透着阴鸷，险诈中带着狠毒！

更令人皱眉的是，他神态狂妄倨傲，一付目中无人模样，本来是，官儿嘛，哪能不摆摆架子，显显威风？

你不见，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仗人势的家伙！

瘦高中年汉子近前大剌剌地一摆手，道：“仇老免礼！”

仇英忙道：“谢统带！”

随即站直了身形，垂着手听候下文！

瘦高中年汉子斜着眼一瞥郭璞，道：“仇老，听说你让他留下了？”

仇英忙道：“回统带，卑职斗胆，擅自做主……”

“应该的！”瘦高中年汉子摆了手，道：“我把差事交到下层，就是要下一层的替我做点主，要事事都往上报等我管，那还得了……”笑了笑，接道：“仇老，此人是何来路？”

仇英道：“回统带，此人是江湖上的朋友！”

那瘦高中年汉子“嗯！”了一声，点头说道：“就凭刚才在柜台显露的那一手，也该是，而且还是个罕见的好手，仇老，他姓什么，叫什么，是来干什么的？”

仇英忙低下了头：“回统带，这个卑职还没问出来！”
瘦高中年汉子“哦！”地一声，道：“怎么说？”
仇英忙道：“回统带，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瘦高中年汉子截口说道：“仇老，这是他说的？”
仇英忙点头应是！
瘦高中年汉子双眉微扬，淡然笑道：“仇老是成名多年的老江湖了，怎么这么轻信人言？”
仇英头垂得更低，耳根上都见了红，道：“回统带，江湖朋友轻死重一诺，他已向卑职保证过了！”
瘦高中年汉子道：“他向仇老保证过什么了？”
仇英道：“回统带，他保证绝不令卑职为难！”
瘦高中年汉子突然哈哈笑道：“仇老，怎么你这个成名多年的老江湖，还不如我这个半途出家的？你仇老讲英雄，重义气，轻死而重一诺，别人可并不是全像你仇老一样，他向你保证过了，到时候恐怕你我的脑袋都要搬家，仇老，你知道，我这个统带可没有多大的前程……”
怜一个成名多年的老英雄，在他那官威之下，低着头，红透耳根，却不敢多说一句话！
想当年，他叱咤风云，纵横西南，威震川陕，何曾受过这个？而如今，毕竟一个官字压死人！
郭璞听得看得双眉连轩，突然笑顾左右，道：“看见了么？听见了么？好大的官威？咱们那块地儿上也没见过这个，如今这儿的一个小小统带竟这么神气！”
瘦高中年汉子勃然色变，但当他转望郭璞时，他忽地笑了，笑得好不阴沉，好不怕人：“阁下的胆子，在江湖人中允称少见……”
“那没什么！”郭璞淡淡说道：“休说是一个‘查缉营’的小小统带，就是见了你们那位戴两眼花翎的总督，我也是这么说话！”
“好！”瘦高中年汉子扬眉笑道：“口气不小，那么阁下敢跟我到‘查缉营’去一趟？”
郭璞摇头说道：“没什么不敢的，只是，小庙容不了大神！”
瘦高中年汉子阴阴笑道：“‘查缉营’是嫌小了些，那么，总督衙门？”
郭璞道：“迟早我总是要去的，不过我现在不想去，要歇一会儿……”
瘦高中年汉子突然冷笑说道：“我当是哪一路的高人，原来不过是个充壳子的，拿人！”
他这里一个吆喝，仇英身后立即闪出了四个，如狼似虎地迈步奔向了郭璞，要拿人！
郭璞笑了：“别难为他们，点到为止！”
海腾、海俊答应一声，双双越出！
那四个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二对一起近前便抓！
海腾、海俊用上了蒙古摔角，一抬手，一伸腿，一边躺下了一个，再一探掌，那一个也退了好几步，砰然坐在地上！
这一来，众人齐震，群英大哗，其余的就要往上扑！
瘦高中年汉子脸色一变，伸手拦住，笑道：“看不出这两位也有这么好的身手，仇老！”
他竟派上了仇英！

仇英一咬牙，答应一声，抬头向郭璞走去！
郭璞笑道：“你两个退！”
他是明知海腾、海俊不是“神鹰”的对手！
海腾、海俊应声而退，仇英已到了近前，神色颇为难看地一拱手，道：“朋友，恕老朽……”
郭璞一抬手拦住他话头，道：“老人家，让我说句话再动手不迟！”

话落，抬眼望向瘦高中年汉子：“统带大人，你真要拿我几个？”
瘦高中年汉子阴阴笑道：“难不成我是跟你阁下开玩笑？”
郭璞点头说道：“说得是，我请问一声，你统带大人准备把我三个带到哪里去？”
瘦高中年汉子道：“你不嫌‘查缉营’太小么？我带你们到‘总督衙门’去！”
郭璞道：“统带大人，这话是你说的？”
瘦高中年汉子道：“以我的身份，还会骗你？”
“好！”郭璞一点头，道：“不必麻烦这位仇老人家动手，我跟你去……”
仇英一怔道：“朋友……”
郭璞笑了笑，道：“老人家，反正我不是对手，这样去该光彩一点！”
仇英何等老江湖，哪能听不出来人家是保全他得来不易的半生英名，也不愿让他为难！
暗暗大为感激，望了郭璞一眼，没说话！
瘦高中年汉子也自一怔，意我地道：“你跟我去？”
郭璞点头说道：“正是，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瘦高中年汉子道：“什么条件？”
郭璞笑了笑，道：“枷锁也行，手铐也行，铁链也凑和，你得把我三个这双手绑起来，越紧越好，行么？”
哪有这样谈条件的？
海腾、海俊明白了，但都强忍了笑意！
仇英诧异地望着郭璞，但没说话！
瘦高中年汉子更诧异，也尚未说话，郭璞已然接道：“还有，必须得上总督衙门，否则别怪我中途挣断捆绑跑掉，再结实的东西也绑不住我，不信我待会儿试给你看！”
瘦高中年汉子突然开了口，道：“阁下，你这是什么意思？”

郭璞淡淡笑道：“没什么意思，送上门的好事，只问你接受不接受？”
瘦高中年汉子目光转动，阴阴一笑，道：“我明白你为什么要上‘总督衙门’了，想一路通行无阻地让我把你三个带进去，好主意！”
郭璞笑道：“统带大人，别自作聪明，我三个被你绑着，还能闹出什么乱子来？难道你统带大人还不放心？”
瘦高中年汉子道：“你不是说再结实的东西也绑不住你么？”
郭璞笑道：“真没想到一个堂堂‘查缉营’的统带也怕我这个江湖草民？就算是绑不住我，众寡悬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不敌人多，在总督那大衙门里，你统带大人……”
瘦高中年汉子道：“我知道，你身手很高！”

郭璞道：“这么说，你统带大人是自认对我没办法了，既如此，你统带大人喝止这位仇老人家干什么？照这位仇老人家的办法不很好么？”

瘦高中年汉子阴阴一笑，突然喝道：“来人！”

仇英忙道：“请统带吩咐！”

瘦高中年汉子一摆手，道：“把他三个绑了！”

仇英口中答应，脚下有点犹豫！

郭璞双手往前一伸，道：“老人家，来吧，别耽误时间了，这是我自己的要求！”

仇英未再迟疑，一摆手，身后走出了几个，探腰取下了铁锁链，把郭璞三个人六只手绑个结实！

郭璞、海腾与海俊，一动不动，任凭那几个锁绑！

锁绑完毕，瘦高中年汉子阴阴笑道：“朋友，走吧！”

郭璞未说话，双手一挣，腕上铁锁链寸断，叮叮当当掉了一地，瘦高中年汉子勃然变色，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郭璞淡淡笑道：“别紧张，我不是说过要试给你看的么？这只是表示我有办法中途跑掉，别把我三个往‘查缉营’带，如今，哪位还有铁锁链？麻烦再给我锁上！”

一名壮壮的汉子从腰间又取下了一条为郭璞锁上！

锁毕，郭璞笑道：“海腾，带着行囊，咱们‘总督衙门’里住去！”

海腾、海俊应声回屋提了行囊，然后郭璞又道：“统带大人，如今可以走了！”

瘦高中年汉子没说话，一抬手，转身当先行了出去！

仇英紧随一步跟上，他带来的人，则在郭璞三人后面，拥着三人把三人夹在中间往外行去！

郭璞笑道：“够威风的，‘查缉营’的统带大人带路，只差没前呼后拥了！”海腾接口笑道：“爷，这滋味我可是大姑娘出嫁，生平头一遭！”郭璞笑道：“无论大小事，亲身经历一下总是好的！”

海腾笑了，道：“爷，您是打算……”

郭璞道：“看看谁倒霉！”

海腾又笑了，未再说话！

出了客栈，踏上大街，一路之上行人纷纷投注，但那只是不经意地投过一瞥，似乎是这种事已司空见惯了！

片刻之后，到了那庄严、肃穆、宏伟的“总督府”前，那倒不是瘦高中年汉子是个信人，而是他知道不带这三个到“总督府”来不行，他还真怕郭璞三个半途跑掉！

其实，天知道这三位会不会跑！

显然，这位“查缉营”的统带在总督岳钟琪跟前甚为吃得开，他未经通报便带着“人犯”进了大门！

到了前院，他停了步，回身说道：“仇老，看好了他们，我见大人去！”

仇英哈腰应了一声，那瘦高中年汉子则踏着青石路，拐了两拐便不见了影儿！

郭璞站在院中，抬眼四顾，道：“海腾、海俊，你两个瞧瞧，他这儿比咱们那儿如何？”

海腾、海俊笑道：“爷，只差那么一点儿，但已经挺不错了！”

郭璞点头叹道：“这地方恐怕是年爷以前的……”摇摇头，住口不言！
仇英诧异地望了望郭璞一眼，道：“老弟台，你说谁？”
郭璞淡淡说道：“大将军年羹尧！”
仇英脸色一变，急道：“老弟台，你……”
郭璞道：“跟年大将军在‘北京’有过数面之缘！”
仇英大惊，道：“这么说，你是……”
郭璞淡淡说道：“老人家，待会儿请自己看！”
话刚说完，一阵步履声响动由远而近，随见那通往后院的一处拱门中转出几个人来！
瘦高中年汉子垂手半哈腰，恭恭敬敬，一付奴才相地在前面带路，他身后，是个身材颀长，身着蓝缎长袍，白面无须的中年人，这中年人长眉凤目，步履稳健，目光锐利，隐隐有夺人之威，负手迈步，威武中带着几分潇洒！
他身后，紧跟着两名亲随打扮的英武汉子！
这中年人是谁，不问可知！
果然，一见这几个人出来，仇英与那些“查缉营”的人，立即垂手哈腰低下了头！神色恭谨而肃穆。
那位统带大人，带着那位中年人直趋郭璞三人面前！
停了步，那位统带大人回过了身，恭身说道：“禀大人，就是这三个！”
然后转过身来喝道：“总督大人在此，跪下！”
郭璞⇧着未动，也听若无闻！
这多没面子，那位统带大人脸色一变，方待再叱喝！
那位中年人，总督岳钟琪突然摆手说道：“对江湖豪客别这么失礼！”

那位统带大人没了脾气，应了一声，闭口不言！
郭璞这才淡淡笑道：“岳总督，事实上我有不能跪的理由！”
岳钟琪目光深注，眉梢儿微扬，道：“我看三位气宇轩昂，应是非常人，尤其你阁下，该是位江湖上罕见的高手，我没有看错吧？”
不愧虎将，总督也毕竟是总督，他有着过人的眼力。郭璞淡淡说道：“那是总督夸奖！”
岳钟琪道：“不必谦虚，你贵姓？”“不敢！”郭璞道：“有劳总督下问，我姓郭！”岳钟琪点头说道：“原来是郭侠士，三位从那来的？”郭璞道：“‘北京城’！”
岳钟琪双眉一轩，道：“京都地方很大！”
郭璞道：“是，总督，那么我说小一点，内城‘海贝勒府’！”
那位统带大人瞪了眼，张了嘴！
仇英身形一震，却未见他抬头！
岳钟琪目中异采一闪，急道：“我听说贝勒府有位奇才郭璞郭总管，也是和亲王府的总管，更跟四阿哥是换帖兄弟！”
郭璞倏然笑道：“总督远镇川陕，竟熟知京中事，令人佩服，我单名一个璞字！”
那位统带大人脸上变了色！
岳钟琪目注海腾、海俊，道：“这两位是……”
郭璞道：“海爷八护卫之二，海腾、海俊！”
海腾、海俊跨步而前，一躬身，齐道：“海爷令我二人问候总督！”

岳钟琪忙抬双手，道：“那是贝勒看重……”一抬眼，道：“三位此来是……”

郭璞道：“奉密旨前来押解犯人上京！”

够了，那位统带大人一张脸没了血色！

岳钟琪霍然转注，扬了眉：“鄂泰，这怎么说？”

那位统带大人鄂泰连忙低下了头，颤声说道：“卑职该死，但他三位不肯说……”

郭璞淡淡说道：“统带大人要原谅，有关我的姓名、来历、我的确不能说！”

那位统带大人鄂泰哑了口！

岳钟琪冷哼一声道：“竟把钦差当叛逆，你这个‘查缉营’的统带是怎么当的？来人，押下去听候处置！”

身后两名亲随应声而出！

鄂泰一哆嗦，砰然跪了下去，颤声说道：“大人开恩，大人开恩，卑职不知……”

岳钟琪听若无闻，郭璞突然说道：“总督，我想代统带求个情，这是他的职守所在，住客栈的规矩也是上面订的，并不能怪他！”

岳钟琪望了郭璞一眼，收回目光喝道：“还不上前松绑谢过！”

鄂泰如逢大赦，答应一声，颤抖着爬了起来，急步走了过去，亲手为郭璞三人解下捆绑，然后退立一旁！

岳钟琪容得鄂泰后退，始道：“钦差驾临，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容我大厅奉茶！”

说着举手往大厅让了客！

郭璞含笑说道：“谢总督，公事公办，请总督先过目这个！”

探怀取出密旨，双手递了过去！

岳钟琪略整衣衫，神态恭谨肃穆，出双手接过！

他没有看，随即又摆手让客！

大厅中坐定，亲随奉上香茗！

岳钟琪举杯邀客，浅品一口之后，岳钟琪道：“听说郭总管跟大将军私交甚笃！”

郭璞神色一黯，点头兴叹，遂把结识年羹尧，及杭州经过说了一遍，一直说到了年羹尧被害！

岳钟琪听得脸上一片悲凄，道：“岳钟琪少壮跟随大将军，屡受大将军提携之恩，大将军待人宽厚，治军严明，噩耗传来，部属无不垂泪……”

郭璞点头说道：“年爷的确是这么个人，在朝称虎将，在野称英豪，唯一的缺点就是耿直不阿，得罪人太多，以至……”摇摇头，住口不言！

岳钟琪抬眼说道：“听说贝勒为此事怒毙‘血滴子’，并夜闯内宫在御书房里跟皇上吵了一架，更辞去重职，赋闲在家……”

郭璞点头说道：“是的，年爷的事，令得海爷十分灰心，再加上前些日子‘血滴子’刺‘怡亲王’事，海爷更意冷了！”

岳钟琪面有异色，没有接话！

郭璞看的清楚，立转话锋，道：“总督，这曾静张熙事是……”

岳钟琪道：“这种人都不知死活，这两个狂生前些日子由湖南跑来‘成都’见我，一见面便以大将军事为题，劝我明哲保身，起兵谋叛，想岳钟琪

身受浩荡皇恩，赤胆忠心，怎会……”

郭璞点头说道：“的确，他们找错了人，像这种事，他们事先该弄清楚，如今好，三寸不烂之舌未弄成，恐怕要赔上两条性命！”

岳钟琪脸又泛异色，道：“像这类虽有大用的秀才，他们也想造反？委实是太不自量力，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

郭璞截口说道：“总督，他们可有同党？”

岳钟琪道：“有，吕毅中那班人已被湖南巡抚正法了！”

郭璞道：“这就是秀才造反，不但起不了大用，而且还要赔上性命，只是，这种人当今颇多，以前明遗民，汉族世胄自居的人，也比比皆是，只怕是抓不尽抓，杀不尽杀呢！”

岳钟琪点头说道：“郭璞管说得是，不过，他们是起不了大用的！”

郭璞摇头说道：“那也很难说，其实，最可怕的还是读书人！”

岳钟琪道：“郭总管高见，读书人用的是智而不是力，有智的人往往比有力的人更为可怕，更为难对付，就好像我这等驰骋沙场的武夫，就永远难及那饱学的高士！”

郭璞笑了笑，道：“那是总督忒谦，谁不知总督是位智勇兼备的名将！”

岳钟琪摇了摇头，笑得有点勉强，道：“那完全是大将军多年的提携！”

此人不错，口口声声不忘年羹尧对他的大恩！

郭璞未多说，沉默了一上，突然改话题，问道：“总督麾下这‘查缉营’，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岳钟琪道：“没多久，都是些不能办大事的庸才！”

郭璞道：“那是总督客气……”

岳钟琪笑了笑，道：“事实如此，今日我若是鄂泰，我绝不做这等傻事，不过，无论怎么说，我感谢郭总管对他的教训，他这个人平日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也太不像话了！”

显然，这位总督是看穿了，他明白郭璞是有意整鄂泰！

郭璞淡淡笑道：“总督不加怪罪，我已感知足，要这么说我就不安了……”顿了顿，接道：“听说‘查缉营’全是‘哥老会’的袍哥？”

岳钟琪点了点头，道：“不错，郭总管是怎么知道的？”

郭璞道：“我看得出他们的举动不像吃粮拿俸的！”

岳钟琪笑了笑，道：“郭总管高明，这是我以汉制汉的做法！”

郭璞心中一震，笑道：“总督更高明……”

岳钟琪忽转话锋，道：“郭总管预备何时启程返京？”

郭璞道：“那全看总督的意思！”

岳钟琪道：“今天天色已晚，好歹三位在我这儿歇息一宵并不算耽搁，住处我早已为三位预备好了！”

郭璞道：“谢谢总督的款待！”

岳钟琪道：“好说……”喝道：“来人！”

厅外“喳！”地一声，一名亲随急步行了进来，近前打千。岳钟琪摆手说道：“这三位的住处打扫好了么？”

那名亲随道：“回大人，已打扫好了！”

岳钟琪点了点头，站了起来，向着郭璞道：“郭总管，请！”

郭璞站起，道：“不敢劳动总督虎驾，还是让这位带我三个去吧！”
岳钟琪道：“三位奉旨提人乃是上差，岳钟琪焉敢曼待失礼，请！”
郭璞未再多说，一句：“既如此，郭璞放肆了！”
带着海腾、海俊举步行了出去！
岳钟琪陪着郭，行向那靠东的一间！
自然，精舍中陈设之舒适、气派，那是自毋待言！
安置安毕，在岳钟琪要辞出之际，郭璞突然说道：“总督，我三个要出去一趟！”
岳钟琪道：“怎么，三位还有事儿？”
郭璞笑道：“尚有三匹坐骑在客栈中！”
岳钟琪道：“何劳郭总亲管自前往，我命人……”
郭璞道：“‘贝勒府’马匹均为异种，性烈异常，别人恐难驾驭！”
岳钟琪点了点头，含笑说道，“郭总管恐怕还有别的事吧？”
郭璞道：“总督高明，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昔诸葛武侯云：“益川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旧时宫阙，酒楼茶市，七杀碑，支矶传奇，锦江风光，回澜塔，薛涛井，望江楼，青羊宫，百花潭，工部草堂，丞相祠堂，既然已经来了，焉可不逐一去去？”
岳钟琪大笑说道：“看来郭总管对‘成都’名胜古迹之熟，不下我这个在此戍守了多年的人，既如此，不敢再拦，不过，请三位早去早回，莫让我派人去找寻！”

说着，他带笑拱手而去！
望着岳钟琪出了偏院，海俊急急问道：“郭爷，咱们真要去逛逛？”
郭璞笑道：“难不成还有假的？这也是咱们自己对自己的犒赏！”
海俊一跃几尺高，乐不可支，抱着海腾打转！
海腾皱眉说道：“海俊，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还像个小孩子？”
海俊停了下来，瞪眼说道：“怎么，一路饱经风霜这多日，今天有这机会你不乐？”
海腾道：“乐归乐，可不能这么个乐法儿呀？要让人听见，人家还以为咱爷们整天不让咱们出门儿呢？”
海俊赧然笑了！
郭璞一旁笑道：“行了，二位，咱们没多少工夫，可以走了！”
于是，三人一路谈笑着出了“总督府”！
刚拐过“总督府’前那条大街郭璞突然停了步，道：“海腾、海俊，我有个主意！”
海腾、海俊一怔忙问：“郭爷，什么主意？”
郭璞道：“跟我在一块儿，你们玩不舒服，咱们不如各逛各的！”
海俊没心眼儿，当即一点头，道：“好啊！”
海腾则眨眨眼，道：“郭爷，您别是另有什么事儿吧？”
郭璞笑了，道：“还是海腾行，不错，我想摸摸‘哥老会’的底细！”
海腾道：“我就准知道，郭爷，有这种热闹事儿……”
郭璞道：“又不是去打架，热闹个什么劲儿？”
海腾道：“您总该让我俩增长些见识！”
郭璞摇头说道：“要是你两个上一起去，不但增长不了见识，而且准砸

锅，瞧你两个这模样？人家一见就会留意！”

海腾笑了，道：“那么您……”

郭璞探怀摸出一物，一扬，道：“我有这个，你俩有么？”

那是张人皮面具！

海腾一怔，道：“郭爷，您何来此物？”

“忘了吗？”郭璞笑说道：“前些日子我去‘宝亲王府’回拜四阿哥的时候，海爷给的，这还是你拿给我的那一张。”

海腾点点头道：“原来是白泰官的，那么郭爷，您一个人儿……”

郭璞笑道：“你还怕谁能吃了我？”

海腾道：“谁也吃不了您，郭爷，坐骑怎么办？”

“好办！”郭璞道：“你两个先到那家客栈招呼一声，等逛完上灯的时候，咱们在那家客栈碰头，然后一起回去！”

海腾一点头，道：“好吧，郭爷，就这么办！”

郭璞道：“那么我走了，只记住，那儿都能去，可别往花街柳巷跑，还有，咱们是客，别给岳钟琪惹麻烦！”

海腾、海俊红了脸，忙道：“郭爷，您放心，不会的！”

郭璞道：“不会就好，我走了！”随即背着手径自行了开去！

望着郭璞那渐远的背影，海俊忽地神秘一笑，道：“海腾，郭爷不让咱们往那儿跑，八成儿他……”

“别胡说！”海腾叱道：“郭爷不是那种人！”

海俊道：“海腾，别那么实心眼儿，人总是人！”

海腾两眼一翻，道：“在京里那么久，你见郭爷什么时候去过‘八大胡同’？”

海俊一怔哑了口！

海腾举手一推，道：“走吧，往后少自作聪明，郭爷是条铁铮铮的汉子！”

这一推，推得海俊一个踉跄……

哥老会

“成都”有个地方叫“少城”！

“少城”在旧皇城西南，创于隋，城是早毁了，然而除了“万里”“驷马”两桥外，仍以这儿为最热闹！

无他这地方全是酒楼茶肆！

郭璞戴着那特制的人皮面具，背负着手，逛进了一家名唤“五云仙馆”的茶馆，他找对了地方！

“五云仙馆”这名儿雅，实际上，这家茶馆也不俗，桌椅全是竹子编的，瞧上去干净舒服！

那茶壶茶杯也全是上好的细瓷！

“成都”一城有茶馆好几百家，这“五云仙馆”该称上者！茶馆就是茶馆，热闹就是热闹，可是乱哄哄的，有下棋的，有三五一桌摆龙门阵的，也有一个人靠在那儿跷着二郎腿，闭着眼，抽着旱烟嘴里还直哼哼的！

瞧吧，“众生相”，是应有尽有！

郭璞选了一付小座头，刚坐定，伙计来了（四川人叫么师），点头赔笑，打着川腔开了口：“客人要喝啥子茶？”郭璞则一口京片子，道：“拣上品给我沏上一壶！”那伙计连忙答应，却没走，道：“客人是京里来的？”郭璞含笑点头，道：“正是，你怎么知道？”

那伙计笑道：“一听就听出来了，京片子煞是好听！”郭璞道：“贵地这川腔也不差！”

那伙计忙笑着谦逊，又说了两句才沏茶去了！

郭璞这才抬眼打量四座，凭他的眼力，一眼便看出座位上十有八九的茶客是“哥老会”的袍哥！

还有，柜台里那个掌柜模样的老头儿扎眼！

他笑了笑，静等那伙计来临！

有顷，那伙计来了，点头赔笑，把茶放在了桌上，但，不知道怎地，那好好的桌子忽地一晃，一壶热茶溅了郭璞一身，那伙计忙赔不是，拿下手巾要为郭璞擦！

郭璞则毫不在意地摆手笑道：“不要紧，不要紧，大概是桌子腿歪了！”

说着，抬手在桌子上按了按！

这一按，正在点头赔笑赔不是的伙计，笑容一敛，脸上变了色，也直了眼，怔住了！

没别的，那桌子的四条腿全入了地中，至少也有三分！

条地，那伙计定过了神，道“客人是……”

郭璞淡淡一笑，端起了茶杯！

一见郭璞端茶杯的那只手，伙计脸色又是一变，道：“原来客人是‘洪门’弟兄，有什么见教？”

郭璞淡淡笑道：“岂敢，我想见见贵会大袍哥！”

那伙计望了望郭璞，道：“请等一等！”

随即转身行进柜台，在那老头儿耳边低低数语！

那老头儿脸色也自一变，抬眼望向郭璞，随又收回目光，微微地点了点头，嘴唇也动了几下！

那伙计转身行出柜台，来到郭璞桌前，一哈腰，道：“尊客请跟我来！”说完了话，径自转身行向里面！

郭璞站起跟了过去，刚进门，身后又进来五六个人，清一色的长袍中年汉子，全是适才座上客！

一人伸手掩上了门，那伙计拉过一把椅子道：“尊客请坐下说话！”

郭璞含笑说了声：“谢谢”，老实不客气地坐了下去！

坐定，那伙计开了口：“尊客贵姓？”

郭璞道：“我姓洪！”

那伙计道：“我问的是……”

郭璞道：“我姓燕！”

那伙计道：“原来是燕朋友，燕朋友由哪儿来？”

郭璞道：“由河北来！”

那伙计道：“燕朋友千里迢迢来到‘成都’是……”

郭璞道：“专为拜谒贵会大袍哥！”

那伙计道：“燕朋友要见敝会大袍哥，有何贵干？是公？是私？”

郭璞道：“奉敝会双龙头之命，有要事面陈，纯为公事！”

那伙计道：“燕朋友在‘洪门’中是……”

郭璞道：“仅为双龙头一名护法！”

那伙计“哦！”地一声，道：“原来是‘洪门’护法大哥，燕朋友当知敝会的规矩？”

郭璞道：“烦请指点！”

“不敢！”那伙计道：“燕朋友得过几关之后，方能见着敝会大哥！”

郭璞道：“但不知要过几关，须多少工夫？”

那伙计道：“共五关，多则三天，少则一日……”

郭璞皱眉说道：“我在‘成都’停留只有两个时辰！”那伙计面泛狐疑，道：“燕朋友不是说，专为拜会敝会大哥而来么？”郭璞点头说道：“事实如此！”

那伙计说道：“那燕朋友怎么说只有两个时辰的停留？”

郭璞道：“这个……我是想请贵会破例……”

那伙计冷笑说道：“燕朋友前言不对后语，恕敝会得罪了！”

他此言一出，那五六个中年汉子立即拥了过来！

郭璞忙一摆手，道：“且慢，贵会如此待客，不怕惊动……”

那伙计摇头一笑，道：“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管敝会的闲事！”话声方落，那几个汉子探掌抓了过来！

郭璞摇头一笑，道：“那么，也恕我得罪了！”右掌电出，一闪而回！

闷哼四起，那几个，各抱右腕，骇然暴退！

那伙计脸色大变，冷哼说道：“果然好身手，我试试！”猱身欺上，也探掌便抓！

蓦地，那两扇门倏然而开，一声轻喝传了进来：“住手！”

那伙计连忙沉腕收掌，闪向一旁！

随着这声轻喝，那柜台里的老头儿走进来，他望了郭璞一眼，随即向旁边摆手说道：“带这位朋友见幺哥去！”

那几个汉子中，一个应声而出，犹抱着右腕道：“ 朋友请！ ”

郭璞道：“ 怎么，不要过关了么？ ”

那老头儿道：“ 这一关你朋友已经过了！ ”

郭璞未再多说，随着那汉子行了出去！

当郭璞与那汉子离开这“ 五云仙馆 ”茶馆后，有一个袍哥也走了，郭璞往东，他则往南匆匆而去！

那中年汉子带着郭璞东转西拐，没一会儿便到了“ 万里桥 ”头！

“ 成都 ”护城河及引沱江之水，统称府河，跨府河之桥甚多，而以这“ 万里桥 ”与另一座“ 驷马桥 ”最富古迹之说！

“ 驷马桥 ”名始自司马相如，昔司马相如入长安题柱云：

“ 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上 ”，遂奋发努力，终至宦达。

而这“ 万里桥 ”则是根据“ 水经注载 ”：

“ 大城南门曰江桥，桥南曰万里桥，经里桥架于清水河上，此水与沱江会合，而嘉陵江而转长江，下至东海长达万里。 ”因名。

又说：“ 蜀使费（士韦）聘吴，诸葛袒叹曰：‘ 万里之行始于此 ’故桥以为名。 ”

特别是唐明皇幸蜀过“ 万里桥 ”，喜曰：

“ 吾常自知，行地万里则归矣 ”。

这位流亡皇帝，竟以万里得归自慰。

昔放翁陆游有“ 晓过万里桥 ”一诗云：

“ 晓出锦江边，长桥柳带烟，豪华行乐地，芳润养花天。拥看歌斜帽，窥门笑执鞭，京华归未得，聊此送流年。 ”

足见南宋时，这“ 万里桥 ”一带的烟柳风光，完全是一个歌舞升平的琉璃世界，而今，在这清雍正年间，这“ 万里桥 ”一带之热闹繁华，也丝毫不让南宋！一到这“ 万里桥 ”头，郭璞便皱了眉，心想：“ 这可好，不让人家往这儿跑，自己却往这儿来……心念转动，口中却问道：“ 朋友，贵会那位幺哥就在…… ”

那中年汉子截口说道：“ 燕朋友请只管跟我走！ ”

那意思是叫郭璞少问！

郭璞焉得不懂？当即闭口不言！

那中年汉子带着郭璞走过“ 万里桥 ”头没多远，便拐进了一条小巷子，这条小巷子看来不是等闲地，你不看，竟然全是朱门大院，围墙丈高，一眼看上去，每一家都令人有深似海之感。！

那中年汉子在巷左一家门环乌漆光亮的朱门前停了下来，举手碰碰地扣了门环！

随即门内响起了一阵步履声，及门而止，随听一个沙哑而低沉的话声问道：“ 哪一个？ ”

那中年汉子忙应道：“ 我，安庆！ ”

那两戾朱漆大门豁然而开，一个麻脸大汉当门而立，一见那中年汉子身后还有一个陌生人，一怔问道：“ 安庆，这是…… ”

那中年汉子道：“ 三公命我带他来见幺哥！ ”

那麻脸大汉当即侧身让路，一双眼却直瞪着郭璞瞧！

郭璞却连正眼也没瞧他一下，跟着那中年汉子进了门，进了门，在那阴沉的大院子里，那中年汉子回身说道：“ 燕朋友请在这儿等候片刻，我去禀

报幺哥！”

说着，他向着那堂屋走去！

郭璞扬了扬眉，但没说话，他抬眼四顾，只见这房子跟北方的大四合院差不多，进门两边有屋，东西也有屋，坐北朝南的是堂屋，堂屋两旁另有厢房！

这个“哥老会”的幺哥不知以何为业，家里挺气派的，单看那来往堂屋的婢女下人，就有几十个！

那麻脸大汉则抱着膀子，站在郭璞身后那门两旁的廊檐底下，虎视眈眈，似乎生怕郭璞乱闯！

正看间，只听堂屋里响起一声干咳，那中年汉子领出三个人来，这三人一前二后，为首的，是个穿着褂裤的瘦小老头儿，衣着异常之气派考究，手里拿着根旱烟袋，那烟袋锅是纯金，那嘴儿是玉！

看年纪，他至少在五十以上，但步履轻捷稳健，没有一点儿龙钟老态。

他身后那两个，则是穿着长袍，卷着袖口的中年汉子，太阳穴微鼓，眼神颇足，一望可知是两个低一辈的保镖。这几位在院中站定，那中年汉子回身说道：“禀幺哥，就是这位燕朋友！”

瘦小老头儿向着郭璞拱起了手：“老朽常老幺，燕朋友好！”

郭璞忙答一礼，道：“不敢当，幺老好！”

瘦小老者常老幺道：“燕朋友的来意我听说了，只是，燕朋友，彼此都是江湖上混的，燕朋友究竟是何来路，何必……”

郭璞截口说道：“这么说，幺老是不相信我是‘洪门’弟兄？”

常老幺笑了笑，道：“燕朋友高明人，当知信与不信，那无关重要！”

郭璞道：“那么，幺老以为什么才关重要？”

常老幺道：“燕朋友的来意才关重要！”

郭璞道：“幺老，我说过了，我奉双龙头之命，特来拜见贵会大袍哥，有要事面陈，难道这位没禀报幺老？”

常老幺道：“无论大小事，他不敢不禀报，只是，燕朋友要见敝会大哥，究竟要面陈何事，可否请……”

郭璞道：“这个幺老原谅，临行之前，双龙头特别吩咐，务必见着贵会大袍哥面陈此事，对别人……”摇摇头住口不言。

常老幺毫不在意，笑了笑道：“那么也请燕朋友原谅，常老幺在未弄清楚燕朋友来路及来意之前，不敢让燕朋友见敝会大哥！”

郭璞淡淡说道：“那麻烦了，我奉命势必要见着……”

“那容易！”常老幺道：“只要燕朋友表明来路及来意，常老幺立即陪……”

郭璞道：“幺老，我是‘洪门’弟兄……”

常老幺笑而未语。

郭璞道：“看来我是难取信于贵会，幺老不信我是‘洪门’中弟兄，难道说我随便说一个来路，幺老就相信了么？”

常老幺笑道：“我认为像燕朋友这等人物，该不会谎言欺人！”

“是喽！”郭璞笑道：“那么老怎不相信我是‘洪门’弟兄？”

常老幺目光转动，淡然笑道：“燕朋友，光棍眼里揉不进砂子，何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天大的事咱们好商量，我常老幺交你这个朋友！”

郭璞道：“幺老，我的确是……”

常老幺笑容微敛，双眉一轩，道：“没想到燕朋友是这么个小气人，真是令人失望得紧，也许燕朋友缺少盘缠花用，安庆，找你幺嫂拿几个打发这位燕朋友上路！”

那中年汉子尚未签应，郭璞已然大笑说道：“好，好，好！敢情‘哥老会’竟把我当成了冒人名号向人伸手的下九流朋友，幺老真看得起人……”

常老幺淡淡说道：“不敢，你燕朋友……”

郭璞截口说道：“幺老，我不信凭我姓燕的见不着贵会大袍哥，‘洪门’感谢常老么的款待，告辞了！”一拱手，转身行去！

背后常老么未挽留，也没说话！

但面前那麻脸大汉却突然横跨一步，拦住了去路！

郭璞停了步，抬眼说道：“阁下，你这是什么意思？”

麻脸大汉道：“没什么，‘哥老会’并不是那么任人来去的！”

郭璞双眉一扬，道：“那么，以阁下之见？”

麻脸大汉道：“表明身份，说出来意，放你走路！”

郭璞道：“我若是不说呢？”

麻脸大汉冷笑说道：“说不得只好得罪，委曲几天，等查明后……”

郭璞笑道：“我倒要试试‘哥老会’有什么惊人之处，让开！”

抬手一扒，那麻脸大汉未能躲开，被郭璞这一扒，扒的身形晃动，跄踉左撞直出去好几步才站稳！

郭璞连看也未看他一眼，举步行了出去！

在自己门里，如何肯吃这个亏，何况整个“四川”都是“哥老会”的势力范围，麻脸大汉怒喝一声：“姓燕的，你敢上门打人！”

双臂一张，一阵风般恶狠狠地向郭璞背后扑去！

郭璞背后像长了眼，容得麻脸大汉扑近，霍然旋身一拨，麻脸大汉猝不及防，被他拨得身形一转，立刻背向郭璞，郭璞接着又在他背后推了一把，那麻脸大汉一个身形直向里冲去，差点没撞上常老幺！

郭璞笑了：“这就是‘哥老会’的惊人处！”转身要去开门！常老幺怒目大喝：“姓燕的，你站住！”郭璞缩回了手，转过了身，淡然笑问：“怎么，幺老还有什么教言？”常老幺冷哼了一声，道：“你再试试‘哥老会’惊人之处！”

一偏头，背后那两个保镖闪身而出，大步向郭璞走过去，郭璞耸肩摊手，一笑说道：“好吧，就再试试吧！”

迎前两步，走出了廊檐下！

适时，那两个保镖已到近前，一句话未说，抬掌便抓，郭璞哂然一笑，双掌并出，只一翻，便轻易扣上那两个保镖的腕脉，十指微一用力，那两个闷哼矮下了半截。

郭璞笑道：“这就是幺老让我再度的惊人之处？”

双腕一抖，那两个踉跄前冲而回，差点儿没爬下！

常老幺白了脸，道：“燕朋友好身手，我常老幺领教一二！”

他把旱烟袋往中年汉子手里一交，便要迈步！

蓦地里，砰砰然不知谁拍了门！

常老幺一收迈步之势，喝问道：“谁？”

只听门外有人应道：“ 幺哥，是我，大安！ ”

常老幺目中异采一闪，喝道：“ 安庆，开门去！ ”

中年汉子答应一声，脚下尚未动，郭璞已然笑道：“ 幺老，我代劳了吧！ ”

转过身去开了门！

门一开，一名矮胖中年汉子不举步而进，一见开门的是郭璞，不由一怔，旋即道：“ 阁下敢莫是‘ 洪门 ’姓燕的朋友！ ”

郭璞点头说道：“ 不错，正是我！ ”

那矮胖中年汉子二话来说，迈步走了进去，近前向常老幺一躬身，然后附耳向常老低低的说了一阵！

静听之中，常老么脸色连变，容得矮胖中年汉子附耳说完，他立即目光投过，望着郭璞说道：“ 燕朋友面子不小，敝会大哥破例接见，常老幺陪你走一趟！ ”说着，吩咐麻脸大汉看门，然后带着两个吃了瘪的保镖与那安庆及这矮胖中年汉子走了过来。

近前向着郭璞一句：“ 燕朋友，请！ ”

郭璞道：“ 哪里去？ ”

常老幺道：“ 见敝会大哥去！ ”

郭璞道：“ 贵会大袍哥住在什么地方？ ”

常老幺道：“ 到了自知，如今何必问，反正敝会大哥居处不是龙潭虎穴吃不了人，你燕朋友要是怕…… ”

郭璞笑道：“ 姓燕的生平从不知怕为何物，要怕我就不来了，贵会大哥居处便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上一闯！ ”转身当先行出门去！

这份豪气令人心折，常老幺几个面有异色，但都未说话！

常老幺几个带着郭璞走大街，穿小巷，最后又进了一条小巷子，这条小巷子叫“ 青龙巷 ”！

进了“ 青龙巷 ”，又进了一座大宅院的朱漆大门……

这座大宅院的两扉扇朱漆大门敞开着，门口站着两个身穿长袍，英武逼人的中年汉子！

这两个一见常老幺来到，左边那名立即说道：“ 幺哥，大哥在大厅候客！ ”

常老幺没说话，带着郭璞往里行去！

这座大宅院，比常老幺所居大宅院还大，其宏伟，气派，也是常老么居处所难及！

常老幺带着郭璞到了那石阶高筑的大厅之前，大厅前，那石阶上，也站着两个身穿黑袍的中年汉子。

一见常老幺到，立即扬声传话：“ 幺哥及‘ 洪门 ’贵客到！ ”

只听大厅内传出一个苍劲话声：“ 有请！ ”

这两字一传出，厅前那两个立即躬下了身！

常老么带着郭璞进了大厅，这座大厅十分宽敞，没什么陈设，但却连坐带站地共有近二十个人！

那太师椅座位，成八字形，居中高坐着的，是个脸色红润，须发俱霜的胖老头儿！

胖老头儿穿一身紫缎褂裤，手里拿着个鼻烟，模样儿像个富绅，但他那气度神态极其慑人！

他左边四张太师椅上，坐着四个年纪至少在五旬以上，高矮胖瘦不等的

老头儿！

他右边，五张太师椅上却坐着四个老头，年纪也都较常老么为大，最下首的一张椅子空着！

另外，在那胖老头儿的身旁，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獐头鼠目，留着几根山羊胡，满脸奸滑阴诈的瘦高老头儿！

一个则是穿一身大红衣裤，体态刚健婀娜，美艳中带着冷峻，英武中带着妩媚的大姑娘！

在那胖老头儿背后，更一列整齐地站着八名身穿黑色褂裤，打扮利落的中年汉子，个个太阳穴鼓起，眼神十足，一望是八名高手保镖！

进了厅，数十道目光齐集郭璞一身，郭璞昂然迈步，视若无睹，常老幺则急步趋前，向上座胖老头儿躬下了身：“大哥，客人到了！”

敢情这像个富绅的胖老头儿，就是领袖“哥老会”，称霸大西南的“哥老会”大袍哥！

胖老头儿一摆手，道：“幺弟坐！”

常老么应了一声，走到右边那空着的太师椅前坐下！

他坐定胖老头儿一双炯炯眼神落向了郭璞，道：“‘洪门’中的燕朋友，我就是‘哥老会’大哥！”

郭璞微一拱手，道：“见过大袍哥。”

胖老头儿一摆手，道：“看座！”

郭璞淡淡说道：“不必了，大袍哥面前，那有我的座位？好在大袍哥也未另替我设座，我还是站着说话好！”

胖老头儿目中精芒一闪，道：“燕朋友之胆识，是我生平所仅见，如今宾主见面，请表明真身份，直说来意吧！”

郭璞淡淡说道：“大袍哥，我先说明，我不姓燕，也非‘洪门’中人……”

满座色变，唯独胖老头儿平静泰然，他道：“这是我意料中事，请直说！”

郭璞道：“我只是个爱管闲事的江湖人！”

胖老头儿道：“贵姓大名，怎么称呼？”

郭璞道：“姓名无关重要，重要的是我所要管的闲事！”

胖老头儿“哦！”地一声，笑道：“‘哥老会’有什么闲事值得外人伸手？”

“有！”郭璞道：“贵会在大袍哥领导下变了质，违背了当初创会的宗旨！”

“住口！”左边第一张椅子上，那威猛老头儿厉声叱道：“哪里来的狂小子野后生，竟敢批评……”

胖老头儿微笑说道：“二弟，听他说下去。”

威猛老头儿哼了一声，闭口不言。

胖老头儿微笑说道：“年轻人，可否说明白点？”“可以。”郭璞道：“我请问大袍哥，贵会当初创会之宗旨是什么？”

胖老头儿毫不犹豫，道：“行侠仗义，扶弱济倾……”郭璞截口说道：“这是表面上的，暗地里的呢？”胖老头儿脸色一变，犀利目光直逼郭璞道：“驱逐满虏，收复社稷……”

郭璞道：“这是当初创会宗旨，如今呢？”

胖老头儿道：“当初如此，如今如此，传至亿万年而不变！”郭璞淡然

笑道：“真的么？大袍哥！”

胖老头儿脸色微变，道：“自然是真的！”

郭璞笑道：“那么我请问大袍哥，如今这个四川总督岳钟琪属下的‘查缉营’中，全是贵‘哥老会’的袍哥，这怎么说？”胖老头儿脸色又复一变，道：“这你怎么知道？”郭璞淡淡一笑，道：“在座诸位之中，哪一位跟‘神鹰’仇英是朋友？”

站在胖老头儿身右那瘦高老头儿突然说道：“仇老头儿是我的朋友！”

郭璞道：“阁下是……”

胖老头儿接口说道：“这位是我的师爷，兼敝会的文牍！”郭璞“哦！”地一声，点了点头，未说话！

胖老头儿又道：“这么说，是仇神鹰告诉你的？”郭璞点头说道：“不错，事实如此！”

胖老头儿扬了扬白眉，道：“那么不得不承认，确有其事！”郭璞道：“那么我说贵会违背了当初创会的宗旨，并没有说错！”

那位师爷突然说道：“阁下你还是错了！”

郭璞淡然说道：“是么？我愿闻其详！”

那位师爷道：“岳总督是汉人，敝会是为汉人做事！”

“好说！”郭璞道：“那么我请问，他又是为谁做事？”

那位师爷微微笑道：“阁下，那是岳总督自己的事，敝会只知为他做事！”

郭璞道：“而事实上，贵会等于是替满虏效力！”

那位师爷道：“阁下，话不能那么说，就算是，那也是敝会的私事。”

郭璞双眉微扬，淡淡笑道：“贵会为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恐怕这称不得私事。”

那位师爷嘿嘿笑道：“阁下，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为朝廷效力的，不只是‘哥老会’，像军机大臣张，故大将军年，如今的四川总督岳，哪一位不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郭璞微微一笑，道：“阁下不愧是师爷，委实能言善辩，只是，阁下，他们一个个丧心病狂，弃宗卖祖，难道贵会也要跟他们学学？”

满座色变，那位师爷脸色更难看！

郭璞紧接着说道：“恐怕你阁下还不知道年大将军是怎么被害的，为什么被害的，岳钟琪当初又是怎么样的打算？”

那位师爷冷笑道：“故大将军年，是怎么被害的？”

郭璞道：“年大将军暗中向‘丹心旗’主悔了过……”

那位师爷截口说道：“就算是吧，岳总督当初又是怎么打算的？”

郭璞道：“岳钟琪本有起兵举义之心，但见曾、张二位先生是两个书生，毫无长远之计划，也无实力可言……”

那位师爷道：“岳总督明智，事本不可为！”

郭璞道：“什么事可为？弃国仇家恨于不顾之事可为，无羞无耻之事可为？曾、张二先生虽是于手缚鸡之力的书生，尚冒杀身之险来说岳钟琪，诸位俱皆江湖豪雄，难道连个文弱的读书人都不如么？”

满座皆脸红，那位红衣美姑娘面有异色，目射异采！

那位师爷则目射狠毒地道：“看来阁下的脑袋不只一个，命也不只一条！”

郭璞傲然笑道：“那没什么，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我这颗头颅这条命，谁有办法谁拿去！”

那位师爷嘿嘿笑道：“恐怕阁下再有一条性命赔在这儿，也是枉然！”

郭璞冷冷一笑，道：“我明白了，阁下是师爷，这‘哥老会’为满虏所用之事，恐怕完全出自你阁下的好主意！”

那位师爷阴笑说道：“主意是我的，但采纳不采纳，那还得看大哥！”

郭璞双眉一扬，方待再说！胖老头突然说道：“你今天就是为了这事来找我？”郭璞点头说道：“事实如此。”

胖老头儿道：“那么，你要我怎么办？”

郭璞道：“我不能也不敢左右贵会，不过，‘洪门’‘大刀会’‘铁骑帮’甚至于每个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在为匡复大业在抛头颅，洒热血，贵会该怎么办，那全在大袍哥明智抉择！”

那位师爷一旁说道：“阁下，你别忘了螳臂难挡车，卵难击石，岳总督统雄兵；率猛将，镇守西南，‘哥老会’没办法……”

郭璞冷笑说道：“你阁下就算没读过书，也该听人说过古今……”

胖老头儿截口说道：“够了，阁下，假如我不愿意改变现况呢？”

郭璞淡淡笑道：“大袍哥，我说句话你也许不相信，假如大袍哥不愿意改变现况，今天这‘哥老会’就要在江湖中除名！”

此言一出，满座色变，数声叱喝之中，两旁九个老头儿都站了起来，而独胖老头儿坐着未动，他掀眉大笑，道：“年轻人，就凭你？”

郭璞道：“已绰绰有余，难不成大袍哥不信？”

胖老头儿道：“何止不信？只怕在座我这几个兄弟没一个肯信！”

郭璞道：“那容易，大袍哥，贵处院落甚大！”

胖老头儿上身微仰，道：“你敢是有意较量一二？”郭璞点头说道：“正有此意！”

“好！”胖老头儿猛一点头，双目大放异采，道：“年轻人，别的不说，冲着你这份胆识，豪气，‘哥老会’交你这个朋友，年轻人，我这大厅地方也不小！”

郭璞抬眼环扫，微微点头，道：“够是够，大袍哥，容我进一句最后忠言，我不愿……”

那位师爷突然笑道：“年轻人怕后劲不够？”

郭璞双眉微扬，淡淡说道：“看来阁下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是激我还是激大袍哥？”

那位师爷脸色一变，笑道：“年轻人，我想请大袍哥杀了你！”

郭璞笑道：“这才是真心话，阁下，别以为我是充壳子……”

那位师爷道：“那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郭璞道：“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

那位师爷嘿嘿笑道：“那就好！”

胖老头儿突然说道：“年轻人，咱们打个赌……”郭璞道：“大袍哥，你我赌什么？”

胖老头儿道：“咱们三阵定输赢，若赢的是你，‘哥老会’听你的，从今跟着你走，若输的是你，那你……”郭璞截口说道：“我听凭‘哥老会’处置！”

那位师爷神色一喜，那位大姑娘则神色一忧！

胖老头儿摇头说道：“不，年轻人，你的胆识与豪气令我心折，我欣赏你喜欢你，倘若你输了，委曲你，跟在我身边一辈子！”大姑娘忧容尽扫猛

一喜，那位师爷皱了眉！

郭璞看的清楚，道：“大袍哥，那对我来说，未免太便宜了！”大姑娘瞪了他一眼，既气又急！

胖老头儿笑道：“年轻人，跟在我身边一辈子，那滋味并不好受！”

郭璞双眉微扬，道：“既然如此，我答应了，不过我也有个附带要求……”

胖老头儿道：“年轻人，你说！”郭璞道：“将三阵改为十阵，我逐一领教十位的绝学！”

胖老头儿笑道：“年轻人，你怕三阵对你太少？”

郭璞谈淡笑道：“大袍哥错了，不是对我而是对贵会，这十阵之中，只要我有一阵输，我立即听大袍哥的！”

大姑娘大急，但她未开口！那位师爷面有喜色，突然笑道：“年轻人，你是视‘哥老会’无人？”

胖老头儿脸色一变，道：“年轻人，你未免太狂了！”

郭璞淡淡说道：“大袍哥，输赢是我自己的事！”

胖老头儿双目暴射异采，猛一点头，道：“好！年轻人，你比我年轻时还狂，就这么说……”

郭璞扬眉说道：“哪位赐教？”

胖老头儿喝道：“幺弟！”常老幺应声而起，略整衣衫，举步走向郭璞！

郭璞道：“幺老，十阵费时不少，我想彼此无须多说无谓废话！”

常老么一点头，道：“阁下说得是，请发招！”

郭璞道：“非我僭越，实不敢不领么老相让之情，请小心！”抬手，五指一晃向常老么左肩搭去！

常老幺左肩一矮，向右滑步，右边一掌由下而上，闪电一般拍向郭璞左肋，出手之快，令人咋舌！

自然，郭璞头一招不过是虚应故事，用意只是在引得常老幺发招，如今一见常老幺出手，他便真玩艺儿抖手而出，左掌下挥，五指一翻已轻易扣上常老幺左腕脉，一触即松！

扬帆东下

郭璞虽一触即松，常老么却是吓了一跳，左半边身子，猛然一麻，紧跟着他红了老脸！

郭璞淡然说道：“ 幺老承让！ ”常老公竟没能走完一招，满座为之震惊！

大姑娘瞪了美目，那位师爷脸色一变！

胖老头儿则动容喝道：“ 好身手，幺弟回来，九弟！ ”身材跟常老么差不多的老九应声而！

他身材跟常老么差不多，遭遇也跟常老么差不多，勉强走完两招，左肩上被郭璞轻轻拍了一掌！

紧接着，老八三招未毕，衣袖穿洞。老七五招，抱腕而退！老六六招方毕，腿上让人点了一脚！

老四在七招上被点了一指！老三走完八招，前心被抓了一把！老二勉力九招，腋下破洞两处！

每人多一招，半招不差，简直是技惊四座，震慑全厅！大姑娘娇靥上的神色难以言喻！

那位师爷一脸惊骇狠毒之色，目光乱转，似乎想玩什么鬼主意，胖老头儿则神色极其凝重，霍地站起道：“ 年轻人，你的身手是我生平所仅见…… ”

郭璞淡淡笑道：“ 那是大袍哥夸奖，和诸位垂爱！ ”

胖老头儿道：“ 年轻人，别往我兄弟脸上贴金了，动手之前我请教…… ”

郭璞截口说道：“ 大袍哥，十阵过后，我自当奉告！ ”

胖老头儿一点头，道：“ 好，年轻人，就这么说！ ”闪身欺了上去！

一接上手，郭璞则立刻觉出，这位领袖“ 哥老会 ”，称霸大西南的大袍哥，果不等闲，功力至少要比那老二高出两筹，掌力之雄浑，招式之奇绝，称得上武林罕见！

高手过招，迅捷如电，转眼已是九招过去！

在那胖老头儿第十招欲发未发之际，忽听一声狠毒冷笑起自上座，那位师爷狰狞阴狠地忽抬右掌！

郭璞双眉陡挑，大喝说道：“ 姑娘及十位小心！ ”飞起一指，虚空点了过去！

那里大姑娘等刚一怔，那位师爷已闷哼一声垂下右腕，右掌中一把黑砂般物洒落，正好全洒在他自己腿上，惨叫一声，往后便倒！而这里那胖老头儿瞪圆了眼，直望着郭璞呆在那儿！定过神来，那九位只当大哥受伤，大喝一声，人影闪动，齐向郭璞扑了过去！

而这一声大喝也惊醒了胖老头儿，他一挥手，喝道：“ 不得无礼，后退！ ”

那九个，硬生生地一起刹住身形！

胖老头儿望着郭璞，神情肃穆地开了口：“ 南海郭家‘ 震天指 ’，阁下究竟何人？ ”

郭璞身形一震，旋即笑道：“ 大袍哥，十阵输赢未定…… ”

胖老头儿道：“ 不打了，‘ 哥老会 ’从今听你的就是！ ”

郭璞道：“ 谢大袍哥，那么大袍哥不该忘记郭家燕南！ ”

胖老头儿脸色一变直了眼，失声说道：“ 你，你，你是六少…… ”

郭璞抬手扯下了人皮面具，大姑娘那见双目一亮，立即怔住了，他则微微一笑，道：“ 阚老，忘了，顽皮的燕南？ ”

胖老头儿身形一抖，须发俱颤，道：“果然是六少，果然是……天……”老泪一涌，突然跪了下去！他这一跪，满厅一怔，跟着要跪！郭璞忙伸手把他架起，道：“阚老，你这是折煞燕南！”

胖老头儿站了起来，但他一句话未说，反手便向自己天灵拍去，郭璞五指一翻已把他那只手拉了下来，沉声急道：“阚老，你这是干什么？”

胖老头儿分毫动弹不得，悲笑说道：“六少，阚奎还有何颜面见老人家的后人？您还是让我自绝死了吧，免得……”

郭璞正色说道：“阚老，你要这么说，燕南罪孽就大了，要让老人家知道，非活劈了我不可阚老，我还有话说！”

胖老头儿阚老苦笑说道：“六少，您何不早说！”

郭璞笑道：“我要早说了，还能领教诸位的绝学么？”

那九个都红了老脸，阚奎道：“六少，是老人家派您来……”

郭璞摇头说道：不，阚老，是我自己跑来的！”阚老讶然说道：“武林中多年未见……”

郭璞笑道：“阚老，你知道今天这‘成都城’中，来了个要押解入犯进京的郭璞？”

阚奎忙点头说道：“我知道，敢莫六少就是为他而来？”

郭璞摇头笑道：“不，阚老，郭璞就在眼前！”

此言一出，全厅大惊，阚奎一怔直了眼，半晌始诧异欲绝地道：“怎么，六少您就是那郭……”

郭璞点头笑道：“阚老，说来话长，让我先料理了那位师爷之后，待会儿咱们再坐下好好儿谈，行么？”

有了这句话，大伙儿才想起了师爷，忙转头回顾，那位师爷脸色乌紫，嘴角渗血，敢情……阚奎神情一震，道：“六少，他爵舌自绝了！”

郭璞点了点头，道：“不只是嚼舌，而且还咬碎了预藏口中的毒药……”

顿了顿，接道：“阚老，此人是何来历？”

阚奎道：“五年前在街上碰见的，我见他是无所不通，足智多谋的人才，所以把他拉进‘哥老会’……”

郭璞道：“这一拉，阚老差点把自己也拉进去！”

阚奎刚一怔，郭璞已走过去探手摸向那位师爷腰间，一翻腕，取出一物，平托掌上，道：“阚老请看，这是什么？”

敢情那是块“血滴子”腰牌！

群情震动，阚奎勃然色变，道：“原来他是‘血滴子’，怪不得……”倏地住口不言！

郭璞却留了意，道：“阚老，怪不得什么？”

阚奎满脸羞愧地说道：“稍时容我详禀！”

一挥手，向着那八个保镖喝道：“把他抬往后院埋了！”

那八个之中两名应声而出，弯腰要抬！

郭璞及时说道：“碰不得，两位最好找付皮手套戴上再抬他，他身上那些铁砂淬了毒，一粒足致人于死！”

那两个一惊忙缩回了手，阚奎摆手说道：“去找付手套去！”

那两个应声而去，这里阚奎为郭璞介绍了他几兄弟，自然，那全是“哥老会”辈份高的首脑人物！

那是，老二莫冲，老三杜子惠，老四师震，老五边千，老六穆和，老七高泰，老八金风，老九艾布，老么常飞，最后阚奎向大姑娘抬了手：“秀姑，过来见见六少！”

红衣大姑娘阚秀姑红了娇靥，垂下螓首，近前福了一福：“见过六少！”

郭璞忙还一礼，道：“不敢当，阚老，这位是……”阚奎道：“十几年前收的螟蛉义女，十八九的大姑娘了，既不懂事又像个野小子，六少以后……”

阚秀姑那张脸好红，郭璞忙道：“阚老，没那一说，我当年如何？”

阚奎笑了，道：“六少是第一个帮她说话的人！”

阚秀姑那双既黑又亮的美目，向着郭璞投过深深一瞥。

郭璞心头一震，忙移开目光！

适时，那两个保镖进来抬走了那位师爷！

于是，阚奎命大伙儿入座，却把自己的座位让给郭璞，郭璞如何肯受，几经推让，郭璞坐在了左首。

坐定，阚奎肃容说道：“六少，阚奎还没问老人家安好！”

郭璞点头说道：“他老人家安好，只是近年来懒得过问江湖事了！”

阚奎叹道：“老人家当年纵横宇内，叱咤风云，与胡傅家并称，何等英雄，只可恨那胤祯当年……”（有关郭、胡、傅三家事请看拙作‘丹心录’）摇头一叹，道：“阚奎该死，当年要不是老人家，哪有阚奎的今日？今日的阚奎却辜负老人家大恩，竟为满虏所用……”（有关阚奎之当年，也见于拙作‘丹心录’中）

郭璞道：“我却以为阚老必有苦衷！”

阚奎一叹说道：“六少，阚奎如今只有以这点苦衷，来为自己说话了！……”抬手一指阚秀姑，接道：“六少，你看秀姑这丫头，可有什么病？”

阚秀姑娇靥一红，垂下螓首！

郭璞目光一凝，随即挑起双眉，道：“阚奎，阚姑娘脸色白里微微泛青，莫非……”

阚奎点头说道：“这丫头中了一种慢性之毒……”

郭璞道：“我明白了，是适才那‘血滴子’……”阚奎点头说道：“正是那匹夫，起先秀姑每隔五日发狂一次，那匹夫给她点药吃吃就好了，我可是一直被蒙在鼓里，只当秀姑是天生的疯症，及至后来那匹夫劝我投在岳钟琪手下，我没有答允，他才露了狰狞面目，说是岳钟琪派来的，并以秀姑的性命威胁我，我才明白，如此……”

摇头一叹，道：“阚奎，这是满虏的一惯伎俩，不能怪你！”阚奎道：“谢谢六少……”

郭璞突然说道：“阚奎，阚姑娘的病可仍是隔五日一狂？”阚奎点头说道：“正是，多年来都是如此！”

郭璞眉锋一皱，道：“阚奎可见过阚姑娘服用的解药？”

阚奎点头说道：“见过，那是一些红色丸药！”

“好！”郭璞一点头，道：“阚老先派个人在那匹夫的身上或住处搜一搜，把解药搜出来，每五日给阚姑娘服用一颗，等我回去后，我再想办法向大内找那根除之药，差‘洪门’中人专程送来！……”

阚奎忙道：“谢谢六少，谢谢六少！”

说着忙支一名保镖去办此事！

适时，阚秀姑猛抬螓首，道：“六少，大恩我不谢了！”

入目那异样目光，郭璞心头为之一震，忙道：“阚姑娘这是什么话，冲着当年那份儿交情我也应该！”

阚奎一旁说道：“六少，阚奎屡受大恩……”

“阚奎！”郭璞截口说道：“怎么你也来了？”

阚奎赧然一笑，道：“六少，阚奎不说了，从今天起，我撤回‘哥老会’在‘查缉营’的所有人手……”

“不！阚奎！”郭璞摇头说道：“仍旧这么干下去，不必撤回！”

阚奎呆了一呆，道：“六少，这是为何？难道您不能宽恕……”郭璞摇头说道：“阚老，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阚奎目中异采一闪，道：“六少，我明白了，您是要我……”

郭璞道：”明白了就好，只是千万留心那位统带，此人不好应付！”

阚奎点头说道：“我明白，六少，此人阴狠毒辣，狡猾奸诈，的确是个难对付的人，不过没关系，必要的时候我会弄了他，只是，六少，‘哥老会’良莠不齐，这么多年了，难免会有些人……”

郭璞道：“我明白，这是难免，对于这些人，那就看阚老了！”阚奎双眉一挑，道：“六少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常老幺突然说道：“六少适才说起年羹尧，使我想起一件事，六少在京里‘顺来楼’上独退虬髯公师徒三个，救了年羹尧及贝勒海青，而后又有人阻拦邹太极，那莫非……”

郭璞道：“阻拦邹太极的也是我！”

常老幺道：“这么说来，那年羹尧真是有心……”

郭璞点头叹道：“无论怎么说，他是个值得敬佩的人物，可惜我晚胤祯一步，白白毁了一位英豪虎将……”

接着就把他劝说年羹尧反正的经过说了一遍，一直说到了年羹尧被害，海贝勒一怒闯宫！

听毕，在座群豪莫不动容感叹！

阚奎说道：“六少，那么岳钟琪此番……”

郭璞截口说道：“曾、张二先生来说岳钟琪的时机很对，岳钟琪眼见以年羹尧的功劳权威尚且不免，感于已身之危，本有反正起兵之意，可惜曾、张二先生与人的印象是秀才起事，难有大成，所以岳钟琪改变了主意！”

阚奎道：“那么现在再劝，您看不行么？”

郭璞摇头说道：“不行了，时机已过，岳钟琪的心已向……”

莫老二突然说道：“那么，六少，咱们弄了他！”

郭璞摇头说道：”不，此人跟年羹尧一样，是个不可多得的奇豪将才，我要再等待有利的时机说服他！”

莫老二默然未语！

阚奎道：“六少，您真要押曾、张二先生进京？”郭璞点头说道：“不错，不过，大内我已打通了门路，他两位容或有惊，但绝无险！”

常老幺道：“那六少何不在半途把二位……”

郭璞淡淡笑道：“那样我就没法回去了，就是能回去也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了！”

“说得是！”阚奎点头说道：“只是，六少，恐怕您这一路的凶险……”

“那是在所难免！”郭璞笑了笑，道：‘大刀会’‘铁骑帮’‘洪门天地会’，还有四海八荒，三山五岳的忠义豪雄，都在‘潼关’一带等着我呢！”

阚奎道：“那么您……”

郭璞道：“我就是拼着这条命也要使曾、张二先生安全地抵京！”

常老幺道：“六少何不表明身份？”

郭璞摇头说道：“我不愿让太多的人知道我，况且，只一表明身份，便再能有所拼斗，那也不够逼真了！”

常老幺点了点头，默然未语！

阚奎说道：“六少，您怎会突然……”

郭璞笑了笑，道：“阚奎，我是受一个人的委托！”阚奎忙道：“是谁委托了六少？”

郭璞道：“苦大师！”

此三字一出，满座肃然，阚奎猛然一震，惊喜道：“这么说来，六少该是那位‘丹心旗’主了？”

郭璞点头道：“正是，阚奎！”

阚奎慌忙离座而起，郭璞忙道：“阚奎，你可别再……”阚奎肃容说道：“六少，礼不可失！”

说着，率众拜下，一拜而起。

郭璞趁答礼之势，跟着站了起来，道：“阚奎，天色不早，我该走了。”

阚奎忙道：“六少，您怎能走？好歹也在我这儿盘桓两天！”

郭璞摇头说道：“阚奎，不行，那会引岳钟琪起疑！”阚奎迟疑了一下，道：“那……六少在这儿吃过晚饭……”

郭璞笑道：“不了，阚奎，那也不行，我跟海贝勒的两个护卫约好了，上灯时在‘蜀中客栈’前见面，别让他们久等我不到，又惊师动众，到处找我。”

阚奎道：“既然如此，我不敢再留六少，他年六少返家时，他人家面前，请代我请个安，还有几位少爷！”

郭璞点头笑道：“这我做得到，阚奎，记住一点，往后万一有什么困难，托‘洪门’中人尽快地给我送个信儿，我会替你解决的！”

阚奎道：“谢谢六少……”

郭璞转望阚秀姑，大姑娘她一脸惆怅黯然之色！

郭璞心头震动，忙笑道：“姑娘请放心，不出半个月‘洪门’中人一定把解药送到！”

阚秀姑道：“谢谢六少，六少什么时候再来‘成都’？”

郭璞强笑摇头，道：“那难说，姑娘……”

阚奎突然说道：“傻丫头，想见六少还不容易，等六少大功告成之后，爹送你到老人家面前去，包管你天天见六少！”阚秀姑美目中异采一闪，红了娇靥，垂下螓首！

郭璞忙道：“阚奎说得是，我走了，不方便，诸位都别送，还是让我自己走吧！”说着，他拱起了手！

阚奎忙道：“既然如此，阚奎不送了，六少一路顺风！”

阚秀姑倏抬螓首，美目中泪光隐现，也道：“六少走好，我不送了！”

于是，在“哥老会’君群珍重声中，郭璞走了！

群豪虽说不送，到底仍送出了大厅！

郭璞出了这位“哥老会”大袍哥的居处，然后戴上面具出了“青龙巷”，如所约地在上灯之际到了“蜀中客栈”！

他到了“蜀中客栈”的时候，海腾、海骏已牵着三匹坐骑，在客栈门口等着了，一见郭璞来到，忙上前见礼：“郭爷，您来了！”

郭璞含笑点头，道：“怎么样，二位，玩的好么？”

这一问，问得海骏眉飞色舞，道：“乖乖，甭提了，这‘成都’要比京里好玩儿多了……”

郭璞道：“那你错了，‘成都’比不上京里，只因为京里的地方你玩儿腻了，还有些好地方围在‘紫禁城’里进不去，所以……”

海骏一摇头道：“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张献忠的‘七杀碑’，京里就没这玩艺儿！”

“废话！”海腾一旁插口说道：“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备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陶然亭’旁的香冢，‘成都’有么？”

海骏一怔，红了脸，哑了口！

郭璞笑道：“行了，二位，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名胜古迹，要是每个地方的名胜古迹都一样，那就不必周游天下了！”

摆了摆手，道：“天色不早，别让人等得焦急，咱们走吧！”顺手拉过了缰绳！

适时海腾问道：“郭爷，有收获么？”

郭璞点头说道：“有，不大，咱们边走边谈！”

于是，三人翻身上马，向“总督府”驰去！

马行徐缓，行走间，郭璞把他进“哥老会”的经过，概略地说了一遍，当然，那改了不少！

听毕，海腾道：“郭爷，这么说，‘哥老会’很可靠了？”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岳钟琪这个人是不等闲，他能把偌大一个帮会组织收为己用，而且他们服服贴贴，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

海腾道：“也许沾光他是个汉人！”

郭璞点头说道：“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绝不是唯一的原因，他的才干不能抹煞，只怕他将来的成就不会比年爷差！”

海骏嘴快，摇头说道：“年爷成就大又如何，丰功伟业到头来落个这般下场，人不能太能干了，否则会招来……”

海腾瞪了他一眼，他却还以一瞪，道：“怕什么？我才不怕呢，大不了掉颗脑袋！”

海腾道：“你有几颗脑袋？”

海骏道：“一颗，多了就不稀罕了！”

郭璞笑道：“海骏，错了，多了那是大稀罕！”

海腾跟海骏都笑了！

郭璞却接着说道：“你两个都没错，除了该学海爷外，还该学点谨慎，像海爷，谁提起谁敬佩，但在朝廷又能落到什么？”

海骏道：“郭爷，您知道，爷是什么都不求的！”

郭璞道：“话虽这么说，但却令人不能不为海爷扼腕叫屈！”

海骏扬眉说道：“其实，郭爷，我几个哪一个不暗地里愤慨不平？海爷自进宫伴驾以后，大内一直平安无事，天知道这是谁的功劳！”

郭璞道：“可就因为海爷不擅做官，到头来落个一场空！”

海骏猛一张嘴，但地他又改口说道：“郭爷，不说了，再说我就想杀人了！”

郭璞笑道：“那你还是别说的好！”

于是，这三位全默然了……

须臾，马抵“总督府”，“总督府”的两名亲随早候在了门口，一见三人回来，忙迎下石阶，一个说道：“三位可回来了，再不回来大人就要派人去找了！”

郭璞一边下马，一边问道：“怎么，岳总督有事儿么？”

“没什么！”那名亲随道：“大人只是着急，已候驾多时，三位快请进去吧！”

说着，接过三人手中的缰绳！

郭璞一声有劳，领着海腾、海骏走进了“总督府”！

甫到前院，只见岳钟琪一身便装，正背着手在青石小径上来回走动，的确显得很焦急！

听得步履声，他猛然抬头，神情顿时一松，举步迎了过来，边走边笑道：“三位终于回来了……”

郭璞近前笑道：“让总督挂心久等，我很不安！”

岳钟琪笑道：“那什么话，既然回来了就行，郭总管恐怕不知道，这多日子来，‘成都’令人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

郭璞含笑说道：“可以想象得到，不过四川一地俱在‘哥老会’势力范围之内，别的江湖人恐怕难以活动！”

岳钟琪摇头说道：“那要看什么江湖人了，身手高明的，‘哥老会’仍没办法应付，再说，‘哥老会’里也有不少顽固份子！”

郭璞”哦！”地一声，道：“是么？”

岳钟琪淡淡说道：“怎么不是，有很多人不是出真心地为我效力！”

郭璞道：“那怎么会？‘哥老会’既为总督所用，那表示他们的大袍哥点了头，既然大袍哥点了头，谁还敢……”

岳钟琪笑了笑，道：“大袍哥的那个头，点得很勉强！”

郭璞“哦！”地一声，道：“这怎么说？”

岳钟琪道：“为了他‘哥老会’的本身，他不得不点头！”

不知他是不知道，还是不愿深说！

郭璞点了点头，道：“说得是，他是得为他‘哥老会’的本身安危着想！”

岳钟琪笑了笑，突改话题：“怎么样，三位玩的好么？”

郭璞点头笑道：“还好，海爷这二位护卫还直说‘成都’比京里好呢！”

岳钟琪“哦！”地一声，转注海骏，笑问道：“是么，二护卫？”

海骏赧然笑道：“这是我一人儿的看法，郭爷跟海腾全不赞同！”

岳钟琪笑了，摇摇头，道：“真没想到还有人说‘成都’好，也许是我待久了……”

忽地抬眼说道：“不过，川味闻名天下，四川的‘辣椒豆瓣酱’倒很不错！”

一句话听得郭璞三个都笑了！

笑声中，岳钟琪忽又说道：“三位要不要带点土产回去？如果要的话，待会儿我派个人为三位办妥了，明天一早恐怕来不及！”

郭璞沿尚说话，海骏已抢着说道：“那敢情好，带回去送人情，免得让他们说咱们一趟四川玩的舒服什么都不带不够意思，再说，那几个也爱吃辣的，大葱大蒜吃腻了，换换口味也好！”

这一句，听得又都笑了！

郭璞翻了海骏一眼，道：“你倒会拿别人的银子送人情！”

海骏脸一红，岳钟琪已然笑道：“小意思，几坛子‘辣椒豆瓣酱’还透不了支！”

笑声中，他唤来了一名亲随交待了！

望着那名亲随应声而去，郭璞笑顾海骏，道：“这下好，看你到时候是顾犯人还是顾酱！”

海骏红着脸笑道：“鱼与熊掌，我两样都顾，必要的时候我拿坛子当暗器，也让他们尝尝闻名天下的四川‘辣椒豆瓣酱’！”

一句更逗人，几人哈哈大笑！

笑声中，岳钟琪忽道：“三位来的时候，可曾碰见可疑的人？”

郭璞笑道：“岂止可疑，简直就明目张胆，指明了要劫人犯！”

岳钟琪双眉一扬，道：“好大的胆子，郭总管可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

郭璞笑道：“多得很，什么‘洪门天地会’、‘大刀会’、‘铁骑帮’，还有三山五岳，四海八荒的英雄好汉，齐全得很！”

岳钟琪眉锋微皱，点头说道：“那就不会有错了……”

郭璞微愕说道：“怎么，莫非总督有所……”

岳钟琪点头说道：“我已接获密报，巫山、大巴、米仓一带，连日来到了不少江湖人物，他们都潜伏在山中等候三位路过！”

郭璞扬眉笑道：“敢情已封锁了出川之路……”

岳钟琪道：“所以我预备派人护送三位……”

郭璞摇头说道：“多谢总督，不必再烦劳别人了，在四川境内有总督麾下的‘哥老会’沿途照应，谅不会出什么乱子，一旦出了川境，‘哥老会’的势力也就不够了……”

岳钟琪道：“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不敌人多，三位就是这么三个人……”

郭璞淡淡笑道：“总督练军是否要求部属以一当百？有道是，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人多并不一定好办事，再说我也估量过三个人足够应付一切，否则我就多带人来了！”

岳钟琪笑了笑，道：“郭总管该是位高明将才，既如此，我就不勉强了，我饭已为三位预备好了，三位吃过饭后请早安歇吧！”

郭璞含笑拱手，道：“多谢总督！”

岳钟琪含笑一句：“别客气，这是最起码的招待，三位上差莅临，我总不能连饭都不管！”说笑着，他陪着三人往大厅行去！

饭后，三人辞出大厅，径回偏院住处，回到了住处后，海骏便要忙着洗脸洗脚！

郭璞笑道：“海骏，你这么忙干什么？”

海骏一边打水，一边说道：“睡觉呀，明儿个还要起早……”

郭璞笑道：“谁说要睡觉，谁又说明天要起早？”

海骏一怔站直了腰，道：“郭爷，难道一夜不睡坐等天明？”
郭璞道：“谁说的，真要那样，你吃得消么？”
海骏又一怔，道：“那您是什么打算？”
郭璞笑了笑道：“如今别问，等你要的‘辣椒豆瓣酱’买回来后再说！”
海腾一旁笑了，海骏红了脸，一瞪眼，道：“笑什么，等回去后你就别吃！”
海腾道：“怎么，你不给吃？”
海骏道：“当然不给，瞧你那没事人儿似的，好像就我一人口馋！”
海腾笑道：“那可不是么？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海骏一点头，道：“不错，我馋，你更别想吃了！”
海腾笑道：“不给吃没关系，我偷，要不出了川境一有惊兆我就用坛砸，全便宜他们，咱们都别吃！”

郭璞笑了转个身和衣躺在了床上！
海骏有点哭笑不得，狠狠地瞪了海腾一眼，不再说话，搬张凳子过来，往那儿一坐，烫起了那双大脚丫！
“总督府”人办事能力不差，初更不到，土产办来了，整整十小坛“辣椒豆瓣酱”全送到了偏院！
谢声中，郭璞送走了那名亲随！
望着那十坛土产，海骏喜得打转，咧着大嘴直乐：“乖乖，这趟四川没白来，回去够吃三个月的……”
海腾一旁插口说道：“当然，跟着郭爷走，那还有错？海骏，下次再有这种事儿，你去不去？”
海骏一个劲儿的点头，道：“去，去，去，当然去，只是，哪儿去？”
海腾道：“江西萍乡！”
郭璞想笑，但他忍住了！
海骏一怔道：“江西萍乡？到那哪儿去干什么？”
海腾道：“也是押犯人，萍乡出煤，你可以拣一百袋回去啃，那够你吃半年的！”
郭璞忍不住了，海骏明白了，红着脸大叫一声：“好小子你敢冤我！”
他抬手便抓，海腾则往哪十个罐子后一躲，道：“海骏，打吧，砸了坛子我瞧你吃什么！”
海骏一惊，忙缩回了手，跳着脚要骂！
郭璞及时说道：“够了，二位，再要闹下去，明天人家‘总督府’的人，就全没大牙了，你二位忍心让人家说话跑风？”
那两位都笑了！
沉默了一会儿，海骏忽道：“郭爷，如今可以睡觉了吧？”
郭璞尚未说话，海腾一旁又插了嘴，道：“可以，只是，你睡得着觉么？”
海骏道：“我为什么睡不着？”

海腾道：“怕人偷你的‘辣椒豆瓣酱’呀！”
海骏又瞪了眼，只是这回他没动手，道：“海腾，看来这趟四川你来坏了！”
海腾道：“怎么说？”

海骏道：“在府里你沉默寡言，一本正经，也最庄重，怎么如今……”
海腾道：“那怨不得我，老实说，我只怕吃不到‘辣椒豆瓣酱’！”
海骏一怔，郭璞笑道：“这才是实话！”
海骏也笑了，三人阵阵欢笑，有乐儿便逗，一团高兴，哪像要押犯人上路，马上就要冒那千里风险呢？
这一闹，直闹到了近三更，“总督府”的灯火，一点一点的熄灭了，整座“总督府”也越来越静了。
海骏突然说道：“郭爷，如今可以睡了吧？”
郭璞皱眉笑道：“你怎么老想睡？不行！”
“天！”海骏苦着脸道：“您要熬鹰么，郭爷？”
郭璞忽地自床上一跃而起，笑着说：“我出去一下，等我回来才准睡！”
海腾、海骏俱皆一怔，海骏道：“您这时候要出去？上哪儿去？”
郭璞道：“找岳总督聊聊去！”
海腾、海骏又一怔，郭璞已飘然出了门！
郭璞一出偏院，便碰见个值夜的亲随，他向郭璞一哈腰，含笑打了招呼：“郭总管还没睡？”
郭璞道：“没有，总督安歇了么？”
那名亲随摇头说道：“我在前院值夜，不知道，怎么，您有事儿？”
郭璞点了点头，道：“我想见见总督，可否麻烦为我通报一声？”

那名亲随迟疑了一下，旋即点头，道：“您请等会儿，我这就去通报！”
说着，他向郭璞哈了个腰，转身急步走向后院！
郭璞，则负手欣赏起了“总督府”的夜景！
须臾，步履响动，那名亲随快步走了出来，近前哈腰说道：“郭总管，大人还没安歇，现在书房候驾，请跟我来！”
转身又往后院行去！
郭璞谢了一声，举步跟了上去！
一路所经，常可看见那一队队挎刀巡夜的亲兵！
在各处路口或暗隅里，也可看见负责禁卫的挎刀亲兵，禁卫之森严，如临大敌！
后院中，画廊尽头，那靠东的一间，灯光犹外透，四周除了跨刀的亲兵外，更有那藏着兵刃的亲随。
想必，这就是总督岳钟琪每日批阅机要的所在：书房！
果然不错，那名亲随领着郭璞就是往那儿走！
甫近，那名亲随扬声说道：“郭总管到！”
只听书房近处有人说道：“大人有请！”
说话间已到书房门口，人影闪动，岳钟琪已到了门边迎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身穿长袍，拖着发辫的瘦老头儿！
郭璞近前拱起了手：“打扰总督公务！”
“好说！”岳钟琪含笑让客，道：“没什么事，睡不着，跟田师爷闲聊！”
容得郭璞进了书房，他向着那瘦老头儿道：”子瞻，这位便是京里来的贝勒府郭总管！
那老头儿忙拱起双手：“田文坡见过郭总管！”
郭璞连忙还礼，岳锺琪又道：“郭总管，这是我的师爷，田文坡，号子

瞻！”

师爷，那是理机要文牍的“总督府”幕僚长！

郭璞忙又客套寒暄！

落了座，亲随送上了茶，岳钟琪始道：“怎么，夜已良深，郭总管还没睡？”

郭璞道：“是的，有件事特来跟总督商量一下！”

岳钟琪道：“什么事耽误了郭总管的睡眠？”

郭璞道：“我想现在向总督提犯人，即刻启程返京！”

岳钟琪一怔，道：“怎么，即刻押犯人启程返京？”

郭璞点了点头，道：“不错！”

岳钟琪讶异地望了望郭璞，道：“郭总管何急于一夜？”

郭璞笑了笑道：“这是朝廷重犯，郭璞不敢轻忽大意，所以要突然改为今夜提前启程，我想用不着我多说，总督明智……”

岳钟琪点头说道：“我明白，郭总管高明，这全在郭总管，我这就请子瞻陪总管去提犯人……”说着，他起身走回书桌！

郭璞道：“谢总督！”

岳钟琪道：“别客气，这是公事！”

说着，他写了一纸手令，盖了印信，交给了田文坡！

田文坡接令在手，岳锺琪转望郭璞随口问道：“郭总管准备怎么个走法？”

郭璞笑了笑，道：“由来路而回，比较近一点！”

岳钟琪点了点头，道：“说得是……”转注田文坡，道：“子瞻，你陪郭总管去一趟吧！”

田文坡应了一声，向郭璞含笑摆手，道：“总督，我告辞了！”

岳钟琪道：“我不陪郭总管了，待会儿我在前院恭送！”

郭璞一句“不敢当”，跟着田文坡行了出去！

田文坡带着郭璞出了书房，穿过画廊，直往后行去！

行走间，郭璞问道：“田师爷，很远么？”

田文坡忙道：“不远，就在后面！”

须臾，到了“总督府”后院的最后处，那儿没房子，一片空旷的草地上，却矗立着一座假山！

而，这假山四周不远处却站着好几名挎刀的亲兵，另外还有一名戴着顶子的武官！

郭璞立即明白了八分！

那武官一见田文坡到，急步趋前打千，道：“卑职见过师爷！”

田文坡一摆手，道：“大人有令，着提押犯人进京！”

说着把那纸手令领递了过去！

那武官忙伸双手接过，仔细地看了盾，然后说道：“请师爷稍候！”

哈腰而退，至假山边，伸手拉了拉一根状如山藤之物，未几，那假山一块五尺见方的石块突然内陷，现出一个微透灯光的洞穴，随见又一名挎刀武官低头钻了出来！

这名武官伸手递过了手令，道：“大人有令，着即刻提押犯人进京！”

那名武官看了看手令，随又钻回假山中！

须臾，步履响动，那名武官手里捧着一本簿子，还拿着笔，又钻了出来，这回，他身后跟着四个人，那较前的两个，是一个略嫌瘦削的白衣中年文士，长眉细目，白面无须，满脸正气，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概！

另一个，则是较为胖一点，年纪跟白衣文士差不多的青衫文士，他肤色略黝黑，浓眉大眼，那文质彬彬的书卷气中，还带着点勃勃英气！

他两个，衣衫整洁，神情爽朗，根本不像被囚的重犯，是既没脚镣，也不见手铐！

唯一的扎眼处，便是他两个都剪了发辫，一身前明装束，在当今看来，称得上不怕死的“狂生”！

他两个一出来，没看任何人一眼，只听那白衣文士道：“熙兄，咱们又重见天日了！”

那青衫文士笑道：“蒲泽兄，今夜好月光……”

郭璞不禁暗暗点头，却也暗暗皱眉！

适时，那武官近前施礼，双手捧上笔簿，道：“请师爷签收！”

田文坡转望郭璞，道：“郭总管请！”

郭璞笑了笑，道：“田师爷，请稍候片刻！”

话落，转望那两位，道：“二位之中，哪位是曾先生？”

只见那白衣文士昂然说道：“我就是曾静曾蒲泽！”

郭璞点了点头，转望另一个，道：“这位想必就是张先生了？”

青衫文士毅然点头，道：“不错，我就是张熙！”

郭璞淡然一笑，收回目光，签了收，然后又道：“二位，请跟我走吧！”

那两位都没动，只听曾静说道：“你是什么人？”

那名武官突然喝道：“狂生大胆，这位是……”

曾静回目叱道：“你神气什么？你不过一名鹰犬……”

那名武官勃然大怒，方待叱骂，郭璞一摆手，道：“不得跟两位先生无礼！”

那名武官立即弯腰垂下头去！

曾静“哈！”地一声，道：“熙兄你看，十足地摇头摆尾奴才相！”

那名武官要抬头，但抬一半又垂了下去！

郭璞淡淡说道：“二位先生读书人，何必跟粗鲁武夫一般见识？”

曾静点头笑道：“你说的对，何必跟这些粗鲁武夫一般见识？你是……”

郭璞道：“由京里来的，如今要护送二位上京去！”

曾静一怔，旋即哈哈大笑，道：“好啊，熙兄，听见了么？咱们要到京里去了，正好，这么一来，一可拜祭先皇帝，二还可当面骂骂胤祯……”

田文坡等俱皆色变，郭璞则淡淡笑道：“那是二位的事儿，我则只管护送二位上京，请吧！”

说着，侧身摆了手！

曾静未动，道：“敢莫让我二人步行北上？”

郭璞笑了笑，道：“若为拜祭先皇帝，便是膝行至京又何妨？”

曾静猛一点头，道：“这句话颇可我心，熙兄，咱们走！”一拉张熙，并肩向前行去！

郭璞迈步跟了上去，田文坡也连忙举了步！

到了前院，岳钟琪已等在了那儿，一名亲随拉着三匹坐骑，站在他身后，敢情都准备好了！

郭璞上前见礼，岳钟琪还礼之后，笑顾曾张二人道：“今夜二位上京，岳钟琪特来送行，由于这位郭总管决定太以突然，恕我没办法为几位设酒饯行了！”

曾静道：“岳钟琪，曾静、张熙死不足惜，只可惜了华夏社稷，大好河山，岳钟琪，你深夜扪心自问，想想看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及汉民族父老兄弟中的哪一位！”

郭璞双眉一挑，要说话！

岳钟琪摆手拦阻，笑道：“郭总管，这种骂我听过已不只一次，随他吧！”

曾静冷笑说道：“你本就麻木不仁了！”

郭璞望着曾静道：“徒逞口舌，我不知那有什么用……”

随即转望岳钟琪，道：“岳总督，看来我不能多停留了……”接过三匹坐骑，向着那名亲随，道：“麻烦到偏院叫他两个一声，让他们带东西，就说要走了！”

那名亲随应声而去！

未几，海腾、海骏背着简单行囊，一人抱着五个罐子，快步奔了出来，那名亲随则跟在身后！

近前，海骏叫道：“郭爷，怎么回事儿？怎么现在就走？”

郭璞笑道：“所以我不让你睡觉，快把东西装好，咱们上路了！”

海腾、海骏没多说，走近坐骑便装东西！

岳钟琪一旁说道：“我已替三位另预备了三匹健马……”

“多谢总督，不必了，这三匹坐骑两匹让与二位先生乘坐，另一匹则驮东西，足够用了！”

岳钟琪道：“那么三位……”

郭璞道：“我三个步行，必要的时候在路上买三匹马就行了！”

岳钟琪点了点头，道：“既如此，我不便相强了！”

这里说着话，海腾海骏那里已绑好了东西！

郭璞一声告辞，带着人马行了出去！

出了“总督府”大门，在岳钟琪等人一路顺风声中，曾静、张熙双双上了马，五人三骑走了，渐去渐远，转眼间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这五人三骑刚走，一条人影掠出了“总督府”，飞闪不见！

如由来路而回，该出北门，而郭璞却带着人马走向了东门，海腾忍不住诧异地问道：“郭爷，咱们走错了吧？”

郭璞道：“怎么错了？”

海腾道：“这条路日间我两个走过，是往‘锦江’去的！”

郭璞淡淡笑道：“那就没有错，城外风景，首推‘锦江’，我要看看去，顺便再看看‘回澜塔’及薛涛故里等处！”

海腾纳了闷，但他未多问！

却听马上曾静说道：“你是要走水路？”

郭璞点头说道：“是的，曾先生，这样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麻烦！”

曾静冷笑说道：“好心智，到处皆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你躲不开的！”

郭璞笑了笑道：“曾先生，到时候再看吧，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并一定个个如二位，这，二位该明白！”

曾静道：“所以言之令人痛心！”

郭璞淡然说道：“无论任何事，单凭口舌之言，是没有用的！”

曾静呆了一呆，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郭璞道：“曾先生是学问高深，满腹经纶的读书人，难道还要我多解释么？”

曾静讶然说道：“你是说……”

郭璞道：“曾先生自己去想想吧！”

曾静闭口不言，疑惑地望着郭璞，一眨不眨！

未片刻，到了江边，昏暗月色下，一水若带，横于眼前，这就是四川著名的“锦江”了！

此际的“锦江”两岸，空荡寂静，只有江水汩汩东流，微涛拍岸，别的听不到一点声息！

那江边，停泊着几艘双桅大船，都熄了灯火，看上去黝黑数堆，静静地浸沉在夜色里！郭璞当即吩咐海腾，道：“海腾，挑一艘好船，叫醒船家，告诉他们咱们包他的船直放‘江宁’，开价多少随他！”

海腾应了一声，举步行近江边！

他挑了一艘不算顶大，但算顶好的船，站在船边叫了半天，才从船舱中叫出一个睡眼惺松，衣衫不整的老头儿，江风颇大，听不清他跟那老头儿都说了些什么，只见他指手划脚跟那老头儿说了好半天，那老头儿才点了头！

海腾随即转了回来，近前说道：“上船吧，郭爷，讲妥了，一百两银子，一个不能少！”

海骏失声叫道：“一百两，他是穷疯了，还是存心敲竹杠？”

海腾道：“管他是哪一样，他点了头就算不错，他说他的船只到‘五江’，我说了半天他才答应往‘江宁’去！”

海骏道：“雪花花的白银子一百两，他当然去！”

郭璞一旁拦过话头，道：“一百两就一百两吧，水上生涯艰苦，挣几个钱不容易，咱们不缺这区区百两银子，何必跟他们斤斤计较，上船吧！”

于是，一行五人三骑，鱼贯地登上跳板！

上了船，把马匹安置在后舱，人则住在前舱，好在这是艘载客的双桅大船，装上五人三骑，那是绰绰有余！

锦江风景美，夜晚尤美，所以他五个没一个肯进舱！

负手站在那船头，海腾、海骏紧挨着曾、张二人！

郭璞当即吩咐开船！

船撑离江岸后，两个年轻壮汉扯起了帆，满帆顺风地顺江向东而去，郭璞却与那老头儿搭上了：“老人家，你常来往这段水路么？”

那老头儿道：“吃这口水上的饭几十年了，由‘锦江’向‘岷江’再到‘长江’，这条水路不知走过多少趟了！”

郭璞点点说道：“那就好，老人家既是行家老手，过三峡时就用不着提心吊胆了……”

说着，自袖底取出一片金叶递了过去，道：“老人家，这个先拿着，船资，人马的吃都在内了……”

那老头儿直了眼，忙道：“客人，这，这太多了，小老儿不敢收……”

郭璞道：“没关系，多了的老人家买酒喝，少了我到时候再补！”

一番好说歹说之后，老头儿千恩万谢地接了过去，收了下来，一双手直抖，那难怪，他哪碰见过出手这么阔绰大方的客人？半辈子的水上生涯，他也没见过这么一片黄澄澄的金叶，这片金叶少说也可买上五条船！

望着那老头儿小心翼翼地把金叶藏入怀中，郭璞又道：“老人家，由这儿到江宁，得走几天？”

那老头儿忙道：“那要看快慢了，顺风快，逆风慢！”

忽听海骏叫道：“郭爷快看，那是什么？”

郭璞闻声回顾，只见海骏指着南岩一堆白色物体，郭璞看的清楚，那是一座小白塔！

他当即笑道：“海骏，你两个日间没往这儿来么？”

海骏道：“本是要来的，只是还未出东门，海腾就说怕时间不够，所以又拐了回去，只在城里到处逛了逛！”

郭璞道：“那么我告诉你，看见那二江合流处的桥么？那座桥叫‘洪济桥’，又叫‘九眼桥’，是前明蜀王所建，当年陆游游赵园时均由此过路，并多有诗咏，以纪其事……”

顿了顿，接道：“那座小白塔名回澜塔，关于这座‘回澜塔’，历史上有一段趣闻，这座塔原建于前明万历年间，张献忠陷‘成都’后，认为这座塔有妨风水，下令拆除，拆不及半，塔里露出一方古石，石上镌文说：“筑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娇运终北川，毒气播川东，吹箫石用足，一箭贯当胸’！后来肃亲王进关，兵临‘成都’，张献忠兵败川北，肃王向城楼盲射一箭，张献忠贯胸而死……”

海骏惊叹一声，道：“郭爷，真的么？”

郭璞笑了笑，道：“多系附会之词，人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我姑妄言之，你又何妨姑妄听之，对么？”

海骏笑了，道：“我说嘛，哪有这种玄事儿……”

顺风满帆，说话间已沿江下二里！

郭璞指着那江岸静峙夜色中的一座高楼说道：“看，海骏，那就是成都著名的‘望江楼’，昔陆放翁有诗曰：‘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锦江边天下稀’，在此名江，有此艳迹，江山美人，可以无愧矣……”

曾静、张熙面有异色，互相望了一眼！

郭璞看的清楚，但是他装作未见，以往虚怀若谷的郭璞，今夜竟似有意炫露、卖弄地接着又道：“从前有一名士题‘望江楼’一上联云：‘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很久没人能对下联……”

海骏忙道：“是难对，郭爷，如今有了么？”

郭璞点头说道：“有了，后来有位名士对了下联：‘印月井，印月影，印月井中印月影，月井万千，月影万千’，可谓风流佳作……”

海骏击掌叫道：“对的好，我虽不怎么懂，但……”

郭璞拦过了话头，道：“‘望江楼题咏甚多，都是风流墨客寄怀之作：‘独坐黄昏谁是伴，怎教红粉不成灰’，可见一般。‘蜀都赋’有‘既崇且丽’之句，所以这‘望江楼’又叫‘崇丽阁’，杜子美在日，常泛舟于浣花溪，然后到‘望江楼’，他的诗句中有‘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野兴每难尽，江楼延赏心’，都是指‘望江楼’而言……”

海骏听的出了神！

曾静与张熙面上异色更明显。

郭璞却淡淡一笑，又道：“提起‘望江楼’，不可不一提枇杷巷门校书薛涛故里，园门木坊耸立，朱红璧绿，园中绿绿修篁，清雅幽静，为‘成都’游览胜处，涛诗序中说：‘涛字洪度，一长安良家女，父郧，因官寓蜀而卒，母孀居，涛及笄，以诗闻外，又能扫眉涂粉，与士族不侔，客有窃与之燕话，时韦中令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僚佐多士为之改观，期岁，中令议以校书郎奏请，护军曰不可，遂止，涛出入幕府，自韦皋至李德裕，凡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其间与涛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儒、令孤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祜等，余皆名士，记凡二十人，竟有酬和！”

他一口气说完这些，话锋微顿，又接道：“薛涛故里有薛涛井，旧名‘玉女津’，水极清冽，井前有名士伍光辉一联云：‘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看一楼烟月，要平分工部草堂。’由此再进有‘五云香馆’、‘吟诗楼’、‘流杯池’，建筑虽不宏壮，但曲径回道，景致殊为潇洒，楼上有一联云：‘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停琴伫凉月，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采到江南。’此公之文笔，允称佳构……”

接着说道：“这位长安校书，能以诗才出入幕府，历十一镇，周旋于公卿达宦之间，其风雅韵事竟得流传千古，松花小笺，风流遗韵，也人生中之幸焉者，薛涛多像应和之作，以与‘成都’大有因缘的杜工部跟这位女校书比，薛涛之受人爱顾，直使诗圣为之失色，伍光辉所谓‘但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可以说是事实……”

海骏突然问道：“郭爷，记得常听爷跟梅姑娘说起什么‘薛涛笺’是……”

郭璞点头说道：“涛侨止百花潭，躬撰深红小彩简，裁书供吟，献酬贤杰，时谓之薛涛笺……”

海骏点头说道：“原来如此，是出在这儿……”

郭璞点了点头，道：“薛涛晚岁居‘碧鸡坊’，并‘吟诗楼’，偃息于上，后段文昌再镇‘成都’，太和岁，涛卒，年七十五，文昌为撰墓，题曰西川校书薛洪度之墓，她有那么一阙锦江春望词：‘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闻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槛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

吟声至此，曾静突然说道：“够了，这位！”

郭璞一顿住口，移目投注，道：“曾先生有何教言？”

曾静道：“看来你读的书不少，胸罗也不差！”

“好说！”郭璞淡淡笑道：“那是曾先生夸奖，其实，我是班门弄斧，贻笑大方……”

“郭爷，别客气！”海腾突然一句，望着曾静道：“我们这位郭爷，论武，他神功盖世，技比天人，打遍江湖无敌手，论文，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更难得胸罗万有，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他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精，武，海贝勒，年大将军难敌，文，当朝几位大学士也自叹不如！”

曾静动容地“噢！”了一声！

郭璞则含笑说道：“海腾，别胡吹自擂，也不怕两位先生见笑！”

海腾不服地道：“郭爷，要以我海腾看，只怕眼前这两位……”

郭璞知道他要说什么，忙摆手说道：“好好，海腾，跟海骏先睡去，我看二位先生毫无睡意，咱们轮流陪他二位好了，去！”

海腾道：“郭爷，您也够累的了，我看还是您先歇息会……”

郭璞飞快递过眼色，道：“海腾，我陪他二位谈谈，你俩跟二位先生谈不到一块去！”

说得是，这两位跟曾张二人哪能谈到一起去，不但是立场不同，而且性情兴趣也全不同！

海腾只当这位爷有深意，这才跟海骏应声告退，双双转身行进舱中，望着这两个英武背影，曾静问道：“他两个是……”

郭璞道：“京里海贝勒的近身八护卫之二，俱皆铁铮铮的英豪！”

曾静道：“他两个在旗？”

郭璞点了点头！

曾静道：“那是他们的人，或可称得英豪，你呢？”

郭璞笑了笑，道：“地地道道的汉人！”

曾静摇头冷笑，道：”糟蹋你那一身所学了！”

郭璞淡然笑道：“是么？”

曾静道：“你自己想想看！”

郭璞道：“我这个人做事，向来不只三思！”

曾静道：“这么说，你是经过三思之后才卖身投靠的！”

郭璞道：“曾先生，何谓卖身投靠？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可无大志，更不可没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班定远……”

曾静道：“你自问能上比班定远？”

郭璞道：“有何不可？我的志不比他小，将来的成就也恐要在他之上，青史标名……”

曾静哈哈一笑，道：“我看你有点无耻无格，你书读的不少，班定远被派出使，征讨的是什么人？你说说看？”

郭璞道：“对大汉朝来说，那是胡人！”

曾静道：“那么，你如今事的又是什么人？”

郭璞道：“爱新觉罗，大清王朝！”

曾静尚未说话，张熙突然叱道：“蒲泽兄，不怕污口么？有那闲工夫何不多看看咱们这大好河山，那样心里也舒服些！”

曾静摇头说道：“熙兄，你只管听着，我要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郭璞淡淡笑道：“我恐怕蒲泽先生会自取其辱！”

曾静大声说道：“我曾蒲泽生为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幼受庭训，长读圣贤之书，生平为人做事，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前不贻羞列祖列宗，后对得起子子孙孙，谁敢辱我，谁又能辱我？”

郭璞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尔今尔后，庶几无愧，看来曾先生是以正气贯日月，惊天地，泣鬼神的文文山自比？”

曾静毅然点头，道：“不错，你也知道文文山的这几句？”

“当然！”郭璞点头说道：“凡读过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曾静道：“那么你……”

“曾先生！”郭璞道：“人各有志，未可相强，昔李陵知机，享尽富贵

荣华，苏武不移，虽垂暮得归，又得了什么？”

曾静道：“流芳万世，名垂千古！”

郭璞哂然笑道：“曾先生，人，有几个顾及死后的？”

曾静为之气结，一时未能答上话来！

郭璞一笑又道：“打个最近的譬喻，岳钟琪贵为总督，权势显赫，二位呢，阶下囚耳，只有缚手任人宰割……”

曾静道：“这是一时之势而已，你且看若干年后，从古至今奸佞必败，暴政必亡，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不移的真理！”

郭璞笑了笑道：“那是因为独夫无道，试看当今……”

张熙忍不住厉声叱道：“你敢巧言诡辩？那胤祯弑父逼母杀弟……”

郭璞笑道：“为夺帝位，谁择手段？昔李世民杀建成、元吉，贞观之治歌颂千古，只要是个好皇帝，能使国泰民安，天威远震，内无忧，外无患，不就行了么？”

张熙气得浑身发抖，方待再说。

郭璞突然一笑站起，道：“二位请候我片刻，江风大，夜里冷，我进舱看看我那两位伙伴去，别让他们没盖被子着了凉！”说着，转身要走！

曾静适时说道：“你不怕我二人投江自绝么？”

郭璞回身笑道：“死有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假如二位认为投江自绝能成仁取义，只管请，我绝不阻拦！”转过身走去！

曾静呆了一呆，眼望那颀长背影，摇头叹道：“此人是个奇才，只可惜……”

又一摇头，住口不言！

张熙双眉一扬，尚未说话。

郭璞已然出舱走了回来，笑道：“曾先生夸奖，奇才二字愧不敢当，只是尚不算太糊涂，知机知进退，明势明利害而已！”

张熙喝道：“你说谁不知机不知进退，不明势不明利害？”

郭璞未答笑问道：“二位以为我是说谁？”

曾静道：“当是说我二人！”

郭璞笑道：“曾先生高明，一语中的！”

张熙冷哼一声，道：“我倒要听听你凭什么这么说！”

郭璞笑问道：“张先生，如果我说的对呢？”

张熙道：“对就是对，我没有话说！”

郭璞道：“如果我说错了呢？”

张熙道：“我要痛骂你一顿！”

秀才之能，也仅止于此了！

郭璞笑了笑道：“二位自认汉族世胄，前明遗民，为民族成仁取义，其实，在我看来，二位既对不起父母，更对不起列祖列宗……”

张熙脸色一变，方待发作！

郭璞一摆手，道：“张先生，请听我说完，再骂不迟……”

张熙哼了一声，闭口不言！

郭璞接着说道：“别的不谈，单拿二位冒险由湖南来川，劝说岳钟琪之举，我先请问，二位凭着什么来说岳钟琪？”

曾静道：“凭胸中热血及浩然正气！”

郭璞道：“这就是二位不知己了！”
曾静道：“怎么说？”
郭璞道：“二位又有什么实力给岳钟琪看？什么计划给岳钟琪听？”
曾静呆了一呆，道：“我以为单凭胸中热血及浩然正气，就够了！”
郭璞摇头说道：“那是二位自己的看法，凡稍具头脑之人都不会冒险盲从，何况岳钟琪那等精明之人，二位一无实力，二无计划，单凭两个人两张嘴，岂能说得动他？如今我不妨告诉二位，岳钟琪本有心起兵，奈何二位给他的感觉是秀才造反，难有大成……”
曾静诧声说道：“这是谁说的？”
郭璞道：“我由他的话意中听得出来，事实上，任何人都会这么想！”
曾静呆了一呆，尚未接话！
郭璞已然又问道：“我再请问，二位又为什么选上了岳钟琪？”
曾静道：“那是因为他是南宋鄂王之后，也因为他是年羹尧部属，跟随年羹尧多年，屡受年羹尧提携大恩！”

郭璞道：“二位抓的机会是不错，只可惜又犯了不知彼的错误！”
曾静愕然说道：“这又怎么说？”
郭璞笑了笑道：“二位可知道，年羹尧是为什么被害的么？”
曾静道：“那是他恃功倨傲，胡作非为，也是他卖身投靠，弃宗忘祖的报应与下场！”
郭璞道：“那是远因，近因却是因为他生心谋叛，将兵符交给了使得朝廷至为头痛的一个叛逆！”
曾静双目一睁，“哦！”地一声，道：“那是谁？”
郭璞淡淡笑道：“二位该听说过此人，‘丹心旗’！”
曾静脸色一变，道：“有这种事？我不信！”郭璞道：“二位可知道邹太极此人？”
曾静道：“知道，那是年羹尧的授业恩师！”
郭璞道：“二位可知道他上京要杀年羹尧清理门户，最后却又悄悄地走了，从此不再言杀年羹尧事？”
曾静点头说道：“这个我也知道！”
郭璞道：“那么二位后日若能碰上邹太极，不妨问问他，为什么既未清理门户，到头来却不杀年羹尧！”
曾静道：“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他知道年羹尧已有反正之心……”
郭璞点头说道：“可以这么说，最主要的，还是‘丹心旗’拦阻了他！”
曾静道：“这跟岳钟琪有什么关系？”
郭璞道：“关系大得很，二位可知朝廷是怎么知道年羹尧要造反的？”
曾静道：“怕是有人告了密！”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是有人告了密，那是胤祯用来控制内外大员的秘密狠毒工具，神出鬼没的‘血滴子’！”
曾静疑惑地望着郭璞道：“你也敢叫胤祯？”

郭璞淡然笑道：“这有什么不敢的，山高皇帝远，他又听不见！”
曾静没有追问，道：“难不成岳钟琪身边也有‘血滴子’？”
郭璞点头说道：“当然，每一个大员身边都有，否则胤祯何以控制大员？

为什么没人敢有二心？如果我没有看错，岳钟琪的那师爷田文坡，就是胤祯的鹰犬‘血滴子’！”

曾静呆了一呆，没有说话！

郭璞接着说道：“岳钟琪为人极精明，他不会不知道身边潜伏有‘血滴子’，固然，他若真有意起兵举事，可以先除去田文坡，可是对毫无实力，毫无计划，秀才造反的二位，他犯不着冒险得罪朝廷，更犯不着把自己的荣华富贵往水里丢！”

曾静仍没有说话！

郭璞却笑问道：“如今二位是否承认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曾静突然说道：“是即是，非即非，我二人承认！”

郭璞笑道：“承认就好，二位正直不阿，勇于认错，令人敬佩，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今二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焉有不败之理？凭一时血气之勇，拿有用之身轻易冒险，作无谓之牺牲，试问，二位又对得起谁？”

曾静、张熙满脸通红，哑口无言！

半晌，曾静始瞿然说道：“多谢明教，只是你为什么要……”

“不敢当！”郭璞淡淡说道：“事已成过去，说说何妨，只是，有了这次，下次……”

曾静道：“我两个还有下次么？”

郭璞道：“那要看二位是否肯跟我合作了！”

曾静悚然说道：“这话我不懂！”

郭璞道：“很简单，我要二位一路之上，以至于抵京之后，都不说话，尤其不可再狂态毕露，逞一时血气之勇乱骂人！”

曾静道：“你似乎有救我二人之意？”

郭璞道：“要不然我不会千里迢迢跑这趟四川！”

曾静道：“你究竟是谁？”

张熙突然说道：“蒲泽兄，休中了他人之计，满虏……”

郭璞截口说道：“我向二位提件事，我听说‘丹心旗’曾命人传令，要二位不要轻举妄动，怎么二位不听，仍是……”

曾静骇然说道：“这，这你怎么知道？”

郭璞笑了笑，道：“我再向二位提个人，梅心梅姑娘，她是‘洪门天地会’的双龙头，也是傅青主先生的爱女！”

曾静、张熙骇然身形后仰，道：“你，你究竟是谁，‘洪门’中人……”

郭璞淡淡笑道：“二位别紧张，请听我为二位说一段往事……”

顿了顿，接道：“苦大师把‘丹心旗’委托给郭家后人，这位郭家后人化名燕南来夜闯大内刺胤祯，未成，反被‘血滴子’毒器所伤，幸得梅姑娘相救，后来他又化名郭璞，辗转混进贝勒府充任一名总管，由于他文武出众，没多久便成了内城里各王府争相罗致的对象，前不久，他说服了年羹尧，可惜功亏一篑，如今，他又往四川押解重……”

曾静急急说道：“你就是郭璞，也就是郭家后人，苦大师托付“丹心旗”……”

张熙突然喝说道：“莆泽兄，不可听他胡说，上他恶当！”

郭璞淡淡一笑，道：“二位看看这是什么？”

探手入怀，取出了那面权威无上，领袖天下的‘丹心旗’！
曾、张二人一怔，脸色大变，翻身便要拜倒！
郭璞抬手一拦，趁势收起“丹心旗”，道：“二位少礼，如今太不方便！”
曾、张二人一点即透，连忙正襟危坐，一片肃穆！
郭璞淡然笑道：“如今二位该相信了，二位可肯跟我合作？”
曾静点头说道：“既然是旗主当面，我二人敢不遵命，只是，旗主何必还让我二人远上京都，何不在半……”

郭璞截口笑道：“要那样的话，我的工作也到此为止了！”
曾、张二人明白了，略一沉默之后，曾静问道：“旗主，那两位莫非也是……”
郭璞摇头说道：“不是！”
曾静大惊，忙道：“那么旗主不怕他二人听……”
郭璞摇头说道：“他二人如今睡的香甜，我不叫他们，他们绝不会醒！”
曾静神情一松，道：“原来旗主制了他二人穴道！”
郭璞呆了一呆，道：“曾先生也懂武？”
曾静赧然笑道：“来往泰半武林忠义豪雄，常听他们说起。”
郭璞点头说道：“那怪不得！”
曾静道：“旗主是郭家的哪一位？”
郭璞道：“曾先生，我行六，叫燕南，老人家的义子！”
曾静“哦！”地一声忙道：“原来是郭家六少，人言郭家六龙，个个出众，末者为最……”
郭璞笑了笑道：“曾先生夸奖了！”
曾静道：“旗主这么做的目的何在？似乎意不在胤祯？”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杀他易如反掌，但那没有用，杀了一个胤祯，另有接替之人，我要使他们先起内哄，然后以庸才当国，自己摧毁自己的王朝，最后方可一举尽逐之！”
曾静道：“旗主这庸才二字，指的是……”
郭璞道：“胤祯三子弘昼！”
曾静道：“听说此人仁厚，但懦弱而优柔寡断，恐也不会……”
郭璞笑道：“我正是看重了他这一点，像他那么一个人岂能当国？如让他登上九五，恐怕不出三年……”笑了笑，住口不言！
曾静道：“旗主这做法，与昔年关将军做法大不相同！”
郭璞道：“所以家师教我勿蹈他老人家覆辙！”

曾静讶然说道：“旗主是关将军高足？”
郭璞道：“我正是他老人家的徒弟，他老人家也只有我这么一个徒弟，那还是当年在京里我义父好不容易求来的！”（见‘丹心录’）
曾静道：“旗主兼两家之长，怪不得称最了！”
郭璞笑了笑，道：“那也是五位兄长的谦让！”
曾静道：“旗主忒谦！”
张熙突然说道：“旗主，这条水路，比陆路安全么？”
郭璞道：“自是安全些，其实，也都一样，不过，我所以取水路避开各路忠义豪雄，是有用意的！”

张熙“哦！”地一声，瞪着眼静等下文！

郭璞接着说道：“二位不知道，这次在路上拦截二位的，除了各路忠义豪雄之外，还有大内暗中派出的‘雍和宫’喇嘛……”

曾静、张熙俱皆一怔，张熙讶然说道：“这，这是为什么？”

郭璞笑了笑，道：“胤祯精明，他早怀疑我是南海郭家的人，几度要派人试探并刺杀我，他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曾静、张熙大惊，曾静道：“他既怀疑旗主，怎么还委旗主此重任……”

郭璞道：“至今他仍是怀疑，却苦难下断，然而他宁可屈杀一百，绝不放过一个郭家后人，这就是他的狠毒处，他一方面派出‘雍和宫’的喇嘛，另一方面又暗地放出消息，引来各路忠义豪雄，无论谁劫去了二位，他就可正大光明地定我个死罪，要是我在半途被害，那更省事，另一方面他又想借此机会一网打尽各路忠义豪雄……”

曾静、张熙俱皆色变，张熙咬牙说道：“好狠毒的独夫，那么旗主……”

郭璞道：“后者，我已托‘洪门’中人向各路忠义豪雄打过了招呼，谅无大碍，前者，我舍陆路而取水路，便是有意避开自己人，引来那些喇嘛予以歼除！”

张熙急道：“旗主难道不怕胤祯……”

郭璞笑道：“他是秘密派的人，他既是秘密，我何不乐得装糊涂，恐怕他只有吃哑巴亏而拿我没办法！”

张熙击掌说道：“对，这叫做以毒攻毒……”

曾静道：“旗主突然改取水路，那些喇嘛怎知……”

郭璞微笑说道：“田文坡会告诉他们我提早走了，陆路等不着，他们自会马上想到水路，不是拦截便是由后面追来！”

曾静点头说道：“旗主高明，这么说，各路忠义豪雄也有可能赶来！”

郭璞道：“可能是有可能，不过可能并不太大，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引出各路忠义豪雄，如今各路忠义豪雄既已被引出，他们并不一定非让他们动手不可，便是要来，那也恐在他们之后！”

曾静沉吟说道：“只不知道他们……”

郭璞道：“长江江面阔，只要咱们不靠岸，他们便没办法由岸上袭击，必然是乘船追赶或埋伏前面拦截！”曾静道：“可是这一路也有江面狭窄的地方！”

曾静道：“那除非他们在‘三峡’一带冒险下手，再不就要等船进了湖南湖北一带，那儿湖泊多！”

曾静点了点头，默然未语！

沉默了片刻，郭璞忽道：“天色已近四更，二位该歇息歇息去了！”

曾静、张熙确也有倦意，答应一声，双双站起！

曾静道：“旗主自己……”

郭璞道：“我值夜，天亮后再睡不迟，二位记住，自此往后，二位是钦犯，我则是押解官，二位明白么？”曾静、张熙双双答应一声，告退入舱而去！

郭璞则负手船头，眺望江上夜景！

那里曾张二人刚进舱，这里郭璞背后响起了步履声，郭璞回头一看，只见那老头儿由船舷走了过来。

郭璞当即含笑说道：“老人家还没睡么？”

老头儿没答话，近前突然躬下身形，道：“李顺见过旗主！”
郭璞一震讶然说道：“老人家是……”
老头儿李顺忙道：“回旗主，李顺隶属‘洪门’第十旗！”
郭璞“哦！”地一声，道：“原来是梅姑娘麾下十旗弟兄，这是我第一次走眼……”
顿了顿，接道：“老人家听见我跟二位先生的谈话了？”
李顺道：“李顺原来怀疑旗主是燕爷，及至听那两位称旗主为郭爷时，方知确是燕爷，等在舱后听了旗主跟二位先生谈话后，始知旗主是郭家六少……”
郭璞眉锋一皱，道：“老人家，我跟你打个商量……”
李顺忙道：“不敢，旗主请吩咐！”
郭璞道：“别告诉梅姑娘我是郭家的人，行么？”
李顺迟疑了一下，道：“李顺遵命！”
郭璞道：“谢谢老人家！”
“不敢当！”李顺答了一句，面上突现悲凄之色，道：“旗主可还记得杭州西湖的李七？”
郭璞心中一惨，点头说道：“记得，怎么，莫非他跟老人家有甚……”
李顺悲笑说道：“回旗主，那是李顺最小的一个儿子！”
郭璞“哦！”地一声，半晌始道：“老人家，令郎是位令人钦敬的汉子，我迟到一步……”
李顺道：“能得旗主一句夸奖，他虽死犹荣，旗主已为他报雪了仇恨，李顺一直耿耿在怀，不想今夜能碰见旗主……”
郭璞道：“老人家，那是我应该的！”
李顺道：“那是旗主对李家的大恩！”
郭璞道：“老人家要这么说，我就更不安了！”
李顺默然未语，郭璞接着又道：“老人家，船后那两位是……”
李顺道：“那是李顺大二两个不成材的儿子！”
郭璞道：“还有四位在……”
李顺道：“散在江湖各处，但都在‘洪门’！”
郭璞点头说道：“李家可谓父子皆英豪……”
李顺忙道：“那是旗主夸奖，我父子不过在做该做的事而已！”
郭璞道：“老人家，别客气……”
忽转话锋，接道：“老人家既已听了我跟二位先生的谈话，当知往后去路上随时可能有凶险，如今我请老人家注意一点，无论任何情形之下，贤父子三人都是船家，明白么，老人家？”
李顺迟疑了一下，点头说道：“李顺敬遵旗主令谕，只是这……”
说着话，探手便往怀中摸去！
郭璞抬手拦住了他，道：“老人家，一切别跟我客气！”
李顺道：“旗主，李顺万万不敢收受……”
郭璞笑道：“你是船家，我是包船乘客，你收的是押解官的钱，又不是郭燕南的钱，有何不可？”
李顺道：“只是……”
郭璞道：“老人家要跟我客气，我到了前面就换别的船！”
此言一出，李顺不好再让，当即说道：“即如此，李顺拜领之余，谢旗

主之厚赐了！”

郭璞道：“别这么说，老人家，那钱又不是我的！”

李顺道：“无论怎么说，那是旗主的赏赐！”

“好吧！”郭璞无可奈何地笑了笑，道：“老人家，随你怎么说吧……”

顿了顿，接道：“老人家，如今到了哪儿了？”

李顺连看也未看一眼便道：“回旗主，天亮前后可到‘眉山’！”

郭璞抬眼四顾，点了点头，道：“这么说来，并不算慢，老人家请忙去吧，也请记住，往后别这么称呼，叫我一声客人就行了！”

李顺应了一声，告退而去！这已经过半的一夜，平静地过去了！

以后的几天，竟也毫无一丝风吹草动，平静得出奇！

这一夜，船过“小三峡”后——

船只顿形拥挤，江中挤满了船，而且前面江面上灯火通明，照耀得百丈以内纤细毕现！

适时，郭璞等正站在船头眺望江上夜景，海腾诧声问道：“郭爷，这是干什么？”

郭璞摇了摇头，道：“谁知道，想必前面有了什么事儿……”

说话间，只听船后李顺向邻船打了招呼：“喂，借问一声，前面怎么回事儿？”

随听邻船有人说道：“听说是官府衙门在前面江面查船！”

李顺谢了一声，遂未再问！

郭璞眉锋一皱，海腾及时说道：“查船？这是干什么？”

郭璞未答话，随即向船后扬声说道：“老人家，请过来一下！”

李顺应声自船后急步走了过来，近前哈腰说道：“客人有什么事儿？”

郭璞道：“我刚才听见好像前面查什么船？”

李顺忙道：“是的，那是官府衙门里派来的！”

郭璞道：“查什么？”

李顺摇头说道：“不知道！”

郭璞道：“老人家，这是以往常有的事儿么？”李顺摇头说道：“小老儿在这条水路来往多年了，这还是头一次碰见……”

郭璞沉吟了一下，点头说道：“好，谢谢你了老人家，请忙去吧！”

李顺应了一声，哈腰而去！

海腾一旁问道：“郭爷，您看是……”

郭璞笑了笑，道：“谁知道，海腾，由前面这些船上借脚，一艘一艘地跳过去，直到前面，你可有把握？”

海腾举目望前一打量，只见前面江面上停满了船，而船与船的距离，都在十丈以内，当即点头说道：“没问题，郭爷，您请吩咐！”

郭璞一点头，道：“好，你跟海骏去一趟，找他们带头的说话，告诉他们，要他们船只一律放行，别耽误了咱们行程，别的少说！”

海腾应声说道：“您放心，海腾省得，海骏，走！”

“走”字甫落，他跟海骏腾身掠起，鹰隼一般几个起落已然消失在前面船堆里，惹得惊呼四起，一阵骚动！

曾静一旁忍不住低低问道：“旗主，这是……”

郭璞笑了笑道：“如果我没料错，这该是喇嘛们的好主意，江中船多，这是借官府找出咱们在哪条船上，二位请进舱去吧！”

曾静、张熙答应一声，双双进舱而去！

这里曾、张二人进了舱，那里海腾与海骏也到了最前面，他两个三不管地在一艘双桅大船头停下了身！

寻船上的人虽然惊诧，但瞧他俩那身打扮，却没一个敢问，更没一个敢往前走一步！

他二人站在船头举目前望，只见五艘大船停在前面，四艘首尾相接横列江面，拦住水路，仅留那中间两船之间的空隙往下流一艘艘的放船！

另外一艘大船停在远处，船头上没燃灯，仅能从这四艘大船的辉煌灯火照耀下，看见那船头坐着几个人，但坐的是什么样的人，却看不清楚！

这四艘大船那居中两艘上，全站着持枪挎刀的旗勇，由两名武官指挥着在一艘一艘地查船！海骏当即说道：“原来是水师营的……”

海腾双眉一扬，道：“走，海骏，咱们过去！”

双双一提气，长身而起，直掠向那居中两艘大船中居左一艘，这一来，立即大乱，他两个脚刚沾船板，几声叱喝惊呼，那些旗勇就要拥过来！

海腾及时喝道：“别乱动，我俩是京里海贝勒府的！”

这一声沉喝喝住了那些旗勇，海腾立又转向那名吓愣了的武官，道：“你们可是水师营的？”

那名武官定过神来忙点了头，“你两个是……”

海骏冷然喝道：“你聋了？我俩是京里海贝勒府的，拿去看看！”

自腰间解下腰牌递了过去！

那位武官接过一看，忙双手递回哈了腰，道：“二位有什么事……”

海骏伸手一把夺过腰牌，道：“海腾，你说！”

海腾当即说道：“我们郭总管奉命出京，有机要公干，如今要由水路回京，座船在后面不得通行，郭总管要我传话，所有的船一律放行，别耽误了我们的公事，你们要查船，等我们过去之后再查，就是这个事！”

那名武官忙哈腰赔笑，道：“是，是，二位请稍候，容我请示一下！”

转回身去往下吩咐了！

海骏双眉一扬，要说话！

海腾衣时说道：“海骏，这是公事，他那能擅自作主！”

话刚说完，只听远处那艘大船上有人扬声说道：“大人有令，一律放行！”

有了这句话，未等那名武官转身，海腾与海骏双双掠起，折了回去，等他二人回到船上，前面的船像突然开了闸一般，全向前拥去，挤势顿为之一松！

郭璞笑道：“行了，放行了……”

海骏道：“他也得敢不放行！”

郭璞笑道：“好官威，只是，二位该准备一下了！”

海骏一怔道：“怎么，郭爷？”

郭璞道：“如此一来，咱们的行踪已暴露了，随时有被袭击的可能，你两个难道不该准备一下么？”

海骏呆了一呆，道：“这我倒没想到……”

海腾道：“郭爷说得对，咱们是该准备一下了……”

说话之间，船已驶抵适才查船处，只见那四艘前船已让开了江面，停在远处，那另一艘已靠了岸！

一见这艘船到，那两名武官立即径自躬下了身！

郭璞睹状笑道：“海腾，瞧见么？你两个够神气的！”

海腾笑道：“那是对您，而不是对我两个！”

郭璞道：“我是秃子跟着月亮走，沾了二位的光！”

海腾与海骏都笑了！

顺风满帆，船行极速，转眼间那四艘官船已被抛在数十丈后，郭璞当即向二人说道：“二位，那两个在舱里，进去小心保护了，里面是你两个的事，外面则是我一人儿的事，咱们各管各的！”

海腾、海骏答应了一声，双双行进舱去！

望着他两个进了舱，郭璞举步绕向船后！

他一到，李顺偕同两个儿子忙哈了腰！

郭璞近前低低说道：“老人家，小心了，走不多远就会有事儿了！”

李顺忙道：“旗主放心，李顺省得！”

郭璞道：“别的我不担忧，那些个番秃全带有火器，怕只怕到时候他们向这艘船下手，万一……”

李顺笑道：“您放心，大概您没留意，这艘船外壳全包了铁皮，然后才上了油，连那船舱都一样，烧不起来的！”

郭璞笑了，道：“我还真没留意，老人家，三位身边可有现成的暗器？”

李顺点头说道：“别的没有，‘断魂砂’有好几袋，‘梅花针’也有……”

郭璞笑道：“正合用，淬过毒么？”

李顺脸一红，道：“不瞒您说，全淬过剧毒，因为有伤天和，所以我向不轻用！”

“好极了！”郭璞笑道：“我不怕有伤天和，请全借我用用！”

李顺笑道：“李顺放肆，用，可以，只是稍时您得打准些！”

郭璞笑道：“老人家放心，包管一下不落空！”

李顺向身旁一偏头，他那位大儿子立即弯腰掀开船板自船板下掏出十几个革囊来，另外还有一双鹿皮手套，双手递向郭璞！

郭璞伸手接道：“老人家，待会儿没我的话别停船！”

李顺道：“您放心，李顺省得！”

郭璞点了点头，道：“三位千万小心，怕他们向三位下手，逼使停船！”

李顺往身后一指，那里有几板黑黝黝的船板，道：“您瞧，现成的盾牌，火器绝打不透！”

郭璞看的清楚，那是几块铁板，一笑转身行去！

到了船头，他把几袋囊往船板上一放，又戴好了那双鹿皮手套，然后静等变故来临！

船，扬着帆向前驰进，半个时辰平静过去，竟然毫无动静，郭璞倒不觉如何，船舱里海骏可忍不住了，只听他道：“郭爷，有了么？”

郭璞笑道：“就是有，也被你这一声吓跑了！”

海骏道：“郭爷，我看八成儿他们没发现咱们！”

郭璞道：“难说，不过，我倒希望他们来！”

海骏道：“怎么，郭爷？”

郭璞道：“一路太平静了，那多没意思？”

海骏道：“我倒不希望他们来！”
郭璞“哦！”地一声，道：“那为什么？”
海骏道：“我跟海腾只能在里面，也落不着打！”
郭璞笑道：“敢情你只是想打，海骏，你要弄清楚你跟海腾的责任比我大，顾好了你的，那比什么都重要！”
海骏道：“您放心吧，有丝毫差错您唯我两个是问！”
风顺、湍急，大有一泻千里快如箭之概！
将二更时，“邦都已然在望！”
郭璞笑道：“海骏，你两个小心了，这儿有鬼！”
海骏急道：“怎么，郭爷，来了？”
郭璞笑道：“别紧张，我说快到了‘邦都城’了！”
“邦都城！”海骏叫道：“乖乖，快到‘邦都城’了，我出去瞧瞧，这‘邦都城’到底什么样子……”
他话声方落，郭璞一眼瞥见前面近百丈处江面上，横着一条黑忽忽的物体，不知道那是什么！
适时，海骏已到了身后，郭璞抬手前指，道：“海骏，你瞧，那是什么？”
海骏凝目一望，摇头说道：“郭爷，太远了，又是在夜里，看不清楚！”
郭璞当即扬声道：“老人家，这儿江面有陆地么？”
只听船后李顺应道：“这儿没有，客人，要近三峡才有！”
郭璞眉锋一皱，道：“海骏，我看不大对，进……”
忽听海骏叫道：“郭爷，快瞧，那是条大船！”
不错，说话间两下距离已近，可以看清楚了，那是条船，一条没点灯的船，而且是条双桅大船！
郭璞双眉一扬，笑道：“不错，海骏，在江心有人这样停船么？”
海骏道：“没听说过，江面让它拦住了大半……”
郭璞道：“那么，海骏，如今是你该进去的时候了！”

海骏应了一声，要走，忽地他“咦！”了一声，讶然说道：“郭爷，您何来鹿皮手套跟这些……”
郭璞笑了笑道：“记得我要你俩带暗器么？我也带了些！”
海骏诧声说道：“我怎么没瞧见您……”
郭璞笑道：“要都让你看见那还行？海骏，是时候了，快进去吧！”
海骏应了一声，满肚子纳闷地走了！
海骏一走，郭璞立又扬声说道：“老人家，看见了么？那是条船！”
只听李顺应道：“客人，我看见了，这是谁的船横在江心……”
郭璞道：“别管他是谁的，咱们避开它！”
李顺应了一声，船头立向右偏去！
说话之间，船已进五十丈内，这下看的更清楚了，那是条熄了灯的双桅大船，船上不但没有灯火，而且连个人影也瞧不见，更听不到一丝声息！
郭璞正在竭尽目力搜索可疑之处，忽听船后李顺“咦！”地一声，叫道：“客人，这是王老八的船，怎么……”
郭璞忙道：“老人家，你认识这条船？”

李顺道：“ 来往这条水路常碰面，彼此很熟！ ”
郭璞“ 哦！ ”地一声，道：“ 那他怎么好好的把船横在江心？ ”

水上扬威

李顺道：“客人，要不要我问问？”

郭璞略一思忖，道：“也好，老人家，你问问吧！”适时两条船距离已在三十丈内！

李顺立即扬声唤道：“老八，出来一下，我是李顺！”他这一声在夜色中传出老远，然而那艘船却没动静！郭璞双眉一剔，李顺跟着又叫了一声，这一声话声甫落，只见那条船的船舱门倏然打开，由里面跌跌撞撞地跑出个人来，那是个一身船家打扮的老头！

他一出船舱便向这边挥了挥手，惊骇万分地呼道：“李顺哥，快来帮个忙，我船上出了事儿了！”

李顺忙问道：“老八，什么事儿呀，你怎把船……”只听那王老八叫道：“李顺哥，我碰上强盗了，快来帮个忙吧！”

李顺应了一声，忙问郭璞道：“客人，您看怎么样？”郭璞道：“让我来问问他……”立即向着那条船扬声说道：“强盗是抢了东西，还是杀了人？”

王老八应道：“抢了东西，也杀了人！”

郭璞道：“他们怎么没杀你？”

这，一句话问住了王老八，他半天没答上话来！

郭璞扬眉一笑，道：“你等着，我们这就过来！”王老八连忙答应了一声！

郭璞当即又道：“老人家，船放慢一点！”

李顺答应了一声，船行顿为之一缓！

郭璞又道：“老人家，王老八还有些什么人？”

李顺道：“一个老伴儿，两个儿子，别的没人了！”郭璞眉锋一皱，喝道：“老人家，停船！”

李顺连忙一声答应，但是风顺水急，船一直前驶数丈才停住，如今再算乍，两船相隔只有二十丈上下了！王老八急了，忙道：“李顺哥，怎么不过来呀？”

郭璞应道：“王老八，叫你那船舱里的那些人出来说话！”

王老八一哆嗦，忙道：“舱里没人了，都被杀……”

郭璞道：“王老八，别帮他们骗人了，他们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王老八又一哆嗦道：“你是谁？”

郭璞道：“这条船上的主人，你要不叫他们出来我救不了你，他们要不肯出来，这条船掉头就走！”

王老八傻了脸，他尚未说话，舱门倏又打开，由那黑黝黝的船舱里，一边连窜出两个人来，那是两个身躯高大的黑衣蒙面人，郭璞一看便知，那是“雍和宫”的喇嘛！

他当即笑道：“王老八，他们不是人难道是……”

余话犹未出口，只听左边那高大黑衣蒙面人喝道：“姓郭的，算你狡猾……”

郭璞“咦！”地一声，道：“怎么，阁下认识我郭璞？”

左边黑衣蒙面人道：“不认识就找不上你了！”

郭璞道：“二位找我有何贵干？”

左边黑衣蒙面人道：“你少装糊涂？把你所押的两个犯人留下便罢，如若不然，这‘邦都城’江面就是你的葬身之处！”

郭璞“哦！”地一声，笑道：“原来二位志在人犯，那就怪了，二位既志在郭璞与人犯，干什么难为无辜船家？我跟你打个商量……”

“少废话！”那左边黑衣蒙面人叱道：“说，你留不留下两名犯人？”

“留！”郭璞点头说道：“但我要跟你打个商量！”

“说！”左边黑衣蒙面人叱道：“只是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少弄鬼！”

郭璞道：“彼此点头成约，好来好往，我干什么弄鬼？别难为无辜船家，把王老八一家放了，然后……”

“那容易！”左边黑衣蒙面人道：“你把两名犯人先交过来，我立即放王老八一家！”

郭璞笑道：“你把我当成了三岁孩童，那不行，你得先放王老八一家，反正你志在必得，让他们到这条船上来有什么两样？”

那左边黑衣蒙面人冷笑说道：“你在痴人说梦，你不先交犯人，我就杀……”

郭璞截口道：“那随你，您尽管杀，我老实告诉你，用王老八一家人来威胁我那没有用，我跟他非亲非故，在我这个为朝廷效力的人眼中，几条草民之命那如同鸡犬，不算一回事儿！”

左边黑衣蒙面人道：“那你为什么要他？”

郭璞摇头说道：“你弄错了，我不是要他，而是不愿连累无辜，再说，你志在必得，你放了王老八一家之后，我若不交犯人，你们照样可以杀过来，既如此，你留他们有什么用？”

左边黑衣蒙面人冷哼一声，挥手说道：“把那几个押出来！”

船舱里一声答应，十几个黑衣蒙面人拥着一个老妪及两个年轻壮汉走了出来，这三个早就吓瘫了！

左边黑衣蒙衣人道：“姓郭的，你过来接他们过去吧！”

郭璞道：“不忙，不忙，王老八，你几个会水么？”

王老八忙点头说道：“会，会，只有……”

郭璞笑道：“那么，你几个往江里跳吧，由水里游过来！”

王老八迟疑着没敢动！那左边黑衣蒙面人冷哼说道：“要他们几个没有用，把他们丢到江里去！”

话声方落，那老妪及两个年轻壮汉已离船飞起，砰然几声，水花四溅，一起落在了江里！

王老八叫嚷了一声，也忙纵身跃入江中！

船尾李顺爷子忙着递竹竿，丢绳索拉人！

对船那左边黑衣蒙面人又开了口：“姓郭的，你可以交人了！”

郭璞笑道：“这两个犯人不会水若之奈何？”

左边黑衣蒙面人道：“那容易，你把船靠过来……”

郭璞摇头笑道：“我哪有送上门去的道理？”

左边黑衣蒙面人道：“那么我们把船靠过去！”

郭璞点头道：“好吧，你们把船靠过来吧！”

左边黑衣蒙面人一抬手，便要发话，倏地目闪凶芒，道：“姓郭的，你敢弄鬼？”

郭璞笑道：“我站在这儿动也未动，弄什么鬼了？”
左边黑衣蒙面人厉声说道：“你把船家弄走了，谁替我们开船？”
郭璞笑道：“你明白了？可惜你明白得太晚了，不过，那也没有关系，你们都有一身高来高去的本领，如今两船距离不到二十丈，飞掠过来不就行了么？”
左边黑衣蒙面人目中凶芒一闪，狞笑说道：“说得是，多谢提醒！”
一挥手，他背后窜起四个，腾身掠了过来！
郭璞睹状笑道：“你们这些大胆叛逆，不但不知死活，而且笨蠢得可怜，凭你们就想拦路劫钦犯？”
一弯腰，自革囊中抓了两把“断魂砂”，尚待那四个掠近一丈、双手齐发，两把毒砂满天花雨般打了出去！
这位郭璞打暗器的手法，高人数等不止，令人躲的念头都来不及转，更别说挪移躲闪了！
他的腕劲真力何等之强？铁砂粒粒透衣而入，那四个几声惨呼，直如断线风筝，砰然连声地坠入江中，一阵水花翻动，立即不见！
郭璞抚掌大笑：“痛快，痛快，海骏，我一下揍下去四个！”
海骏在舱里叫道：“郭爷，还嫌少！”
郭璞道：“那好，瞧着吧，待会儿来几个我揍几个！”

他两个一说一答，众喇嘛那里可惊破了胆，气炸了肺，然而，吃瘪是吃定了，没了船家，那艘船分毫动弹不得，隔江岸又远，想走却又走不掉！
蓦地里，那左边黑衣蒙面人厉喝说道：“拿家伙来，烧他的船！”
他背后尚未答应，郭璞已然笑道：“烧吧，只要一起火，我马上把这条船靠过去，看你们往哪儿跑，要烧咱们一起烧，一个也别想活！”
这句话吓人，那左边黑衣蒙面人机伶一颤，没敢再动！
郭璞笑道：“怎么样，阁下，要不要我把船再靠近些？”
左边黑衣蒙面人厉笑说道：“那敢情好，你靠过来吧！”
郭璞笑道：“你以为我会那么傻么？听着……”
突然发声说道：“老人家，我想麻烦两位令郎一趟！”
李顺忙道：“客人尽管吩咐，麻烦不敢当！”
郭璞道：“我先谢了，两位令郎可会水？”
李顺道：“长年水上生涯，哪有不会水的！”
郭璞道：“那好，麻烦他两位带着家伙，下水去在那条船底凿上几个大洞，然后咱们看水淹耗子，只记住，要潜水！”
这是个报仇的机会，李顺刚一声答应，砰然两声他那两个儿子已下了水，水花一翻便已不见，果然好水性！
众喇嘛魂飞魄散，左边黑衣蒙面人厉声叫道：“姓郭的，你敢……”
郭璞笑道：“有什么可不敢的，凡叛逆，遇上洛杀勿论，这是王法，谁叫你们敢大胆妄为，拦路劫钦犯？”
话声方落，只听那条船底响起了一阵砰砰之声！
众喇嘛机伶暴颤，左边那名一挥手，道：“咱们跟他拼了，走！”
领着众喇嘛腾身欲起！
适时，由下流江面上顶风破浪，如飞驶来几艘“浪里钻”快船，仔细算算，共有五艘之多，每条船头站着一个人！

只听站在最中那条船头之人扬声喝道：“姓郭的，武林水路豪雄到了，你纳命来吧！”

左边黑衣蒙面人却也机灵，一摆手，立即停身不动，扬声唤到：“朋友们快来，姓郭的凿了我们的船！”

只听那人说道：“没关系，朋友们到了，他害不了人！”

这是哪路豪雄来得这么快？

郭璞皱了眉，这些武林水路忠义豪雄不明所以，假如他们反过来派人凿了这条船，那后果便不堪设想！

郭璞脑中闪电百旋，双眉一扬，震声喝道：“你们停船，否则我先杀了两名犯人！”

这一着果然有效，那五般快船冲势立为之一顿！

然而，左边那黑及蒙面人却道：“朋友，别上了他的当，他不敢动那两名重犯，否则回去交不了差，他是死路一条！”

只听那人笑道：“说得是，多谢这位朋友！”

一挥手，五艘快船又动！

郭璞冷笑喝道：“那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回去了，你们看着，海腾、海骏，把人押出来！”

舱里一声答应，海腾、海骏推着曾静、张熙走了出来！

这一来，那五艘快船立又停住！

郭璞笑道：“这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的是高人，曾先生，麻烦你一下，要他们由哪儿来回哪儿去！”

曾静立即明白，当即跨前两步，大声说道：“曾静在此，诸位是那路的英雄好汉？”

站在中间船头那人立即应道：“长江四十八水寨弟兄见过曾先生！”

敢情是领袖长江水路的四十八寨英雄好汉！

曾静遥遥拱手说道：“谢谢诸位冒险前来搭救，曾静安好无恙，此去京师也没有什么凶险，诸位请回去吧！”

长江四十八水寨那人尚未答话，郭璞已然说道：“曾先生字字清晰，诸位该都已听见了，还是请……”

左边那黑衣蒙面人突然厉声叫道：“朋友，这姓郭的分明有所畏惧，所以用曾先生来挡咱们，重犯上京，哪有不斩之理，诸位……

他话犹未完，长江四十八水寨那五艘快船上已起了骚动，异口同声，一致要拼死救人！

郭璞双眉一扬，道：“曾先生，请再说几句！”

曾静立又震声道：“曾静何德何能，诸位要是想让曾静安全，请速回头！”

此言一出，五条快船上骚动立止，随听那人道：“姓郭的，开船走你的，四十八水寨不拦你就是了！”

郭璞道：“我自然要走，只是话说在前头，我这一路上若有丝毫异动，你们可别怪我立即拿他两个开刀！”一顿，接道：“老人家，两位令郎回船了么？”

只听李顺应道：“客人，他俩已回来了！”

“好！”郭璞道：“准备开船……”

李顺答应了一声，郭璞随又转向曾静，道：“曾先生，请说句话，让他

们走！”

曾静扬声说道：“诸位怎么还不走？”

四十八水寨那人说道：“曾先生请看，那条船快沉了，我等要救人！”

是不错，那条船已在逐渐下沉！

郭璞道：“这几位有脸不能见人，而且滥杀无辜船家，不救也罢！”

左边那黑衣蒙面人急忙叫道：“姓郭的，你敢无中生有，血口喷人，那几个船家都在你船上！”

郭璞道：“若不是略施心智救得快，只怕他几个早被杀了！”

那左边黑衣蒙面人道：“毕竟他几个还活着！”

郭璞道：“不错，是还活着，但你就别想等他们救你们！”

话声一落，他立即喝道：“海腾、海骏，带两位先生进舱去！”

海腾、海骏应了一声，拥着曾静、张熙回了舱！

那里四人回了舱，郭璞立又扬声说道：“老人家，开船，往那艘大船靠，我救他们！”

李顺应了一声，船立动，缓缓向那艘大船靠去！

郭璞双手又暗扣了一把“断魂砂”与一把“梅花针”，双臂凝足功力，静等两船靠近，众喇嘛出手。

他料定两船一旦靠近，那些喇嘛一定会不怕泄露身份地向自己下手及劫人犯，到那时，喇嘛们身份一露，四十八水寨豪雄定然会不顾而去，这样就可免四十八水寨上当招祸了。

两船距离本在二十丈内，如今这一开船，转眼间已近十丈，左边那黑衣蒙面人惑然喝道：“姓郭的，你要干什么？”

郭璞道：“救你们哪，我怎忍心看着你们喂了王八！”

只听四十八水寨中那人喝道：“姓郭的，用不着你假慈悲，我们自己……”

他话犹未说完，那左边黑衣蒙面人已狞笑一声挥了手，又是四名黑衣蒙面人自他身后腾身掠起！郭璞扬声喝道：“好心没好报，看这个！”

他双手一扬，可没有当真打出暗器！

虽是假的，却吓坏了那四名喇嘛，他四个不约而同一抖手取出了火器，半空中就要发射！

郭璞双手再扬，快他四个一步地打出了满天“断魂砂”与“梅花针”，然后才大声惊喝说道：“大内火器，你们是……”

惨呼几声，那四个火器未及发，便滚翻而下地栽入江中，左边黑衣蒙面人机伶一颤，道：“郭璞，你明白了，也好，你敢杀‘雍和宫’的国师……”

郭璞大喝说道：“停船！”

李顺应了一声，立即将船停住！

郭璞惊声又道：“怎么，你们是‘雍和宫’的国师？”

众喇嘛一扯落面具，露出那颗颗光头的狰狞面目，那左边喇嘛厉声说道：“不错，皇上面前你说话去！”

郭璞脸色一沉，冷笑道：“不错！皇上面前我是要说话，我奉旨押人犯上京，你们身为‘雍和宫’的国师竟拦路劫人犯杀害钦差，这是什么意思？”

别看这几句话，问得那喇嘛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

当然他没话说，他总不能说也是奉了密旨！

说话间，那四十八水寨五艘快船，早已走得没了影儿！

郭璞冷冷一笑，道：“你们是跟我回京，还是到京里碰头去！”

那喇嘛定过神来，道：“你先把船靠过来再说！”

郭璞冷冷说道：“你们不会自己过来么？”

那喇嘛狞笑一声：“说得是！咱们过去！”

一挥手，便要长身而起！

郭璞及时喝道：“且慢，把你们的火器人全部丢在江里，否则不许过来！”

那喇嘛怒声说道：“郭璞，你既知我等是……”

郭璞截口说道：“是谁也一样，过不过来随你们，谁敢妄动我就用淬毒暗器打发他，话我已经说了，可别怪我事先没打招呼！”

那喇嘛气得浑身发抖，一跺脚，船板裂了好几块！

“郭璞，算你狠，回了京再说！”一抖手，一宗黑忽忽的物体脱手飞出，坠入江中！

他这一“弃械”，其他喇嘛纷纷丢了火器！

丢毕，那喇嘛道：“郭璞，行了么？”

郭璞冷笑说道：“别跟我来这一套，玩心眼儿你们还差得多，七个人该有七枝火器，谁还藏了一枝，快丢了吧！”

话刚说完，由那名喇嘛背后飞出一物，砰然坠入江中！

郭璞笑道：“行了，你们如今可以过来了！”

有了这句话，七名喇嘛一起腾身掠了过来！

脚一沾船板，为首喇嘛便要探腰！郭璞一抬手，道：“干什么，想灭口？别妄动，凭你们几个，要论真才实学，合起来也难在我手下走完十招，不信你试试！”

“我不信！”那为首喇嘛狞笑道：“你也别动暗器，咱们试试！”

“可以！”郭璞点头说道：“不过我话说在前头，你们谁先动，我要谁的一只手，我这是逼不得已，完全是为了自卫！”

“好，我先动！”那为首喇嘛一声狞笑，探腰便要出剑！只可惜郭璞比他快得多，一声冷笑，匹练暴闪，人影似电，只听那喇嘛一声大叫，血光迸现，匹练，人影，一闪俱敛，再看时，郭璞仗软剑卓立原处，而那为首喇嘛一只右掌齐腕不见，鲜血如注，遍地皆是，遍地血迹中，有一只毛茸茸，蒲扇般断手！

郭璞冷笑道：“如何，谁愿意再试试？”

这一手高绝快剑震慑人，众喇嘛面色如土，谁还能敢动？

那为首喇嘛龇牙咧嘴，脸色狰狞凄厉，咬牙说道：“郭璞，好，你敢……”

郭璞道：“有什么敢不敢的？我说过，我完全是为了自卫！”

那喇嘛道：“谁相信你是自卫？”

郭璞道：“别忘了，我身边有两个海爷的护卫可以作凭，由始至终他两个看的清楚，这官司有的打的！”

不错，郭璞他是有两个人证！

那喇嘛狞笑说道：“论人证我那人证不比你少！”

郭璞道：“试试看，必要时我拉上船家，他们总是局外人！”

那喇嘛一怔，哑口无言，旋即咬牙说道：“郭璞，算你狠……”

郭璞一笑道：“老人家开船，送这几位国师上岸！”

船尾李顺应了一声，立即把船摇近了岸！

船甫近岸，郭璞便摆了手，道：“诸位国师，请自便吧！”

那为首喇嘛冷笑说道：“郭璞，你想半途溜掉？”

“笑话！”郭璞扬眉说道：“我为什么要溜，这场管司还不一定谁打赢呢，咱们谁先到京谁等谁，既然碰上了，咱们是不见没完！”

那为首喇嘛道：“郭璞，这话是你说的？”

郭璞毅然点头，道：“不错，是我说的！”

那为首喇嘛恶狠狠地瞪了郭璞一眼，狞笑点头，道：“好，郭璞，佛爷们先走一步，京里等着你了，你要是想半途溜掉，天涯海角，哼，哼，走！”

哼，哼两声结束了那番凶恶的话，一声“走”字，带领着残余的一众喇嘛腾身而起，掠上了岸，如飞不见！

喇嘛们走了，铩羽而去，就这么走了！

郭璞唇边浮现了一丝轻微笑意……

突然，舱门响动，船舱里双双走出了海腾与海骏，海骏一脸的怒容，海腾则一脸的凝重，到了郭璞身边，海骏叫道：“郭爷，竟会是他们，这叫什么？”

郭璞淡淡说道：“那是因为你没想通，我问你，咱们奉什么出的京？”

海骏道：“郭爷，这还用问，自然是奉了皇上的旨意！”

郭璞道：“这就是喽，咱们若在半路把犯人他交，这叫什么？”

海骏呆了一呆，道：“我知道，郭爷，这叫违抗圣旨，可是……”

郭璞截口道：“海骏，没什么可是不可是的，违抗圣旨就是大罪一行，再说，咱们把犯人半途他交，万一出了差错，这责任谁担？”

海骏道：“那总不是在咱们手中出的错！”

郭璞道：“可是奉旨出京的是咱们，岳钟琪也是把人交给了咱们！”

海骏道：“可是咱们把人交给了他们！”

郭璞道：“谁让你交的？”

海骏一怔哑了口，答不上话来，但旋即他又说道：“是他逼咱们这么做的！”

郭璞摇头一笑，道：“海骏，没这个说法，他是皇上，他说了话，就是眼前是个火坑，咱们也得往里跳，这就叫君要臣死，臣不得……”

海骏大叫说道：“郭爷，他总得讲个理？”

“讲理？”郭璞笑道：“跟皇上讲理，有这一说么？要讲理他就不是皇上，当了皇上便没有讲理这一说，尤其是这一位，当年他的帝位是怎么夺来的？他要讲理也不会这么做了！”

海骏方待再说，郭璞已然敛去笑容摇头说道：“海骏，别说了，你的意思我懂，你心里的气愤我也明白，老实说，我的感受不比你差，要冲着这位皇上，我可以带着犯人马上走路，回我的武林去，可是，海骏，我不得不为海爷着想，顾着点儿海爷，你知道，怎么说咱们是海爷的人，一切全冲着海爷！”

海骏怒气稍敛，却大为激动，道：“郭爷，您由来令人敬佩，可是难道咱们就算了不成？这口气咱们又怎么咽下？”

郭璞淡淡一笑，道：“自然，海骏，这完不了，就是咱们有息事宁人之心，那些个喇嘛们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平时他们何等气高趾扬？‘雍和宫’

礼遇便连王公大臣都难及，何曾遭受过这么重的打击？更何况是毁在咱们手里？宫里，你我三人没有说话的余地，甚至连进‘紫禁城’的资格都没有，有话等咱们回去后，让海爷代咱们说去，至于这口气……”

淡然摇了摇头，道：“恐怕咱们只好咽下，你想想，海骏，连海爷都受尽了冤气，咱们又算得了什么呢？”

海骏默然未语，但脸色铁青，神态怕人！

海腾抬手拍上了他肩头，道：“海骏，郭爷说得对，咱们是得忍，爷一肚子牢骚，满腔的冤气，还得忍了吞了。”

海骏身形暴颤，道：“这气让人难受，回去我就求爷，干脆回新疆去过咱们自己的日子，就是叩破了头，我也要求动他！”

海腾道：“海骏，别傻了，爷要能走不早走了？怎么说他是皇上，爷哪怕对他千不满，万不满，爷的耿耿忠心咱们都明白，到头来仍会为他抛头颅洒热血的，你忘了老爷子临终前对爷的交待，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落个忠字！”

海骏颤声说道：“我明白，我也记得，可是这值得么？又叫什么忠？”

海腾脸色一沉，道：“海骏，这话也是你说得的？”

海骏抗声说道：“我心里有话，为什么不能说？”

海腾道：“海骏，要明白，你这是对老爷子！”

海骏一震低下了头，默然不语！

海腾一叹，拍了拍他道：“海骏，水路犹长，前途会发生什么事尚难预卜，该养精蓄锐以待顽敌，别替爷跟郭爷丢人，舱里歇歇去！”

海骏没说话，低着头转身走了！

听得舱门开而复关，郭璞始道：“海腾，无怪乎海爷平日最器重你，你能列海爷八护卫之首，你对事比海骏冷静得多！”

“天知道，郭爷！”海腾悲笑说道：“我整个人都快要爆炸了，可是正如您所说，为爷，说什么我也得忍，除了这个心字头上一把刀的字，别的我又能怎么样？郭爷，怪不得海骏这样，爷所受的一切，我早就暗感不平了，再看看今夜的事，实在叫人难忍受？这叫什么？这还成什么朝廷？……”

吁了一口气，压制住随话而来的激动，道：“郭爷，我八个虽不是亲兄弟，但较亲兄弟还要亲，自小就跟了老爷子，多少年来我八个也未曾有片刻分离，所以，对他七个，我敢说比对自己有几根指头了解得还清楚，也许我八个生就该跟爷，也生就跟爷有缘，虽然我八个各有自己的性情脾气，但没有一个不随爷，跟爷一样地一腔热血全喷在朝廷与皇上身上，可是近年来的所受，却一次比一次地令人心灰意冷……”

郭璞暗暗好不感动，海腾话声至此，他插口说道：“海腾，世上难得的是血性汉子，你我九个虽认识没多久，可是我把自己当成你八个中的一个，也认为你八个是我生平仅有的好朋友！”

“谢谢你，郭爷！”海腾激动地道：“不因为您的所学盖世，也许是您的性情为人跟爷一般无二，剑胆琴心，侠骨柔肠，顶天立地的昂藏须眉七尺躯，傲视尘寰的大丈夫，您在我八个的心目中，跟爷一样，爷私下常训示我们，男子汉，大丈夫，生当于世，不必上效古人，但学一学眼前的您……”

郭璞一阵激动，双目欲湿，道：“海爷他太看重我了！”

海腾道：“那不关爷，郭爷，我八个的眼睛是雪亮的，爷从没服过人，

唯独对您，郭爷，他打心底里敬佩，逢人便挑拇指！”

郭璞强笑说道：“海腾，海爷让我羞愧！”

这句话，海腾没懂，当然，他怎会懂？扬了扬眉，道：“郭爷，眼前这件事，您打算怎么办？”

郭璞道：“把犯人押进京，然后向海爷陈明一切，离开‘贝勒府’，回我的武林去，他们谁有本领，让他们冲着我来！”

海腾吃了一惊，道：“郭爷，您打算……”

郭璞淡淡一笑，道：“海腾，不瞒你说，我早就心灰意冷了，要不是……”

海腾截口说道：“郭爷，您要真打算这么做，那您是让我八个为难。”

郭璞讶异地道：“海腾，这怎么说？”

海腾道：“您让我八个难以取舍！”

郭璞猛然一阵激动，道：“海腾，我是个飘泊不定的武林人，说什么你八个也该好好跟着海爷，你知道，海爷少不了你们！”

海腾点头说道：“我八个也离不开海爷，同样地，也离不开您！”

郭璞摇头说道：“没想到你八个对我也那么厚爱，海腾，你不让我走？”

海腾道：“郭爷，我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只能说爷也少不了您！”

郭璞默然未语，但旋又说道：“海腾，你应该看得出，照目前的情形，海爷也待不了多久！”

海腾道：“您的意思是说爷会请辞归乡？”

郭璞摇头说道：“以海爷的赤胆忠心，要他自动地请辞，那很难，我的意思是说，朝廷里容不了海爷这么样的一个人！”

海腾脸色一变，忙道：“郭爷，不行，不行，那绝不行！”

郭璞愕然说道：“海腾，什么不行？”

海腾道：“爷的性情您知道，他要是被皇上排掉了，我担心他会……”

郭璞眉锋一皱，道：“我明白了，海腾，可是目前的情形……”

海腾道：“不管目前的情形如何，绝不能让皇上采取主动！”

郭璞道：“这么说来，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海腾忙道：“郭爷，什么办法？”

郭璞道：“想办法让海爷主动地离京！”

海腾摇头说道：“难，难，难，郭爷，那是绝办不到的事！”

郭璞道：“可是，海腾，总不能这样下去，倘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被皇上采取了主动，那岂不更糟？”

海腾皱眉说道：“我也明白，郭爷，可是又没有办法……”

郭璞猛一点头，道：“海腾，我有办法，这件事交给我好了！”

海腾急道：“郭爷，您有什么办法？”

郭璞强笑说道：“海腾，现在不能说，到时候你自己看好了！”

海腾也未多问，道：“郭爷，这么说您是不走了？”

“不！”郭璞摇头说道：“海腾，只能说我暂时打消了走的念头！”

海腾一脸失盲望色地道：“这么说您还是要走？”

郭璞笑道：“到时候海爷都走了，我还留在那儿干什么？”

海腾呆了一呆，哑然失笑，但他旋即敛去笑容，道：“郭爷，您不能跟爷到新疆去么？”

郭璞摇头说道：“难说，到时候再看吧，也许到时候海爷会极不欢迎

我……”

海腾道：“郭爷，那怎么会？根本不可能！”

郭璞淡淡笑道：“世间事变化是很大的，不信到时候你看吧！”

海腾摇头说道：“不会，不会，绝不会，就是日出西山我也不会相信！”

郭璞淡淡一笑，突改话题，道：“对了，海腾，海爷在新疆还有些什么人？”

海腾摇头说道：“只有一个当年跟着老爷子的贴身护卫，如今已上了年纪，待在新疆守着那片产业，别的没人了！”

郭璞道：“海爷那片产业，是怎么样的产业？”

海腾立即目闪异采，扬眉说道：“郭爷，那是一片牧场，大得很呢，有好几千匹马，好几千只羊，那地方甭提有多好了……”

郭璞点头说道：“天山溶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罩，那地方确最好，既美又雄壮——”

海腾眉飞色舞地道：“一点不错，一点不错，那儿的‘伊犁湖’、‘罗布泊湖’，全是‘天山’的溶雪汇集的，‘大戈壁’的风沙刮起来怕人——”

郭璞笑道：“还有‘哈密’的瓜果，‘和阗’的玉，‘吐鲁蕃’的葡萄，尤其惹人喜爱的是那儿的美姑娘，对么？”

海腾乐在心里，喜在脸上，哈哈笑道：“郭爷，您算是说进了海腾心里，怎么，您去过？”

郭璞笑道：“说穿了不值一文，半由书上看来，半是听人说的！”海腾不禁失笑，道：“郭爷，那您更应该去去，您跟云姑娘，爷跟梅姑娘，要是往那儿一住，哈，甭提有多美了！”郭璞眉锋为之一皱，道：“云珠可不一定过得惯……”

“谁说的？”海腾一瞪眼道：“没去过新疆的人，就不知道这新疆的好处……”

郭璞笑道：“卖爪的说爪甜，对你来说，新疆若产苦瓜，你也会说它是甜的！”

海腾又笑了，道：“郭爷，我说的是实话，不信到时候您去看看？”

郭璞道：“到时候如果能去，我是要去看看的！”

海腾忽地眉锋一皱，道：“郭爷，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说？”

郭璞微微一愕，道：“跟我还有什么话不当说的？”

海腾犹迟疑了一下始道：“以我看，您跟云姑娘是不成问题了……”

郭璞立即明白了八分，脸一热，心里也一慌，道：“怎见得？”

海腾道：“这我还看不出么？您每次由外面回来，云姑娘哪次不是想尽办法出来看看您，而您对她也……”

倏然一笑，接道：“郭爷，一碰到这种事儿，我就嘴笨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您跟云姑娘都愿意，该叫情投意合，可是……”

郭璞道：“可是什么？”

海腾道：“可是爷跟梅姑娘，似乎就不像那么回事儿！”

郭璞道：“那么你看像哪回事儿？”

海腾摇摇头，道：“我看得出，爷对梅姑娘，是只差把心掏出来了，可是梅姑娘对爷，却是始终不即不离地……”

敢情连海腾都看出来了！

郭璞心中微震，道：“我看海爷跟梅姑娘一直很好嘛！”

海腾不以为然地摇头说道：“梅姑娘对爷，似乎仅止于朋友之情，要谈嫁娶，恐怕那还差一段，只不知是怎么回事……”

郭璞道：“我看不是那么回事……”

海腾道：“不然，这么多年了，她什么都没表示过！”

郭璞强笑说道：“海腾，这种事还要表示么？再说，她有什么表示，会让你知道么？你真是瞎操心！”

海腾没笑，却目光一凝，郑重地道：“郭爷，海腾都看出来了，我不信您没看出来！”

郭璞心中一震，几乎不敢正视那一双目光，道：“海腾，我老实对你说吧，姑娘家有姑娘家的打算，尤其梅姑娘，她是个奇女子，好姑娘，对这种事更为慎重，您想，海爷是什么身份，她能表示什么？又好表示什么？齐大非偶，富贵不一定就是福，也许，这是唯一使她犹豫之处！”

海腾道：“可是，郭爷，您知道，爷对她可是一片真心！”

郭璞点头说道：“当然，我知道，相信梅姑娘也知道，可是，海腾，内城里的人你知道，那些个王公大臣的内眷你也该明白，梅姑娘她不得不防着人说她攀高枝，贪富贵，图荣华……”

海腾点头说道：“这倒是，那些人顶可恶了，吃饱饭闲着没事，不是斗纸牌，就是串门子，东家长，西家短，关她什么事……”

郭璞道：“这就是喽！”

海腾道：“郭爷，那么您看该怎么办？”

郭璞颇难启口，想了想之后，道：“海腾，你知道，这种事，任何一个局外人……”

海腾道：“可是您总得替爷出个主意呀！”

郭璞道：“主意我倒是出过，奈何海爷不肯！”

海腾道：“您出的是什么主意？”

郭璞道：“我请海爷抛弃一切，带着她走，找个清静的地方，过那清静的生活去！”

海腾眉锋一皱，道：“那爷是不肯，他倒不是舍不得荣华富贵与那贝勒头衔，而是他不放心那位皇上！”

郭璞道：“所以说这种事任何一个局外人都帮不上忙！”

海腾皱了皱眉，方待再说！

郭璞突然一笑说道：“好了，海腾，我总以为姻缘是五百年前注定事，有情人终会成为眷属的，别再为旁人瞎操心了，你自己怎么打算？是在这儿讨一个带回去，还是回新疆再说？”

一提到自己，海腾刹时涨红了脸，嗫嚅说道：“您怎么开起我的玩笑来了……”

郭璞道：“这是正经大事！”

海腾道：“我还没有为自己打算！”

郭璞笑道：“你想一辈子光棍打到底？海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海腾憋了半天，方始憋出了一句：“那就等回到新疆再说吧！”

郭璞道：“怎么，你不喜欢这儿的？”

海腾红着脸摇头说道：“不行，这儿的姑娘动不动就像个泪人儿似的，要不然就像一阵风就能吹倒她，长得那么柔弱，那么纤小，跟个琉璃做的一

样，一碰就能碰破！”

郭璞忍不住失笑说道：“你想干什么？找个身八尺，腰十围的，脾气来了好揍你？”

海腾自己也忍耐不住地笑了！

笑声中，郭璞忽道：“好了，海腾，等你回到新疆之后，我再喝你的喜酒吧，如今，天色不早，回舱里歇歇去，正如你适才所说，前途会发生什么，犹难以预料，宜养精蓄锐，以逸待顽敌！”

海腾道：“海腾这就进去，只是，郭爷，折腾了大半夜，您也该歇歇了！”

郭璞摇头笑道：“你瞧我有一点疲累之色么？往日纵横武林，如今要禁不住半夜的折腾那还行？你歇你的吧，只好好照顾犯人，别的事儿不用管，我到船后找船家聊聊去！”

海腾这才答应着转身行去！

郭璞跟着他迈了步，由船舷擦舱而过走向船后！

到了船后，他还没开口，李顺已冲着他微一哈腰，低低说道：“旗主，杀得痛快，李顺父子瞻仰了旗主绝世身手，福缘不浅，足可傲夸……”

郭璞淡然一笑截口说道：“老人家夸奖，也多亏了两位令郎！”

李顺那两个精壮儿子忙欠身说道：“得蒙旗主之差遣，那是我兄弟的无上荣宠，‘丹心旗’所至，四海八荒俯首听命，我兄弟也是应该的！”

郭璞含笑说道：“二位客气……”

李顺道：“旗主到船尾来……”

郭璞道：“这一带我不熟，我是来向老人家请教一声，再往前去，可有什么易于下手拦船之处？”

李顺道：“这一点李顺想到了，早想禀报旗主！”

郭璞道：“老人家别客气，请指教！”

“不敢！”李顺道：“旗主该知道，对喇嘛们来说，那是非找有利处所下手拦船不可，可是对长江四十八水寨来说那就不然了！”

郭璞道：“老人家是说，他们随时可以下手？”

李顺点头说道：“是的，旗主，他们不但随时可以下手，而且在水中来去，令人防不胜防，万一他们由水底凿了船……”

郭璞皱眉说道：“这确是件很麻烦的事，我不能让他们不拦船劫人，那样会惹人动疑，可是又不能让他们凿船，苦的是也不能向他们下手，一旦他们到了……”

李顺道：“李顺倒有个浅见在此！”

郭璞道：“老人家请说！”

李顺道：“我看旗主不如弃船上岸，改由陆路上京！”

郭璞点头说道：“老人家说得是，这样既可免跟水路豪雄冲突，也可以出乎陆路豪雄之意料，确是一举两得之计！”

李顺道：“那么旗主是打算由何处上岸？”

郭璞道：“以老人家高见？”

“不敢！”李顺道：”如为免与水路豪雄冲突，自然是越快越好！”

郭璞道：“是不错，但倘若不过‘巫峡’就上岸，势必得绕道鄂境不可，否则的话仍难免跟守在‘大巴’、‘巫山’一带的陆路豪雄碰上！”

李顺点头说道：“旗主说得是，那只有请旗主明智选择了！”

郭璞沉思了片刻之后，道：“老人家，有道是：“明枪好躲，暗箭难防’，陆地上的袭击，总比水底的偷袭容易发现，说不得我只好绕道鄂境了！”

李顺道：“那么旗主请示下，由何处上岸！”

郭璞道：“这一带我不大熟，老人家看该由何处上岸？”

李顺道：“这一带都可以上岸，不过由这一带入鄂，山路颇为难行！”

郭璞抬眼右顾，只见山势连绵，乌黑一条，果如李顺之言，由这一带入鄂，非穿过这些山不可！

当下他一皱眉，道：“老人家，这一带可是‘巫山’诸峰之支脉？”

李顺点头说道：“旗主没说错，正是！”

郭璞扬眉说道：“久仰‘巫山’诸峰秀丽绝伦，‘巫山’之云名传遐迩，途经于此，岂可当而错过？正好借此机会一饱眼福……”

转注李顺道：“老人家，附近可有城镇？”

李顺道：“只有些小村落，并无大城镇！”

郭璞道：“既有小村落，那就不愁没有吃喝了，老人家，此处可有宜于靠岸之处？”

李顺漫不经意地向岸旁望了望，道：“回旗主，随时可以靠岸！”

郭璞道：“那么请老人家即时靠岸歇息，明天一早就上岸取道入鄂！”

李顺应了一声，立即把船向岸边靠去！

近岸船停，停船处是一片旷野，看不见一点灯光，一户人家，船刚靠岸，舱门响动，舱里走出了海腾！

他走过来向着郭璞欠身一礼，然后愕然问道：“郭爷，怎么回事，今夜不走了？”

郭璞点了点头，遂将原因及打算说了一遍！

听毕，海腾点头说道：“也是，郭爷，那么您的意思是在这儿过夜？”

郭璞点头说道：“正是，海骏睡了么？”

海腾道：“也刚睡，我没让他出来！”

郭璞道：“那两个呢？”

海腾道：“睡得都很香甜！”

郭璞点了点头，道：“那么你还是进去吧，由我在这儿守着好了！”

“不！”海腾摇头说道：“郭爷，说什么您也该歇歇了！”

郭璞微笑说道：“海腾，离天明没有多久了，但这一段时刻却是最为紧要的时刻，只要能在船上渡过这半夜，天明上了岸咱们就不必再担心水底偷袭了，还是让我来吧！”

海腾道：“那么，郭爷，我陪您……”

郭璞摇头说道：“不用了，海腾，你跟海骏只看好犯人，该比什么都强！”

海腾道：“郭爷，您这样待人，让人很不安！”

郭璞笑道：“海腾，跟我还来这一套？进去吧，躺定了就会安了！”

这话逗人，但海腾没有笑，皱着眉道：“郭爷，以我看陆路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了事，势必比水路还要艰苦，像您这样一夜不合个眼……”

郭璞笑道：“怎么，忘了我对你说的话了？一夜不睡算得了什么？”

海腾还待再说，郭璞已然摆手又道：“海腾，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还是从命吧！”

海腾迟疑了一下，这才答应着转身回了舱！

望着海腾进了舱，掩上了舱门，李顺低低说道：“旗主，这儿岸近水浅，不宜于水底偷袭，我看您也去歇息一会儿吧，明天还有一段艰苦山路呢！”

郭璞点了点头，道：“谢谢老人家，我明白，可是我当真没感到丝毫疲累，倒是三位应该去歇歇了！”

李顺道：“哪有客人不睡，让船家去歇息的！”

郭璞笑道：“既如此，咱们对坐耗到天亮好了！”说着，他盘坐了下去！

李顺站在那儿没动，郭璞向着他一招手，道：“老人家，请坐呀！”

李顺道：“旗主面前，哪有……”

郭璞截口说道：“别忘了，老人家，你是船家，我是客人，你若坚不肯坐，我只好再站起来了！”

李顺这才点头遵命，却向着身后一摆手，道：“去一个到桅上去，四下里看仔细了！”

他那位二儿子应了一声向那两根既粗又高的船桅行去，到了近前手脚并用，猿猱一般地上了桅顶！

李顺又告罪坐在郭璞对面！

坐定，郭璞问道：“老人家，有件事我想请教一二！”

李顺忙道：“不敢，旗主请只管垂问！”

郭璞道：“梅姑娘怎会是‘洪门’中人，难道……”

李顺神情一肃，道：“回旗主，此事说来话长，这要从傅老先生说起！”

郭璞知道他指的是傅青主，当即点头说道：“老人家请说下去！”

李顺道：“旗主可知道‘洪门’上一辈双龙头？”

郭璞点头说道：“我听家师说过，李秀李前辈！”

“他跟傅老先生自幼订交，情同手足，对姑娘特别钟爱，所以临终前把‘双龙头’令旗交给了姑娘！”

郭璞点头说道：“原来如此，梅姑娘那身高深莫测的武学，师承哪一位前辈异人？”

李顺摇头说道：“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姑娘文武双绝，胸罗渊博，至于姑娘的师承，那只有一个人知道！”

郭璞道：“哪一位知道？”

李顺道：“总护法栾老爷子！”

郭璞点了点头，忽道：“对了，老人家，栾老人家又是怎么进门的？”

李顺道：“这也要从傅老先生说起，当年有一天傅老先生出门远游，在‘潼关’遇见了栾老爷子，当时栾老爷子卧病客栈，已然垂危，是傅老先生治好了他，栾老爷子感老先生活命大恩，情愿追随左右，为奴为仆，而老先生始终以兄事之，从那时候起，栾老爷子就跟了老先生！”

郭璞点头说道：“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我怎始终没听梅姑娘提起过！”

李顺道：“姑娘也始终视栾老爷子为长辈，但以老爹呼之，加以傅老先生再三嘱咐不得视之为仆，姑娘怎好提？再说姑娘也不是那种施恩久念之人！”

郭璞点了点头，道：“梅姑娘确是这么一位值得敬佩之人！”

顿了顿，接道：“老人家，梅姑娘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李顺摇头说道：“自傅老先生过世之后，梅姑娘便变卖了家产，遗散了

下人，如今该没有什么人了，旗主问这……”

郭璞“哦！”地一声，道：“没什么，我只是随口问问……”

“旗主！”李顺老眼凝注，郑重地道：“李顺在此对旗主有个恳求！”

郭璞忙道：“不敢当，老人家这话请只管说！”

李顺道：“姑娘是这世上唯一的奇女子，也是个最重情义的人，李顺斗胆恳求，请旗主莫辜负了她！”

郭璞心中一震，忙道：“老人家话从何说起……”

李顺道：“旗主不必再瞒李顺，‘洪门’中人十有八九都知道姑娘心向旗主，李顺适才听得旗主与那位海护卫的谈话，也明白了旗主的用心……”

郭璞先是脸一热，继而心头又一震，尚未说话！

李顺已接着又道：“旗主应该知道姑娘的性情，她孤傲清奇，自当年至今，有多少俊彦，多少显贵，多少名士向她求亲，但姑娘视之如草芥，概予拒绝，而唯独对旗主，她却是敬爱有加，一个孤傲清奇，轻易不动感情的人，一旦动了感情，倘得不到一点安慰，遭逢了……，旗主应该想得到那后果，情天难补，恨海难填，为旗主，为姑娘，为天下忠义豪雄，也为‘洪门’千万弟兄，李顺斗胆，恳切直陈，万祈旗主……”

郭璞静聆之余，心神连连震动，李顺话声至此，他忍不住一叹截口说道：“老人家也该知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李顺道：“这个李顺知道，当是为了贝勒海青！”

郭璞点头说道：“正是，老人家！”

李顺道：“那么郭爷也该知道，更应已听见那位海护卫才适之言，姑娘对贝勒海青，仅只是朋友间的感情！”

郭璞道：“老人家，话虽这么说，但我不忍刺伤海青，老人家该知道海青是个怎样的人，我要是别人还好，偏偏我是他府里总管，他视若亲兄弟一般的郭璞！”

李顺双眉微耸，道：“这个李顺明白，但旗主明智该知道，若是把两个毫无感情的人拉于在一起，那将来的后果更糟，一旦被海青明白了真相，他受的打击也将更重更大！”

郭璞苦笑说道：“老人家，这道理我也明白，无如我仍不忍，仍……”一摇头，道：“老人家，我方寸已乱，谈点别的好么？”

李顺道：“李顺遵命，但李顺要斗胆奉告一句，凡事，不来的无须躲，要来的就是躲也躲不掉！”

郭璞默然未语！

李顺也未说话，刹时间，这船上陷入那几几乎能令人窒息的静默中，令人好生不安！

半晌过后，郭璞忍不住道：“郭燕南何德何能，不过一介凡夫俗子，怎值得梅姑娘……

李顺截口说道：“姑娘慧眼独具，她所看上的人，永远是不会错的！”

郭璞苦笑一声，方待再说！

突听桅上那位急道：“爹，有人来了！”

郭璞心头一震，李顺急忙抬眼问道：“是哪一路的？”

桅上那位道：“是由陆上来的，就一个人！”

李顺皱眉说道：“只有一个人，一个人他也敢来？”

郭璞道：“老人家，那要看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了，要是个功力高绝的，

一个也就够了，否则再来得多也没有用！”

李顺点了点头，道：“旗主说得是……”

接着抬眼问道：“是向这边来的么？”

桅顶那位方一点头，郭璞已目闪寒芒地道：“不错，老人家，是向这儿来的，人也确实就那么一个，不过，此人的功力并不怎么样！”

李顺忙抬眼向岸上望去，只见一条矫健人影，在那一大片旷野中，兔起鹘落，疾如闪电飘风一般飞掠而来！

他双眉一扬，道：“旗主，来人已近……”

郭璞微笑说道：“老人家是船家，来人自有我应付！”

说着，他缓缓站了起来！

刚站起，来人已到了江边，那是个身材瘦高的黑衣人，面目阴沉，森冷逼人，他见船上有人，不由微微一愕，但旋即，他扬声发了话：“我请问一声，这条船可是‘北京’贵人押解犯人的船？”

郭璞当即点头应道：“不错，阁下是……”

那黑衣人截口说道：“哪位是‘贝勒府’的郭璞总管？”

郭璞道：“我就是，阁下是……”

那黑衣人深深打量郭璞一眼，面现异色，又截了口：“原来便是郭总管当面，江湖草民有眼无珠，先请郭总管恕个罪！”

郭璞淡淡一笑，道：“岂敢，我再请教！”

那黑衣人道：“有劳郭总管动问，我姓甘，叫甘绳武！”

郭璞双眉微扬，笑道：“莫非当年西南甘家的人？”

那黑衣人甘绳武点头说道：“不错，甘绳武是西南甘家的人！”

郭璞道：“那么是我失敬，阁下的来意是……”

甘绳武道：“奉家主人之命有封信带陈郭总管！”

郭璞“哦！”地一声道：“原来阁下是甘大侠所差，既有书信请掷交……”

甘绳武道：“甘某在郭总管面前不敢卖弄，可否容甘某上船呈递？”

“不敢！”郭璞道：“阁下只管请，郭璞毋任欢迎！”

甘绳武一声“放肆”，双户一晃，鬼魅一般飘起，随风射落船上，郭璞扬眉笑道：“有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阁下好俊的身手！”

甘绳武面无表情，道：“岂敢，郭总管夸奖……”

探怀取出一封未封口的信，双手递向郭璞！

郭璞含笑说道：“有劳阁下了！”

伸手接了过来，抽出信笺一看，他神情一震皱了眉，但旋即他一转平静，抬眼淡淡笑道：“贵上还有什么口头吩咐么？”

甘绳武道：“家主人但等郭总管一句话！”

郭璞淡淡笑道：“那么烦请阁下归告贵上，郭璞皇命在身，不敢擅自做主，明天一早便要余舟登陆，一切等届时见面再谈好了！”

甘绳武道：“那么甘某告辞了！”

一抱拳，身形腾空，倒射而去，郭璞及时说道：“阁下好走，恕我不远送了！”

望着甘绳武远去，郭璞脸上的神色渐转凝重……

适时，舱门响动，郭璞倏扬轻喝：“大敌当前，危机四伏，看好了犯人，不许出来！”只听舱内海腾应道：“郭爷，海腾遵命！”

郭璞未再说话，只默默地站在那里！
李顺忍不住低低唤道：“旗主……”
郭璞淡淡一笑，道：“老人家，没什么，你知道西南甘家？”
李顺点头说道：“我知道，可是甘家如今已没什么人了！”
郭璞笑道：“老人家看适才那甘绳武来去身手，能说甘家无人？”
李顺道：“那么旗主以为……”
郭璞道：“不是我以为，是事实摆在眼前！”
李顺顿了一顿，道：“事实？旗主，那甘绳武身手虽高，但……”
郭璞截口说道：“老人家，十个百个甘绳武都不足虑，可虑的是差遣他来送信，在信署了名的他那位主人，及他那位主人的朋友！”
李顺道：“旗主是指桂武与甘联珠夫妇？”

郭璞摇头说道：“桂武，甘联珠夫妇也不足虑……”
李顺讶然说道：“他夫妇也不足虑？据李顺所知，他夫妇现掌西南甘家，难道说西南甘家另有主人不成？”
郭璞道：“老人家，这两个较桂武夫妇犹长一辈！”
李顺喃喃说道：“较桂武夫妇犹长一辈……”猛然一惊，诧声急呼，道：“旗主是说那甘瘤子……”
郭璞点头说道：“老人家，没错，正是他！”
李顺骇然说道：“旗主，不是风闻甘瘤子已死多年了么？”
郭璞道：“我也这么听说，实际上这封信上署名的是他！”
李顺怔住了，半晌始道：“那么，旗主，那另一个是……”
郭璞道：“当年‘红莲寺’的余孽，‘九指头陀’一空！”
李顺脸色又复一变，骇然说道：“这，这怎么可能，这怎么……”
郭璞淡然一笑，道：“事实上信尾署名的是他二人，老人家请看看这封信！”
说着，随手把那封信递了过去！
李顺忙伸双手把那封信接了过去，只一看，脸上又复变了色，愣立良久始失声说道：“这么说来，不但甘瘤子未死，便是当年‘红莲寺’妖孽也未被肃清了……”忽地老眼一睁，道：“旗主，您看这会不会有诈？”
郭璞双眉一扬，道：“老人家的意思是……”
李顺道：“这两个名号，随便谁都能把它写上去，问题只在甘瘤子与这‘九指头陀’是否还在人世，旗主不见他信上所说么？将曾、张二位先生送上岸，然后旗主三位由水路返京，他绝不为难三位……”
郭璞道：“老人家的意思我明白了，以甘瘤子与‘九指头陀’那两个名字来吓人，胆小的一吓就跑，反正见不着他两个！”
李顺点头说道：“李顺正是这个意思！”
郭璞道：“可是遇上我这个胆大的就不同了，非跟他两个见面再谈不可，是真是假，岂非立可拆穿？这似乎骗不了人！”
李顺停了一停，道：“旗主说得也是，这么说来，他两个果然犹在……”
郭璞道：“这要等到时候见了面后才能知道！”
李顺一惊忙道：“旗主真要去……”
郭璞笑道：“我走的是那条路，不去行么？”
李顺迟疑着道：“旗主，以李顺看，您不如改道……”

郭璞一笑说道：“老人家，他既然差人下了书，只怕这周围已水泄不通，飞鸟难渡，早在他监视之下了！”

李顺道：“这么说，必要时旗主只好请出‘丹心旗’了！”

郭璞摇头道：“老人家，那万万不行！”

李顺一怔道：“旗主，那为什么？”

郭璞淡淡一笑，道：“老人家可知道，他那亲生女儿与有半子之谊的女婿，是怎么跟他闹翻，双双离开甘家的么？”

李顺摇头说道：“这是甘家的家务事，很少有人知道！”

郭璞道：“那是因为甘瘤子的态度一直很暧昧，表面上打的是反清复明旗帜，暗地里却不知在干些什么勾当！”

李顺讶然说道：“旗主，难不成甘瘤子暗中跟满虏有勾结？”

“那谁知道？”郭璞道：“不过，桂武不认他这个泰山，甘联珠不认他这个生身之父，都是大大令人动疑，据我所知，桂武是个满腔热血，一身侠骨的忠义豪雄，甘联珠也是个深明大义，出污泥而不染，出于巨寇之家而不邪的奇女子！”

李顺道：“那……旗主，倘甘瘤子与‘九指头陀’果在，如今也果是他两个拦劫曾、张二位先生，旗主有把握对付他们么？”

郭璞淡淡笑道：“老人家，当年甘瘤子曾跟家义爷颉颃百招……”

李顺一惊，忙道：“什么，他能在郭老人家那‘八宝铜刘’下走上百招？”

郭璞点头说道：“事实如此，老人家，要不然当年他不会纵横大西南，煞威震武林，那么猖獗，那么狂傲！”

李顺骇然说道：“如今又加上个‘九指头陀’，旗主，您还是避一避的好！”

郭璞淡淡一笑，道：“老人家，我不说过么，这周围百里之内，已经是水泄不通，飞鸟难渡了，何况这几个大人，几匹马？再说，我也不能弱了家义父声名，失了‘丹心旗’的尊严！”李顺道：“可是，旗主，这一去是……”

郭璞道：“老人家，便是刀山油锅，我也要闯闯！”

李顺大急，道：“旗主，那么我通知附近‘洪门’兄弟……”

郭璞摇头说道：“老人家，那是无谓的牺牲，我不能这么做……”

李顺道：“可是旗主一身系……”

郭璞截口说道：“老人家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既碰上了又有什么办法？”

李顺道：“旗主，‘洪门’的实力，勉强可以挡他一阵……”

郭璞摇头说道：“不行，老人家，我绝不能让‘洪门’做此无谓的牺牲！”

李顺还待再说，郭璞双眉一挑，道：“老人家，除非你不遵‘丹心旗’令谕！”

李顺神情一震，连忙躬身，道：“禀旗主，李顺不敢！”

郭璞威态一敛，摆手说道：“老人家，请放心吧，自离京以来，我这一百零八手‘大罗剑’始终没有碰上过对手，一直在深感遗憾，如今正可跟甘瘤子、‘九指头’它这两个绝顶高手试试，胜或不能，但我自信不会败到哪里去！”

李顺摇头说道：“旗主，只怕那‘大罗剑’用不得！”

郭璞道：“怎么，老人家？”

李顺道：“‘大罗剑’仅郭、胡、傅三家人会得，尚未听说过有别家人擅施，这您或可瞒瞒别人，恐怕绝瞒不过甘瘤子！”

郭璞笑道：“谢谢你，老人家，这我想到了，可是这总比完全挨打，任他宰割的好，他认出了也不要紧，大不了我送海腾、海骏返京后，来个一走了之！”

李顺道：“可是大业……”

郭璞道：“我若不用‘大罗剑’，不但保不了二位先生，便连己身也保不住，还谈什么大业？老人家，你说是不？”

李顺神情一黯，默然未语，半晌，他突然激动地道：“天理何存，正义何在，难道就任他这么……”

郭璞淡淡说道：“老人家，我由来相信邪不胜正，道必胜魔的！”

李顺颤声说道：“苍天有眼，但愿如此……”

东方泛白，一丝曙光透射大地！

这像一道闪电，击得李顺为之机伶一颤！

而，郭璞却毫不在意地淡然轻喝：“海腾、海骏，出来！”

船舱内，那两位应了一声，舱门启动，双双走了出来，直趋郭璞面前，一起施下礼去：

“郭爷，您早！”

郭璞笑了笑，道：“二位早！”

海腾站直身形，举目环顾，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海骏却愣愣地突然说道：“郭爷，一个人影都瞧不见，哪来什么强敌？”

郭璞淡然笑道：“要能让你看见，就称不得可怕了，如今，你两个听我一句话，记住，我话一出口，便绝不准有一个不字……”

海腾道：“郭爷，我两个不敢，您请吩咐！”

郭璞道：“全力守护犯人，别的事一概不许插手，必要时我叫你两个丢了犯人走，也绝不许有丝毫犹豫！”

海骏双眉一扬，方待说话！

海腾乘躬身之际，忙用手肘碰了他一下，道：“是，郭爷，我两个遵命！”

海骏福至心灵，竟也难得地明白了，闭上嘴，没有说话！

可是郭璞也未留意，他淡淡一笑，道：“那么，去收拾收拾，咱们马上舍舟登岸！”

海腾海骏双双答应一声，施礼而去！

适时，船舱里并肩走出了曾静与张熙！

郭璞道首先含笑打了招呼：“二位先生早！”

曾静、张熙也忙道：“郭总管早！”

说话间二人已走到郭璞面前！

郭璞看看海腾、海骏已进了舱，这才概略地把眼前遭遇说了一遍，然后一脸肃穆地道：

“为不使二位沦落贼手，必要时我要忍痛下手，望祈两位恕我！”

曾静、张熙慨然说道：“旗主放心，人生自古谁无死，此身岂容贼玷污，到了该死的时候，旗主请尽管对准要害下手就是！”

郭璞不禁动容，举手一揖，道：“二位令人敬佩，郭燕南仅此先行谢过！”

曾、张二人忙答一礼，道：“真要说起来，该我二人谢谢旗主才对！”

船板砰砰然，船直晃，海腾、海骏已收拾好了行囊，双双牵着坐骑由舱里行了出来！

郭璞转望李顺道：“老人家，请搭上跳板！”

李顺迟疑了一下，一脸凝重色地挥了手！

他这里一挥手，身后窜出了他那个儿子，快捷而利落地跳上了跳板，郭璞也一挥手，道：“海腾，你两个牵着坐骑先下去！”

海腾、海骏应了一声，牵着坐骑上了岸！

这里，郭璞转向了李顺，含笑说道：“老人家，再见了，多谢一路照顾！”

“哪儿的话！”李顺老眼含泪，嘴角却挑着强笑，拱起双手：“小老儿照顾不周，客人一路顺风，也请千万保重，恕小老儿不能远送了……”

郭璞笑了笑，道：“老人家，别客气，也请多保重，告辞了……”

转过来摆了手：“二位先生请！”

曾、张二人一欠身，当先行下船去！

郭璞这才向着李顺一拱手，飘然下船而去！

望着那渐远的人马，李顺老眼模糊，突然说道：“旗主有难，‘洪门’岂可坐视不顾，我宁可落个违抗‘丹心旗’令谕，老二，放鸽子，通知附近弟兄！”

他那二儿子应声入舱，须臾，一只信鸽破空展翅飞去，在那曙色中，越飞越远，越飞越远……

这一带是傍依着山的大旷野，旷野中杂草丛生，长可没足，既不见有村舍，也不见有农田！

然而，远远地，隔一段便可看见一个挥锄翻草，庄稼汉打扮，头戴草笠的农夫！

海腾倒没说话，可是海骏却忍不住问道：“郭爷，这一带怕不快要变成良田了吧？”

郭璞含笑点头，道，“该如此，这么肥沃的土地，荒芜了可惜，只是，这么一块肥沃的土地若让他们种，只怕会糟蹋了！”

海骏一怔，道：“怎么，郭爷？”

郭璞尚未说话，海腾突然叱道：“傻子，你真以为他们是庄稼汉么？”

海骏又复一怔，道：“这么说，他们不是……”

海腾冷冷说道：“咱们早就在人监视之中了！”

海骏脸色一变，道：“你怎不早说，待我……”

“待你怎么？”郭璞截口说道：“海骏，忘了临下船时我怎么说的了？”

海骏威态一敛，闭口不言！

郭璞一笑又道：“对付他们是我的事儿，我不会让你憋着气的，走，海骏，咱们找前面那一个问问路去！”

说着，径自向前面十多丈外那个挥锄庄稼汉走去！

按说，那庄稼汉早该看见这几人几骑了，岂料他像既聋又瞎，依然弯着腰挥动着锄头！

郭璞淡淡一笑，道：“好镇定！”

说话间已到了近前，他向那庄稼汉身边一站，开口说道：“这位，借问一声！”

那庄稼汉这才停止了挥锄，站直了腰，抬起了头，好狰狞凶恶的一张脸，他冷冷望了郭璞一眼，道：“你要问什么？”还真和气，牵一发而动全局，郭璞跟这个一搭讪，远近的那些“庄稼汉”，全停锄望了过来！

郭璞没在意，笑了笑，道：“我请问，由此入鄂，该怎么个走法？”

那庄稼汉抬手往后一反映，道：“向着这座山走，过了这座山就是鄂境了！”

“多谢。”郭璞谢了一声，目光落在地上，笑问道：“你老哥在挖宝么？”

那庄稼汉一怔，道：“挖什么宝？”

郭璞手往下指，道：“翻草种田该成片地翻，你老哥怎么单在这儿挖坑，既不像翻草种田，那就只有是挖宝了！”

那庄稼汉低头一看，一张脸刹时成了猪肝色，是不错，挖了大半天，他只是挖了个坑！

然而转眼间他又一转狰狞，眼一瞪，方待发作！

郭璞已然一笑又道：“行了，阁下，有道是：‘光棍眼里揉不进一颗砂子’，请归告贵上，就说郭璞已上了这条路，不会往别处弯的！”

那庄稼汉神情一震，勃然色变，但他一句话也没说，荷起锄头，一挥手，径自转身行去！他一走，那其他的庄稼汉跟着皆动！

郭璞笑了，道：“海骏，可以出气了吧！”

海骏哼了一声，道：“郭爷，只能说一半，也便宜了些！”

郭璞摇了摇头，道：“别那么小气，走吧！”

一行几人几骑，跟在那些庄稼汉身后往前行去！

而，那些庄稼汉个个步履轻捷，转眼间绕过了一片树林不见，海骏一急，忙道：“郭爷，他们……”

郭璞笑道：“海骏，无须跟，你还怕咱们找不到他们么？”

说得是，人家找的是他几个，并不是他几个找人家！

海骏未再说话！

又走了片刻，刚绕过那片树林，海腾突然抬手前指道：“郭爷，瞧，前面有人家了！”

郭璞忙循指前望，只见那近山脚处有一片小小村落，农家早起，这时候早已吃过早饭了，所以未见有炊烟升起！

在那片小小村落之旁，还有一道山口横断了山脉！

郭璞当即说道：“海腾，看来咱们要由这儿入鄂了！”

海腾道：“郭爷，我看并没有什么难走的山路嘛！”

郭璞道：“谁知道，也许难走的还在后头，不过……”顿了顿，接道：“海腾，这既是往来川鄂的捷径，前面那小村落里必然有惊人的文章，你跟海骏小心照顾好两位先生！”

海腾道：“郭爷，您请放心，准错不了！”

说话之间，那片小小村落已近，只见村民进进出出如平常，看不出有什么惊兆异状！

同时，竟还有不少的商贾客旅出入其中！

郭璞点头说道：“是不错，但海腾，对咱们来说，太平静并不是好现象！”

海骏插口说道：“郭爷，您瞧，这儿还有来往的客商！”

郭璞道：“我不说么？这儿是来往川鄂的捷径！”

海骏道：“既有客商经过，这儿少不了酒肆饭馆！”

郭璞笑道：“怎么，饿了？”

海骏赧然点头，道：“是有点！”

郭璞道：“ 那好，待会儿进村后，咱们先找一家吃喝了再说！ ”

海骏未再说话，海腾却犹豫再三，突然说道：“ 郭爷，对方究竟是些什么人？ ”

郭璞侧转头望了望他道：“ 你问这干什么？ ”

海腾道：“ 我从没见您这么在意过！ ”

郭璞笑了笑，道：“ 事实上，对方不容我不把他们当回事儿！ ”

海腾道：“ 我不相信武林中有人能让您这样儿！ ”

郭璞淡淡笑道：“ 事实上你已看出了，我很在意！ ”

海腾道：“ 那么，郭爷，对方究竟是些什么人？ ”

郭璞道：“ 说了你也不会知道，到时候你只管看好了！ ”

适时已到了村口由村口往村里看，仍难看出些什么，家家户户依旧如常，郭璞却扬眉笑道：“ 海腾，我有个感觉，咱们现在像在布袋口，如今嘛，正要往布袋里走，咱们一走进去，人家一扎布袋口…… ”笑了笑，住口不言！

海腾扬了扬眉，道：“ 郭爷，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我不以为咱们就出不来了！ ”

郭璞未再说话，微微一笑，当先行进村中！

一进村不到十丈，郭璞突然目闪寒芒，笑道：“ 海腾，布袋口扎上了，不信你回头瞧瞧！ ”

海腾与海骏都回了头，一看之下，不由心头震动，脸上变了色，由那村口几户人家中，鱼贯地走出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正是适才路上那些庄稼汉，仍是那身打扮，不过手里的锄头换了柄带鞘的剑，成一字地封住了村口！

奇客援手

海骏看得刚一声冷哼，郭璞已然笑道：“海骏，别忘了我的话，也别把他们当回事儿，你不是饿了么，咱们找个地方吃喝去！”

海腾、海骏双双转回了头，海骏抬手往前一指，道：“郭爷您瞧，那儿有好几家！”

郭璞早就看见了，前面二十多丈处转左，一列好几家酒肆，酒旗儿高挑，正自迎风招展，其中，以那名唤“太白居”的酒旗儿挑得最高！

郭璞点头笑道：“‘太白居’名儿雅，咱们就到那儿去坐坐吧！”

他这豪情，也激起了海腾、海骏的豪情，两人齐声答应，海骏更豪笑说道：“吃饱了，喝足了才有劲儿，走，今儿个我非喝上个……”

郭璞飞快接道：“海骏，量不得过三！”

海骏道：“三斤？”

郭璞摇了摇头！

海骏道：“三壶？”“不！”郭璞道：“三杯！”

“三杯！”海骏皱了眉，道：“郭爷，那还不够我湿嘴唇儿的！”

郭璞道：“凑合点儿吧，要等你湿了嘴唇儿，海腾就得多照顾一个了！”

海骏赧然失笑！

海腾则哈哈大笑，就这么谈笑着，一路往“太白居”行去，哪像如临大敌，分明没当回事儿！

到了“太白居”门口，曾静、张熙双双下了坐骑，拴好了马，郭璞当先，海腾、海骏殿后，行进了门！

进了门，郭璞倒没怎么，海腾、海骏却为之一怔！

“太白居”酒肆地方宽敞，座头洁净，还透着雅致！

只是偌大一家酒肆，座头空荡荡地，仅靠里一付座头上，坐着一个酒客，在那儿自斟自酌！

那个酒客，看侧面，他身材颀长，隐透逼人气度，身穿一袭黑衫，郭璞等人进来，他连头也没抬一下！

对这个孤独的黑衫客，不但郭璞留了意，便连海腾、海骏也不由地多看了好几眼！

然而，可惜，那黑衫酒客头戴一顶宽沿大帽，拉得低低的，遮住了他大半张脸还多，根本瞧不见他的面貌！

其实，无须多看，但看他的身影，就知道此人必非常人，因为常人没有他那种隐隐慑人的气度！

海腾向郭璞靠了一步，低低说道：“郭爷！”目光向那位黑衫酒客溜了过去！

郭璞一摇头，淡淡说道：“高人！”

海腾没再问，郭璞转向了柜台，柜台里，那掌柜的跟个伙计正畏畏缩缩地站在那儿，一付战战兢兢模样！

郭璞当即淡淡一笑，道：“掌柜的，宝号今天不做生意么？”

那掌柜的一惊忙点头说道：“做，做，几位请坐，请坐！”

郭璞淡然一笑，带青海腾等在一付座头上坐下，却有意无意地把曾静、张熙拦在了里面！同时，郭璞也恰好挡住了那位黑衫客！

坐定，那店伙畏缩地走了过来，脸上挂着心惊胆战的强笑，微一哈腰，道：“几位要喝什么酒，吃点什么？”

郭璞道：“拣好的多拿就是！”

那店伙应了一声，刚要走！

郭璞及时又道：“慢着，伙计，我告诉你一声，你转告他们一句，我在这儿，他们想要的人也在这儿，有话找我说，要人找我要，可别那么小家子气，也别让人吃喝不痛快地在酒菜里施手脚，明白么？”

那伙计身子一抖，白了脸，刚要答话！

突然，那位黑衫客开了口：“伙计，过来，把我这葫芦酒拿去送给那几位喝去，这酒是我酿的，香、净、而稳当，绝醉不了人！”

郭璞笑道：“既如此，我敬领了，伙计，去！”

伙计怯怯地应了一声，走了过去！

那黑衫客自他身右那被他身形挡住，看不见的墙根处，提起了一只朱红的酒葫芦，往伙计面前且一送，道：“拿去！”

那伙计忙伸双手接住，转身走了过来，放在郭璞桌上！

郭璞漫不经意地看了那只酒葫芦一眼，向着伙计一摆手，道：“伙计，拿菜来！”

那伙计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转眼间，他先送上了杯箸！

郭璞提起葫芦，拔开瓶塞，倏地一阵酒香扑鼻！

海骏脱口说道：“郭爷，好酒！”

郭璞点头笑道：“不错，海骏，你很识货！”

说着，先替曾、张二人满斟了一杯！

酒一出葫芦，其香更浓，注入杯中，杯杯碧绿清澄！

郭璞目中异采暴闪，惊喜地道：“我请问一声，这酒是阁下自酿的？”

那黑衫客淡淡说道：“那刚才说过了，你没听见？”

郭璞的话声，突然之间带着点颤抖，道：“我自信见闻不差，如果我没有看错，这酒该是产自‘北天山’的雪果酿造的，有个雅名儿叫‘冷香录’！”

那位黑衫客笑道：“你的见闻的确不差，这酒的确是用产自‘北天山’的雪果酿造的，它的名儿也的确叫‘冷香录’！”

郭璞扬眉一笑，神采飞扬，道：“敬领之余，我多谢阁下厚赐！”

那位黑衫客道：“带着它也是累赘，乐得做个现成的人情，请尽管喝，别客气，最好别给我剩回来！”

郭璞笑道：“我遵命就是！”

说着替海腾、海骏及自己满斟了一杯，然后放下葫芦，举杯邀几人，道：“来，美酒难逢，这是咱们的福气，错过了可惜，正如那位所说，咱们要喝个滴点不剩”

海骏眨了眨眼，道：“郭爷，这种酒喝多了不会醉么？”

郭璞自然明白他那弦外之音，道：“世上美酒皆醉人，唯有这‘冷香录’是越喝越清醒，因为它功能健身补血，益寿延年，对练武的人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珍品，来，干！”

当先举杯一仰而干！

自然，海腾、海骏放心豪饮，也喝个点滴不剩！

而曾、张二人只不过是略略沾唇！

一杯饮干，海骏一掌轻拍桌子，道：“郭爷，不瞒您说，我从没喝过这么好的酒！”

郭璞笑道：“那么，我不再拦你，开怀畅饮放量喝就是！”

海骏一听这话乐了，抓起酒葫芦便倒，然而，他突然手腕一沉，差点没摔了葫芦，砸了杯箸，他一怔，叫道：“天，这葫芦好重！”

郭璞笑道：“再加上酒，那更重，所以人家嫌它累赘，让咱们喝个点滴不剩，别留着给他送回去！”

海骏拿着葫芦晃了一晃，诧异地道：“郭爷，这是平常的葫芦嘛，怎么重的像块实铁？”

郭璞摇头说道：“那谁知道，想必它不同于一般酒葫芦！”

海骏大为纳闷，却未再问！

适时，那伙计送来了下酒菜跟两大盘包子！

海骏是真饿了，刚伸手抓起一个！

酒肆外走进了一个人，正是那位昨夜江边送信的甘绳武，他近前冲郭璞一抱拳，道：“见过郭总管！”

郭璞含笑站起答礼，道：“不敢当，请坐下来喝一杯？”

甘绳武仍然是那死板板的阴沉脸，道：“不敢叨扰，甘某代家主人前来恭迎，也奉家主人之命，特来恭请郭总管移玉屈驾一……”

“会”字犹未出口，那位黑衫客突然说道：“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郭总管，你坐下！”

郭璞竟然答应了一声，听命坐下！

甘绳武微微一怔，森冷目光扫向了黑衫客，道：“郭总管，这位是……”

郭璞一摇头，道：“我来的时候，这位已经在这儿了，不认识！”

甘绳武“哦！”地一声，深深地打量了黑衫客那侧面身影一眼，道：“阁下这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之语何指？”

那位黑衫客淡淡说道：“很简单，你那主人要见郭总管在后，我要见你那主人却在前，如此而已，你明白了么？”

甘绳武道：“阁下要见家主人？”

那位黑衫客道：“正是！”

甘绳武道：“那么阁下请先示下姓名、称呼，以便甘某禀报……”

那位黑衫客微一摇头，道：“不必了，我现在不想说，他见了我后自会明白！”

甘绳武双眉微扬，道：“那么阁下何事要见家主人？”

那位黑衫客道：“没什么，想跟他谈笔生意！”

甘绳武道：“什么生意？”

那位黑衫客摇头说道：“我不想说，你做不了主，还是等……”

甘绳武道：“我既然来了，天大的事我也做的了主！”

那位黑衫客淡淡笑道：“真的？”

甘绳武毅然点头，道：“当然真的！”

那位黑衫客淡淡一笑，道：“譬如说，你们想要的，我也想要，预备跟你那主人谈谈，让他让给我，这件事你也做得了主？”

甘绳武脸色一变，道：“ 阁下究竟哪位高人？ ”

那位黑衫客摇头说道：“ 我不说了么？只要你那主人见着我，他就会知道我是谁了！ ”

甘绳武道：“ 这么说，如今你不愿说？ ”

那位黑衫客点头说道：“ 不错，事实如此！ ”

甘绳武目中森寒厉芒电闪，便要举步逼过去！

那位黑衫客侧转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比电还亮！

甘绳武神情一震，未动，道：“ 那也容易，请阁下跟这位郭总管一起去…… ”

那位黑衫客目中威棱倏敛，摇头说道：“ 不行，我说过了，凡事都分个先来后到！ ”

甘绳武脸色一变，倏又淡淡说道：“ 那么，我就先请阁下去…… ”

那位黑衫客又摇了头，道：“ 你弄错了，我这见法跟那位郭总管不一样！ ”

甘绳武微愕说道：“ 怎么个不一样法？ ”

那位黑衫客道：“ 你是来请这位郭总管去见你那主人的，可对？ ”

甘绳武冷然点头，道：“ 不错！ ”

那位黑衫客抬手往外一指，道：“ 那么你由哪儿来，回哪儿去，叫你那主人前来见我！ ”

甘绳武脸色大变，冷笑说道：“ 好大的口气，恐怕你还不知道家主人是谁？ ”

那位黑衫客道：“ 那么我说给你听听看，武林败类，西南甘家的甘瘤子，跟当年‘ 红莲寺 ’余孽‘ 九指头陀 ’一空，可对？ ”

甘绳武喝道：“ 你敢直呼老人家名号！ ”

那位黑衫客笑道：“ 有什么不敢的？我毕竟是叫过了，其实，甘瘤子并不是他的名字，而该是他的浑号，对么？ ”

甘绳武脸色铁青，道：“ 你既是认识家主人是谁，就该…… ”

那位黑衫客道：“ 若非是他，换个人我还懒得理呢！ ”

甘绳武默然未语，阴森目光凝注那位黑衫客片刻，突然冷哼说道：“ 要家主人前来见你不难，我先试试你的斤两！ ”

鬼魅一般，闪身欺近！

郭璞双眉方扬，那位黑衫客已然笑道：“ 郭总管，这是我的事，请勿乱伸手！ ”

郭璞敛态淡笑，道：“ 郭璞遵命！ ”

说话间甘绳武已然欺近，倏出右掌，五指如钢钩，闪电一般疾向那位黑衫客左肩搭去！

那位黑衫客淡淡笑道：“ 秤锤往下挪挪，恐怕我的斤两比你重得多！ ”

他话刚说完，甘绳武那钢钩般五指已搭上他左肩，然而，闷哼一声的是甘绳武，他像抓在了一块烫手的烙铁上，机伶一颤，连忙缩手暴退，捧着右腕，满脸惊骇！

那位黑衫客适时笑道：“ 看来你这根秤不够，回去换上够的来吧！ ”

甘绳武脸色倏转铁青，一句话未说，转身出门而去！

海骏难忍惊骇，低低说道：“ 郭爷，这是什么功夫？ ”

郭璞摇摇头，微笑说道：“ 吓人，此人功力该列当世第一！ ”

海骏一惊，道：“ 他第一，您不是…… ”

郭璞截口说道：“我勉力或可接他十招，谁是第一，你自己想吧！”
海骏骇然噤声！
这里方自寂然，酒肆外又响起了步履声，一个瘦高，一个矮胖的黑衣人，并肩走了进来！
他两个一进酒肆，立即为“太白居”带来了一片栗人的森冷，他两个在门边一站，犀利目光横扫酒肆！

那矮胖黑衣人冰冷发话说道：“是哪位要家主人来见？”
那位黑衫客一边举杯，一边淡淡应道：“我！”
那矮胖黑衣人阴沉的胖脸上，浮现了一丝诡异色彩，道：“阁下怎么称呼？”
那位黑衫客举手仰干了一杯，道：“你是甘瘤子本人？”
那矮胖黑衣人阴阴说道：“阁下是非见着家主人才肯说了？”
那位黑衫客道：“他见了我后，不用我说他就会知道的！”
那矮胖黑衣人道：“我听说你嫌甘绳武不够？”
那位黑衫客道：“够不够他见着你那主人没说么？”
那矮胖黑衣人冷然点头，道：“说了，家主人特命我二人前来向阁下赔罪，甘绳武那只手得罪了阁下，家主人命我送来那只手！”
衣袖一抖，一物挟带血光直向那位黑衫客射去！
未见那位黑衫客有任何举动，那东西甫近他身周两尺内，便似被什么东西挡住，“叭！”地一声坠了地，那是一只血淋淋的断手，齐腕而断的断手！
郭璞眉锋一皱，海腾、海骏双双扬眉！
曾静与张熙毕竟是读书人，脸上都变了色！
那矮胖黑衣人与瘦高黑衣人，则神情一震，目射惊骇之色！
那位黑衫客却连看也未看一眼，淡淡说道：“还有什么事么？”
那矮胖黑衣人道：“家主人特命我二人来相请！”
那位黑衫客一摇头，道：“你那主人好大的架子，我请问一声，请不动我的就要断手？”
那矮胖黑衣人冷然点头，道：“有损家主人威名，理当断手！”
那位黑衫客又举起了杯，道：“那么你两个不该来！”
那矮胖黑衣人脸色一变，道：“这话怎么说？”
那位黑衫客仰干了杯中酒，道：“你两个也不够，仍要赔上两只手！”
那矮胖黑衣人目射寒光，哼哼两声突然仰头狂笑，笑得一身肥肉直哆嗦，忽地，笑声敛住，他道：“阁下坐稳了！”
与那瘦高黑衣人身形齐闪，是时向那位黑衫客扑去，四掌齐递，迎头向那位黑衫客抓去！身法之诀，招式之诡异毒辣，确较那甘绳武高出多多！
那位黑衫客一笑道：“你两个仍嫌不够，回去，看看再换谁来！”
话落，举箸连点，疾若闪电，大叫两声，那两个机伶齐颤，双臂齐垂，霍然飘退！
他两个目射惊骇狠毒，面如死灰，鲜血，自他两个那只右掌指尖，一滴一滴地滴下！
然而由于被衣袖遮住，却令人难望见他两个那右掌究竟受了什么伤，不过，想来伤势不会太轻！
那位黑衫客像个没事人和一般，向着柜台扬声说道：“伙计，再替我拿

一双筷子来！”

那伙计颤声答应，抖着两条腿，刚要出柜台！

倏地，那矮胖黑衣人狞笑厉喝：“老二，咱们请不动他，走！”

一声“走”字，齐扬左掌，“噗“噗”两声，血光崩现，两只右掌应声落地，然后，转身飞射出门！

掌落伤现，地上那两只断手一正一反，但无论正反，在那手心或手背上，都有一个血洞贯穿手掌！

郭璞摇了摇头，曾、张二人白着脸闭起了眼！

海腾与海骏双双变了色，海骏道：“郭爷，这人下手好狠！”

“不然！”郭璞摇头说道：“比起那两个，这一手丝毫算不得狠！”

海骏一怔，道：“郭爷，怎么？”

郭璞道：“你看看地上那三只断手？”

海骏目光忙溜向地上三只断手，一看之下勃然色变，忍不住脱口轻呼，道：“天，好毒！”

是不错，那三只手都已色呈乌紫，望之吓人！

郭璞淡淡一笑道：“这两个是‘四川’唐家的人，追随甘瘤子多年，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不知残害过多少白道侠义，是甘瘤子两个最得力的助手，那位是有心废去他两个一身毒功！”

海骏呆了一呆，急急说道：“‘四川’唐家？那定然跟大内侍卫‘血滴子’二等领班唐子冀……”

郭璞点头说道：“是该有渊源……”

目中异采忽闪，道：“照顾好两位先生，两个贼头到了！”

话声方落，酒肆内红白两色一闪，那“太白居”门前已并肩站立着两个人，那两个人，是一俗一僧！

俗，是个身躯高大，威猛的白衣老者，浓眉，凸睛，狮鼻，阔口，颔下一部如猬钢髯，额上长着一个拳头般大小赤红肉瘤，加上他满脸暴戾凶残色，望之狰狞怕人！

僧，是个身着大红僧衣，头围金箍的带发头陀，身躯与白衣老者一般地高大，长相与白衣老者一般地凶残狰狞，只是，他那露在衣袖外的那只左手，较白衣老者少了个小指头！

他两个，神色一般地凄厉，四道如炬目光扫过郭璞那一付座头，直落那位黑衫客身上！

白衣老者突然然开了口，冰冷栗人：“甘瘤子来了，是哪个指名要见？”

“我！”黑衫客仍然是那付毫不在意的潇洒神态，手里举着酒杯，连看也未看二人一眼，淡淡笑道：“我只当请不动你呢，毕竟你仍是来了！”

那白衣老者甘瘤子道：“不错，我来了，如何？”

黑衫客微微摇头说道：“不如何，我要跟你谈笔生意！”

甘瘤子道：“你指名要见我，就为了这件事？”

黑衫客点头说道：“不错，你两个可愿意坐坐？”

甘瘤子道：“无须，我两个站着说也是一样！”

黑衫客摇头笑道：“威震大西南，名扬武林的甘家老头儿怎如此小家子气？再说若让我一个人坐着我也别扭！”

甘瘤子浓眉一耸，道：“大师，走！”

双双迈步行进，拣了一付座头坐下！

黑衫客向着柜台一招手，道：“伙计，送杯箸，上酒菜，我做东，请这两位喝两杯！”

柜台里那掌柜的与伙计都吓瘫了，伙计张了几次嘴，一声答应尚汗水未出口，甘瘤子已冷然抬了手，道：“盛意心领，我二人不敢叨扰，谈正题吧！”

这回黑衫客未坚持，自己仰干了一杯，抬手一指郭璞等人，道：“京中押解重犯的钦差，海贝勒府的郭总管，两位护卫及重犯曾、张二位先生在此，看见了么？”

甘瘤子道：“甘某老眼不瞎，看见了！”

黑衫客道：“看见了就好，你两个要的是曾、张二位先生？”

甘瘤子冷然点头，道：“不错！”

黑衫客道：“还有么？”

甘瘤子道：“没有了！”

黑衫客倏然一笑，道：“不要郭总管及这两位护卫的命？”

郭璞眉梢儿为之一挑！

甘瘤子道：“如果他舍下人犯，带着那两个走路，甘某答应放过他！”

黑衫客笑了笑，道：“那样让他拿什么覆旨？回去不仍是死路一条么？”

甘瘤子道：“他本武林人，尽可回武林去！”

黑衫客点头说道：“话是不错，不过我纳闷你两个要曾、张二先生干什么？”

甘瘤子道：“曾、张二先生先朝遗民，忠义之士岂容落满朝之手……”

黑衫客笑道：“满朝？您怎么不说满虏？”

甘瘤子脸色微变，道：“那并没有什么两样！”

“不然！”黑衫客摇头说道：“你若口称满虏，那会犯杀头之罪的！”

甘瘤子浓眉一扬，道：“若怕什么杀头之罪，甘某也不来救二位先生了！”

“救？”黑衫客笑道：“所谓一个‘救’字，那仅是由左手交右手，我不懂你们在弄什么玄虚，更不懂你们为何多此一举！”

郭璞目闪异采，唇边泛起了一丝笑意！

海腾与海骏则各自一脸诧异色！

甘瘤子怒声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黑衫客笑道：“你愿意我说明白些么？”

甘瘤子道：“你最好说明白些！”

“好吧！”黑衫客点了点头，举杯浅饮一口，道：“武林人所共知，甘瘤子已经死了，‘红莲寺’妖孽也已被除尽了，可是据我所知，全不是那么回事……”

甘瘤子道：“当然不是那么回事，甘某与一空大师隐居……”

黑衫客摇头说道：“只能称之为藏匿，不能称之为隐居，据我所知，甘瘤子那墓中只是一具空棺，人却已悄悄地溜进了‘雍和宫’……”

海腾、海骏为之一怔！

甘瘤子勃然色变，倏又冷笑说道：“众所周知，‘雍和宫’中供奉的是密宗喇嘛，甘某……”

“不错！”黑衫客截口说道：“众所周知，‘雍和宫’中供奉的是密宗喇嘛，但据我所知，‘雍和宫’却不只藏着你一个俗家汉人，除了你之外，

还有几个‘四川’唐家的不肖子弟，他们贡献家学为满虏制造各种毒器，你则专负责教喇嘛们熟悉中原武学……”

甘瘤子砰然拍了桌子：“你胡说！”

那一掌吓人，整张桌子应掌粉碎！

黑衫客淡淡笑道：“我胡说？自胤祯登基那天你便进了‘雍和宫’，至今已然多年，为满虏效力的那几个‘四川’唐家不肖子弟，也是你拉进去的，还有云家十兄弟，令婿令媛为此跟你闹翻，一怒离家，我胡说？”

甘瘤子脸色大变，厉喝说道：“你究竟何人？”

黑衫客道：“稍时你自会知道，如今你且再听听我说说这‘红莲寺’余孽，‘九指头陀’一空的藏匿经过……”

“九指头陀”一空狞声说道：“佛爷听着呢，你说吧！”

黑衫客慢条斯理地又喝了一杯，接着说道：“‘红莲寺’非佛教正统，乃是西藏密宗喇嘛在中原的一处巢穴，自当年红姑等破了‘经莲寺’，消除了妖孽之后，‘九指头陀’漏网逃往西藏，专为喇嘛制造淫药，并暗中杀害隐居藏边的先朝忠义遗民，曾几何时潜来中原，欲觅地再筑秘密巢穴，如今受甘瘤子一纸相召，跑到这川鄂交界处，打着先朝忠义遗民的幌子，欲拦劫曾、张二位先生……”

一空头陀突然厉喝说道：“不错，确是如此，你怎么样？”

黑衫客淡淡说道：“不怎么样，我不说了么？跟你两个谈笔生意！”

一空头陀道：“谈什么生意？”

黑衫客抬手一指曾、张二人，道：“我也要曾、张二位先生，要你两个把他二位让给我！”一空头陀尚未说话，甘瘤子已然说道：“总该有点代价？”

黑衫客点头说道：“做生意讲究公平交易，自然有！”

甘瘤子道：“你拿什么代价换曾、张二位先生？”

黑衫客道：“你两个自己的两条命！”

一空头陀勃然色变，便要站起！

甘瘤子抬手一拦，道：“说来说去还是你合适！”

“不然！”黑衫客摇头说道：“合适的是你两个，如果你两个想要曾、张二位先生，就留下两条命，否则，带着两条命走路！”

甘瘤子道：“甘某不以为便宜会让我两个占了！”

“当然！”黑衫客点头说道：“你很有自知之明，论公论私，都不该让你两个留在这世上，但我多年手不沾血腥，也看在令婿令媛份上，我留你二人一命，废去那身仗以为恶的功力……”

甘瘤子脸色一变，尚未说话！

一空头陀已目闪寒芒，厉笑而起：“匹夫，你是何人，敢说这种大话？”

一声“匹夫”听得郭璞挑了眉，但他终于又忍了下去！

黑衫客则毫不在意地摇头说道：“我道尽了当年事，便你想不起我是何人，甘瘤子也该知道，难道非等我摘帽子不可么？”

甘瘤子冷冷说道：“甘某当年旧识颇多，你最好摘下帽子！”

黑衫客一摇头，道：“好吧！”抬手摘下了那顶宽沿太帽，那是一张略显黝黑的脸，长眉，凤目，胆鼻，方口，唇上微髭，英武逼人，隐隐有夺人之威，看上去，有四十多岁年纪！郭璞猛然一阵激动，两眼欲湿！

甘瘤子与一空头陀脸色大变，双双退了一步，甘瘤子抬指戟指，惊诧欲

绝地失声说道：“你，你，你是关……山月！”

“不错！”黑衫客点头笑道：“你还不算太健忘，老眼也难得未花，只是甘瘤子，论起来你该称呼我一声关将军！”

（有关关山月事迹及当年诸事，详见于以前出版之拙作‘丹心录’）

甘瘤子须发贲张，凄厉怕人，狞笑喝道：“关山月，我恨不得啃你之肉，寝你之皮，当年若不是你居中挑拨离间，甘某不会落得众叛亲离……”

黑衫客谈淡一笑，道：“甘瘤子，那该说令婿令媛不齿你的心性作为，羞于跟你为伍，你自己不知悔过改非，怎……”

“住口！”甘瘤子厉喝一声，咬牙说道：“关山月，废话少说，甘某正愁找你不着，不想来得全不费工夫，鬼使神差你竟撞到甘某手中，如今没有什么好说的，新旧帐并算，你纳命来吧！”

身形不动，抬掌虚空向黑衫客抓去！

郭璞双眉扬起，但倏又敛去威态！

黑衫客面挂微笑，但眉宇间却微带凝重，坐着未动，抬起右掌，虚空拍向了甘瘤子！

他这里一抬掌，二人之间劲气猛旋，砰然几声几张桌椅应势而碎，声势好不吓人！

劲气甫旋，甘瘤子身形为之微微一晃，而黑衫客却端坐纹风未动，两个人仍是那么虚空扬着掌！

“九指头陀”一空嘴角浮起一丝狠毒诡异笑意，将手缩进了衣袖中，但他未动，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

转眼片刻，甘瘤子身形泛起轻颤，额头上也见了汗渍，尤其他额上那颗肉瘤，更红了！

再看黑衫客，他脸上的笑意更浓！

突然，“九指头陀”一空悄无声息地扬了右衣袖，一线极其轻淡的黑光脱袖飞出，射向黑衫客心窝！郭璞欲动却未动！

黑衫客双眉微扬，摆了左手，他左手摆处，那线极其轻淡的黑光倒射而回，折袭“九指头陀”，其势更疾！

“九指头陀”一空脸色一变，忙振衣袖，那线黑光倏然落地，“噗！”地一声，地上焦了一大块，毒性之烈令人触目惊心！

“九指头陀”一空狞声一笑，方欲再振衣袖！

蓦地，甘瘤子一声霹雳大喝，震得酒肆乱晃，紧跟着砰然连声，桌椅刹时又倒了一片，落地成粉！

再看时.二人手臂已垂，甘瘤子跄踉后退，脸色煞白，那袭白衣被汗湿了一半！

黑衫客扬眉一笑，方街站起！

“九指头陀”目闪凶光，双袖齐扬，两颗黑忽忽之物脱袖飞出，齐向黑衫客射去，黑衫客脸色一变，目闪威棱：“一空，你敢施此有伤天和之物！”

一张口，两道白光电射而出，迎向那两颗黑忽忽之物，酒香四溢，扑鼻沁心，“噗”、“噗”两声，那两颗黑忽忽之物立坠落地上，那是两颗鹅卵般大小球状物，如今已全被黑衫客两股酒箭喷湿了！

“九指头陀”机伶寒颤，双袖一摆，转身欲遁！

黑衫客适扬轻喝：“我本只想废你功力，如今，留不得你了！”

抬手一指，飞点而出！

“九指头陀”凄厉大叫，一口鲜血喷出老远，满地皆是，高大身影往前一栽，砰然倒下，砸坏了几张桌子！

甘瘤子魂飞魄散，心胆欲裂，转身也想跑！

黑衫客冷然又扬轻喝：“甘瘤子，站住！”

甘瘤子机伶一颤，竟当真未敢再动！

黑衫客道：“转过来答我问话！”

甘瘤子霍地转了过来，神色凄厉，目光如炬：“关山月，你……”

一触及黑衫客目中慑人威棱，机伶再颤，凶态倏地全敛，神色颓废地低头说道：“关将军，难道你真要赶尽杀绝？”

黑衫客扬眉叱道：“什么叫赶尽杀绝？论你半生作为，你百死有余，身为汉族世胄，先朝遗民，甘心为异族所用残害同胞，当年我已饶过你一遭，不但不知悔悟改过，反而变本加厉躲入‘雍和宫’中，你自己想，你该死不该死？”

甘瘤子低着头，没说话！

黑衫客威态微敛，道：“答我问话，你是奉谁之命行事？”

甘瘤子抬头悲笑，道：“关将军何必多问，自然是皇上！”

海腾、海骏脸上都变了色！

黑衫客道：“你带来的都有什么人？”

甘瘤子道：“除当年旧属，没有别人！”

黑衫客道：“念你老迈年高，子孙成行，也看在令婿令嫒份上，我留你一命，令婿令嫒让我带话，他二人率你那几位孙儿在‘龙冈’恭候，你若有悔悟之意，带着甘绳武找他们去，要不然你仍回你的‘雍和宫’……”

甘瘤子身形暴颤，老泪倏出，忽地双膝落地，道：“多谢关将军恩德，甘家永誌不忘！”

一拜而起，抬手点向自己“残穴”，转身行了出去！

这一来，倒使黑衫客怔住了，旋即他扬眉说道：“一念悔悟，后福无穷，甘老好走，恕我不远送了！”

“不敢当！”只听甘瘤子话声在门外响起：“关将军异日有暇，万请光临‘龙冈’，甘家老小将俯地恭迎……”

黑衫客目射异采，默然未语，缓缓转过身形，目光落在郭璞身上，海腾、海骏手忙抚上了腰际！

黑衫客倏地脸上绽开一丝笑容：“二位要动腰中软剑？”

两人心头一震，海腾立即扬眉说道：“我二人自知不是你的对手，但你若想动郭爷，先杀了我两个再说！”

这话，听得郭璞暗暗感动，黑衫客目中异采为之一闪，他笑了笑，摇头说道：“二位忠义，令人敬佩，冲着这一点，我不难为这位郭总管，也暂时不劫曾、张二位先生，不过……”

顿了顿，接道：“等这个郭总管交了差，我那时再伸手，二位最好不要拦我！”

海腾道：“那时候的事，到了那时候再说，到了那时候，这种大事也确用不着我俩这小角色插手了！”

“好！”黑衫客一点头，笑道：“咱们京里再见，告辞了！”

说完了话，他转身要走！

突然，郭璞站了起来：“阁下，请稍留一步！”

黑衫客缓缓转回了身，淡然笑道：“怎么，郭总管还有什么见教？”

“不敢！”郭璞道：“赐酒之情，郭璞尚未谢过！”

黑衫客淡淡一笑，道：“不必客气，三位如果认为这‘冷香’还不太难喝，日后尽管请到‘北天山’‘日月崖’找我去，那儿还有近百罐‘冷香录’！”

“多谢阁下！”郭璞道：“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其美其香令人怀念，异日有暇，定当赴‘北天山’拜望！”

黑衫客笑道：“郭总管可人，我扫径恭候了！”

郭璞伸手自桌上提起那只酒葫芦，道：“已然点滴不剩了，阁下别忘了带走这只酒葫芦！”随手递了过去！

黑衫客伸手接了过去，适时，一张小纸条巧妙而敏捷地塞进郭璞手中，可惜海腾、海骏都没有看见！黑衫客接过葫芦后，又一声“告辞”，转身飘然而去！

郭璞及时说道：“阁下走好，恕郭璞不远送了！”

只听门外响起黑衫客话声：“不敢当，郭总管也请早点上路吧！”

海腾、海骏怔在了那儿，定过神来，海骏首先道：“郭爷！他走了？”

郭璞点头说道：“是的，他走了，怎么？”

海骏愣愣地摇头说道：“他竟这么走了，令人难信！”

郭璞道；“那原因你跟海腾没听他说么？他敬佩你两个，冲着你两个。”

海骏愣愣地望着门外，没说话！

海腾突然说道：“郭爷，这人究竟是谁？”

郭璞摇头说道：“跟你一样，我也只知道他姓关！”

海腾道：“那甘瘤子称他关将军……”

郭璞截口说道：“那想必他是前明朝臣，是个武将……”

忽听曾静说道：“不错，关将军确是先朝遗臣，是大将军袁崇焕麾下一员上将，当年袁大将军被害，他……”

郭璞转注截口，道：“曾先生知道他？”

曾静道：“何止是我？凡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没有不知道他的！”

郭璞“哦！”地一声，道：“听他话意，他似乎对朝廷事知道得很清楚？”

“当然！”曾静道：“恐怕三位还不知道，他当年佐过贵朝这位皇上！”

郭璞呆了一呆，诧声道：“有这种事？那他如今……”

曾静道：“辅佐是假，策反是真，当年在他的策动下，贵朝这位皇上亲手弑了贵朝上一位皇上，并杀戮手足，弄得贵朝一团糟，可惜他看错了人，贵朝这位皇上也确有他过人的一套，他登基后广有‘血滴子’铲除异己，临视大臣，使得人人将仇恨深埋心中，不敢形诸于色，因之也未将贵朝之命脉断送……”

郭璞诧异欲绝地道：“原来皇上得能登基，完全得力于他的辅佐，这么说来，他跟皇上的交情不浅了？”

曾静道：“而如今贵朝这位皇上，却视他如眼中之钉，背上之芒，恨不得立即抓住他凌迟处死！”

郭璞道：“难道说皇上抓不住他？”

曾静道：“那是因为没人能找得到他，便即能找得到他，适才的一切三位均亲眼目睹，谁奈何得了他，只怕贵朝调动天下兵马，尽出帝都铁骑也是

枉然！”

郭璞皱眉说道：“这确实不错……”

曾静道：“还有件事，我索性告诉三位，郭总管也许不知道，两个海护卫却不该没听说，当年贵朝囚禁在内苑‘太液池’‘团城’‘承光殿’下秘密水牢中的先朝公主被救一事……”

郭璞点头说道：“这个我也听说过……”

海腾也道：“当年朝廷为此事曾遍搜天下……”

“不错！”曾静点头说道：“为此事也冤死了不少人！”

郭璞道：“曾先生，前明那位公主，莫非便是被他……”

曾静道：“主要的是他，另外还有一位精通水性的豪侠帮忙，三位该知道，水性稍差的人是没有办法由水中进入内苑的！”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曾先生，此人是谁？”

曾静摇头说道：“这位豪侠如今犹在江湖中，恕我不能奉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他那夫人曾是‘康亲王’的格格……”

海腾“哦！”地一声，脱口惊呼：“怪不得当年听人说‘康亲王’的格格失踪了，原来……”

郭璞向海腾递过一个眼色，拦住话头，道：“曾先生，这些往事，必然有血有泪，可歌可泣！”

曾静点头说道：“当然，提起来令人肃然起敬，也令人热血沸腾泪盈眶，可惜这往事一言难尽，我也不能说！”

郭璞道：“曾先生，旅途枯寂，说说何妨？”

曾静淡然一笑，道：“郭总管这是套我的口供？”

郭璞一笑摇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曾先生不愿说也就算了！”

曾静笑了笑，未再说话！

海骏突然说道：“郭爷，您看一旦咱们交了差，他会……”

郭璞淡淡说道：“那很难说，总之他们是绝不会放弃营救这两位的！”

海骏迟疑了一下，道：“郭爷，以我看，那甘瘤子与‘九指头陀’似乎并不怎么样嘛！”

郭璞道：“那是因为碰见了那位关将军，换个人你看看？”

海骏摇头说道：“我看那位关将军也不……”

郭璞笑着截了口，道：“海骏，别看那一招一式都是轻描淡写，其实那都是至高无上的旷绝神功，你不见他二人隔空拼斗么？那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真力，动念可伤人于无形，较诸御剑伤人犹高一层，你再看看这些成粉的桌椅，谁能办得到？”

海骏闭了口，噤了声！

海腾道：“要是他上京救人，只怕大内的那些铁卫要当者披靡，无一是他的对手，郭爷，咱们得——”

郭璞摇头说道：“海腾，正如你适才所说，那就不是咱们的事了——”一摆手，接道：“那位关将军说得对，咱们该早些上路了！”

海腾、海骏应声站了起来，海腾付过酒资，傍着曾静、张熙出门而去，甫出门，他几个都怔住了！

自己那三匹健骑旁，多了两匹高头骏马，一匹马的马鞍上，挂着一张纸条，三人看得清楚，那纸条上的字迹写的是：

“此去京师，应是千山万水，五人三马，委曲足下，仅奉赠健骑两匹代步，望祈笑纳！知名不具”

定过神来，海骏诧声叫道：“郭爷，这是谁？”

郭璞道：“当是那位关将军——”

摇摇头，接道：“此人行事令人莫测高深！”

海骏道：“郭爷，他这是什么意思？”

郭璞抬手一指，道：“你看，纸条上写的清楚！”

海骏连连摇头说道：“此人真怪，此人真怪……”

郭璞笑了笑，道：“此人的确怪得可以，不过无论怎么说，咱们欠了他的情，日后再见面，该好好地谢谢他！”

海腾一旁说道：“那么，郭爷，这两匹马……”

郭璞道：“却之不恭，再说他也走远了，他说的不错，此去京师应是千山万水，五人三骑，委曲了足下，咱们不正愁没地方买马么？收下了，上马吧！”

海腾笑了，于是，五人上了马，纵骑驰出镇去！

甘瘤子的人，已走得精光，当然是甘瘤子带走了！

也未见“洪门天地会”的众豪雄，想必是那位黑衫客把他们挡了回去，自然，这，郭璞一点儿也不知道！

郭璞等由“湖北”而后经“河南”直入“河北”！

怪得是一路之上丝毫未再见风吹草动，丝毫未再见阻拦，马蹄得得地敲在那入京官道上，海腾忍不住了：“郭爷，这是怎么回事儿？”

郭璞转头侧顾，道：“什么怎么回事儿？”

海腾道：“咱们这一路，怎未见有动静？”

郭璞心中明白，口中却道：“没动静还不好么？想必是那位关将军拦住了他们，因为他话已出口，也明知别的人拦截不了咱们，所以干脆放手了！”

海腾摇头说道：“我不以为他们会甘心罢手！”

郭璞点头说道：“我也这么想，可能那要等咱们交差之后了！”

海腾道：“回去后我得向爷禀报一声！”

郭璞道：“是该请海爷向他们打个招呼！”

接着，是一阵静默，但不过转眼工夫，这静默就被海骏打破了，他转望郭璞，突然说道：“郭爷，您瞧，咱们什么时候能到？”

郭璞沉默了一下，道：“怕要到夜里了！”

海骏眉锋一皱，道：“郭爷，咱们可否走快点儿？”

郭璞含笑问道：“怎么？想家了？”

海骏赧然说道：“在家的时候，整天想外头跑，而如今往外跑这一趟后，却又急着想回来，不知是怎么搞的？”

郭璞点头说道：“海骏，是人之常情，我何尝不是归心似箭？走，咱们马上加鞭！”

话落，纵马扬鞭，加速驰去！

天刚黑时，人马已到“芦沟桥”！

夜色低垂时，那“北京城’中的明灭灯光已然在望！

眼望着那座落在夜色中的宏伟城池，郭璞高坐雕鞍，长吁了一口大气，神情为之松懈，一丝轻微的疲泛上了脸庞：“终于到了，真不容易！”

海骏激动地道：“郭爷，不知怎么搞的，我想掉泪！”
海腾也难掩激动地道：“不知爷可安好？”
郭璞道：“放心，海腾，海爷准出不了差错……”
忽听曾静说道：“郭总管，煤山在哪个方向？”
郭璞惑然转注，道：“曾先生要干什么？”

曾静神情肃穆，道：“我两个要遥拜先皇帝！”
郭璞抬手往左前方一指，道：“曾先生，就在这个方向！”
曾静、张熙突然控缰勒马下了地！
海骏扬了眉，郭璞忙递过一个眼色拦住了他！
他这里拦住了海骏，曾、张二人那里已整衣拜倒……
五人五骑，穿外城而达“正阳门”！
甫抵“正阳门”，横里闪出个挎刀武官，神气地往路当中一站，手抚刀柄向着五人瞪了眼：“哪位是‘海贝勒府’的郭总管？”
郭璞昂然答道：“我就是！”
那名武官道：“请下马说话！”
海骏双眉一挑，便待发作！
郭璞向着他一摆手，目注那名武官道：“钦命在身，人犯在后，我无暇多事耽搁，有话只管说！”
那名武官道：“刑部有人在此，请郭总管上前答话！”
郭璞抬眼一扫，道：“哪位是刑部来人？”
他这里问了话，那名武官那里抬了手，指向站在远处的一队亲兵，那队亲兵之前，站着个服饰整齐的老官儿：“刑部朱大人在那儿！”
郭璞扬了扬眉，纵骑驰了过去！
海腾、海骏一磕马，夹着曾、张二人跟了上去！
近前，郭璞鞍上问道：“哪位是刑部朱大人？”
那位老官儿忙迎前拱手，堆上一脸假笑，道：“卑职便是朱温，郭总管一路辛苦！”
“好说！”郭璞淡淡说道：“朱大人在此相候，不知有何见教！”
那位朱大人道：“不敢，请郭总管前往刑部交人犯！”
郭璞道：“刑部怎知我这时候到？”
那位朱大人忙道：“不瞒郭总管说，地方官府早有禀报……”

“原来如此！”郭璞淡淡一笑，道：“他们倒挺照顾的，朱大人，不能稍缓么？”
那位朱大人赔笑说道：“上面交待下来，这两名人犯非同等闲，刑部也急着要审问，所以，所以还是请郭总管……”
“好！”郭璞一点头，道：“我这就交人，朱大人，麻烦你给我打个收条！”
那位朱大人忙道：“这个！事关重大，卑职不敢接收，卑职此来只是请郭总管亲自到刑部去一趟，把人犯……”
郭璞一摆手，拦住了他话头，转望海腾、海骏，道：“你两个先回去，我跟这位朱大人到刑部去一趟！”
海腾扬眉说道；“郭爷，这……”

郭璞一摇头，淡然说道：“ 海腾，你想说的我都明白，回去吧！ ”

海腾应了一声，却转注那位朱大人冷然说道：“ 你回刑部说一声，郭爷若有半点被为难处，留神你那脑袋，海骏，走，咱们先回去！ ”话落，偕同海骏飞驰而去！

那位朱大人白了脸，机伶一颤，呆在了那儿！

郭璞淡然一笑，道：“ 朱大人，请上马吧！ ”

那位朱大人如大梦初醒，回身抬手吆喝，一名亲兵应声牵过了一匹健马，朱大人翻身上马，向着郭璞一拱手：“ 容卑职带路！ ”

拉转马头，向前驰去！

那队亲兵，则紧跟在曾、张二人身后！

险遭不测

片刻之后，马抵刑部，那是个不算太小的衙门，门口挂着两盏大灯，一对石狮子蹲在石阶下，站门的是四名挎刀亲兵，究竟是掌刑衙门，看上去栗人！

那位朱大人翻身下了马，郭璞与曾、张二人也跟着下了马，那位朱大人告罪一声，当先行了进去！

刑部今晚似乎是漏夜办公，灯光通明，四下里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本难怪，这两名人犯太重要！

这里一行人正往里走，对面迎出了一位服饰整齐，头戴单眼花翎的大员，那位朱大人忙趋前打千：“禀大人，‘贝勒府’郭璞押解两名人犯到！”

那位大员大剌剌地一摆手，那位朱大人低头退后！

那位大员收回手捋上了胡子，望着郭璞含笑说道：“郭总管一路辛苦！”

郭璞傲不为礼，淡淡说道：“好说，请大人点收人犯！”

那位大员正眼未看曾、张二人一下，道：“把人犯带进去！”

那位朱大人应声便待上前！

郭璞一抬手，道：“且慢，请大人给我打个收条！”

那位大员脸色微变，强笑说道：“郭总管，用得着么？”

郭璞淡淡说道：“事关重大，没有刑部收条何以覆皇命？请大人原谅！”

那位大员点头说道：“郭总管办事精明……”

郭璞道：“大人夸奖，这是当然的手续！”

那位大员勉强笑了笑，当即喝道：“去打个收条，面交郭总管！”

那位朱大人应声而去！

郭璞及时说道：“朱大人，请别忘盖刑部大印！”

那位朱大人该听见了，但他没答应，匆匆而去！

有顷，他手捧一纸收条，匆匆而来，近前呈上那位大员！

那位大员一摆手，道：“请郭总管过目！”

那位朱大人应声转向郭璞，郭璞接过一看，不差，没忘盖刑部大印，他一点头将收条揣入怀中，道：“那么，人犯在此，也请大人点收！”

那位大员道：“郭总管办事还会有错？带了下去！”

那位朱大人答应一声向着几名亲兵一招手，那向名亲兵立即如狼似虎地拥着曾、张二人向后面行去！

这里郭璞拱了手：“大人，郭璞要告辞了！”

那位大员含笑说道：“不忙，郭总管一路辛苦，请喝杯茶再走！”

郭璞道：“郭璞尚未覆命，也还没有见过敝上，不敢打扰！”

又一拱手，便要转身！

那位大员突然说道：“郭总管请留一步！”

郭璞未动，道：“大人还有什么见教？”

那位大员笑了笑，道：“另外有件事上面已批交刑部办理，我不得不向郭总管说一声！”

郭璞道：“大人请明示，郭璞洗耳恭听！”

那位大员笑了笑，道：“有人告郭总管仗技行凶，杀了‘雍和宫’的国师，不知可有此事？”

郭璞毅然点头，道：“不错，确有此事……”

那位大员笑容一敛，道：“那么郭总管别怪我要下令拿人了……”

他那里方要吆喝来人，郭璞已然抢先发了话：“且慢，大人请听我一言！”

那位大员收住了到嘴了边的吆喝，道：“郭总管有话请说！”

郭璞道：“大人可知道，‘雍和宫’的国师们乔装改扮，半途拦劫人犯．郭璞事先并不知道他们真……”

那位大员截口说道：“郭总管，‘雍和宫’的国师们，岂有乔装改扮，半途拦劫人犯之理？”

郭璞道：“郭璞现有人证！”

那位大员道：“执法讲求两字严明，这么说郭总管有辩？”

郭璞淡然说道：“郭璞不但有辩，而且应是原告！”

“好！”那位大员一点头，道：“我奉圣旨审理此事，无论原告被告，一概先行收押，明日当堂对质审问，今夜就委曲郭总管在刑部暂住一宿吧……”

陡扬声喝道：“来人！”

他这里一声吆喝，各处暗隅中应声转出十几个身躯高大的红衣人，那赫然是“雍和宫”红衣喇嘛！

郭璞“哦！”地一声，笑道：“没想到在刑部又碰见了诸位国师，幸会，幸会！”

只听一名红衣喇嘛喝道：“郭璞，佛爷等奉旨助刑部拿人，你还不束手就缚？”

郭璞未予答理，目注那位刑部大员，淡然质问：“大人，他们当真是奉旨助刑部拿人的么？”那位大员冷然点头，道：“不错，确是如此！”

郭璞道：“是与不是只有大人与他们知道……”

话锋一转，接道：“这么说来，大人是当真要收押我了？”

那位大员道：“法曹岂有戏言？自然是真的！”

“那好！”郭璞点头说道：“请大人让我看看那被收押的另一位！”

那位大员冷然摇头，道：“明日当堂对质之际你自会看到，如今……”

郭璞截口说道：“大人，郭璞迟人一步，该是被告，但似这等未弄清是非黑白之前就收押人的做法，我不敢苟同，要拘我可以，请大人开出刑部拘票，明日到‘贝勒府’提我去……”

那位大员厉声喝道：“大胆郭璞，你仗技行凶，杀害国师，论罪当斩，如今竟还敢公然指责刑部，这还得了，拿下了！”

郭璞摇头笑道：“这种只听一面之词的审案态度更要不得，大人，我老实说，郭璞原是武林人，刑部若执法严明，我还愿意当堂讲个理，否则嘛，我郭璞可以一走了之，回到武林去……”

只听一名喇嘛冷冷说道：“郭璞，今夜你若想走出刑部，只怕没有那么容易？”

郭璞淡然说道：“是么？就凭眼前诸位？”

那名喇嘛冷哼一声，十几名红衣喇嘛齐扬衣袖，每人手里都握着那歹毒霸道的火器！

郭璞看得心头方震，那名喇嘛已然说道：“郭璞，佛爷等已奉圣旨，倘犯人拒捕，格杀勿论！”

郭璞目闪寒芒，双眉陡扬，笑道：“这还成什么世界？哪里还有王法？什么原告被告，分明血口反诬，公报私仇，大人……”

那名喇嘛冷然说道：“郭璞你明白就好，老实告诉你，佛爷们就是王法！”

郭璞笑道：“那敢情好，说不得我要闯上一闯了！”

那名喇嘛狞笑说道：“你只敢动一动，立刻叫你死在火器之下！”

郭璞扬眉笑道：“我麻烦这位刑部大人送我一程！”

那位大员一惊便要退，凭他哪能快过郭璞？他脚下刚动，郭璞那钢钩般五指已然落在他手腕上！

那位大员大惊失色，喝道：“郭璞，你敢犯朝廷命官……”

“大人，郭璞不敢！”郭璞淡淡笑道：“我只想麻烦大人送我一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郭璞是个王法难及的武林人，你大人这种官，有了祸国殃民，没了倒还干净！”

那位大员又惊又怒，连连喝道：“诸位国师，放火器，放火器！”

郭璞淡然一笑，道：“大人莫要忘了，大人如今跟我在一起，他们一放火器固然郭璞难免，而大人这大好前程及一条命……”笑了笑，住口不言！

那位大员机伶暴颤，面如死灰，猛然挣了几挣，可惜那像蜻蜓摇石柱，未能挣动分毫！

郭璞含笑转望众喇嘛，道：“诸位，请让一让！”

众喇嘛无一人动，适才发话那名喇嘛冷笑说道：“郭璞，你以为有了他便能走得了么？”

郭璞道：“诸位，他是朝廷命官，刑部大员！”

那名喇嘛阴阴一笑，道：“正如你适才所说，像这种朝廷命官，有了祸国殃民，没了倒还干净，再说区区一名刑部官儿岂在佛爷们眼内？”

郭璞心中一紧，道：“这么说，诸位也要连这位朝廷命官，刑部大员一起毁了？”

那喇嘛狞笑说道：“他的缺早已经安排好了递补人选！”

郭璞心头又复一震，转望那位大员，道：“大人，你听见了么？”

那位大员浑身颤抖，急道：“诸位国师千万可怜卑职，千万可怜卑职……”

他这里悲声哀求，众喇嘛却无一人动容，个个听若无闻！

郭璞摇头一叹，道：“这就是大人执法不够严明，为官不够公正的下场……”一扬双眉，道：“那么，诸位还等什么？”

那名喇嘛阴笑说道：“佛爷不妨告诉你，若能由刑部正大光明地判你个死罪，佛爷就不用这万不得已的手法了！”

郭璞道：“敢情你们想制造个冤狱，不过这样的确好，免得有人说话，便是说了话，也救我不得！”

那名喇嘛道：“正是如此，你明白就好，佛爷要想杀一个人，任他有通天本领也休想翻出佛爷的手掌心！”

郭璞一摇头道：“无奈我不愿意任人宰割……”

那名喇嘛狞声说道：“那说不得佛爷只好用这万不得已的方法了！”

郭璞忽地目闪异采，道：“诸位恐怕还不知道，我身怀钦赐玉佩……”

那名喇嘛摇头说道：“那没有用，佛爷等是奉旨拿人！”

郭璞心中一震，摇头笑道：“看来今夜我果然出不了这刑部大衙门了！”

那名喇嘛道：“一点不错，你若想多活几天，就乖乖束手就缚！”

“不！”郭璞摇头说道：“我要试试自己的运气！”

那名喇嘛目中凶光一闪，狞笑说道：“那就怪不得佛爷们心狠手辣，要早送你上路了！”

郭璞眉锋忽皱，道：“诸位，难道没有一点商量余地么？”

“有！”那名喇嘛点头说道：“佛爷们愿意慈悲，但那要等你束手就缚后再说！”

郭璞道：“恐怕那就要任诸位宰割，当真不会再有一点商量余地了！”

那名喇嘛道：“事实上，你只有这条路可走！”

郭璞摇了摇头，道：“那么请让我想一想……”

另一名喇嘛突然说道：“郭璞，你休要痴心妄想海贝勒会来救你，老实告诉你好了，海贝勒已被皇上调往‘势河’行宫公干去了，就是他如今知道你被困此处，也来不及赶回来了！”

该不错，否则为何到如今还不见海贝勒踪影？

郭璞心头猛震，一丝希望顿告幻灭，脑中电旋，略一思忖，陡挑双眉，神威逼人地毅然说道：“敢情这是有计划的，那好，我郭璞宁可找几个陪死做个壮烈之鬼，也不愿束手就缚，任人宰割做个窝囊人，诸位，请准备，郭璞要出手了！”

话落，将那位大员往身边一带，右手探腰“铮”地一声，掣出了一柄森寒四射的软剑！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郭璞“大罗剑”厉害，众喇嘛一声惊变色，一起扬起了手中火器眼看这就是不堪设想的一场——

蓦地里，一阵急促蹄声由远而近！

郭璞目中飞闪异采，众喇嘛神情皆震动，那名喇嘛目中凶芒暴闪，狞声说道：“快，咱们先毁了他再……”

“说”字未出，一声霹雳大喝震天慑人，划空传到：“谁敢动我这位老弟？”

蹄声犹自响动，人声却已传到，海贝勒何其神速！”

不但众喇嘛一怔，使郭璞也为之呆了一呆！

就在这微一怔神间，人影横空，疾若闪电，那高大魁伟的海贝勒已飞射落地，威若天神！他那如炬目光只一扫，众喇嘛个个畏惧后退！

郭璞一声苦笑，道：“海爷，您终于来了，您要再迟片刻……”

蹄声在刑部大门前倏然止住，紧接着几名叱喝，几声痛呼，大门内，并肩闯进了海腾、海骏！

他两个各仗软剑，神色怕人，一见海贝勒在，猛然一怔，随即敛态，砰然一声，双双跪倒，“爷，您……”

热泪盈眶余话已难以出口！

郭璞大为感动，双目尽湿，眉梢儿方扬！

海贝勒那里已摆了手：“没事了，你两个站起来！”

海腾、海骏双双应声站起！

郭璞适时憋出一句：“海腾，海骏，谢谢你俩！”

海腾忙道：“郭爷，我两个应该的，就是拼了命也绝不让任何人动您……”

适时，那已被郭璞松开的那位刑部大员，战战兢兢，惊魂未定地向海贝勒拱起了手：“贝勒……”

海贝勒冷然说道：“龙大人，你要扣押我这位老弟？”

那位刑部大员龙大人抖着身子道：“这个，这个卑职不敢，只是……”

海贝勒截口说道：“我明白，这是喇嘛们告了状！”

那位龙大人忙道：“正是，正是，卑职身为刑部，不得不受理……”

海贝勒道：“那是应该的，是王法，也是理，可是我请教，龙大人判明了是非，问清了黑白了么？”

那位龙大人嗫嚅说道：“这个，这个，还没有……”

海贝勒沉声说道：“那么，你龙大人凭什么扣押人？”

那位龙大人哑口不能作一言！

海贝勒冷哼一声，道：“龙大人，恕我海青直言，龙大人身为刑部，竟如此做官，受皇恩，领俸禄，你龙大人对得起谁……”

那位龙大人满脸羞愧地低下了头！

“当然！”海贝勒冷冷一笑，道：“龙大人为的是自己前程及一颗脑袋，我不敢怪你……”

那位龙大人忙抬头说道：“贝勒明鉴，贝勒明鉴！”

海贝勒冷哼一声，目中威棱直扫众喇嘛，众喇嘛人人再度畏惧后退，海贝勒浓眉一扬，道：“嘉玛佩，你们没看见我么？”

那名发话喇嘛一震忙哈下腰去：“卑职等见过海爷！”

“不敢当！”海贝勒冷冷说道：“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贝勒么？”

那名红衣喇嘛嘉玛佩头垂得更低，道：“卑职等不敢！”

海贝勒冷冷一笑，道：“恐怕你们比我海青都胆大，你们不在‘雍和宫’，跑到刑部来干什么？说！”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道：“回海爷，卑职等是……”

海贝勒冷然截口一句：“记住，对我，你最好实话实说！”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忙道：“卑职不敢欺瞒海爷，卑职等是奉旨来帮刑部拿人！”

海贝勒道：“你是拿皇上压我？”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身形一抖，忙道：“您明鉴，卑职不敢！”

海贝勒冷哼一声道：“原告是你们，帮刑部拿人的也是你们，有这一说么？”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未敢接话！

海贝勒冷冷一笑，道：“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头垂得更低，但未说话！

海贝勒双眉一扬，喝道：“答话！”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一惊忙道：“回海爷，是火器！”

海贝勒道：“干什么用的？”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道：“回海爷，拿人用的！”

海贝勒冷笑说道：“我只知道这些火器是用来对付叛逆的，可没想到你们会拿来对付我‘贝勒府’的这位总管！”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道：“那是因为郭总管身手太高，卑职等自忖不是对手，所以，所以不得不拿来吓吓郭总管！”

海贝勒道：“这么说来，你们并无意真用？”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忙道：“您明鉴！”

海贝勒道：“我若来迟一步呢？”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一震忙道：“ 您明鉴，卑职等绝不敢…… ”
海贝勒冷笑说道：“ 那么，我还没到之前，你是怎么说的？ ”
敢情这位贝勒爷听见了！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大惊，但他旋即说道：“ 海爷开恩，卑职等是奉…… ”
海贝勒手向前一摊，道：“ 奉旨，是么？好，把圣旨拿来我看看？ ”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一震低头，道：“ 回海爷，您…… ”
海贝勒冷笑说道：“ 若以我前些日子的脾气，我先毙了你们再去见皇上，如今我改了脾气，咱们公事公办，要闹就闹大一点，你们不是告我这位总管？可以，明天咱们到刑部来，找那原告来当堂对质，请刑部秉公审理，如今我不难为你们…… ”
郭璞突然插口说道：“ 海爷，请国师们把火器留下！ ”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微微抬头，道：“ 海爷…… ”
海贝勒截口说道：“ 怎么，你不想把火器留下？ ”
那红衣喇嘛嘉玛佩道：“ 您明鉴，这火器是…… ”
“ 是什么？海贝勒冷冷说道：“ 不想留火器也可以，把你们的脑袋留下！”
此言一出，红衣喇嘛嘉玛佩机伶寒颤，忙道：“ 海爷请息雷霆，卑职等遵命就是！ ”
说完了话，他第一个放下火器，跟着，那十几个红衣喇嘛也都一个一个地放下火器！
海贝勒脸色稍晴霁，一摆手，道：“ 你们走吧，记住，明天，别等我上‘ 雍和宫 ’找你们去！ ”
红衣喇嘛嘉玛佩应了一声是，恭谨施礼，率领众喇嘛狼狈行向刑部大门，他们不敢由夜空走！
转眼间，众喇嘛走个干净，海贝勒向着海腾、海骏一摆手，道：“ 海腾、海骏，把这些收拾起来带回去！ ”
海腾、海骏应声而前，接着，海贝勒转望那位龙大人：“ 龙大人，我告辞了，明天我会带着我这位总管再来，执法求一个‘ 公 ’字，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 ”
那位龙大人赔上一脸尴尬强笑，尚未说话！
海贝勒已然一声：“ 老弟，咱们走！ ”
拉着郭璞，带着海腾、海骏转身行了出去！
那位龙大人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一直送出了刑部！
出了刑部，海贝勒命海腾、海骏上马先走，自己则陪着郭璞安步当车地并肩走了回去！
行走间，郭璞笑着摇了头：“ 海爷，您来得正好，再迟一步我就要拼了！ ”
海贝勒笑道：“ 那你就非伤在火器下不可！ ”
“ 说得是，海爷！ ”郭璞点了点头，道：“ 可是我总不能束手就缚，任人宰割呀…… ”

海贝勒道：“ 咱们哥儿们没有束手就缚，任人宰割那一说！ ”
郭璞笑了，忽改话锋，道：“ 海爷，您不是奉派到热河行宫去了么？ ”
海贝勒点头说道：“ 是的，老弟！ ”
郭璞道：“ 皇上既是有计划的要杀我，他不会不把日子安排好，既如此，

您又是怎么赶回来的？”

海贝勒眨眨眼，神秘的笑了笑，道：“老弟，我会飞！”

郭璞失笑说道：“海爷，您是怎么知道……”

海贝勒道：“老弟，我也会掐指算！”

郭璞道：“说真的，海爷！”

海贝勒笑道：“老弟，听着，那你就得感谢你那位如今的心上情人，未来的枕边娇妻了！”

郭璞刹时红了脸，窘迫地笑道：“海爷，您这是开玩笑，云珠她已是……”

“不错！”海贝勒哈哈笑道：“我一提到你如今的心上情人，来日的枕畔娇妻，你马上就连想到云珠，这不是不打自招么……”

说着，又一阵哈哈大笑，笑声中，他道：“皇上有什么事瞒得了云珠？老弟，你拿去自己看去！”

说着，探怀摸出一封拆了口的信，随手递了过去！

郭璞接过去抽出信笺一看，不由怔了怔！

信中的大意，说明了郭璞与“雍和宫”喇嘛在“丰都”附近遭遇的经过，说得也颇为详尽！

署名的也的确是云珠！

然而郭璞一看便知，这绝非云珠的笔迹！

他马上想到了梅心，可是梅心的字迹他也见过，这也不是！

那么这究竟是谁？

他心中虽暗暗诧异，嘴里却未加说破，呆了一呆之后，他点头说道：“原来她都知道……”

顿了顿，赦然笑道：“看来我真该谢谢她！”

海贝勒笑道：“怎么个谢法，老弟？预先告诉我一声，到时候我好躲在一边偷窥一番，瞧瞧热闹！”

郭璞脸又红了，红着脸，他道：“海爷，这封信您是什么时候接到的？”

海贝勒道：“就在我办完事之后，本来我打算在热河多待一天的，真要那样，我明天这时候才能到，可是一接到这封信，我连招呼都没来得及打，快马加鞭昼夜不停地赶了回来，还好，正是时候，要不然我又要杀人了，其实，杀了他们又有什么用？就是把他们都杀了，也换不回来一个老弟你！”

郭璞暗暗感动，也又一次地羞愧袭上心头，道：“海爷，谢谢您！”

海贝勒摆手，道：“老弟，你我之间永远别来这一套，怎么样，一路辛苦？”

郭璞道：“没什么，海爷，倒是海腾跟海骏……”

海贝勒截口说道：“你别看他俩个都是铁铮铮一条，可都是娇生惯养在家里安适惯了，没出去的时候想出去，一旦出了门准定归心似箭，个个想家，老弟，我说对了么？”

郭璞叹道：“知他们的唯有海爷，一点不错！”

海贝勒笑道：“他们跟着我多少年了，这都不知道还行，怎么样，老弟，他两个路上叫苦了么？”

郭璞摇头说道：“那可没有，海爷，事事多亏了他俩，他俩也不愧是您的人您的护卫，没一天不想您，也没一处替您丢人！”

海贝勒既高兴又安慰地笑了，但他嘴里却这么说：“老弟，别往他们脸

上搽粉，别替他们说好话了！”

郭璞也明知道这位贝勒爷的心意，当即说道：“海爷，我说的是实话！”

海贝勒笑道：“就算你说的是实话吧，这么说来他们还听话！”

郭璞点头说道：“那是当然，海爷，只是……”

眉锋一皱，道：海爷，这趟出门儿，给他们的刺激很大！”

海贝勒“哦！”了一声，扬眉瞪眼，道：“什么事儿，老弟？”

郭璞一扬手中信，道：“就是这回事儿，海爷！”

海贝勒也皱了眉，道：“老弟，他们怎么说？”

郭璞摇头说话道：“他们没说什么，海腾较冷静持重，倒是海骏……”摇摇头，住口不言。

海贝勒目光逼视，道：“老弟，海骏怎么样？”

郭璞欲擒故纵地摇了摇头说道：“也没什么，海爷，不可能的事，我没答应他，又何必……”

海贝勒急道：“老弟，你知道，我是个急性子！”

郭璞迟疑了一下道：“海爷，他俩也是一番为主忠心，我说了您可别怪他俩！”

海贝勒摇头道：“不会的，老弟，我何曾怪过他们，又何时忍心怪他们。”

“那就好！”郭璞点了点头，道：“说来您也不该怪他们，这换谁谁都一样……”

扬了扬眉，接道：“海骏气得流泪，当时就叫我把犯人交地方官府，不管了，他们两个心灰意冷都忍不了……”

海贝勒沉声说道：“糊涂，怎么能这么做！”

郭璞道：“海爷，这种气换谁谁也难忍，可是海腾说得好，他说您都能忍了，他们又何独不能……”

海贝勒脸色一变，道：“老弟，你知道，我不忍还能怎么办，他是个皇上，除了偶尔性起跟他拍桌子外，我还能怎么做？”

郭璞道：“所以我极力地劝了他们，不为任何一切，得为海爷您！”海贝勒的脸色有点难看，未说话。

郭璞迟疑了一下，道：“海爷，海滕、海骏都让我劝劝您！”

海贝勒道：“劝我怎地，老弟？”

郭璞道：“急流勇退，及早抽身，抛弃这儿的一切，带着他们回新疆去！”

海贝勒微怔，讶然说道：“新疆，你知道，老弟？”

郭璞摇头说道：“我本不知道，是他两告诉我的！”

“好快的嘴！”海贝勒道：“我有很多不能离开这儿的理由，要不然我早走了！”

郭璞道：“是因为老爷子临终前的吩咐？”

海贝勒点头说道：“这是原因之一，老弟！”

郭璞道：“也因为梅姑娘在这儿！”

海贝勒脸一红，随即神情一黯，道：“我不否认，这也是原因之一！”

郭璞道：“那么，还有的是……”

海贝勒道：“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是皇上，我生就一付赤胆忠心！”

郭璞道：“海爷，我大胆批评您一句，您这是愚忠！”

海贝勒浓眉微扬，道：“老弟，古来不乏愚忠之臣，诸如岳武穆、文文

山、史可法，但是他们的人格与节操都是流芳千古，完美无瑕的！”

郭璞扬了扬眉，道：“那您是一点儿走的念头也没有了？”

海贝勒毅然说道：“我从没有这个念头，老弟！”

郭璞双眉扬得更高，道：“那您是等着他排除您了？”

海贝勒道：“你看会么？老弟！”

郭璞道：“这是事实，海爷，您也应已明显地感觉到了！”

海贝勒倏然而笑，笑得有点悲惨，道：“是的，老弟，但是谁叫我身为他的臣子？”

郭璞心头一震，道：“那么，海爷，您打算……”

海贝勒忠义感人地道：“为人臣者，只有一条路，正如诸葛武侯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像文文山所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老弟，我求的就是这！”

郭璞沉默了一下，道：“海爷，我没答应他俩，也不敢陷海爷于不忠不义，可是，海爷，我奉劝一句，您这……”

“老弟！”海贝勒截口说道：“谢谢你，但是我要求你谈点别的！”

郭璞一叹说道：“海爷，好吧，我不说了，可是我先向您报个备，蒙海爷您知遇，大丈夫有恩不报枉为人，谁要是敢动您毫发……”

海贝勒又截了口，道：“老弟，你当真视我对你的是恩？”

郭璞点头说道：“我生平不惯作虚言，也想不出更好的词汇！”

海贝勒淡谈笑道：“那么，老弟，你只做到一点就行！”

郭璞道：“什么，海爷？”

海贝勒道：“别毁了我！”

郭璞心头一震，道：“您何指，海爷？”

海贝勒倏然笑问道：“你以为我指的是什么，老弟？”

郭璞心中一跳，忙道：“该是让我撒手不管成全海爷！”

海贝勒点头笑道：“就是这，老弟！”

郭璞心中一松，踉了一句：“海爷，您明白这句？各为其主？”

海贝勒目光一凝，道：“老弟，你为的又是哪个主？”

郭璞未答笑问道：“海爷，您向谁尽忠？”

海贝勒道：“老弟，那还用问？自然是皇上！”

郭璞道：“假如有人谋刺皇上，您管不管？”

海贝勒双眉一扬，道：“就是拼死也要护卫他安全！”

郭璞道：“那是因为他是您的主上？”

海贝勒点头说道：“是的，老弟！”

郭璞道：“那么您是我的主上，倘有人要害您，我焉能不拼死？”

海贝勒呆了一呆，道：“老弟，我不让你这么做！”

郭璞淡然笑道：“海爷，假如有人谋刺皇上，皇上也不让您伸手，您如何？”

海贝勒双目微睁道：“老弟，你真打算……”

郭璞道：“海爷，您该知道这是真是假！”

海贝勒双眉陡挑，道：“老弟，我话说在前头，假如你真这么做，我会

恨你一辈子！”

郭璞淡淡笑道：“假如皇上恨您一辈子，您会在乎么？”

海贝勒一怔，苦笑说道：“老弟，我天生嘴笨，说不过你……”

郭璞道：“海爷，这无关口才，这是理！”

海贝勒道：“可是我以为你不该这么做！”

郭璞道：“有说么？海爷？”

海贝勒道：“说了你别不高兴，老弟，你是汉族世胄，前明遗民……”

郭璞心头猛地一震，但他旋即淡淡说道：“海爷，您这是让我难堪，就算我有这种想法，那是公，海爷，如今存在于你我之间的，是私交！”

海贝勒笑道：“老弟，你不愧是位顶天立地的奇英豪，大丈夫，公私分明！”

郭璞淡淡说道：“海爷，我辈当如是！”

海贝勒道：“跟你一样，老弟，我也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一旦公私有了冲突，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郭璞简直心神震动，他简直怀疑这位莽贝勒已经知道了他的底细，知道了他的本来，但是表面上他仍淡淡笑道：“海爷，话虽这么说，到时候我恐怕狠不起心！”

海贝勒笑道：“老弟，那是妇人之仁，有道是：‘有敌无我’，公私难两全……”

郭璞道：“多谢明教，海爷，我得费一段时间！”

海贝勒道：“干什么？”

郭璞道：“使自己的心肠慢慢硬起来！”

海贝勒哈哈大笑，道：“不谈了，老弟，说真的，你觉得我这几个护卫怎么样？”

郭璞微微一怔，愕然说道：“海爷此问……”

海贝勒道：“我是指为人，做事！”

郭璞道：“做事，他八位跟您这么多年了，您不该问我，为人，海爷，您也不该问我，只是我身受良多，我愿意说说……”

海贝勒道：“老弟，我洗耳恭听！”

郭璞道：“海爷，以往的，我不谈了，有道是：‘疾风识劲草，患难见真情’，拿今夜事来说，海腾、海骏能不顾自己，闯进刑部来找我，这使我深深感动，也感无以为报……”

海贝勒道：“老弟，咱们之间不谈一个‘报’字，因为那是老弟你换来的，以你自己的心，换来了他们的心，所谓肝胆相照，热血互洒，这就是动天地，泣鬼神的朋友之义，朋友之情！”

郭璞点了点头，道：“是的，海爷……”抬眼凝注，接道：“海爷，您突然问我这个干什么？”

海贝勒微笑摇头，道：“没什么，老弟，我只是想知道一下别人对我这八护卫的看法！”

郭璞道：“那么如今您已经知道了！”

海贝勒点头说道：“是的，老弟……”顿了顿，忽道：“老弟，这一趟见着岳钟琪本人了么？”

郭璞点头说道：“见着了，我等于是个钦差大臣，他敢不见我？”海贝

勒道：“他是个将才吧？”

郭璞点了点头，由衷地说道：“海爷，四川兵将训练有素，军威极壮，固然，那是年爷一手带出来的，可是岳钟琪功不可没，换个人也带不了这支劲旅，他本人无论言谈举止，处事对人，均隐隐有大将之风，称得上个将才，我看将来朝廷对他必有大用！”

海贝勒叹道：“小年已经去了，朝廷只有重用岳钟琪，不过，凭良心说，他确也是个不逊小年多少的将才！”

郭璞道：“这么说，我并没有看错！”

海贝勒微笑说道：“你老弟慧眼！”

郭璞道：“那是您夸奖……”

海贝勒笑了笑，道：“老弟，你还没有向我报告此行的经过！”

郭璞道：“海爷，别的不值一提，我给您提一段最紧张，最精彩的，就因为这一段，我差点回不来了……”

海贝勒“哦！”地一声，扬眉说道：“是怎么回事？我不信有谁能拦住你……”

郭璞道：“事实上，我差点没能回来，海爷，您听说过甘瘤子此人？”

海贝勒一震，点头说道：“江湖巨寇，西南甘家，当年其声威几几乎直追胡、郭两家！”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海爷，您知道当年有座‘红莲寺’？”

海贝勒点头说道：“我知道，老弟，那是皇上犹是阿哥时的一处秘密机关！”

郭璞道：“据您所知，甘瘤子此人是否已死多年？”

海贝勒一点头，道：“不错，皇上登基以后，听说此人就死了！”

郭璞道：“那么，‘红莲寺’呢？”

海贝勒道：“也被那班自命为汉族世胄，前明遗民的江湖豪侠破了！”

郭璞笑了笑，道：“可是事隔多年后的今天，甘瘤子与‘红莲寺’唯一漏网之鱼‘九指头陀’一空，却联袂在川鄂交界之处拦劫人犯！”

海贝勒吃了一惊，道：“老弟，有这种事儿？”

郭璞笑道：“怎么没有，您请听……”接着就把那一段说了一遍！

听毕，海贝勒变了色，道：“老弟，说句不客气的，你的确福命两大造化大，甘瘤子一身功力在当年是可与郭、胡两家的那几位相颉颃，何况还有一个暴戾凶残，一身武学诡异，擅施歹毒玩艺儿的‘九指头陀’……”

目中异采一闪，急接道：“老弟，你说那位黑衫客叫什么来着？”

郭璞道：“甘瘤子称他关将军，他自称关山月！”

海贝勒脸色一变，那神情不知道是凝重还是震惊，道：“原来是他，原来是他，那就难怪甘瘤子与一空头陀也不是对手了……”

点了点头，接道：“没想到他还在人世，而且会突然出现在川鄂交界处！”

郭璞惑然凝注，道：“怎么，海爷知道此人？”

海贝勒点头说道：“何止知道，当年先父在日，还跟他有一段不平凡的交情！”

郭璞“哦！”地一声，道：“我听那曾静说，此人是前明大将军袁崇焕麾下一员上将，当年曾混进京里，投到雍王府里……”

海贝勒一点头，道：“没错，老弟，确是这么回事儿，此人不但一身武

学莫测高深，智慧也是当世罕见，一人胜过百万雄兵，把朝廷搅得乱七八糟，大清朝的命脉，险些断送在他手里！”

郭璞道：“那么此人的确不差……”

“何止不差？”海贝勒道：“他帮现在这位皇上收‘血滴子’，用喇嘛、练……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这位皇上的争帝位，全让他一手包办了，要不是他，现在这位皇上还真不容易登上帝位！”

郭璞道：“那么此人高明！”

海贝勒道：“高明二字还不足以形容他，老弟，你可知道，真论起来，当年郭、胡、傅三家中，以郭家声威最高，武功最盛？”

郭璞点了点头，道：“这我听说过！”

海贝勒道：“你听说过，郭家六龙，末者为最？”

郭璞点头说道：“这我也听说过！”

海贝勒道：“同样地家学，你知道为什么末者为最么？”

郭璞道：“那该是各人禀赋不同……”

海贝勒道：“固然，各人禀赋不同，因之成就也有差异，可是我说句话老弟你也许不信，郭家六龙人人上上之材，几乎难分高下，难判优劣……”

郭璞道：“这么说，不是因为各异之禀赋……”

海贝勒摇头说道：“不是，老弟，那是因为那位郭家六龙之末的郭燕南，除了高绝之家学外，还受过关前辈的指点，算得上是关前辈的一个弟子！”

郭璞“哦！”地一声，道：“原来如此，那怪不得，只是，海爷怎称他关前辈……”

“忘了，老弟？”海贝勒道：“他跟家父有过一段不平凡的交情？”

郭璞摇头失笑，道：“你刚说过，可是，既然他是这么个人，怎会跟老爷子……”

海贝勒轩了轩眉，道：“那可以说是打出来的交情……”

郭璞呆了一呆，道：“打出来的交情？”

海贝勒点头说道：“是的，老弟，打出来的交情，先父当年保的是太子，这位关前辈辅佐的则是四阿哥，当然这就免不了要打，结果一打之下，英雄惜英雄，虽然各为其主，但私下里却是一对过命的好朋友……”

郭璞点头说道：“原来如此……”

海贝勒双眉一皱，道：“可是后来绝交了！”

郭璞一怔，道：“绝交了？”

海贝勒点头说道：“不但绝交了，而且先父还要杀他！”

郭璞讶然说道：“海爷，那为什么？好朋友怎么反目成仇……”

海贝勒道：“就是因为先父后来知道他的本来，一怒之下划地绝交，并且单骑只剑遍寻天下要追杀他！”

郭璞听得这原因心中一跳，忙道：“海爷，找到了没有？”

海贝勒摇头说道：“没有，他躲起来了，避不见面！”

郭璞道：“那想必是他怕老爷子……”

海贝勒摇头说道：“不是那么回事，我知道，先父也明白，真要动起手来，先父恐怕接不下他三十招！”

郭璞诧异地道：“那为什么他要躲……”

海贝勒一叹说道：“老弟，这就牵涉到那过命的私交了，他对的是大清

朝廷而不是先父，所以，不管先父对他如何仇恨，他仍视先父为生平唯一知己，过命的好朋友，所以先父去世之时，他曾来无踪，去无影到灵堂前祭奠三杯，献上一束香花……”

郭璞颇为感慨地道：“这才是真朋友！”

海贝勒点头道：“是的，老弟，这才是真朋友……”

郭璞忽道：“想必海爷也记恨于他？”

“不，老弟，你错了！”海贝勒摇头说道：“你知道先父仗剑追究寻他之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心情？那是极端的痛苦，我从没见先父掉过泪，可是在先父出门的前夕，我却窥见他老人家深夜独坐灯下，望着那柄剑热泪两行，先父之所以仗剑找他，那是为公，私底下，先父仍认为他是唯一知己，过命的好朋友，上一辈如此，我这身为晚辈的焉敢有一点仇恨？”郭璞猛然一阵激动，道：“海爷，老爷子跟您，都是令人敬佩的宦海奇英，顶天立地的大夫夫，大豪杰！”

海贝勒淡然笑道：“老弟，别捧我，只要你记住有海青这个朋友就行了！”

郭璞一惊，忙道：“海爷，您怎么……”

“老弟！”海贝勒淡然摇头，道：“我说的是实话，白云苍狗，世事无常，如今你我是过命之交，谁敢说日后会变成怎么样？”

郭璞震惊之余，猛然一阵难以抑制的激动，双眉陡挑：“海爷，郭璞……”

海贝勒忽地摆手笑道：“老弟，大丈夫话不可轻易出口，我是说着玩儿的，你别在意，咱们谈别的，谈别的，好么？”

郭璞哑声说道：“海爷……”

“老弟！”海贝勒一摆手，道：“什么话都别说，我刚说过，咱们谈别的！”

郭璞暗暗好不心惊，道：“海爷，好吧，我听您的！”

海贝勒笑道：“这才是，老……”

“弟”字未出，“哟！”地一声，目光前视，笑接道：“敢情不让咱们谈了，到家了！”

郭璞抬眼一看，也不由一怔，可不是么？不知不觉间已到了“贝勒府”前，海腾、海骏已迎下了石阶！

这一怔神间，海腾、海骏已然近前双双施下礼去：“爷！郭爷！”

海贝勒一摆手，道：“怎么，你两个还没有换衣裳？”

海腾赧然而笑，望着郭璞道：“郭爷，您该走快一些！”

郭璞微愕说道：“怎么，海腾？”

海腾神秘一笑，道：“您有客，已候驾多时！”

郭璞立即想到是谁，脸开始红，尚未答话！

海贝勒已然哈哈大笑，道：“这敢情好，才回来便来看你，云姑娘真是深情似海，一颗心全在你身上，老弟，你令人羡煞妒煞，快去吧，想必人家已等得心焦了！”伸手便要去推郭璞！

海腾适时又是一句：“爷，云姑娘也要见您！”

海贝勒为之一怔，道：“怎么，也要见我？”

海腾道：“是的，爷！”

海贝勒道：“什么事？”

海腾摇头说道：“回爷，云姑娘没说！”

海贝勒眉锋一皱，道：“让我凑的什么热闹……”

郭璞突然说道：“ 海爷，我知道！ ”

海贝勒讶然转注，道：“ 怎么，老弟，你知道？ ”郭璞含笑点头，道：“ 海爷，该是和事鲁仲连，皇上的说客！ ”

海贝勒一怔，点头击掌，道：“ 对，还有一点老弟漏说了！ ”郭璞忙问道：“ 什么，海爷！ ”

海贝勒道：“ 替皇上抚慰钦差，假公济私！ ”

郭璞又红了脸！

大笑声中，海贝勒拉着郭璞进了“贝勒府”！

在那前院庭院花圃旁，他俩看见了多情的美姑娘云珠！

想必是海贝勒那进门的一阵震天豪笑惊动人，在他俩则进前院的时候，云珠已袅袅迎了过来！

云珠，她仍是那袭黑衣，只是她今夜薄施脂粉，然而，那过薄的脂粉却没能掩住她的憔悴与清瘦！

这，看得多情的郭家六少略略一阵心酸！

一见面，海贝勒未语先笑：“云姑娘，谢谢你，要不是你那一封信，我还赶不回来呢！”

云珠方自盈盈礼下，闻言一愕抬头，她碰上的是郭璞飞快递过来的一个眼色，她冰雪聪明，玲珑剔透，嫣然一笑，道：“海爷，只要您能赶回来就好！”

一语轻轻带过，丝毫未着痕迹！

海贝勒笑了，道：“芳驾亲临，是要见我还是要见我这位老弟？”云珠娇靥上飞起一抹酡红，道：“海爷，我都见！”

海贝勒哈哈大笑，道：“好一个都见！是奉旨而来，为他做说客的？”

云珠一怔，旋即美目望向郭璞！

海贝勒道：“别看他，你就瞧我那么糊涂？”

云珠又红了娇靥，道：“云珠不敢，既然您知道了，我就直陈吧……”

海贝勒浓眉一扬，道：“说吧，云珠，他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如今还有什么旨意？”

云珠道：“皇上认为他押解重犯有功，已颁下赏赐……”

海贝勒道：“杀人的是他，赏人的也是他，这倒好，还有呢？”

云珠道：“皇上说，关于国师们的死伤，那是误会，他不追究……”

海贝勒浓眉双轩，道：“没那么便宜，他不追究！”

云珠道：“海爷，您大度相容……”

海贝勒道：“姑娘，你是帮他说话？”

云珠一摇头说道：“您知道，海爷，云珠不会！”

海贝勒道：“那么你怎……”

云珠美目望向郭璞，道：“海爷，您该为他着想！”

海贝勒道：“这话怎么说？”

云珠道：“海爷，您明智，刑部有几个脑袋敢惹皇上，又有几个脑袋敢惹您？为难的是刑部，我敢说这官司就是打到‘宗人府’也解决不了，您以为然么？”

海贝勒没说话，但他旋即扬眉说道：“我知道，不行我进宫见老佛爷去！”

云珠道：“那您或能打赢这场官司，可是，海爷，太后会把皇上怎么样？顶多训斥一顿了事，那对他又有什么好处？”

海贝勒默然了，但那脸上的神色却极端的愤慨！

本来是，打官司谁能打赢皇上？

便即打赢了，谁又能拿皇上怎么样？

郭璞突然说道：“姑娘，如果今夜海爷不留下那些喇嘛们的火器，恐怕

皇上不但要追究，而且他会下旨让这场官司打到底！”

云珠扬了扬眉，微颔螓首，道：“是的！”

海贝勒讶然说道：“老弟，这话怎么说？”

郭璞淡淡笑道：“一路之上我没有机会告诉海爷，为什么我请海爷让他们留火器，如今我可以说了……”

顿了顿，接道：“海爷，我请问，我指喇嘛们拦劫人犯，我说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形下杀了他们几个，谁相信？”

海贝勒道：“现有人证！”

郭璞道：“谁？”

海贝勒道：“自然是海腾与海骏！”

郭璞摇了摇头，道：“海爷！喇嘛们也不止一个！”

海贝勒扬眉说道：“他们是自己人，自然护着……”

郭璞截口说道：“对咱们来说，难道海腾跟海骏是外人？”

海贝勒一怔哑了口，但旋又说道：“这官司咱们虽难打赢，可也输不了！”

郭璞道：“所以我请您让他们留下火器！”

海贝勒眉锋一皱，道：“老弟，我仍不明白！”

郭璞笑道：“您是难得糊涂，喇嘛们公然动用火器，企图杀害您‘贝勒府’的总管，地点又是在执法刑部，事是被您亲自碰上的，更有火器为物证，这场官司必能打得赢！”

海贝勒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老弟，你不怕没饭吃了，真不行的时候，你可以去包揽诉讼，准保生意兴隆，钱财滚滚而来！”

郭璞淡淡笑道：“海爷，如今您该明白，皇上为什么不愿追究了吧？”

海贝勒点头说道：“我明白了，只是正如云姑娘所说，这场官司就是打赢了，恐怕对老弟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郭璞道：“既如此，何不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海贝勒浓眉轩起，猛一点头，道：“好吧，老弟，我听你的……”

转望云珠，接道：“姑娘，还有事儿么？”

云珠忙道：“谢谢您，海爷，没有了！”

海贝勒一点头，道：“那好，麻烦姑娘回宫时带句话，我放手了，希望他今后别再找我这位老弟的麻烦，要不然便不会再有下次！”

云珠点头说道：“您放心，海爷的话，我一定带到！”

海贝勒笑了道：“公干回来，我得赶个奏折去，没工夫陪姑娘了，你两个许久不见，在这儿好好谈谈吧！”

话落，一声失陪，转身大步而去！

这位贝勒爷，不愧是位识趣人！

望着那隐透洒脱的魁伟背影，郭璞与云珠互觑而笑，不觉地四只手握在了一起，就在这一笑，这一握手，多日来的相思，尽在不言中云消雾散！

跟着，郭璞拉着云珠进了那朱栏碧瓦小亭，这儿是他二人的订情处，小别复聚，那甜蜜胜过一切！

小亭中郎情妾意，轻轻地依偎着，云珠的娇靥上，洋溢着无限的满足、安慰与温馨！

突然，郭璞开了口，话声很轻，很柔，还带着怜惜：“姑娘，你瘦了！”

云珠微微一惊，嫣然媚笑道：“谁说的？”
郭璞道：“别瞒我，姑娘，你薄施脂粉就是怕我看出……”
云珠美目猛地一红，道：“那怪谁，非关病酒，不是悲秋，你知道为什么？”
郭璞紧了紧握在柔荑上的那只手，道：“姑娘，我也好受不了多少。”
云珠幽幽说道：“你要好受，我的心就要碎了！”
郭璞笑了，笑得有点激动，忽地，他探怀取出了那封信，向云珠面前一递，开口说道：“姑娘，这封信不是你写的？”
云珠伸手接了过来，站直娇躯，抽出信笺看了看，然后摇头说道：“不是，六少，这不是我的笔迹！”
郭璞点头说道：“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云珠美目微瞟，道：“会不会是梅姑娘？”
“不！”郭璞摇头说道：“她的笔迹我见过，这也不是她的笔迹！”
云珠眉锋一皱，诧声说道：“那怪了，这会是谁……”
郭璞脱口说道：“明天我问问五哥去……”
云珠一怔，道：“六少，难道五哥，莫非……”
郭璞“哦！”地一声，道：“用不着瞒你，金玉楼！”
双手掩上檀口，道：“‘宝亲王府’的金玉楼？他会是五少……”
郭璞点头说道：“是的，姑娘！”
云珠愕然半晌，旋即倏然而笑，道：“好厉害，南海郭家有两位少爷进了内城！”
郭璞道：“那也没什么，老人家不放心，命他来看看。”
云珠道：“对六少来说，那不是更好了！”
郭璞点了点头道：“多了个帮手，总是好的，只是，姑娘，我现在还不想让人知道……”云珠道：“这六少放心！”
郭璞道：“对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是，姑娘……”
神色一转凝重，道：“我怀疑海青已经看破了我的底细！”
云珠一惊，急道：“六少，怎见得？”
郭璞遂把适才一路上，海贝勒那听来令人心惊的话说了一遍！
静静聆毕，云珠摇了螓首，道：“六少，我看不会，是你多疑！”
郭璞道：“姑娘，何以见得？”
云珠道：“假如他已看破了你的底细，他早该对你下手了，又岂会由热河赶回来为你解围，又岂会帮着你跟皇上闹？”
郭璞淡淡说道：“那也许他对我只是动了疑，再不就是他跟我一样地软心肠不忍，你知道，他是个血性奇……”
云珠截口说道：“可是，六少，他是个赤胆忠心的人，公私分明……”
郭璞道：“我倒真希望他仇视我，这样我也可狠起心肠，可是他这个人我了解，是个顶天立地的奇英豪，大丈夫！”
云珠道：“六少，无论交情多么深，那总是私！”
郭璞道：“他暗示过我，让我别忘了他这个朋友，为公，他可以不惜一切地仗剑诛杀我，但内心是极端痛苦的，私底下，他把我当成过命的好朋友！”
云珠摇了摇头，道：“我始终认为他是个公私分明的人，由他这句话，你也应该听得出，他对你只是怀疑而已！”
郭璞淡淡地笑了笑，道：“但愿如此，要不然我也只好学学家师了。”

“六少的恩师？”云珠道：“哪一位前辈异人？”

郭璞道：“你该已知道了，在川鄂交界处杀死‘九指头陀’，义感甘瘤子的那位功力奇高的黑衫客！”

云珠“哦！”地一声，脱口轻呼：“你是说关前辈？”

郭璞道：“是的，正是他老人家！”

云珠道：“那就无怪乎你的武学那么惊人了！”

郭璞淡然摇头，道：“惭愧得很，我未能得他老人家十之二三，他老人家在举手投足间击毙了一空头陀，感动了甘瘤子，我就不能！”

云珠道：“六少，这应该跟年纪有关……”

郭璞摇头说道：“姑娘，这跟年岁无关，他老人家当年比我如今大不了多少，却能闹得这虏都鬼哭神号，天翻地覆。”

云珠道：“六少，假如我能有你的一半，我就知足了！”

郭璞淡然笑道：“那是你捧我……”一顿忽道：“对了，他老人家曾给我一纸手谕，你看看！”

说着，探怀摸出了关山月给他的那张小纸条，递了过去！

云珠接过纸条，只一眼，立即红了娇靥皱了眉！

那张条上，写的是：“梅心可敬可佩，云珠可爱可怜，令尊要一个儿媳妇，我则要一个徒媳妇，不得有违！万事以大局为重，我当年之与海善，一如今日你之与海青，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莫辜负苦大师所托。”

云珠抬起了美目，道：“六少，你打算怎么办？”

郭璞道：“郭家的人，绝不敢丝毫违抗师命，我还能怎么办？可是，姑娘，你该知道，不但是海青，就是他那身边八护卫，也莫不舍命全交，对这样的英豪，我怎忍心……”

云珠截口说道：“关前辈怎么说的？不是要你拿得起，放得下么？”

郭璞摇头说道：“姑娘，这个我知道，可是我不忍……”

云珠道：“六少，海贝勒是个公私分明的人，话他已说过了，要是让他知道了你的底细，先下了手……”

郭璞苦笑说道：“他要不知道还好，如果他真已经知道了，而不忍向我下手，我却向他下了手，那我就成了……”

云珠道：“关前辈说，万事以大局为重！”

郭璞道：“姑娘，不谈这些好么？”

云珠道：“六少，这样拖着总不是办法，再说，你要不想办法支走他，你就没办法取回那顶‘九龙冠’！”

郭璞一震急道：“怎么，姑娘，你已经知道那顶‘九龙冠’藏在何处了？”

云珠点了点头，道：“今夜我把该带来的都带来了，你看看！”

说着，贴身取出了一张折叠甚小的白纸递向郭璞！

郭璞接过摊了开来，那是一张大内禁宫机关装置图，在那层层密密的楼阁中，有一处画了个“×”记号！

郭璞指着那个“×”记号道：“姑娘，‘九龙冠’就藏在此处？”

云珠微颔螓首，道：“是的，六少！”

郭璞皱眉说道：“藏的可真隐密，姑娘，这是什么地方？”

云珠道：“‘藏宝楼’，最上一层！”

郭璞道：“看情形，这里该是机关层层密布！”

云珠道：“是的，六少，不过，有了这张图，那机关形同虚设！”

郭璞张口欲言，却又止住，没说话！

云珠没有留意，径自又道：“虽然已不虞机关，可是你要不想办法支走海青，你仍不能进宫取回这顶先皇帝遗物！”

郭璞点头说道：“是的，我知道，大内一旦有惊，他必然会率八护卫驰援，到那时我让他为难，我自己也会感棘手……”

云珠道：“所以你得赶快想办法支走海青！”

郭璞沉吟了一下，道：“姑娘，等我跟五哥、梅心商量过后再说吧！”

云珠眨动了一下美目，道：“为什么要跟梅姑娘商量？”

郭璞扬了扬眉，毅然说道：“我想对她做最后一次的劝说！”

云珠微摇螓首，淡然而笑，道：“六少，我以为那是枉费唇舌！”

郭璞道：“可是我不能不再试试！”

云珠美目凝注，道：“六少，你可知道你在干什么？”

郭璞点头说道：“我知道，我在为海青……”

“六少！”云珠截口说道：“我不这么想，我只以为你在害三个人，陷三个人终生于万劫不复，使三个人痛苦一辈子！”

郭璞身形倏颤，颤声说道：“姑娘，你这么想么？”

云珠淡淡说道：“我以为六少自己不会不明白！”

郭璞道：“可是……”

“六少！”云珠截口说道：“你也是把一颗抹了糖的黄连往海青嘴里送，固然进口的时候，它是甜的，但当一阵咀嚼糖尽甜去之后，那种苦将是无可言喻的！”

郭璞一颤，默然未语！

云珠接着又道：“先小甜蜜而后大痛苦，何如根本就让他尝尝痛苦，日子一久，那痛苦也就渐渐淡消了……”

郭璞猛一摇头，道：“不，我要试试能不能说得梅心回心转意！”

“六少！”云珠道：“情之一事，是丝毫无法勉强的！”

郭璞痛苦地道：“我知道，可是我……”

“六少！”云珠道：“我不拦你试这最后一次，但倘若这最后一次仍说不动她呢？”

郭璞身形再颤，默然不语！

“六少！”云珠淡淡说道：“万事以大局为重，莫因一时小不忍而辜负了苦大师的重托，违背了师命，更陷亿万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于…”

郭璞突然嘶声说道：“姑娘，不要说了！”

云珠一惊住口，再看郭璞那怕人神色，美目中涌出万般怜惜与心疼，随即，她又说道：

“六少，云珠已是你的人，她不能不为你着想……”

郭璞微微点头，木然说道：“我知道，姑娘，谢谢你，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的！”

云珠微点螓首，道：“那我就放心了，六少，天色不早，我该走了，我最后说一句，只希望六少你赶快接我出来，日子久了，我怕他……”

郭璞陡挑双眉，道：“胤祯他敢，除非他不要命了！”

云珠道：“话不是这么说，六少，万一他……你远在‘贝勒府’，又怎会知道？便事后知道杀了他，又怎能换取你的云珠的……”倏地住口不言！

郭璞双目赤红，点头说道：“好，姑娘，待会儿我就去找海青，让他想

办法接你出来！

云珠忽地热泪夺眶，头一低，道：“谢谢，六少！”转身行出亭去！

郭璞忙站起跟了出去，道：“姑娘，我送送你！”

云珠回身带泪而笑，道：“六少，你真是送我么？”

郭璞脸一红，赧然说道：“姑娘该知道，不然我没有理由出去！”

云珠道：“拿我作挡剑牌，这种事儿真让人不舒服！”

郭璞大窘，红着脸嗫嚅说道：“姑娘，我以为你不会……”

云珠道：“谁说的，我也是个女人，睡榻之旁……”忽地一笑改口说道：“六少，放心去你的吧，该说的我以前已说过了！”

带起一阵香风，转身向外行去！

郭璞呆了一呆，苦笑摇头，连忙跟了上去！

在院子里，迎面碰见了海骐，郭璞忙交待了一句：“海骐，待会儿海爷若问起，你就说送云姑娘去了！”

海骐眨眨眼，含笑躬了身：“是，郭爷！”

他这一眨眼，一笑，红了两张脸！

当他直起腰时，那两位已一阵风般急忙走了！

他望着那一对身形，摇了摇头，喃喃说道：“云姑娘害羞还有可说，怎么郭爷也像个脸皮嫩的大姑娘似的！真是！”转身往里走去！

其实，事没轮在他身上，要轮在他身上他也一样！

他刚走没两步，迎面一条魁伟身影挡在眼前！

海骐忙躬下身去：“您还没安歇？”

海贝勒“嗯！”了一声，道：“郭爷哪儿去了？”

海骐道：“回爷，郭爷送云姑娘去了！”

两道寒芒闪自海贝勒双目，他沉声说道：“海骐，给我备马去！”

海骐讶然抬头，入目那异样神情一惊，道：“爷，这时候您……”

“少废话！”海贝勒今夜的脾气显得急躁失常，他叱道：“我要到梅姑娘那儿去，给我备马去！”

海骐不敢多问，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但他刚走两步，射自海贝勒双目那两道寒芒倏敛，只听他轻喝说道：“海骐，回来！”

海骐应声转回，海贝勒摆手，显得那么无力，道：“忙你的去吧，我不去了！”

言毕，径自转身行向后院！

望着那似乎步履不稳的魁伟背影，海骐怔住了……

郭璞送云珠出了“贝勒府”后，便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往北去的是云珠，往南去的是郭璞！云珠是往“紫禁城”去，郭璞就出了内城！

出了内城，他便直奔“八大胡同”！

但，刚到了“八大胡同”口，忽听有人在背后唤他：“郭爷，哪儿去？”

郭璞一震停身，回身一看，却又一惊！

由另一个胡同口，步履匆匆地飞快行来一人，赫然是“四海镖局”的总帐房，那奸阴的吴小秋！

他老远地便拱了手，笑吟吟地道：“郭爷，好久不见了，您安好！”

郭璞不得不还个招呼：“原来是吴帐房，郭璞尚称粗健，吴帐房好！”

吴小秋近前赔上一脸谄笑，道：“托您的福，郭爷，这许久没到外面走动了，总镖头跟我想念您得很，一天至少提上三四回……”

郭璞淡然笑道：“谢谢总镖头跟吴帐房，这多日子来，一直琐事缠身，府里的事儿吴帐房该知道，没办法……”

吴小秋嘿嘿笑道：“您这是能者多劳，今儿晚上有空？”

郭璞下意识地脸一热，道：“随便出来走走……”

吴小秋道：“镖局里坐坐去好么？”

郭璞忙摇头说道：“不了，谢谢吴帐房……”

回手往胡同里指了指，道：“我这儿还有事儿！”

吴小秋一眨老眼，邪笑说道：“郭爷，您有老相好么？不然的话让吴小秋效个劳……”

郭璞淡然一笑，摇头说道：“吴帐房，你误会了，我是来替海爷办事儿的！”

吴小秋一连“哦！”了三声，道：“吴小秋该死，吴小秋该死，我忘了您跟云姑娘……”

郭璞眉梢儿一挑，道：“吴帐房，海爷还在府里等我回话，哪天有空我去镖局拜望，要不然请到‘贝勒府’坐坐，我失陪了！”微一拱手，径自转身行去！

背后，传来吴小秋嘿嘿轻笑：“好说，好说，您请走好，哪天我进府给您请安去！”

郭璞未答理，他对这种阴险小人厌恶到极点！

既被人碰见了，他未再掩隐身形，背着手，昂然进了“怡红院”，“怡红院”的龟奴王八不认得这位“贝勒府”的郭总管，扯着那听来令人恶心的尖尖嗓门儿：“客来，里边儿的，侍候了……”那尾音，绕得老长老长，他躬身哈腰，赔上一脸势利做笑往里让，郭璞看也未看他一眼便直闯西楼！

龟奴一怔，连忙赶了上去，绕到郭璞面前一哈腰：“这位爷……”

郭璞冷然摆手，道：“我姓郭，内城‘贝勒府’来的，要见梅姑娘，你替我……”

只听西楼上传下一个脆生生的话声：“是郭总管么？快请上来！”

郭璞一听就知道是小玉，当即应了一声，举步登上西楼！

果然，小玉喜孜孜地站在楼梯口等候！

郭璞一上楼，她便盈盈裣衽：“燕爷，您可回来了，我们姑娘……”

“小玉，多嘴！”

闺房里传出梅心一声带着颤抖的轻叱，一阵香风袭人，垂帘儿掀动，梅心一袭晚装，莲步碎移，凌波一般地飘了出来，未语她带着三分惊喜三分笑，还有些难以言喻的东西，美目略一眨动，道：“燕爷，什么时候回来的？”

郭璞没答话，因为梅心的憔悴与清瘦不下云珠，这令他心弦颤抖，也令人心酸，更令他痛苦！尤其使他心悸的，是梅心那双刚见面，包含的东西跟云珠一样的目光，那只消一瞥便能令人魂销！

“燕爷！”是小玉低低唤了一声！

郭璞如大梦初醒，当即强笑说道：“姑娘好！”

梅心美目逼视，含笑说道：“我问燕爷什么时候回来的？”

郭璞“哦”地一声，忙道：“天黑的时候才进城！”

梅心美目一转，道：“小玉，给燕爷沏茶……”

小玉应声而去，梅心轻抬皓腕：“燕爷，请房里坐！”

对这“房里坐”三字，郭璞今夜有了犹豫，然而，略一犹豫之后，他终于仍是毅然举了步，今夜看，梅心的房中，不及郭璞他来的任何一次整齐，牙床的红缎被子摊开着，书桌上散满了雪白的素笺！

素笺上写满了潦草的字迹，只不知她写些什么？

灯下看梅心，她除了憔悴清瘦得令人心酸外，脂粉未施，乌云也略嫌蓬松，这一切的一切，使得郭璞几乎失去了面对她的勇气！

郭璞坐定，小玉掀帘捧进了一壶香茗，她也冰雪聪明，玲珑剔透，未等招呼便悄悄地退了出去！

梅心的娇靥突然添了三分酡红，道：“六少，我该再见一礼！”

郭璞一震，一怔，然后摇头苦笑：“好快嘴的李顺！”

梅心嫣然笑道：“不会是他，我早就猜到了八分！”

郭璞道：“那总是猜！”

梅心美目一转，道：“六少就忍心让梅心永远这么猜下去？”

郭璞没说话！

梅心却神秘地笑了笑，又道：“六少这趟远行的经过，我都知道了，但对六少回来后的情形，我却一无所知，云姑娘去看过六少了么？”

郭璞脸猛然一热，道：“她去过了！”

梅心嫣然一笑，道：“她是不是很憔悴，很清瘦？”

郭璞脸又一热，好不自在，道：“我倒没觉得她……”梅心道：“六少，忍心？”

郭璞眉锋一皱，苦笑说道：“姑娘，谈别的行么？”梅心含笑说道：“梅心遵命，六少，海青可好？”郭璞点头说道：“还是老样子……”

梅心微微一笑，笑得有点凄婉：“多日来我一直不舒服，那儿也没去，他也没来过！”

郭璞一颗心往下一沉，道：“姑娘，他一直没来过？”梅心点头说道：“是的，六少，这很反常，是么？”郭璞强笑说道：“姑娘恐怕不知道，他到‘热河’去了，今夜也才回来！”

梅心“哦”地一声，道：“这我倒不知道，不过，要在以前他会来对我说一声的！”

郭璞道：“那也许是来不及，也许是因为公事……”梅心道：“六少可知道，他突然到‘热河”去干什么？”郭璞点了点头，遂把经过说了一遍！

听毕，梅心扬眉说道：“胤祯真厉害，海青也的确令人敬佩……”

郭璞心头一跳，道：“姑娘是说……

梅心道：“我是说他还回来为六少解围！”

郭璞点了点头，道：“海青对我，那是没话说……”梅心道：“可是他在不到我这儿来的情形下，犹会马不停蹄地赶回来为六少解围，这就不是常人能做到的！”郭璞瞿然说道：“姑娘的意思是说……”

梅心淡然笑道：“这还要我深说么？六少？”

郭璞失声说道：“这么说来，他当真……”

一时百念齐涌，五味杂陈，住口不言！

梅心道：“六少，我只是以常情推测，却不敢断言！”郭璞未说话！

梅心却忽转话锋，道：“六少想出那封信是谁写的了么？”
郭璞忙道：“没有，莫非姑娘知道……”
梅心微颔螓首，道：“是的，六少，我知道！”
郭璞道：“难道是姑娘……”
梅心摇了摇头，道：“不是我，是关前辈。”
郭璞一怔忙道：“是他老人家……”
梅心点头说道：“是的，六少，是他老人家，他老人家曾到我这儿来过！”
郭璞瞪圆了眼，急道：“怎么，他老人家到姑娘这儿来过？那么如今……”
梅心摇头道：“关前辈在这儿没坐一会儿就走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郭璞默然未语，但他旋又说道：“姑娘，他老人家突然到姑娘这儿来，是……”
梅心道：“他老人家是来告诉我，六少一路平安的！”
郭璞抬眼望了望梅心，道：“姑娘，他老人家还说了些什么！”
梅心摇了摇头，道：“他老人家别的没说什么？”
郭璞道：“姑娘……”
梅心截口说道：“六少，事实如此，我怎敢蒙骗六少？”
郭璞苦笑不语！
梅心却嫣然一笑，忽地说道：“六少今夜此来是……”
郭璞道：“既回来了，我该来看看姑娘……”
梅心笑道：“这么说，六少是来做说客的！”
郭璞心头一震，道：“姑娘，我不愿否认……”
梅心截口说道：“其实，就是六少不提，我也要请教，六少曾许诺一月之期，如今这一月之期已过，六少何以答我？”
郭璞心神为之撼动，突然，他咬牙狠了心：“请姑娘一切以大局为重！”

梅心笑了，笑得有点凄婉，道：“看来梅心是个可怜的牺牲者……”
郭璞心中一惨，刚叫了声：“姑娘……”
梅心已陡然扬起黛眉，道：“六少，你真让梅心这么做？”
郭璞心如刀割，猛一点头，道：“姑娘，我仍是那句话，请姑娘一切……”
梅心淡淡说道：“好吧，六少，我答应你！”
这大出郭璞意料，他一怔，诧声说道：“怎么，姑娘答应了？”
梅心淡然笑道：“六少的原意，不就是希望我能答应么？再说，六少执掌‘丹心旗’，既有令谕，容不得梅心不答应！”
郭璞心欲碎，肠欲断，道：“姑娘，我不敢……”
梅心截口说道：“六少，不管怎么说，我已经答应了！”
郭璞默然未语，低下了头，他在压制着一切，半晌始摇头说道：“我原以为要很费一番唇舌的！”
梅心淡淡说道：“爽快地答应了不更好么，其实，我多说又有什么用？”
郭璞再也压制不住，突然伸手抓上那一双柔荑，那双柔荑，触手有点冰冷，他激动地道：“梅心，燕南愿期来生……”
柔荑被抓，梅心如遭电击，娇身机伶方颤，闻言珠泪倏然夺眶，扑簌簌垂落两行，她带泪而笑，颤声说道：“等这么久了，终于听见六少一句真心话，六少，有你这一句，梅心今生也就知足了！”

郭璞口齿启动，想说什么，但忽地，他松开柔荑，缩回了手，站了起来，憋出了一句：“姑娘，我告辞了！”说着，他便要走！

梅心站起来拦在面前，道：“六少，可愿听我说几句话？”

郭璞强忍一切，道：“姑娘，有话请说！”

梅心凄婉地笑了笑，道：“以往，我的人跟我的心，是六少的，可是从今夜起，我的人跟我的心就该是海青的了……”

郭璞唇边一阵抽搐，但他仍自强笑，道：“是的，姑娘，燕南自知负姑娘良多，请说下去！”

梅心淡淡地接着说道：“相见不如不见，我希望这是最后一面……”

郭璞勉强一点头，道：“姑娘，燕南做得到！”

梅心淡然一笑，道：“谢谢六少，只要海青肯，我准备悄悄地跟他走，不愿惊动任何一人，从今后伴着海青老死他乡，也不希望任何人去打扰我跟他的清静生活……”

郭璞再度勉强点头，道：“是的，姑娘，我明白！”

梅心道：“最后，请六少原谅，我不请六少喝喜酒了……”

郭璞双眉一挑，刚要说话！

梅心淡然一笑，接着又道：“朝盼望，晚盼望，只望六少早日平安返来，却不料六少返来后带给我这么几句话，六少何忍？看来傅砚霜命不如云珠，天意如此，命如此，夫复何言，六少请吧，恕我不远送了！”

郭璞身颤，心颤，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双眉一扬，大步出门而去，刹时，一块垂帘分开了两个人！

梅心，她忽地哭了……

在那清冷的大街上，在那寂静而凄清的内城里，昏暗的月光在地上拖着一个颀长人影！

那人影，望之令人心酸泪落！

然而，他自己的感受却更甚！

不，该说他没有一点感受，因为他整个人已麻木了，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存在！

在那“贝勒府”前，他长长地吸了口气，然后举步跨进大门！

一进门，他便觉得气氛不对，果然……。

在院子里，他碰见了海骐，海骐迎前一哈腰，刚叫了声：“郭爷……”忽然“咦！”地一声，接道：“郭爷，您人不合适？”

郭璞淡然一笑，道：“没什么，海骐，也许是太累了，海爷呢？”

海骐道：“在楼上，郭爷，爷今夜脾气好暴躁！”

郭璞忙道：“怎么，有什么事儿？”

海骐道：“您刚送云姑娘走，爷就问您，我说您送云姑娘去了，爷却要我备马，这么晚了他要到梅姑娘那儿去……”

郭璞心头一震，“哦”了一声！

“可是……”海骐接着说道：“我刚要去备马，爷又说不去了，您说怪不怪？”

郭璞一颗心沉了下去，他明白海贝勒为什么要去而又突然改了主意，对这位贝勒，他心中有说不出的感佩！

当即他道：“就因为这么？”

“不！”海骐摇头说道：“还有！”

郭璞微愕说道：“还有？”

海骐点了点头，道：“刚才‘四海镖局’的吴小秋来过了……”

郭璞大惊，道：“他来干什么？”

海骐冷哼说道：“那老儿顶不是东西了，他对爷说您去了‘八大胡同’，爷不信，他要赌咒，并且要带爷去看，结果被爷亲手揍了出去！”

郭璞又麻木了，他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感觉，怔立半晌，他突然扬了眉，道：“你忙去吧，我看看海爷去！”大步行向了后院！

海骐忙哈腰应了一声，随即摇头道：“今儿晚上是什么事儿？这两位都够怪的！”

郭璞大步进了后院，果如海骐之言，海贝勒所居那小楼上，灯光犹亮，纱窗上映着一个高大的人影，在来回走动着，但突然，人影停住了，紧接着响起海贝勒粗暴话声：“谁？叫你们别来吵我，你们……”

郭璞立即应声说道：“海爷，是我，郭璞求见！”

楼上，海贝勒“哦！”地一声，紧接着他推开了两扇纱窗，灯光外透，他也探出了头，是一张笑脸：“是老弟么？求什么见？快上来，快上来！”

那粗暴，已荡然无存！

郭璞心中又一阵地感动！

上了楼，海贝勒笑吟吟地在门口相候，见面便道：“怎么，把云姑娘送走了？”

郭璞点了点头，随口找了一句话：“海爷，您还没睡？”

海贝勒摇头笑道：“睡？自你走后，每夜辗转反侧难成眠，如今你回来了，竟又兴奋得合不了眼，正好，来，咱们灯下聊聊！”

探手拉着郭璞进了屋！

郭璞感觉得出，那只大手有点凉，还带点轻微颤抖！

进了屋，海贝勒摆手让座，笑道：“深夜客来，老弟你是要酒还是要茶？”

郭璞强笑摇头，道：“海爷，跟我还客气。”

海贝勒道：“那么咱们就坐着干聊！”说着，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去！

坐定，郭璞扬了扬眉，道：“海爷……”

海贝勒突然一摇头截了口：“老弟，你真让人替你着急！”

郭璞一怔，不得不暂时忍下想说的话：“怎么？海爷？”

海贝勒笑了笑，道：“您跟云珠的事……你不知道我清楚，皇上这个人可靠不住，日子一久，我怕他对云珠会……”

郭璞道：“这个刚才云珠跟我谈过了，我正想请海爷……”

“怎么？”海贝勒问道：“找我帮个忙，把云珠要出来？”

郭璞点头说道：“是的，海爷，您知道，那对皇上也不好！”

“当然不好！”海贝勒哈哈笑道：“恐怕你会一怒闯进宫去，对么？真要那样，皇上他是自找麻烦，会吃不完兜着走，老弟一顿，接道：“没说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一句话，就是碰破我海青这颗脑袋，我也要把云珠给你要出来……”

郭璞道：“我先谢谢海爷了！”

“什么话！”海贝勒豪迈不减，热诚感人地道：“我不说过了，咱们哥儿们之间，用不着这一套！”

郭璞双眉又扬，道：“海爷……”

海贝勒又截了口，摇摇头，道：“只是老弟，你得给我些时日！”
郭璞只得又把话忍了下去，道：“海爷，不瞒您说，我希望越快越好！”
海贝勒笑道：“那是当然，我也想早一天喝杯喜酒哇！”
郭璞勉强地笑了，随即，他敛去笑容！
然而，海贝勒又抢了先，道：“不过，老弟，我给你个建议，也是我一个要求，希望你能答应，别让我为难……”
郭璞只好再度把自己要说的话忍了下去，道：“海爷，您请明示！”
“又来了！”海贝勒皱眉笑道：“干什么老来这腻人的一套，老弟，下不为例！”
郭璞漫应道：“是，海爷！”
海贝勒接着说道：“你知道，老弟，这句话不知我用得恰不恰当，眼不见心静，我把云珠要出来后，你最好马上带着她走，到个没人的地方过你们小夫妻的生活去……”
郭璞眉梢儿微扬，道：“海爷，您的意思是假如我不……”
“不，老弟！”海贝勒道：“走不走随你，你不走我也照样帮你要！”
郭璞道：“海爷是不要我了？”
“也没那一说，老弟。”
海贝勒道：“老实说，我为的是你们夫妻俩！”

郭璞道：“海爷是要我离开‘贝勒府’，还是要我离开‘北京’？”
海贝勒道：“老弟，我这个人惯于说直话，我希望你离开京畿，越远越好，你要不嫌，我将那片薄产，算我的贺礼！”
郭璞沉吟了一下，道：“海爷，这份厚赐，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海贝勒目中异采一闪，道：“老弟，这么说你是收下了？”
郭璞微微摇头，道：“海爷，可否容我考虑些时日？”
海贝勒猛一点头，道：“行，老弟，只是，我也跟你一样，希望越快越好！”
郭璞笑了，道：“您放心，这是我自己的事，一定快！”
这件事就那么说定了！
可是此后的谈话，却被海贝勒有意无意地抢了先，而且所谈都是不关痛痒的话，根本不给郭璞先开口的机会！
郭璞自然明白，他暗暗感佩之余，终于忍不住了！
他突然说道：“海爷，可不可以让我先说句话？”
海贝勒眉头微微一皱，笑道：“老弟，你是怎么了？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说话了？”
郭璞道：“海爷，您知道，我不是个糊涂人……”
海贝勒笑道：“你何止不糊涂？简直是智慧高绝，奇才一个，说，说！”
郭璞道：”我听海骐说，您适才要到梅姑娘那儿去！”
海贝勒笑道：“好快的嘴，不错，老弟，是有这回事儿，可是……”
郭璞道：“为什么您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不去了？”
海贝勒道：“老弟，你知道，梅心不舒服很久了，晚上必然睡得早，我去了她能好意思躺着，怎么说她得坐着陪我聊聊，你说，她病还没有好，我能去累她么？”
郭璞淡淡说道：“海爷，真是为这么？”

海贝勒瞪大了眼，道：“不是为这是为什么？老弟，你知道，我这个人生平……”

郭璞截口说道：“海爷，就算是吧，我还听说‘四海镖局’的吴小秋来过了！”

海贝勒浓眉一轩，道：“是的，老弟，他来过了！”

郭璞道：“我听说他被您亲手揍了出去！”

海贝勒点头说道：“也确有这回事儿，怎么？”

“没什么，海爷。”郭璞道：“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从没见过您发这么大的脾气，也从没听说您亲手打过什么人！”

海贝勒未答反问，道：“老弟，难道说我打错了他？”

郭璞摇头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海贝勒道：“不为什么，老弟，要不是看在云中鹤份上，我刚才就毙了他，揍他一顿那是天大的便宜！”

郭璞淡淡说道：“海爷，是因为他来禀报您，我去了‘八大胡同’？”

海贝勒“哦”地一声笑问道：“你知道了？”

郭璞道：“少爷，是海骇告诉我的！”

海贝勒道：“知道了你还问？老弟也真是……”

郭璞道：“我只是知道他为何而来，却不知道您为什么打他？”

海贝勒道：“这，海骇没告诉你么？”

郭璞摇了摇头，道：“没有，海爷。”

海贝勒笑道：“那么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你去了‘八大胡同’！”

郭璞道：“这就是海爷所以揍他的理由？”

海贝勒道：“怎么，不够么？难道我揍他非要什么充分理由不可？”

郭璞淡淡说道：“海爷，别把话扯远了，也别顾左右而言他，我没有说这理由不够，我只是说，若为这，海爷不但不该揍他，而且该奖赏他，重重地奖赏他！”

海贝勒叫道：“奖赏他？我不刚说过么？我没毙了他就是天大的便宜！”

郭璞道：“海爷，值得生这么大气么？”

海贝勒道：“其实也没什么，我今夜烦得很！”

郭璞道：“海爷，什么事让您这么烦？”

海贝勒耸肩摇头，道：“我也不知道，老弟，你该明白，有些事是说不上理由的！”

郭璞淡然一笑，道：“海爷，事到如今，我希望您答我一句实话！”

海贝勒诧声叫道：“实话？老弟，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假话？”

郭璞道：“海爷，您由来令我敬佩，可是，像如今，您未免有失英雄豪杰本色，对么？”

海贝勒倏然而笑，道：“好厉害，行了，老弟，吴小秋那混帐告诉我你到梅心那儿去了，我不信，他还说要带我去看，我认为他蓄意挑拨你我的交情，所以我揍了他，够了么？”

郭璞道：“这才是，海爷，但我只满意一半！”

海贝勒呆了一呆，道：“一半？老弟，这话怎么说？”

郭璞道：“我是您‘贝勒府’的总管，梅姑娘那儿我有什么不能去的？为什么您会认为这是蓄意挑拨？”

海贝勒一怔，旋即说道：“这，老弟，你说的对，梅心那儿你没什么不能去的，那么他干什么像告密似的跑来禀报我？我瞧他那样儿就生气！”

郭璞淡淡笑道：“海爷，看来你也能言善辩，只是，海爷，您明知道我去了梅姑娘那儿，为什么硬说不信？”

海贝勒摇头说道：“老弟，我绝不信！”

郭璞笑了笑，道：“海爷，诚如你我刚才所说，梅姑娘那儿，我没什么不可以去的，既如此，您有什么可不信的？海爷，我明白您的意思，当初您要去梅姑娘那儿，是盛怒之余想到那儿截我去，后来又改变了主意，那是您怕我跟梅姑娘脸上不好看，揍吴小秋，那是为杜绝后日的谗言，当着海骐，那是保全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海爷，我说的对么？”

海贝勒静听之余，脸色连变，郭璞把话说完，他却一转平静，皱着两道浓眉，摇头说道：“老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郭璞淡淡说道：“海爷，我句句击中您的心底，难道您愿意再一次地失掉那英雄豪杰的本色么？海爷，您……”

海贝勒皱眉摆手，道：“好了，好了，老弟，别说了，我承认，行么？”

郭璞淡淡笑道：“海爷，其实，您错了，郭璞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

海贝勒一怔，道：“老弟，你这话……”

郭璞道：“海爷，别再让我说您有失……”

海贝勒摇头说道：“老弟，看来你抓住了我的弱点……”

脸色一整，接道：“老弟，事到如今，我要直说了，老弟，我不敢怪你，也不能怪你，同样地，我也不怪梅心，你知道，人与人之间讲求一个缘字，有缘千里相会，无缘对面不见，万事强求不得，尤其一个‘情’字，我不否认我深爱梅心，可是我也明白梅心对我仅止于友情，多少年来我曾不遗余力地想让她向前迈一步，然而我失败了，也失望了，自你来后，我冷眼旁观多日，我更明白，你跟她有缘，她对你动了情愫，老弟，我自知甚明，无论从哪儿说，我都难望你项背，所以，她对你动了情，我丝毫不觉得奇怪，也丝毫不觉得悲伤，更不怨恨任何一人，我只恨自己无福，跟她缘份不够，老弟，今夜你摊开，我也不愿再隐瞒什么，对你，我没有别的要求，尽你自己所能去爱她去善待她，还有，带着她跟云珠马上离开京畿，越远越好……”

郭璞心中激动，表面上却力持平静，淡淡笑道：“海爷，您说完了么？”

海贝勒道：“老弟，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郭璞淡淡一笑，道：”那么，海爷，该我说了！”

海贝勒道：“老弟，我洗耳恭听！”

郭璞道：“海爷，在未说我该说的之前，我先请问，你知道我急着上梅姑娘那儿去干什么去了？”

海贝勒笑道：“老弟，我又不是神！”

郭璞道：“那么我奉知海爷，我代您求婚去了！”

海贝勒脸色一变，道：“老弟，你这是……”

“海爷！”郭璞截口说道：“如今既摊开了，我没有不能说的话，我不否认，我深爱梅姑娘，可是君子不夺人所爱，凡事都有个本末先后，您结识她在前……”

海贝勒要插嘴，郭璞及时道：“海爷，请听我把话说完！”

海贝勒忍了下去，一摆手，道：“说你的吧，老弟！”

郭璞接着说道：“尤其，海爷您视我如朋友，待我如手足，我要是横刀夺了海爷所爱，那我就在为须眉七尺昂藏躯了……”

海贝勒道：“所以你代我向梅心求了婚？”

郭璞道：“是的，海爷！”

海贝勒浓眉轩动，道：“老弟，你不觉得你这么做，近乎残酷么？”

郭璞心中一阵绞痛，但表面上他淡淡说道：“海爷，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海贝勒道：”老弟，你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三个人痛苦一辈子么？”

郭璞心中一颤，道：“海爷，感情是慢慢培养出来的，一旦成为夫妻，我相信梅姑娘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至于那另外一个人……”

淡淡一笑，接道：“您放心，他能慢慢淡忘的，何况他已有云珠！”

海贝勒掀眉笑道：“老弟，听你的口气，似乎是在求我！”郭璞道：“海爷，事实上，也就等您点头了！”

海贝勒一震，道：“怎么，老弟，梅心她，她答应了？”郭璞点头说道：“正是，海爷！”

海贝勒目光凝注，摇头说道：“老弟，我不信！”郭璞道：“婚姻乃大事，并不是儿戏，海爷！”

海贝勒眉锋一皱，道：“多少年来，她一直躲避着，怎么如今她会……”

郭璞道：“海爷，我不是说过她的苦衷么？”

海贝勒道：“难道她如今没有苦衷了？”

郭璞道：“那要看您爱她的程度而定了！”

海贝勒道：“老弟，这话我不懂。”

郭璞道：“很简单，海爷，她只有一个条件。”

海贝勒道：“什么条件，老弟？”

郭璞道：“她希望您马上带她离京，到新疆去，在那儿，她愿意陪伴您一辈子！”

海贝勒眉锋一皱，道：“老弟，这就是她的条件？”“是的，海爷！”郭璞道：“是她唯一的条件！”海贝勒皱眉说道：“老弟，对于这个条件，我也有不能答应的苦衷！”

郭璞眉锋微皱，道：“海爷，为什么？”

海贝勒道：“老弟，你知道，我不能离开……”

郭璞截口说道：“海爷，朝廷还有什么值得您留恋的？”海贝勒淡淡一笑道：“老弟，皇上对我怎么样是一回事，而我对他……”

郭璞道：“海爷，梅姑娘只有这一个条件！”

海贝勒默然不语，半晌，突然说道：“老弟，她当真非要我这么做不可？”

郭璞道：“海爷，恐怕确是这样了！”

海贝勒浓眉倏轩，猛一点头；道：“好，我答应……”

郭璞心中一喜，方要说话！

海贝勒接着说道：“老弟，要我走可以，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郭璞微愕说道：“海爷，我得答应您一个条件？”

海贝勒点头道：“不错！老弟！”

郭璞笑道：“海爷，诚如您所说，这倒成了我求您了！”

海贝勒道：“事实上确是你求我，老弟！”

郭璞心中一震，道：“海爷，那么您请明示，什么条件？”

海贝勒道：“我带着梅心走，您也不许在京畿多停留，带着云珠跟在我跟梅心的后头，赶快走！”

郭璞讶然说道：“海爷，这又为什么？”

海贝勒淡淡说道：“老弟，你是个明白人，我也不算太糊涂，这还要我深说么？老弟，记得我跟你说过，老爷子跟关前辈的事么？我可不愿意咱俩像他二位一样，弄个不欢而散！”

郭璞心头猛震，但旋即淡淡说道：“海爷，看来您是当真的全明白了！”

海贝勒点头说道：“不错，老弟，我也确实糊涂过一阵子！”

郭璞双眉一扬，道：“您也明白我个人的全部？”

海贝勒道：“梅心房中那位燕南来，杀喇嘛的那位贾子虚，游说小年的那位‘丹心旗’主，全是你，而你，我这一声老弟没叫错你，你准是郭家六龙中的一位，但我并不能确定你是哪一位，不过我认为我能知道这么多，该很够了！”

郭璞默然未语，半晌始道：“海爷，您是怎么知道的？”

海贝勒道：“多日来的观察，老弟！”

郭璞双眉一扬，道：“那么，我现在告诉海爷，我行六……”

海贝勒一惊又复一喜，道：“是燕南？”

郭璞道：“是的，海爷。”

海贝勒浓眉轩动，笑道：“郭家六龙，末者为最，果然不虚。”

郭璞道：“海爷，您打算怎么办？”

海贝勒脸色一整，道：“老弟，您真想知道？”

郭璞毅然点头，道：“是的，海爷。”

海贝勒双眉飞闪威棱，道：“老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我不愿再提，可是以后的由于彼此的立场，我不能容你再这样下去，老弟你想支走我，可以，但你也得跟我一起离开，这是你我好聚好散的唯一办法，否则，老弟，我明知不敌，但我不惜流血五步！”

郭璞道：“就是这样，海爷？”

海贝勒猛一点头，道：”就是这样！”

郭璞一点头道：“海爷，我答应……”

海贝勒威态一敛，身形倏颤道：“老弟，海青谢谢你！”

郭璞道：“可是，海爷，您得帮我做一件事，另外有件事则我自己在临走前非办好不可！”海贝勒道：“老弟，你要我替你办什么？”

郭璞道：“海爷，帮我把云珠要出来！”

海贝勒道：“老弟，我说过，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郭璞道：“海爷，恐怕他不肯放她！”

海贝勒道：“老弟，我也说过，就是我碰破脑袋，我也得非把云珠给你要出来不可，要不然你别走，行么？”

郭璞道：“海爷，燕南也谢谢您！”

海贝勒道：“这也是为我自己，老弟，你自己要办什么事？”

郭璞道：“海爷，先皇帝遗有一顶‘九龙冠’，年爷送给了您……”

海贝勒一怔，道：“老弟，你怎么知道的？”

郭璞道：“海爷忘了？您让我准备一份寿礼的事？”

海贝勒“哦！”地一声，道：“不错，老弟，确有这回事，但我又转送

给‘廉亲王’了！”郭璞道：“这个我知道，‘廉亲王’又献进了大内！”

海贝勒愕然说道：“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郭璞淡淡一笑，道：“海爷，您不是说，郭家六龙，末者为最么？”

海贝勒一摇头，道：“好吧，老弟，我不同了，你要怎么办？”

郭璞道：“海爷该知道我要怎么办？”

海贝勒道：“您想闯大内，把那顶‘九龙冠’拿回来？”

郭璞点头说道：“正是，海爷，我有这权利，也有这义务！”

海贝勒眉锋一皱，道：“这样好不？老弟，这件事交给我，也算是我替你办的事！”

这可大出郭璞意料，他呆了一呆，道：“海爷，您要帮我办？”

海贝勒毅然点头，道：“不错，老弟，我这也是为那些侍卫！”

郭璞道：“海爷，您要知道，对如今的您来说，那可不容易！”

海贝勒双眉扬起，一点头，道：“我知道，老弟，但我仍是那句话，我要帮不成这个忙，那我撒手不管，由你，行么？”

郭璞猛一点头，道：“海爷仁尽义至，面面顾到，那还有不行的？”

海贝勒道：“既然行就好，可是有一点我得先说明……”

郭璞道：“您请说！”

海贝勒道：“在我没要出云珠跟那顶‘九龙冠’之前，这‘北京城’里任你到处走，只不许闯进‘紫禁城’，可是我一旦要出了云珠跟那顶‘九龙冠’，这儿不许你再多停留片刻！”

郭璞道：“我答应，那么您呢？”

海贝勒道：“跟你一样，我马上带着梅心走！”

郭璞忽地笑了，道：“海爷，咱们一言为定！”

海贝勒道：“是的，老弟，你我就这么一言为定！”

郭璞道：“海爷，真英雄一诺千金，如山似鼎！”

海贝勒道：“我看你是个真英雄，恐怕你看我也不会不是！”

郭璞笑了……

海贝勒一摆手，道：“老弟，我要逐客了，让我睡一会儿，明天我好有精神应付皇上，起码在气势上要先震住他，你说对么？”

郭璞笑道：“海爷是虎将，未战而先慑敌三分，我告辞了！”站起来一躬身，举步而去！

海贝勒跟着站起要送，郭璞突然转过了身，道：“海爷，我想现在出去一趟，您谅必不会反对？”

海贝勒一摆手，道：“你只要不进‘紫禁城’，随便你上哪儿去！”

郭璞道：“谢谢您，海爷，大丈夫轻死重一诺，您要是听说我进了‘紫禁城’，我自缚双手在任您处置，行么？”

海贝勒道：“那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郭璞道：“可是，海爷，要有别人进去，那可不是我的事！”

海贝勒浓眉一扬，道：“老弟，除了你，谁能闯谁闯去！”

这位贝勒爷可不知道还有位“金玉楼”！

郭璞淡然一笑，道：“谢谢您，海爷！”再施礼，洒脱行下楼去！

望着那颀和身影，海贝勒脸上浮现起一片难以言喻，也难令人意会的表情，半晌才转回了身……

郭璞在庭院中，眼望着小楼灯熄，他摇头一声轻叹，腾身飞射而去，片刻之后，他停身在一座府邸的大厅之上，这座府邸，是“宝亲王府”！

他甫射落瓦面，一条淡白人影由一处暗隅中射起，直落郭璞立身那瓦面之上，他洒脱飘逸，正是那金玉楼！

金玉楼入目郭璞，为之一怔，旋即淡然而笑：“阁下回来了？”

郭璞含笑点头，道：“不错，晚上刚到！”

金玉楼道：“此行如何？”

郭璞道：“可愿意跟我找个地方聊聊去？”

金玉楼道：“敢不遵命，哪儿聊去？”

郭璞道：“跟我来！”长身掠起，破空飞射！

金玉楼毫不怠慢，跟着长身而起！

片刻之后，二人停身在“万寿山”东麓，“万寿山”又叫“景山”，俗称煤山，距宫城不过百步之遥，在“神武门”北！周围二里，高仅数十丈，其后山上广植树木，殿台阁榭，无一不备，那年头儿视为大内之镇，绝不允许随便登临的！这一座著名的“万寿山”的东麓旁，有一棵海棠树，这就是崇祯皇帝缢死之处！

郭璞跟金玉楼的停身处，也就在这棵海棠树旁！

两个人并肩肃立，整衣下拜！

拜毕起身，郭璞一摆手，道：“阁下，咱们坐下谈！”金玉楼默默地坐在一块大石上，郭璞就坐在他的对面，坐定，郭璞先开了口，道：“我以为你听说了，曾张二位先生已押交刑部！”

金玉楼点头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这一路必然够瞧的！”郭璞道：“的确，差点没能回来！”

金玉楼一怔，道：“怎么，那是谁？”

郭璞道：“甘瘤子跟一名‘红莲寺’遗孽！”

金玉楼诧声说道：“甘瘤子？他不是死了么？”

郭璞淡淡说道：“实际上他躲在‘雍和宫’里！”

金玉楼“哦”地一声道：“胤祯此人果然厉害，那么你是……”

郭璞道：“我碰见了那位老人家！”

金玉楼微愕说道：“哪位老人家？”

郭璞道：“教我这身本领的那位老人家！”

金玉楼脱口一声喜呼，道：“怎么，你碰上了他老人家，好运气，阁下，他老人家怎么会轻离苦大师左右？”郭璞笑道：“徒弟有难，师父焉会不赶来相救？”金玉楼笑道：“甘瘤子与那‘红莲寺’余孽必然胆破魂飞，当场尸横！”

郭璞道：”那妖僧一招之下断魂，甘瘤子却因为桂武、甘联珠夫妇的情面，老人家留了他一命。”

金玉楼道：“这就是你的惊险！”

郭璞道：“难道还不够么？”

金玉楼道：“够了，你来找我当不会是为向我报告经过！”郭璞笑道：“凭你也配，我要你在‘丹心旗’下听令！”金玉楼道：“那么，末将在，请吩咐吧！”

郭璞道：“明天晚上，你进去一趟……”
金玉楼道：“干什么？”
郭璞笑道：“又不是让你去刺胤祯，你紧张什么？”“紧张？”金玉楼扬眉说道：“笑话，凭那些鹰犬？你要不要我试试？”
郭璞摇头说道：“不必，我要你办另一件事！”
金玉楼道：“什么事，快说吧！”
郭璞淡淡一笑，道：“我先告诉你弘历的几大罪状，你听清楚了……”
接着就把和亲王告诉他的，由头至尾说了一遍！
听毕，金玉楼点头说道：“听清楚了，怎么样？”郭璞道：“你回去后，把它写下来，明晚把它送进胤祯的御书房里！”
金玉楼一怔说道：“你是要搞垮弘历？”
郭璞道：“不错，不该么？”

金玉楼道：“没人说不该，但我未想到会这么快！”郭璞淡淡说道：“快难道不好么？”
金玉楼目光一转，道：“也没人说不好，不过，我以为必有原因！”
郭璞道：“没什么原因，‘丹心旗’令下，你就按令行事。”金玉楼道：“更没人说不遵，但我要知道为什么？”郭璞道：“不为什么，我认为时机成熟了！”
金玉楼道：“你欺我？”
“没有！”郭璞淡淡说道：“真的时机成熟了！”金玉楼道：“海青还没有走，怎可谓之时机成熟？”郭璞道：“他就要走了，这是一两天的事，对了，刚才的令谕我得改一改，你什么时候听说海青走了，你再进去……”金玉楼诧声说道：“他就要走了？我不信。”
郭璞道：“不信你等着看好了！”
金玉楼道：“是你说动他？”
郭璞点头说道：“是的，是我说动了他！”
金玉楼目光凝注，摇头说道：“海青绝不会那么轻易答应离去……
郭璞淡然说道：“事实上，我轻易地使他点了头！”金玉楼道：“定然是有什么条件。”
郭璞摇头说道：“没什么条件！”
金玉楼道：“你又欺我！”
郭璞默然不语！
金玉楼沉声说道：“你说服了梅姑娘？”
郭璞仍来说话！
金玉楼霍地站起，大声说道：“老六，你胡闹，简直胡闹！”郭璞突然说道：“你能不能平心静气轻声点儿？”金玉楼怒声说道：“你要我如何平心静气？”
郭璞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么？”

金玉楼道：“难道说，这不是你做的糊涂事？”
郭璞道：“事是我做的，但却不能称之为糊涂事。”“还不算糊涂？”金玉楼叫道：“怎么样才叫糊涂？你把‘丹心旗’都送给他才叫糊涂？老六，你知道梅姑娘是个怎么样的女子，她肯跟海青，你能把她让给海青？”

郭璞道：“我这是为了大局！”
金玉楼道：“不这样海青就不肯走？”
郭璞道：“事实如此！”
金玉楼道：“三个人痛苦一生，你对得起梅心，你就忍心看她心碎肠断，悲惨痛苦过一辈子么？”
郭璞道：“我更不能对不起苦大师，当初苦大师选上我的时候，我自己明白，日后我必须作某种牺牲的！”
这句话，听得金玉楼似乎气消了些，他吸了口气道：“海青真的答应了？”
郭璞道：“你知道，他生平不懂一个‘假’字！”金玉楼冷笑说道：“那么他海青对朝廷不忠，对朋友不义！”郭璞双眉一扬，道：“怎么说？”
金玉楼道：“为一个女人舍弃了朝廷，而这个女人并不爱他！”
郭璞道：“海青不是这种人！”
金玉楼道：“毕竟他是答应带着梅心走了！”
郭璞呆了一呆，道：“真说起来，他该是为了胤祯！”金玉楼道：“怎么说？”
郭璞道：“他看穿了我，我和他之间已经摊牌了！”金玉楼一震，道：“老六，真的？”
郭璞道：“当然是真的，这我还能骗你！”
金玉楼道：“他对你没怎么样？”
郭璞道：“我如今仍是好好儿的！”
金玉楼冷笑说道：“海青他不是个糊涂人，他必然也有什么条件！”
郭璞道：“他不愿意我跟他像他爹跟我师父一样，他唯一的条件，是要我带着云珠与‘九龙冠’也走……”
金玉楼截口说道：“云珠与‘九龙冠’？”
郭璞道：“不错！他答应帮我向胤祯要，当然，他是怕我闯进大内，伤了那些侍卫，惊了胤祯！”
金玉楼道：“你答应了？”
郭璞道：“他说了，我要不走，他也不走，过去的不提了，倘我再有异动，他虽明知不敌，但愿流血五步，我不愿跟他为敌，你知道，我不忍……”
金玉楼道：“他这话倒像个公私分明的大英雄，这么说来，他什么时候要出了云珠与‘九龙冠’，那就是他走你也走的时候了？”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是这样！”
金玉楼冷笑说道：“你以为胤祯会放手么？”
郭璞双眉一扬，煞威慑人，道：“那全在他！”
金玉楼道：“海青若是要不到呢？”
郭璞道：“他说了，今后随我怎么办！”
金玉楼道：“这是你两个的君子协定？”
郭璞道：“不错！”金玉楼道：“你跟他都认可了？都答应了？都点头了？”郭璞道：“正是！”金玉楼冷笑一声，扬眉说道：“我不认可，我不答应，我不点头！”郭璞一怔，道：“你不答应什么？”金玉楼道：“别的我不管，单梅心跟他这一点我不答应！”郭璞道：“阁下，这是我跟他的事！”金玉楼目中暴射威棱，道：“别忘了，我是你的哥哥！”
郭璞道：“我知道，但这是为大局！”金玉楼道：“你娶妻这是家务事！”郭璞道：“可是这牵涉到大局！”金玉楼道：“倘为大局，自有办法逼海青

走，用不着这法子！”郭珍道：“可是我不能……”金玉楼沉声说道：“妇人之仁，这就是你为大局，执掌‘丹心旗’应有的么？”郭璞脸色一变，垂下头去，但旋即他摇头说道：“我已经点了头，你不能让我自毁……”金玉楼道：“站在立场上，不在乎这一点头，你答应是你的事，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不能让这么个好弟媳……”

郭璞道：“你可知道你干涉了‘丹心旗’……”

金玉楼道：“我只知道我在管家务事！”

郭璞身形倏颤，道：“你别逼我，行么？”

金玉楼道：“我是你的哥哥！”

“不错！”郭璞道：“但那是在家里，论公，你得听我的！”

金玉楼道：“我没跟你谈公事。”

郭璞道：“可是这是我的公事！”

金玉楼道：“那是你的公事，不是我的！”

郭璞陡扬双眉道：“难道你不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金玉楼厉声说道：“我是，但我有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该用的法子，你公私不分，怀妇人之仁，在祖宗前你就站不住！”

郭璞倏敛威态，颤声说道：“那么我求你……”

金玉楼道：“我这个人向来铁面无私！”

郭璞悲声说道：“你这是何苦……”

金玉楼道：“谁知道我为什么？”

郭璞道：“我知道你为了我，可是……”

“别说了！”金玉楼冷然说道：“我不答应就是不答应，只要你公对得起苦大师，私敢违抗家法，你就照着你的办法做！”

郭璞双目赤红，陡扬双眉，道：“那么我先制住你，等事后再向苦大师及老人家请罪！”飞起一指点了过去！

金玉楼一动未动，目中威棱只逼注着郭璞！

眼看着郭璞那一指便要点上金玉楼要穴，但突然，郭璞他沉腕收指，砰然一声跪了下去：“哥，我求你……”

金玉楼一惊忙闪身躲避，喝道：“老六，你这是干什么？”

郭璞身形颤抖，默然未语！

金玉楼一时也未说话，刹时间，这“万寿山”上陷入一片沉寂中，沉寂得隐隐令人有窒息之感！

良久，金玉楼突然跺了脚：“老六，你真能要人的命，起来，起来！”

伸手扶起了郭璞，道：“你叫我如何回去向老人家交待”

郭璞哑声说道：“好在我马上也要走了，老人家面前，自有我说话！”

金玉楼一摇头，道：“老六，你也真忍心，好吧……”

郭璞身形倏颤，道：“哥，谢谢你！”

金玉楼摆手说道：“别谢了，我是为你，到头来却做了恶人……”

郭璞道：“我不敢！”

金玉楼道：“你有什么不敢的，坐下来，咱们再谈谈！”

于是，哥儿俩又坐了下去，坐定，金玉楼沉吟说道：“我总觉得奇怪，论海青，他不知道，那还有可说，他既然知道了，怎会答应你这份礼让？”

郭璞道：“我不说过么？他为的是他那朝廷！”

金玉楼道：“为朝廷他可以走，何必非带梅心不可？”
郭璞道：“你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的唯一心愿！”
金玉楼道：“可是他已知道梅心属意你！”
郭璞道：“彼此立场敌对，对敌人，哪还讲那么多？”
金玉楼道：“他对敌人都不讲那么多，你对敌人又何必讲那么多？”
郭璞摇头说道：“我总觉得他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反之，他不失英雄本色，是位宦海中难得的奇豪，我更敬重他！”
金玉楼摇了摇头，道：“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海青不该是这种人，我更觉得唯一的可怜人是梅心，因为做最大牺牲的是她而不是你。”
郭璞默然未语！
“老六！”金玉楼一叹说道：“说来说去，要人命的也是你，临出来时，老人家一再吩咐，要我带着你跟梅心一起回去，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只有拼着挨一顿臭骂了，谁叫咱们是兄弟？”
郭璞抬头说道：“哥，我永远感激……”
金玉楼摆手说道：“别说这种话了，还有什么事儿么？没事儿我要回去了，出来太久不大好，万一弘历找我……”
郭璞目中寒芒飞闪，低低说道：“他已经在找你了？”
金玉楼双眉一扬，点头说道：“我觉察了，老六，你说怎么办？”
郭璞道：“总不能让他再回去！”
金玉楼道：“我遵命，是你下手还是我下手？”
郭璞道：“那随便，希望留他个全尸！”
金玉楼应声站起，霍然转身，目注同麓下十多丈外一块大石后淡然轻喝：“哪位在此窥听人谈话，请出来见见！”
话声落后片刻，始从那块大石后转出一个身穿长袍，留着几根稀疏山羊胡的瘦高老者，赫赫然竟是那位“宝亲王府”师爷蒋子翼，他脸挂心惊胆战强笑，掠过来举手一拱：“二位老弟，是老朽在此！”
郭璞“哦”地一声，忙站起还礼，道：“原来是蒋老……”
金玉楼目注蒋子翼冷冷说道：“蒋老夤夜登往‘万寿山’，不知有什么事？”
蒋子翼嘿嘿一笑，道：“不瞒老弟说，我入厕时看见老弟跟郭老弟一起离去，我是唯恐二虎拼斗，使王爷……”
金玉楼道：“这么说，蒋老真是预备来做和事鲁仲连的？”
蒋子翼笑着点头说道：“正是，正是！”
金玉楼道：“蒋老来此非一刻了，我二人既未有拼斗，蒋老何不即刻现身，或者是转头离去？”
蒋子翼目光一转，笑道：“我本预备离去，但我听清了二位的谈话后，却又舍不得走了！”

金玉楼双眉微轩，道：“蒋老都听见了什么？”
蒋子翼嘿嘿笑道：“从头至尾，我悉入耳中，二位都是当年南海‘无玷玉龙’郭老人家的少爷，一位行六，另一位我却不知道！”
金玉楼目中寒瓦一闪，道：“蒋老没听错，怎么样？”
蒋子翼笑道：“蒋子翼对以往的有眼无珠，祈求二位原谅，对二位以往行事之高明，也至表佩服！”

金玉楼道：“这就是蒋老的话么？”
蒋子翼道：“事实如此，因为我跟二位一样！”
金玉楼道：“跟我两个一样？蒋老这话令人难懂！”
郭璞敛去笑容，道：“蒋老是……”
蒋子翼道：“二位可听说过‘铁嘴君平生死神卜’？”
金玉楼淡淡说道：“这个我两个早知道了，我问蒋老是哪一条路上的？”
蒋子翼一怔说道：“原来二位早知道了，二位既是郭家后人，蒋子翼无须隐瞒，我是‘铁骑帮’郝帮主麾下……”
郭璞突然说道：“原来蒋老是‘铁骑帮’郝帮主麾下志士！”
“不敢！”蒋子翼忙道：“蒋子翼正是！”
郭璞道：“但不知蒋老在‘铁骑帮’任何职？”
蒋子翼道：“蒋子翼为一名堂主！”
郭璞眉锋一皱，道：“据我所知，‘铁骑帮’内外共八堂，而这八位堂主我都知道……。”蒋子翼一笑说道：“六少莫非不信？”
郭璞道：“那倒不敢，只是……”
蒋子翼笑了笑道：“‘铁骑帮’内外八家堂主，六少个个知道么？”
郭璞淡然一笑，道：“蒋公高明，并不全知道！”
蒋子翼笑道：“这不就是了么？”
郭璞目光一转，道：“这么说，蒋老果是‘铁骑帮’郝帮主麾下志士！”

蒋子翼道：“岂敢欺蒙六少，正是！”
郭璞道：“这丢说，蒋老也自认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蒋子翼神色一肃，道：“那自然，凡我……”
郭璞道：“那么，我请问，此处是何所在？”
蒋子翼道：“‘煤山’、‘景山’，又称‘万寿山’！”
郭璞抬手一指那株海棠树，道：“蒋老可知道这棵树是……”
蒋子翼忙道：“我先皇帝自缢殉国之处！”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至此均有一拜！”
蒋子翼一惊忙道：“蒋了翼正要下拜！”说着，他便要整衣拜倒！
郭璞一笑说道：“蒋老不怕杀头么？如今已来不及了！”
蒋子翼大惊失色，但刹时间转趋平静，嘿嘿一笑，道：“六少果然高明，不过，我以为二位仍不敢奈何我！”
金玉楼冷冷一笑，道：“是么？”
蒋子翼阴笑说道：“不瞒二位说，我来时王爷也知道了，倘若稍时只有你老弟一个人回去，恐怕王爷面前……”
金玉楼冷笑说道：“有可能他是知道了，不过那没有关系，凭他王府里的那些人，就连大内侍卫都算上，也未必能奈何得了我，再说，你既听见了我两个谈话，就该知道我两个在这儿待不了多久了！”
蒋子翼神情一紧，道：“在我看来，那是……”
金玉楼冷然摆手，道：“够了，今夜我要藉这先皇帝殉国处，惩治你这弃宗忘祖的败类，你自己面对这株海棠树跪下。”
蒋子翼目光一转，双肩方动！
金玉楼闪身而至，钢钩般五指已搭上他肩井。
蒋子翼魂飞魄散，张口欲喊，无奈，他慢了一步，金玉楼紧跟着飞起的

一指已点上他的喉结。

如今蒋子翼是再也叫不出声了，金玉楼冷哼一声，五指用力，蒋子翼一个瘦高身形倏地矮了半截。

金玉楼趁势一按，蒋子翼已砰然一声跪倒尘埃！

郭璞及时说道：“阁下，留他个全尸！”

金玉楼道：“我遵命就是！”

飞起一脚踢上蒋子翼死穴，蒋子翼一声未吭便爬倒了那儿寂然不动！

郭璞一叹说道：“都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奈何卖身投靠？”

探怀取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些粉红色的粉末，洒在了蒋子翼的尸身上，藏好瓷瓶，然后说道：“阁下不必再回弘历处了，随便找家客栈住下，恢复本来面目，听候海青离去的消息吧！”

金玉楼淡然一笑，道：“我遵命！”话落，他方要腾身！

“慢着！”郭璞及时抬手阻拦，道：“我打听一下，可知道虬髯老儿师徒三人的住处？”

金玉楼道：“我听说他三个住在谢垒山祠等你回来。”

郭璞道：“可是在‘法源寺’后？”

金玉楼点头说道：“不错！”

郭璞道：“那么我去看看他们！”

话落，两人同时腾身而起，飞射不见！

刹时，这“万寿山”东麓陷入一片空荡寂静中！

只剩下，半截尸体，一滩黄水……

寄峰突起

片刻之后，郭璞到了谢垒山祠！

谢与文文山同为宋末忠臣，以著“文章执范”一书而，名噪一时。

谢名枋得，字君直，为宋末信州戈阳人！

德祐初，元兵入袭江东，兵败入山，元帝忽必烈采怀柔政策，礼士纳贤，而谢不应召。

其后为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兵挟持入京，谢则访谢太后之攒所及赢国公故址再拜痛哭，无几罹病，移居“悯忠寺”，偶见壁揭“曹娥碑”文，有所感，乃绝食愤死。

所以在祠堂上有那么一付对联云：

“小女子岂不若哉？向萧寺招魂新公祠宇；

大丈夫当如是也，与文山比节壮我江卿。”

另有一联云：

“行遁矢孤忠，奔走荒山，遗迹犹传建阳市；

捐躯明大义，凄凉古寺，伤心还怀孝娥碑。”

这谢垒山祠跟文丞相祠一样，也颇偏狭！

入门处，有谢文节公祠祀及祠碑铭二石壁。

进小门，即“谢垒山愤死处”，有小祠堂，偏额“薇馨堂”！

正面有神位，上书：

“朱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信州谥文节垒山谢公之位”。

在明景泰年间设衣冠塑像。“薇馨堂”之命名，是采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之义。

这时候的谢垒山祠，一片黝黑，静静地坐落在夜色中！

郭璞在祠中走了一趟，别说没见虬髯公师徒三人人影，便连一点动静也未见到！

心中暗暗诧异之余，他只有走出谢垒山祠！

甫出门，只听一缕女子哭声由“法源寺”后院传出，哭声之悲切，闻之能令人心酸泪落！这是谁夜半在”法源寺”后院凄凄啼哭？

郭璞眉锋一皱，随即心中一动，腾身掠起，直落“法源寺”后院！

曲径通幽处，禅房草木深，这“法源寺”后院不大，但极宁静幽美，全寺一片黝黑，只有靠东一间禅房内灯光微透！

而那女子哭声，即是由这间禅房中传出！

除了哭声之外，还有个慰劝话声，那也是个女子：“好妹妹，别哭了，哭不是办法，也无补干事，多少日子了，自己的身子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仇总是要报的，只等旗主令谕一到……”

随听那啼哭女子道：“他为什么不让我杀……”

那慰劝女子道：“旗主所以拦你，总有他拦你的道理，好妹妹，你是个明白人，该知道这悲愤没有用，要化悲愤为力量……”

郭璞听得清楚，那哭的是吕四娘，那慰劝的则是鱼娘，他当即淡淡说道：“好话，鱼娘说的对！”

禅房内哭声倏止，灯光立灭，砰然一声，禅房两扇门大开，紧跟着掠出两个姑娘来！

那正是鱼娘跟吕四娘，鱼娘是一身紧袄裤，吕四娘则是一身黑色劲装，头上插了朵白花。

她，美目红肿，娇靥煞白，犀利目光直逼郭璞，只一眼，她立即变色冷喝：“弃宗忘祖，卖身投靠的东西，原来是你！”

娇躯一闪，含怒扑过来！

郭璞淡然笑道：“鱼娘，快拉住她！”

鱼娘没动，刚微愕一声：“你是……”

吕四娘已然扑近郭璞，抖手一掌，直飞袭腹！

郭璞眉锋一皱，道：“姑娘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

右掌一翻，砰然轻震，吕四娘娇躯晃动，骇然暴退，恰好被震回原来处，她神色怕人，一探柳腰，铮然一声一柄软剑已执在玉手之中，二话不说，便要抖腕！

倏地一声沉喝划空传到：“四娘，且慢出手！”

一条高大黑影如飞掠到，直落鱼娘与吕四娘之间，环目虬髯，威猛慑人，正是那虬髯公！

他那森寒目光一扫郭璞，冷然说道：“郭总管阁下夤夜莅临，不知有何……”

郭璞淡然一笑，道：“虬髯老儿，你师徒三人来京何事？”

虬髯公道：“我辈江湖人，何处不能去，那是我师徒之事……”

郭璞道：“这是京畿重地，可巧朝廷杀了吕毅中，又掘了晚村老先生的墓，恐怕你们是来谋刺皇上的吧！”

虬髯公勃然色变，尚未说话。

吕四娘那里已冷叱说道：“告诉你也无妨，正是，我恨不得剥胤祯之皮，吃胤祯之肉，如今你这满虏鹰犬能拿我怎样？”

郭璞淡淡说道：“不怎么样，那么你师徒三人来京已非一日，为什么迟迟不下手？”

吕四娘道：“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机会！”

郭璞笑了笑，道：“恐怕是‘丹心旗’传令，不让动手吧？”

吕四娘大惊，道：“这，这你怎么知道？”

郭璞道：“我当然知道，否则我就不来了！”

吕四娘道：“如今你来了，怎么样？”

郭璞道：“我有话对你师徒三人说，可否让我进屋坐坐？”

吕四娘冷笑说道：“你死在眼前，还想……”

郭璞道：“凭你师徒三人，能奈何我么？”

吕四娘道：“你试试看！”抖腕便要欺上！

虬髯公抬手拦住了她，目注郭璞，道：“阁下有话可以在这儿说！”

郭璞笑道：“虬髯老儿怎也如此小气？难道忘了岳墓前事么？”

虬髯公一怔，道：“我没有忘，至今我不明白你为何救我师徒……”

郭璞摇头说道：“你错了，我不是单为救你师徒三人，而是救当时在场每位忠义豪雄，可惜，他们点之不透……”

虬髯公诧异地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郭璞淡淡说道：“虬髯老儿，因为我姓郭。”

虬髯公刚一怔，郭璞接着又道：“你听不出我是谁还有可说，鱼娘却不该听不出我是谁！”鱼娘美目凝注，道：“我听出来了，但我不敢相信！”

郭璞道：“世上有些事往往如此，你听出了我是谁？”

鱼娘道：“郭家的燕南六少！”

郭璞笑道：“毕竟鱼娘耳聪！”抬手扯落了他那特制面具！

鱼娘一怔，随即喜呼：“六少，果然是您……”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世上只有一个郭燕南！”

虬髯公与吕四娘直了眼，虬髯公瞪大了一双环目，诧异欲绝地道：“‘贝勒府’总管，人人痛恨的郭璞竟是郭六少，这真令人难以相信，这真令人难以相信！”

郭璞淡然一笑，道：“我不说过么，世间事往往如此，老哥，如今可以让我进屋里坐坐去么？”

虬髯公一定神，忙道：“如今我恭请都怕来不及！”侧身摆手肃客！

郭璞又道：“老哥哥何前倔而后恭？”潇洒举步，行进了禅房！

禅房中分宾主落座，坐定，郭璞笑顾吕四娘道：“姑娘，如今可以把凶器收起来了！”

吕四娘娇靥一红，忙把软剑藏回腰中！

鱼娘适时说道：“怪不得‘贝勒府’的总管打遍天下无敌手，也怪不得他们没办法劫夺曾张二先生，六少，你怎么能把二位先生……”

郭璞截口说道：“你说我不该把曾张二位先生押解来京？”

鱼娘毅然点头，道：“正是，六少！”

郭璞笑了笑，道：“胤祯所以找我去四川，其目的就在试试我是否郭家后人，我怎么能不把他二位押解来京？”

鱼娘道：“我知道您是为了工作，可是这一来岂不断送了……”

“谁说的？”郭璞道：“我担保他二位不伤毫发地各回来处！”

三人一喜，急道：“真的？”

郭璞道：“这等大事，难道我还骗你不成！”

鱼娘喜道：“我明白了，您是利用那位莽贝勒……”

郭璞眨眨眼，摇头笑道：“不，这怎能找他，我有个贵为侍读伴驾的朋友……”

虬髯公急道：“六少是说云家那位……”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

虬髯公击掌说道：“那曾张二位先生就绝对安全了！”

鱼娘美目凝注，娇靥上带着三分笑，道：“六少，您跟那位云姑娘仅是朋友么？”

郭璞脸一红，道：“恐怕她会是郭家六少奶奶！”

此言一出，鱼娘一跃而起，盈盈裣衽，道：“恭喜六少，贺喜六少……”站直娇躯，眨动着美目含笑问道：“六少，什么时候喝您的喜酒？”

郭璞道：“一切大事了后，回去少不了你的！”

虬髯公一旁说道：“六少，还有我跟四娘！”

郭璞道：“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鱼娘忽地敛去笑容，道：“六少，有件事我至今不明白……”

郭璞道：“什么事？”

鱼娘道：“您救年羹尧……”

郭璞道：“那么我告诉你，你知道年羹尧是怎么死的？”

鱼娘道：“胤祯本就要杀他，他怎么死都活该！”

郭璞摇头说道：“固然，胤祯早有杀他之心，但要不是他把半块虎符交给了‘丹心旗’，他还不会死那么快！”

三人闻言一怔，虬髯公急道：“我明白了，是六少说动了他！”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是这样，老哥哥，结果我却迟了一步，胤祯此人确实厉害，要不然的话，如今西南半壁江山，该是咱们的了！”

虬髯公道：“六少，详情如何，可否……”

郭璞点了点头，遂把年羹尧的被害经过说了一遍！

听毕，虬髯公扼腕跺脚，惋惜不已！

鱼娘红着娇靥，嗫嚅说道：“这么说来，我不该骂他！”

郭璞点头说道：“无论怎么说，他都不失为一个值得敬佩的英豪！”

刹时禅房中一片沉寂！

有顷，虬髯公道：“那么六少今夜此来……”

郭璞道：“我在‘潼关’听说了噩耗，今夜特来看看吕姑娘！”

吕四娘眼圈儿一红，垂下了螓首！

虬髯公神情一黯，旋即挑了浓眉，道：“六少该知道胤祯此人有多狠毒……”

郭璞点头说道：“我明白，在满虏历代皇上之中，胤祯可说是最狠毒阴险的一个！”

虬髯公道：“我不明白‘丹心旗’主为什么不让四娘下手？”

郭璞淡然说道：“这么说，老哥认为‘丹心旗’不该阴拦此事？”

虬髯公道：“我不敢批评旗主，也许他有过人的看法！”

郭璞道：“老哥哥，事实上确实如此，老哥哥，我试问，在诸事未安排妥当之前，杀一个胤祯有什么用，倘若杀他便能收复我大好河山，尽逐满虏出关外，我早就下手了，怎会留他到今日。”

吕四娘猛然抬头，道：“父仇不共戴天，他杀我满门，吕家仅剩我一人，又掘我爷爷之墓，难道说这仇不该报？”

“该报！”郭璞点头说道：“但姑娘，多少年来，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身受这种毒害的，并不只姑娘一人，‘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而后的多少年至今，哪一个没受过这种毒害？我说的更大一点，先朝大好江山沦落满虏之手，万民深陷于水火之中，辗转于铁蹄之下，姑娘着急报仇，他们该怎么办？”

吕四娘哑口无言，但旋即扬眉说道：“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没有一个不心急血仇的！”

“诚然！”郭璞点头说道：“可是，姑娘，杀一个胤祯，私仇固然可报，但他继起有人，弘历此人不下于胤祯，一旦他登上帝位，暴政更苛，生民更惨，这种事能做么？姑娘可曾考虑到这一点？”

吕四娘道：“照六少这么说，我这仇就算了？”

郭璞摇头说道：“我不敢这么说，可是我要告诉姑娘，大内之禁卫今非昔比，‘雍和宫’喇嘛有甘瘤子暗中教练，歹毒功力倍进，禁宫内苑有云珠的一套机关布置，任何人也难越雷池半步，姑娘倘贸然闯进，是去报仇呢？还是去送死？”

吕四娘脸色一变，虬髯公一旁急道：“六少，甘瘤子还在么？”
郭璞点头说道：“还在，但如今已无可虑了……”
接着就把遇见甘瘤子的经过说了一遍！
听毕，虬髯公神色凝重地点头说道：”这么说来，那些个喇嘛确实扎手了。……”
鱼娘突然说道：“六少，您不是说云姑娘……”
郭璞道：“可是我当时远在‘潼关’，再说，云珠是让你三人杀胤祯呢？还是伤你三人呢？你三人伤不得，杀胤祯则坏大计，你让她怎么办？所以只有暂时阻拦了你三人！”
鱼娘默然未语。
吕四娘则冷哼说道：“我不管那么多，一旦‘丹心旗’到了之后……”
郭璞道：“姑娘不必等他，尽管找我就是！”
吕四娘道：“你六少做得了主么？”
郭璞探怀取出了“丹心旗”，一展，道：“姑娘，我就凭这做主！”
虬髯公三人大惊，慌忙离座拜下，虬髯公恭谨说道：“我师徒不知六少就是旗主……”
郭璞淡淡说道：“三位请起来说话！”
虬髯公与鱼娘应声站了起来，独吕四娘跪在地上没有动，虬髯公双眉一扬，唤道：“四娘……”
吕四娘截口说道：“师父，倘旗主不答应我报仇，我绝不起来！”
虬髯公脸色一变，便要叱喝！
郭璞已淡然一笑，道：“姑娘，如今我不再阻拦你报仇了！”
吕四娘娇躯倏颤，流泪再拜：“谢旗主，吕四娘永不忘旗主恩典！”
这才站了起来！
郭璞道：“我让姑娘快意亲仇，但姑娘得答应我一件事！”
吕四娘道：“旗主请吩咐，便是百件千件我也点头！”
郭璞道：“那好，请姑娘在我离开‘北京’之后再下手！”
吕四娘点头说道：“我遵命，但不知旗主何时离开京畿？”
郭璞道：“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吕四娘未再说话！
鱼娘则诧声问道：“六少为什么要走？”
郭璞淡淡说道：“到了该走的时候了，我自然要走！”

鱼娘道：“那么那位云姑娘……”
郭璞道：“她自然跟着我走！”
虬髯公道：“难道说大事已成了么？”
郭璞道：“我的目的只在使和亲王弘昼登基，我已经安排好了人，一旦胤祯被刺，相信继位的不会是弘历！”
虬髯公道：“旗主是要杀弘历？”
郭璞摇头说道：“不，那也并不容易，也没有用！”
虬髯公道：“旗主的目的只在使弘昼登基，那么只要除去弘历，弘昼不就可以轻易地登上了帝位么？”
郭璞摇头说道：“我若那么做，只怕连弘昼也难以登基！”
虬髯公惑然说道：“这为什么？”

郭璞道：“一旦弘历被杀，胤祯定然会怀疑到弘昼头上，那弘昼还不能登基么？我有个办法能使胤祯自动削去弘历宗籍，这岂不是更好么？”

虬髯公道：“旗主有什么办法？”

郭璞摇了摇头，道：“事关重大，恕我不便奉告！”

虬髯公赧然一笑，未再说话！

郭璞目光移注，道：“姑娘，届时云姑娘虽去，但那些机关消息却依旧存在，我想姑娘定然用得着这个！”

翻腕取出那张云珠所绘机关消息设置图，递了过去！

吕四娘忙伸双手接过，展开一看，娇躯倏颤，抬眼便要说话，郭璞及时一摆手，道：“都是为大局，姑娘不必谢我，倘要谢我，一次还谢不完，我请问姑娘，姑娘可会以气驭剑？”

吕四娘娇靥微酡，摇头说道：“我功力浅薄，难以臻此境界！”

郭璞眉锋微皱，摇头说道：“纵有此图，若不能以气驭剑，仍是难敌‘雍和宫’的喇嘛与‘血滴子’高手，以气驭剑之技，又不是一天半天所能练成的，这倒是件麻烦事……”

目中异采忽闪，转注虬髯公，接道：“老哥哥，你那‘囊中丸’威力最多可及多远？”

虬髯公道：“勉力或可在二十丈内杀敌！”

郭璞点了点头，转望吕四娘，道：“姑娘能施‘囊中丸’么？”

吕四娘摇头说道：“女子为禀赋所限，所以……”

郭璞眉锋又复一皱，道：“那么，姑娘的‘冷霜刃’可打多远？”

吕四娘道：”恐怕难过二十丈！”

郭璞沉吟了一下，抬眼说道：“姑娘能不能腾身一掠二十丈，然后在真气将泄之际打出‘冷霜刃’？这样就可在四十丈外作凌厉一击了。”

吕四娘摇头说道：“一掠二十丈我真气不够，便即能勉力为之，到时候恐怕就无力再发‘冷霜刃’了！”

郭璞皱眉说道：“这就麻烦了……”

双眉一扬，道：“我想帮姑娘个忙，但那帮忙的方法可能使姑娘为难！”

吕四娘冰雪聪明，一点即透，娇靥一红旋即毅然说道：“但能报雪亲仇，我不惜一切，何况这是旗主成全？”

郭璞微微一笑，道：“姑娘令人敬佩，那么好，请姑娘盘膝坐在云床之上，摒除一切杂念，然后气走丹田！”

吕四娘应声登上云床，盘膝坐下，闭上美目，须臾娇靥上一片肃穆，一如入定之老僧！郭璞淡然一笑，望着虬髯公道：“请老哥哥门边站个岗！”

虬髯公自然明白，应声而起，站往门边！

郭璞不再说话，移坐云床，抬右掌抵上吕四娘后心，然后伸左手按上吕四娘头顶“百汇”！片刻之后，吕四娘娇躯泛起轻颤！

郭璞则额上微见汗渍，接着，吕四娘娇躯越抖越厉害，郭璞头上的汗迹也越来越多，鱼娘站在一旁，连大气也不敢出，再看虬髯公，他手抚腰间，神色一片肃穆！

足盏茶工夫，郭璞突然收掌垂手，举手拭汗，笑道：“行了，姑娘可以下来了！”

虬髯公与鱼娘这才吁了一口气！

吕四娘跃下云床，美目含泪，矮身便拜！

郭璞忙闪身躲过，道：“姑娘，灵不灵尚未可知，如今谢我不太早了么？”

吕四娘肃容说道：“大恩不敢言谢，四娘倘能雪报亲仇，皆旗主今夜之赐！”

虬髯公一旁也道：“旗主，我不说什么了！”

郭璞笑道：“老哥哥不愿说，我却要问问老哥哥可愿学几招‘大罗剑’！”

虬髯公猛然一喜，激动地道：“‘大罗剑’旷古绝今，这是我的福缘，求都来不及！”

郭璞淡淡一笑，道：“恕我藏私，我仅能授老哥哥三招！”

虬髯公须发抖动，道：“旗主，一招已受用不尽！”

郭璞转注鱼娘，道：“鱼娘，可有笔墨？”

鱼娘抬手一指窗下那张桌子，笑道：“您瞧，现成的！”

郭璞抬眼一看，可不是么，那桌子上整齐地放着文房四宝，他不禁失笑，迈步走了过去，摊纸，濡墨，挥毫，转眼间画好三招剑式，随手递给虬髯公，道：“老哥哥，这虽不是最具威力的三招，但我敢说者哥哥凭这三招，天下去得，悉心跟鱼娘研习之后，请把这张纸烧了，烧得越干净越好！”

虬髯公激动地伸双手接过，道：“旗主放心，这我省得。”

郭璞微微一笑，道：“届时由老哥哥跟鱼娘凭此三招抵挡喇嘛们跟‘血滴子’，四娘则单独刺杀胤祯，我料该不是难事……”

虬髯公哑声说道：“旗主，我师徒三人何时修来……”

郭璞笑道：“也许三位前生都是广积善功的和尚，敲碎了太多的木鱼，翻破了太多的贝叶……”

虬髯公师徒三人不禁失笑！

郭璞笑容微敛，接道：“在此我对三位还有一点要求！”虬髯公忙道：“不敢，但请旗主吩咐！”

郭璞道：“任何人可杀，但请别伤‘血滴子’领班云中燕！”虬髯公忙道：“这个旗主请放心，我师徒不敢！”郭璞道：“还有，无论事是否得成，须马上离开此地，不许多做停留，否则一旦海青拉转马头，三位那是跟我为难！”鱼娘诧声说道：“怎么，六少，那位莽贝勒也要走？”郭璞道：“不然我岂会走？”

鱼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没说话！

虬髯公道：“也请旗主放心，我师徒不敢不遵。”郭璞道：“那么，老哥哥，我走了。”微一拱手，长身而去！眼望夜空，目送郭璞离去，吕四娘她流了泪……

第二天一早，海贝勒穿戴整齐，步履雄健地由后院走了出来，他走到前院的时候，郭璞正背着手在前院散步！闻得步履声，他转过来微欠身形：“海爷，您早！”海贝勒含笑道：“怎么，老弟今儿个也这么早！”郭璞微微笑道：“晨间清新空气难得，对一个练武的人来说，早起是一件好事，您以为然么？”

“然！”海贝勒笑道：“不过，看情形你是一夜没睡！”郭璞淡然一笑，望着那双微红的虎目，道：“您不是也一样么？”

海贝勒道：“能得梅心点头，我是过于兴奋。”

郭璞笑道：“马上能跟云珠长相厮守，我也宁静不下！”海贝勒大笑说

道：“针锋相对，好话！”

郭璞道：“海爷，是真的，我确实有点紧张！”

海贝勒抬手一指，道：“像你，面对天下武林而能毫无惧色，你会紧张？”

郭璞道：“海爷，一个情字能死人！”

海贝勒浓眉微轩，道：“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你是怕皇上不放？”

郭璞点头说道：“我也怕让您为难！”

海贝勒道：“我没有什么可为难的，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郭璞摇头说道：“海爷，他总是皇上，万一他执意不肯，我就要自己去夺了，这不就会让您为难了么？”

海贝勒扬眉说道：“老弟，别拿话扣我，对我来说，这件事只许成不许败，万一他执意不肯，任老弟夺去，我不管！”

郭璞赧然一笑道：“海爷，我谢了！”

海贝勒道：“老弟，别跟我客气，咱们这是互惠，还有什么交待么？”

郭璞道：“海爷，您这是什么话？”

海贝勒笑道：“那么，我走了，你在家静候佳音吧！”转身大步行去！

郭璞送出了大门，一下场望着海贝勒那魁伟身形消失在晨间内城空荡寂静的石板路上，他方始转身进大门！

在院子里，迎面碰见了海腾，他一见面便躬身：“郭爷，谁出去了？”

郭璞道：“海爷！”

海腾微愕说道：“这么早爷上哪儿去？”

郭璞道：“他进宫见皇上去！”

海腾讶然说道：“爷进宫见皇上？干什么？”

郭璞淡淡笑道，“向皇上要个人出来！”

海腾道：“要个人出来？要谁？”

郭璞道：“云姑娘！”

海腾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透，忙笑着躬下了身：“恭喜郭爷，贺喜郭爷，看来您要赏我几个一杯了！”

郭璞淡然笑道：“恐怕你几个也喝海爷的！”

海腾一怔，道：“郭爷，这怎么说？”

郭璞微微笑道：“这还要我深说么？”

海腾一喜，急道：“郭爷，这我得赶快告诉海骏他几个去！”说着，他拔腿要走。

郭璞及时喝道：“慢着，海腾！”

海腾忙回身，喜孜孜地道：“郭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郭璞道：“你干什么这么急？”

海腾笑道：“我怎能不急，你以为不该么？”

郭璞道：“该，但你得等我说完了话再走！”

海腾道：“那么您请吩咐！”

郭璞沉默了一下，道：“记得回来时，在路上你告诉过我，你几个都很想回新疆老家去，是么？”

海腾道：“是的，郭爷，我说过！”

郭璞道：“那么，如今还想不想？”

海腾道：“哪有不想的，我几个永远都想，除非回了新疆！”

“那好！”郭璞点了点头，道：“那么，我告诉你，据我所知，你也对我说过，海爷‘新疆’的那片产业，够吃喝一辈子的，你几个千万要好好服侍海爷，别让他有半点不顺心……”海腾笑道：“郭爷，这还用您吩咐……”

忽地一怔，接着：“郭爷，您突然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郭璞道：“梅姑娘点头之日，就是海爷离开朝廷回新疆的一天，这是梅姑娘对海爷的唯一要求！”

海腾一喜，道：“这么说，爷是答应走了？”

郭璞道：“由不得他不走，其实，你替他想想，这儿还有什么值得逗留的，只怕他早已心灰意冷了！”

海膝点头说道：“您说的不错，朝廷实在不值得留恋了，多少年来，爷一直把自己献给了皇上，赤胆忠心到头来换得这么一个结果，换谁谁能忍受，而毕竟爷他忍了这么久……”

郭璞道：“所以说，如今走是时候，记得我对你的分析么？海爷这么携着一个如花美眷而去，要比他硬待在这儿，异日落得个悲惨下场，不知要好多少倍！”

海腾点头说道：“郭爷，什么时候走？”

郭璞道：“恐怕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

海腾道：“这一两天，我恨不得马上就走。”

“那怎么行？”郭璞笑道：“总得等海爷为我要出云姑娘啊？”

海腾笑了，但倏地他敛去笑容，迟疑了一下，道：“郭爷，您看皇上会放云姑娘出宫么？”

郭璞道：“海爷说了，就是碰破了头，他也要把云珠要出来！”

海腾摇头说道：“郭爷，不是海腾在您面前乱说话，您知道，爷在皇上眼中已不似往日，这件事恐怕不容易……”

郭璞双眉微扬，道：“他最好放云珠出宫，也别为难海爷！”

海腾一惊忙道：“郭爷，您的意思是说……”

郭璞淡淡说道：“我也不希望这么做，只是希望他别逼我！”

海腾一栗说道：“那皇上最好还是点头答应的好！”

郭璞道：“不错，海腾，为他自己最好点头答应！”

海腾沉默了一下，抬眼说道：“这么说，您也要带着云姑娘走？”

“废话！”郭璞笑道：“海爷都要走了，我还留在这儿干什么？”

海腾眨了眨眼，道：“郭爷，恐怕您不会跟爷到‘新疆’去？”

郭璞笑问道：“怎见得？”

海腾道：“假如您也要去，您刚才就不会交待海腾了！”

郭璞含笑点头，道：“海腾，你没说错，我有我的去处！”

海腾道：“郭爷，您的去处在哪儿？”

郭璞目光一凝，道：”你问这干什么？”

海腾道：“怎么说我几个也跟过您一场，他日回‘新疆’安顿后，我几个该时常去看看您，向您请个安！”

郭璞暗暗一阵激动，摇头说道：“海腾，我心领了，只要你几个好好服侍海爷跟梅姑娘，那比什么都好，我也可安心了，闲暇时，我自会跟云珠去看你们的。”

海腾沉默了一阵，道：“郭爷，您为什么不跟爷走？”

郭璞摇头笑道：“海腾，我是个武林人，此身属于武林，是不惯在一个

地方长住的，再说，我还有我的未竟之事！”

海腾道：“您还有什么事，何不趁这几天赶快办了。”

郭璞笑道：“海腾，像我这么一个人，有永远办不完的事！”

海腾轩了轩眉，道：“您不能跟着爷走，爷心里一定很难受！”

郭璞淡然笑道：“那是当然，我心里又何尝好受？海爷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去，他会对我有所体谅的。”

海腾忽转话锋，道：“郭爷，梅姑娘那儿，是您去说的？”

郭璞点了点，笑道：“不错，费了好一番口舌，还好冰斧没砍折！”

海腾道：“爷所以能平安离京，也全是您一手促成，郭爷，海腾八个身为人下，感同身受，海腾在此谨……”

郭璞道：“海腾，你以后还想不想跟我见面了？”

海腾忙道：“当然想，郭爷！”

郭璞道：“那就别说下去，也别跟我来那一套！”海腾猛然一阵激动，道：“那么，郭爷，海腾不说了，您还有什么事儿么？”

郭璞摇头说道：“没有了，忙你的去吧！”

海腾应了一声，道：“那我这就去告诉他几个去，也好让他几个高高兴！”

一躬身，飞步而去！

望着海腾的背影，郭璞笑了，但倏地，笑容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难以言喻的表情！而适时，大门口响起了一阵急促步履声！

郭璞回身望去，只见一名挎刀亲兵由大门口急步行了进来，郭璞当即扬眉喝问道：“什么事这般匆忙？”

那名挎刀亲兵近前打下千去，道：“禀总管，王爷到了！”郭璞道：“哪一位王爷？”

那名亲兵道：“回总管，是四阿哥宝亲王爷！”

郭璞立即明白了八分，一摆手，道：“我这就出迎！”略整衣衫，快步走了出去！

他甫走两步，大门处已响起了步履声，只见宝亲王一个人快步行了进来，一脸地焦虑色！

郭璞忙迎上去浅浅一礼：“见过四阿哥！”

宝亲王忙抬手说道：“小郭，自己兄弟，还跟我来这一套？”郭璞含笑问道：“四阿哥，今天是什么风……”

宝亲王强笑说道：“听说你回来了，我来看看！”这位四阿哥不愧会做人！

“不敢当！”郭璞忙道：“那么您请大厅坐坐！”宝亲王摇头道：“不坐了，我还得走，海青不在？”郭璞道：“一大早就出去了，大半是上梅姑娘那儿去了，您有什么事交待我，等海爷回来，我再……”

“不！”宝亲王一摇头说道：“我就是找你！”

郭璞道：“找我？您有什么地方让我效劳……”

宝亲王道：“小郭，别跟我来这一套，有件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郭璞道：“那么您吩咐！”

宝亲王眉锋一皱，道：“昨夜我府里发生件怪事儿……”郭璞道：“怎么？闹飞贼？有谁这么大胆……”

宝亲王忙摇头说道：“不是闹飞贼，要是闹飞贼可就好了，凭我自己跟那些人，再有十个他也跑不掉，是……”郭璞笑道：“总不会是闹鬼闹怪！”

宝亲王一点头，道：“那可真跟闹鬼怪差不多……”郭璞道：“四阿哥，究竟是怎公一回事？”

宝亲王目光一凝，道：“小郭，你真的不知道？”
郭璞失笑说道：“四阿哥，你这话从何说起，我又不是掐指会算的神仙，您府里发生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
宝亲王扬了扬眉，道：“那么我告诉你，金玉楼跟蒋子翼都失踪了！”
郭璞一怔，道：“怎么？金玉楼跟蒋子翼都失踪了？”
宝亲王点头说道：“不错，就是这么回事儿！”
郭璞忽地笑道：“四阿哥，这是昨晚上的事儿？”
宝亲王道：“是啊！”
郭璞道：“怎见得他二位是失踪了？”
宝亲王道：“今天一大早两张床空了一对，遍寻不见人影，那些个丫头们都找我要人，这不是失踪是什么？”
郭璞道：“敢情金玉楼还有一身风流债，四阿哥，难道不能是昨夜临时有什么突发事故，他二位去替您办事去了……”
宝亲王一摇头，道：“不可能，就是天大的急事儿，他们也会告诉我一声！”
郭璞道：“不能来不及么？”
宝亲王道：“没有来不及那一说，没我的话，他俩知道该怎么办？”
郭璞眉锋一皱，道：“这么说，昨儿晚上您是一点也不知道？”
宝亲王道：“我要知道不就好了？”
郭璞道：“那么您来找我……”
宝亲王道：“希望你能帮我找一找，你知道，他两个是我好不容易才罗致进府的，一旦没了他两个……”
郭璞截口说道：“您有失去左右手之感！”
宝亲王点头说道：“一点不错，确是这样！”
郭璞微一摇头，道：“四阿哥，您也该知道，活生生的两个大人……”

宝亲王忙道：“小郭，别摇头，你是武林中的响当当人物，他两个也是武林人，你总该知道他两个的事……”
郭璞道：“实在说，对他两位我知道的不多，尤其是蒋老……”
宝亲王道：“小郭，你看会不会是什么仇家找上门去……”
郭璞一摇头，道：“不可能，四阿哥，据我所知，金玉楼罕有敌手，何况他人现在内城王府中，没人敢轻捋虎须！”
宝亲王目光凝注，道：“据我知道，有那么一个！”
郭璞心中明白，嘴里却不经意地问道：“四阿哥，您说谁？”
宝亲王道：“江南郭璞！”
郭璞一怔，旋即笑道：“四阿哥，您这是开玩笑，天地良心，昨夜我刚回来，至今还没有出过门儿，不信等海爷回来您问问他，再说，我要动他何时不能下手，为什么偏拣上昨夜？更何况还有个跟我无怨无仇的蒋老？”
宝亲王瞪大了眼道：“小郭，真不是你？”
郭璞道：“四阿哥，天胆我也不敢欺蒙您呀！”
宝亲王傻了脸，道：“那，那他两个究竟哪儿去了？”

敢情他是来诈郭璞的，凭他，那还差得多！
郭璞微微摇头说道：“那就非我所能知了，不过……”
淡淡一笑，道：“四阿哥，我要说句话，您会以为那是我跟金玉楼有过节，私下里恶意中伤他……”
宝亲王忙道：“小郭，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什么话，快说？”
郭璞道：“您不该不分良莠地罗致人才，您把金玉楼跟蒋子翼延揽到身边，以我看，那是引狼入室！”
宝亲王道：“小郭，这怎么说？”
郭璞道：“您对这两人知道多少？”
宝亲王道：”据蒋子翼说，金玉楼是个身手极高的武林好手，至于蒋子翼，我也知道他是个武林人，颇富心智！”

郭璞淡淡一笑，道：“您就知道这么多么？”
宝亲王道：“难道还不够？”
郭璞道：“四阿哥，武林中没人不知道，‘粉金刚玉霸王’跟‘铁嘴君平生死神卜’是横行一方的江洋大盗……”
宝亲王一惊，红着脸嗫嚅说道：“这我倒不知道……”
“是嘛！”郭璞道：“像这种人能有长性？又能成什么大事？”
宝亲王道：“那么以你看……”
郭璞道：“必然是他俩相偕而去，又回到武林中去横行去了，失去了这两个，对您来说，未尝不是福气！”
宝亲王一耸肩，道：“听你这一说，我倒觉得很有道理，只是，小郭，今后我怎么办？”
郭璞装了傻，道：“四阿哥，什么怎么办？”
宝亲王道：“谁帮我争那张椅子呀！”
郭璞“哦”地一声，失笑说道：“原来您指的是这呀，四阿哥，这您还用担心么？”
宝亲王道：“难不成你帮我？”
郭璞慨然说道：“承蒙您看重，换帖的弟兄，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我认为我这个人是多余，您唯一的对手是三阿哥，对这位三阿哥，我已经摸清楚了，他是位扶不起的阿斗，那张椅子，您垂手可得，易如探囊取物，而且更说不定皇上早就属意了您，您还担的什么心？”
宝亲王面有喜色，但旋即他摇了头，道：“小郭，话不是这么说，便有十成把握我也不能轻敌，不能松懈，便是皇上也属意了我，我也要尽心尽力！”
郭璞暗暗皱眉，点头说道：“四阿哥，您这么做是对的……”
宝亲王飞快说道：“那你就义不容辞！”
郭璞笑道：“四阿哥，我什么时候说不来着！”
宝亲王道“这么说来，你不推辞？”
郭璞道：“我根本就没有推辞，谁叫您是我换帖兄弟？”

宝亲王一点头道：“那么，待会儿，你就搬我那儿住去！”郭璞一皱眉，忙道：“四阿哥，您别忘了，是您让我到三阿哥那儿去的！”
宝亲王道：“可是我如今要你回来！”
郭璞摇头笑道：“四阿哥，我直说一句，您这是儿戏，三阿哥要是知道

了，他怕不要摘我的脑袋！”

宝亲王双眉一轩，道：“他敢，你怕么？”

郭璞道：“我固然不怕，可是一闹开去，我就别想再在这儿待下去了，固然，那也大不了一走了之，然而那对您……”宝亲王摇头说道：“我不管这么多，我要你回来，你就得回来！”

郭璞眉锋皱得更深，道：“四阿哥，有件事您恐怕不知道！”宝亲王扬眉问道：“什么事？”

郭璞道：“皇上真个犹怀疑我是‘南海’郭家的后人！”宝亲王道：“你是么？”

郭璞道：“自然不是！”

宝亲王道：“这不就行了么？”

郭璞摇头说道：“四阿哥，我这趟奉旨去‘四川’押解人犯，半路上就有大批蒙面高手横施狙击要杀我，您知道那都是谁？”宝亲王道：“自然是那些武林……”

“不！”郭璞道：“他们是‘雍和宫’的喇嘛！”宝亲王脸色一变，道：“胡说，我不信……”

倏地一笑说道：“小郭，你把我当成了三岁孩童！”郭璞道：“明知您难信，什么时候您可以进宫当面问问皇上！”

宝亲王一伸舌头，道：“你明知道我不敢！”

郭璞道：“那么海爷这儿现成的人证，海腾、海骏。”宝亲王笑道：“他两个自然跟你一个鼻孔出气！”郭璞道：“别的小事，或许，可是对这件事，他两个未必有天胆敢欺蒙您，更不敢无中生有……”

宝亲王眉锋一皱，道：“这么说来，是真的了？”

郭璞道：“本来就是真的！”

宝亲王沉吟了一下，抬眼说道：“你对我说这些，用意何在？”

郭璞淡淡说道：“那是告诉您，我是个不样的人，我跟了海爷，海爷如今落到这步田地，一旦我跟了您，对您不会有什么好处！”

宝亲王微微一笑道：“小郭，我都不怕，你又怕什么？”

郭璞一怔，苦笑说道：“敢情我说了半天是白说！”

宝亲王道：“本来你就是枉费口舌，谁让你说的？”

郭璞摇头说道：“那么您打算……”

宝亲王道：“一句话，我是要定了你！”

郭璞略一思忖，道：“那好，既然您这么坚绝，我不敢再说什么，不过，等海爷回来，您最好再问问他……”

“当然！”宝亲王道：“这你放心，我自会跟他说……”

一阵雄健步履声由大门传了过来！

果然不错，话声方落，大门处已转过了海贝勒！

他一见宝亲王在刚一怔，宝亲王已然笑道：“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郭璞忙迎了上去，扬声说道：“海爷，梅姑娘还好么？”

海贝勒却是一点就透，笑道：“好好，只是我去时她还没起来呢？”随即转注宝亲王，道：“四爷，今儿个是什么风……”

郭璞忙道：“海爷，四阿哥府中的那位师爷蒋子翼跟金玉楼，昨夜失了踪，四阿哥一大早就跑来找我要人！”

宝亲王忙道：“小郭，你可别乱嚼舌头，我只是问问！”

海贝勒笑道：“好一句乱嚼舌头，四爷，我看你染的脂粉太多了，你可别冤枉好人，我这位老弟从回来就没出过府！”

郭璞飞快向海贝勒投过感谢一瞥，转望宝亲王，道：“四阿哥，如何？”

宝亲王红着脸道：“我本来只是问问嘛，谁像你说的那么严重？”

海贝勒笑了，道：“四爷，厅里坐坐去！”他抬手要让客！

宝亲王忙道：“不了，我马上就走……”

海贝勒未强邀，当即说道：“那么，就在这儿说吧，是怎么回事？”

宝亲王遂把金玉楼与蒋子翼失踪事说了一遍，同时，也把郭璞对他说的说了一遍！

听毕，海贝勒点了头，道：“原来如此，四爷，对我这位老弟的话，我有同感！”

宝亲王摆手说道：“别同感了，走了就走了，我懒得再提，只是，海青，有件事儿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海贝勒道：“又要我这位老弟？”

“不错！”宝亲王道：“你怎么知道？”

海贝勒笑道：“黄鼠狼给鸡拜年，岂会安好心？四爷，除了这件事，还有什么事得你跟我商量的？”

宝亲王红着脸笑了，道：“海青，你怎么说吧？”

海贝勒笑了笑，道：“我还敢得罪阿哥么？”

郭璞为之一怔，宝亲王喜道：“这么说你答应了？”

海贝勒道：“我不答应得行呀？”

宝亲王连连摇头道：“我可没想到这么容易，在我意料中恐怕得跪在地上求，海青，你可别诓我高兴，寻我开心！”

海贝勒道：“四爷，我海青有几个脑袋？”

宝亲王瞪眼说道：“海青，说真的！”

海贝勒道：“真的行，不过，你得等两天！”

宝亲王微愕说道：“等两天，为什么？”

海贝勒道：“我还有点私事，需要我这位老弟替我办一办！”

宝亲王道：“什么事？”

海贝勒摇头说道：“私事，恕不能奉告！”

宝亲王道：“这敢情好，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卖关子了，可是海青，你得给我个确定的日子！”

海贝勒一摇头，道：“抱歉，那我不能，这件事也许得个十天半月，也许明天就能办好，总之，办好了我让他马上搬过去，行么？”

宝亲王道：“跟你一样，不行也得行呀？这已经是我天大的面子，你难得的好说话了，我焉能不知足？”

海贝勒跟郭璞笑了！

宝亲王却一抬手，道：“好吧，就这么说定了，什么时候办完事，派个人招呼我一声，我拿八抬大轿来接小郭，我走了！”

他可是说走就走，扭头而去！

送走了这位四阿哥宝亲王，海贝勒跟郭璞并肩走了回来，行走间，郭璞忍不住问道：“海爷，此行如何？”

海贝勒一摇头，道：“老弟，不巧！”

郭璞忙道：“怎么，海爷？”

海贝勒道：“他又带着云珠上‘热河’行宫去了！”
郭璞讶然说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您不是刚由那儿回来么？”
海贝勒道：“也许路上错过了，不过我早该想到了，喇嘛们在刑部闹事儿，他自然得躲一躲我！”
郭璞皱眉说道：“那他得什么时候回来？”
海贝勒摇头说道：“那谁知道……”
抬手拍上郭璞肩头，笑道：“老弟，别急，我总会把云珠替你要出来就是……”
郭璞脸一红，道：“海爷，我倒不是急，而是……他这样老带着云珠往‘热河’行宫跑，我看他不会安什么好心眼儿！”
海贝勒笑道：“放心，老弟，云珠倘有差错，你唯我海青是问！”

郭璞道：“海爷，我直说一句，到那时……”
海贝勒笑道：“老弟，你怎么也有一时糊涂？除非云珠自己愿意，要不然的话，他如今敢动云珠么？”
郭璞一怔，赧然笑道：“是的，海爷，他倚云珠为左右手……”
海贝勒道：“何况这离大内咫尺之遥的‘贝勒府”中，还有个要命的煞星？”
郭璞一震，道：“海爷，有您在，我不敢，再说，那也没有大用！”
海贝勒道：“前者是假，后者是真……”
郭璞想再说，海贝勒抬手拦住了他，道：“老弟，我这一趟没白跑，听来了两件事，你可愿听？”
郭璞道：“那要看您愿不愿说！”
海贝勒笑道：“难道我还吊你的胃口，第一件事对你来说是个好消息……”
郭璞“哦”了一声！
海贝勒道：“曾静、张熙交刑部漏夜审问后，皇上认为他俩是被吕留良邪说所诱，不该死，已被判无罪，加恩释放了……”
郭璞一喜忙道：“真的？”
海贝勒笑道：“我还能骗你？你这条内线没走错！”
郭璞脸一红，道：“海爷，皇上不是不在么？”
海贝勒笑道：“老弟，你是怎么搞的？这本是官样文章，他在不在有什么关系，临走之前交待一声，谁敢不点头照办！”
郭璞笑了笑道：“那是，海爷，如今他两位……”
海贝勒道：“天不明就出城了，自有老弟那一班豪雄保护。”
郭璞脸又一热，道：“海爷，那第二件……。”
海贝勒摇头笑道：“第二件对我来说，是件不能再坏的坏消息……”
郭璞“哦”地一声道：“海爷，怎么说？”

海贝勒道：“我说的大一点，对大清朝来说更是件坏消息，老弟，三阿哥已被内定为帝位的继承人了！”
郭璞心中猛然一跳，道：“海爷，这是谁说的。”
海贝勒道：“御书房里的太监，他说他亲眼看见皇上写了……”
郭璞强忍惊喜，摇头说道：“海爷，这根本不可能，您知道，便哪一方

面，四阿哥都要比三阿哥为强，皇上怎会……”

海贝勒道：“我知道，可是宫里有人在皇上面前告了阿哥一状，揭了他几条罪状，以我看他没被削宗籍就是好的。”

这是谁下的手？

郭璞一震忙道：“海爷，什么罪状，是谁……”

海贝勒道：“就是三阿哥以前对你说的，是个宫里的人，以我看，她八成是三阿哥的人，别看三阿哥平日不行，这一着杀手锏可真厉害，要不是皇上平日对四阿哥钟爱过甚，四阿哥他非倒霉不可……”

海贝勒道：“皇上已有此决定，除非三阿哥犯什么大错，否则就绝难更改了，看来大清朝的命运……”摇摇头，住口不言。

郭璞胸气狂翻，但他没说话——

海贝勒忽又说道：“老弟，如今你可以放心地走了吧？”

郭璞没说话，这叫他如何回答？

海贝勒一笑，道：“反正我也要走了，懒得管这件事了，老弟，我回楼歇息去了，这几天各处任你逛，可别进大内。”说着，他转身要走。

郭璞忙道：“海爷，您答应四阿哥的事……”

海贝勒笑了笑，道：“你总不会再帮四阿哥，再说，这也是缓兵之计，过几天，一旦皇上回来，你带着云珠走你的了，哪还管他那么多，他想找我也来不及了。”

说完了话，径自转身而去！

望着那魁伟背影，郭璞呆在了那儿！

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无如他明白，这位海贝勒从不会谎言欺人！

更何况那几条罪状，确是宝亲王的致命伤！

这该也叫“冲冠一怒为红颜”了，只这一怒而作此糊涂决定，宝亲王因一时风流而丢掉了已到手的帝位，他更没费吹灰之力便达成了任务，这岂不是值得大喜而特喜？

难道说这是天意？

难道说今后“爱新觉罗”王朝该倒霉！

该都是了！

郭璞思忖至此，难忍心中狂喜，转身向外走去。

迎面走来了海骏，他一怔，道：“郭爷，什么事这般高兴？”

郭璞忙道：“海腾没跟你说么，难道你不高兴？”

海骏笑了，直乐，道：“天知道我有多高兴……”

郭璞道：“那就好，海骏，我出去一下。”说着，他步履匆匆地而去。

海骏看着他那背影直发愣！

而适时，那后院门处响起了一声轻叹，这声轻叹令人难以意会，但多少包含些歉疚意味！可惜，郭璞心中狂喜，步履匆忙，他没听见。

他兴冲冲地先到了八大胡同“怡红院”。

这时候的“怡红院”犹关着两扇大门，郭璞没敲门便越墙而入，直落在西楼之下。

只在那楼梯下，而楼上静悄悄地，听不到一丝声息！

想必，梅心还没有起床！

他迟疑了一下，轻咳了一声！

这一声轻咳引得了楼上的反应，一个脆生生的话声问道：“谁呀，这么早在这儿……”

郭璞忙应道：“玉姑娘，是我。”

一阵香风过处，楼梯口出现了小玉，今天大异往日，她娇靥上的神色冷淡得很，“哦”地一声，她扬眉开了口：“原来是郭爷，有什么贵干呀？”

郭璞当然听得出不对，窘迫一笑，不安地道：“玉姑娘，我想见见梅姑娘……”

“抱歉得很！”小玉笑说道：“姑娘人不舒服，现在还没起来呢，她交待过，不见客，郭爷您千万原谅，有什么事您告诉我好了。”

郭璞道：“玉姑娘，我有大事要告诉……”

小玉道：“那么您告诉我好了，我会转告姑娘的！”

一句话，她就是不让郭璞上楼！

也难怪，郭璞他太伤人的心！

郭璞双眉微轩，淡然强笑，道：“既如此，我改天再来好了！”言毕，头一低，转身欲去！“燕爷！”楼梯口突然响起一个微带颤抖的甜美话声！

郭璞一震停身，抬眼望去，楼梯口，小玉身旁站着梅心，她轻轻说道：“梅心在此恭迎！”郭璞强笑说道：“不敢当，有件事我特来奉知姑娘……”

梅心道：“燕爷是生我的气，还是跟小玉一般见识？”

郭璞脸上一热，咬牙举步登楼！

登上了楼，他看梅心看的更清楚，梅心她乌云蓬松，那张未施脂粉娇靥，较往日苍白，也消瘦了不少，美目微显红肿，加上她那袭薄薄白衣，看上去楚楚可怜，能碎人心，能断人肠，郭璞禁不住心中一阵酸痛！

梅心那里轻举皓腕，香唇边含着一丝勉强笑意，道：“房里乱得很，燕爷请这边坐！”

要在往日，她会让他到房里去！

难怪，她如今已是海贝勒的人了！

客厅中坐定，小玉捧上了香茗！

梅心美目凝注，含笑问道：“六少光临，有什么训示？”

郭璞道：“不敢，听玉姑娘说，姑娘人不大舒服！”

梅心淡然一笑，道：“是有点，老毛病了，多谢六少关怀！”

郭璞暗暗一叹，道：“我只请姑娘保重！”

梅心道：“谢谢六少，过几天就好了，也许是这儿太乱了，到了远离热闹的新疆我想我会好的，跟海青没事儿骑骑马在大草原上跑跑，有再重的病也会好的，这儿烦人的一切，我也会很快忘掉的！”

一番话听得郭璞心如刀割，他淡淡一笑，道：“姑娘，我真诚地希望如此！”

梅心微微一笑，道：“六少说有什么事……”

郭璞道：“我来告诉姑娘件喜讯……”

梅心截口说道：“莫非六少跟云姑娘要请我喝一杯……”

郭璞忍不住苦笑说道：“姑娘，你这是何苦，我何尝不……”倏地住口不言！

梅心却不放松，道：“六少，不什么？”

郭璞道：“没什么，姑娘！”
梅心道：“事到如今，六少奈何仍吝一言！”
郭璞猛然一阵激动，道：“姑娘，事到如今，多言何益，我愿跟姑娘互期来生！”
梅心娇躯倏颤，美目一红，道：“谢谢六少，有此一句，梅心知足了……”
略一定神，道：“不谈这些了，六少请说吧！”
郭璞道：“姑娘，胤祯已经决定由弘昼继承帝位了！”
梅心一喜，道：“六少是怎么知道的？”
郭璞道：“是海青说的……”
接着就把海贝勒所说的说了一遍。
听毕，梅心一转平静，微微点头，道：“这倘若是真，那真是太好不过了……”
郭璞微愕说道：“姑娘，倘若是真何解？”

梅心淡淡说道：“六少该知道，这太难以令人相信！”
郭璞道：“我也这么想，可是姑娘该知道，海青从不会谎言欺人！”
梅心道：“六少，这是什么事？这有关‘爱新觉罗’王朝的盛衰……”
郭璞忙道：“莫非姑娘认为这不真？”
梅心摇头说道：“我不敢这么说，也许是真，六少，我虽是海青的人了，但这种事我不能不提醒六少，海青他一直赤胆忠心，为他的朝廷，他不惜粉身碎骨，他有可能是骗……”忽一顿，凝目接道：“可能他已确知六少的身份了。”
郭璞摇头说道：“不是可能，昨晚上我由姑娘这儿回去后已跟他摊牌了！”
梅心一震，道：“六少，真的？”
郭璞默默地点了点头！
梅心道：“六少已对他说我点头了？”
郭璞道：“是的，姑娘！”
梅心道：“他也答应离开这儿了？”
郭璞道：“是的，姑娘！”
梅心美目一转，道：“六少仍在这儿，我不信他会放心离去？”
郭璞道：“姑娘高明，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我也走！”
梅心点了点头，道：“我说嘛，六少，他预备什么时候走？”
郭璞摇头说道：“还不一定，也许就这一两天，也许要多等几天！”
梅心道：“他等什么？”
郭璞道：“胤祯到‘热河’行宫去了，他等他回来！”
梅心道：“他要向胤祯面辞？”
郭璞道：“也许，不过最主要的，他是帮我向胤祯要那顶‘九龙冠’！”
梅心讶然说道：“他帮六少要那顶‘九龙冠’？”

郭璞道：“事实上他是怕我闯大内！”
梅心点头说道：“原来如此，那么，六少，该还有个云姑娘！”
郭璞脸一红，道：“是的，姑娘！”
梅心淡然一笑，道：“九龙冠”，胤祯或会给，云姑娘，六少以为胤祯会放么？”

郭璞微扬双眉，道：“那随他！”

梅心道：“以我看，他如还想坐几年龙椅的话，最好还是放了云姑娘。”

郭璞红了脸，没说话！

梅心淡淡一笑，道：“傅砚霜跟云珠都是女儿家，也都愿以身许六少，奈何有幸有不幸？造物岂非太以弄人……”

郭璞身形微颤，仍未开口！

话锋微顿，梅心接着说道：“海青不愧英雄奇豪，得夫如此，傅砚霜也颇堪慰了，六少，我也不以为六少就这么走了？”

郭璞道：“不敢瞒姑娘，我已安排好了人，在海青要出云珠与‘九龙冠’后，夜入大内给胤祯送一封信，揭穿弘历的罪状！”

梅心叹道，“六少高明，这确是一个致命打击，不过，除六少自己外，我不以为还有谁能把信送进大内。”

郭璞道：“事实上这个人比我并不稍逊！”

梅心道：“我不知京里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位！”

郭璞道：“金玉楼，姑娘，他是我的五哥！”

梅心“哦”地一声，道：“原来郭五少也到了，而且竟会是金玉楼，郭家六龙的确是人人高明，六少，五少知道六少对我的决定？”

郭璞只得点头说道：“姑娘，我告诉他了！”

梅心道：“他对六少的这次决定，做如何看法？”

郭璞迟疑了一下，道：“姑娘，他是家父派来的，为的就是姑娘，要不是我跪地相求，他很可能用另一种手法逼走海青！”

梅心淡然一笑，道：“终于有人替我出了口气！”

郭璞没说话，他能说什么！

梅心接着说道：“六少，如今我对海青的话至表怀疑，兵不厌诈，为大局，我认为他也会欺人的，为慎重计……”

郭璞道：“请姑娘指教！”

“好说！”梅心淡淡说道：“我以为六少还是想办法求证一下才是！”

郭璞道：“以姑娘看，该怎么个求证法？”

梅心道：“这种事是没办法自己向大内打听的，六少不妨回去向海青表示要去向弘昼报个喜，看他那表情如何，然后真到弘昼那儿去一趟，弘昼听说后，必会想尽办法打听，由他口中说出该不会错了，要再不行，六少只好在海青进宫见胤祯的时候，托他带封情给云姑娘了！”

郭璞忙道：“多谢姑娘，我这就去！”说着，他站了起来！

梅心跟着站了起来，道：“已为人妇，却坏人大事，这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郭璞道：“姑娘大义，燕南有生之年不敢或忘。”

梅心淡淡一笑，道：“这是最后一次，下一次也许‘洪门’就要倒戈了！”

郭璞未敢再多说，当即拱手告辞！

梅心口说不送，但到底仍是到了楼梯口！

郭璞带着难以言喻的感受，一脑子的盘算回到了“贝勒府”，郭璞进门，海腾，海骏、双双施礼，一见面海腾便道：“郭爷，您可来了，再不回来爷就要派人去找了！”

郭璞微愕说道：“怎么，有事儿么？”

海腾道：“三阿哥来看您来了，候了您大半天了！”
郭璞一怔，心想：“这倒巧，看海青怎么说……”
心中虽这么想，口中却道：“三阿哥来了，人在哪儿？”
海腾道：“在大厅，爷陪着聊天呢！”

郭璞点了点头，快步走了进去！
甫进大厅，果然，大厅内正传出海贝勒与和亲王的阵阵大笑，想来两个人谈得甚是欢愉！
在厅外，郭璞扬声说道：“海爷，郭璞告进！”
厅内笑声立住，只听海贝勒叫道：“是老弟么？快请进来，三阿哥等了你半天了！”
郭璞应声而进，和亲王跟海贝勒已离座双双迎了上来，和亲王仍是往日那身打扮，边走边道：“呀，老弟，你上哪儿去了，害得我望眼欲穿……”
郭璞赔笑说道：“您恕罪，三阿哥，我出去办点事儿……”
近前，和亲王伸手握上了他，真诚地道：“老弟，一趟四川折磨人，你瘦了……”
郭璞暗暗感动，道：“您希望我胖得走不了路么？”
和亲王大笑道：“我但心你瘦得被风一刮就走……”微顿，接道：“老弟，你辛苦了，我特来看看，听海青说，我又落在了老四后头，看来我永不及他快。”
郭璞道：“谢谢您，三阿哥，我该去给您请安的，这是实话，我本来预备回来跟海爷说一声就去给您报喜的。”
和亲王道：“怎么？要请喝喜酒了？”
郭璞忙一摇头，道：“不是，三阿哥，是您……”
海贝勒突然笑道：“老弟，你慢了一步，赏钱我已经拿过了。”
郭璞一怔，目光转注，道：“怎么，海爷，您已经对三阿哥说过了？”
海贝勒笑道：“哪用我说，他早知道了！”
郭璞“哦”地一声，望向和亲王道：“是么，三阿哥？”
和亲王难掩兴奋地点头说道：“老弟，是的，‘御书房’的太监前两天就给我送去了信儿，老弟，放心，我不会忘了你的！”
郭璞忙道：“谢谢您，三阿哥，我不敢奢望什么，您知道，我是个没享荣华富贵福份的武林人，只是……”
笑了笑，接道：“我没想到您会用上这手杀手锏！”
和亲王摇头说道：“那不是我，老弟，说来也是我管闲事管出来的，前些日子老四在宫里又跟一个妃子胡缠，恰好被我撞见，我算是替那个妃子解了围，事后她对我千谢万谢，并且说要报答我，当时我也没在意，可没想到她在皇上面前告了老四一状，把老四的底全给抖了出来，当时皇上很生气，拍着桌子要找老四，要不是劝得快，老四就非倒霉不可！”
海贝勒摇头叹道：“一时风流送掉了帝位，四阿哥要早知道有今日，我敢说拿刀子逼著他他也不会干。”
和亲王道：“事实上我感到很不安……”
郭璞道：“您有什么好不安的？”
和亲王道：”老四要是知道，准以为是我害他的！”
这位王爷不愧是个“好人”！

郭璞摇头叹道：“您真是，这种事您还怕得罪人？”
和亲王窘笑说道：“我就是这样，怎么说我跟他是兄弟……”
郭璞道：“恕我大胆，假如您有这把柄落在四阿哥手里，我敢说您早就被削去宗籍了！”
海贝勒一旁说道：“这是实话，三爷，凭良心一句活，我可不大愿意你坐上那张椅子！”
和亲王笑道，“我明白，人人都嫌我窝囊！”
“那倒不是！”海贝勒摇头说道：“是你心太软，不够狠！”
和亲王道：“当皇上必需狠么？”
海贝勒点头说道：“三爷，事实上的确如此……”
抬手一指郭爷，道：“这，他比我懂得多，不信你问问他！”
和亲王笑道：“你也不怕我将来对付你！”
海贝勒道：“我就是摸准了你的脾气，才敢这么说的！”
和亲王笑容微敛，一摇头，道：“也不一定，海青，尧如何？舜如何？……”

转望郭璞，道：“对么，老弟？”
郭璞含笑点头，道：“是的，三阿哥！”
海贝勒一摇头，笑道：“老弟真是势利眼，现在就拍上马屁了。”
郭璞失笑说道：“海爷，这也是实话！”
海贝勒道：”就算是实话吧，接下去你听听三阿哥的实话吧，够你头大的，我要听听你怎么应付。”
郭璞转向和亲王，惑然说道：“什么事，三阿哥？”
和亲王道：“没什么大不了的，德佳本来要来找你……”
一听这位三格格，郭璞，立即皱了眉，道，“怎么？三格格要来找我？”
和亲王点头说道：“我知道你怕见她，所以我替你拦了……”
郭璞忙道：“谢谢您，三阿哥！”
海贝勒一旁说道：“老弟，还有下文！”
郭璞“哦！”地一声，忙道：“三阿哥，还有什么下文？”
和亲王道：“她让我带个话，要你明天陪她打猎去！”
郭璞一急，忙道：“打猎？那怎么行？我一窍不通！”
和亲王道：“这是胡说，凭你这身本领，还要怎么个通法？”
郭璞也觉这话说得太那个，赧然一笑道：“可是，三阿哥，我不能去！”
和亲王道：“为什么不能去？”
郭璞脑中电旋，道：“海爷有事儿让我办……”向海贝勒递过个眼色，道：“是么，海爷？”
海贝勒微微一笑，道：“老弟，我这个人向来是不会拐弯的直肠子，总是有一句说一句，别说没有事，就是有事，我也不敢得罪这位胭脂虎，要不然的话，以后我会有数不清的麻烦！”
和亲王笑了。
郭璞苦着脸道：“海爷，你还是存心整我！”
海贝勒笑道：“天地良心，我这可是好意！”

郭璞道：“您这是好意？”
“怎么不是？”海贝勒道：“三阿哥大事既已笃定，你也该去轻松轻松

了，何况还有这么一位美格格陪著，换换我求还求不到呢……”

郭璞道：“那么您去！”

海贝勒道：“你只要不怕耽误你的事儿，我就去，再说，人家指著着儿要得是郭总管，又不是我，我干什么涎着脸往前凑呀！”

郭璞皱眉说道：“海爷……”

“再说！”海贝勒眨眨眼，笑道：“云珠一个人怪寂寞的，你也总该再找一个陪陪她……”

和亲王大笑说道：“妙，妙，一箭双雕，该为内城留段佳话！”

郭璞窘迫说道：“您二位怎么都开我的玩笑？我一个武林草莽，人家是皇亲国戚，尊贵格格，这怎么能……”

海贝勒道：“只要你老弟点个头，我敢说人家马上跟你走，她可没把自己当成尊贵格格，也没把你当成武林草莽，就算她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你也不差呀？四阿哥的换帖兄弟……”

郭璞道：“行了，海爷，拿我寻开心，该够了，您今儿个哪来那么大兴致。”

海贝勒笑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郭璞一摇头，没说话！

和亲王正经地道：“老弟，海青说的不错，德佳对你可是一往情深，她就是脱不了她那尊贵格格的娇纵脾气，其他的倒不失为一位满旗好姑娘，她能文能武，将来……”

郭璞皱眉叫道：“三阿哥，怎么您也来了？”

和亲王道：“我说的是实话，要不是她那点脾气，她早来找过你好几百趟，大丈夫三妻四妾，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前例，当年康亲王的格格，明里说是上西山看雪失踪了，暗地里谁都知道，是她跟那武林奇客的情郎走了，你要愿意，我替你做个大媒……”（详情见本书前传‘丹心录’）

郭璞忙道：“多谢三阿哥，这种事得两厢情愿……”

“怎么？”和亲王道：“你不愿意？”

郭璞摇头说道：“我不敢这么说，我吃不消她那种刁蛮……”

海贝勒插了一嘴：“一个情字施出去，怕她百炼精钢不化为绕指柔！”

郭璞眉锋一皱，道：“怎么啦？海爷，您今儿个怎么老跟我过不去！”

“天地良心！”海贝勒煞有其事地道：“我是个月老一点善心，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郭璞苦笑摇头不语！

和亲王却道：“您怎么说？老弟？”

郭璞忙道：“三阿哥，我不能去……”

和亲王道：“我不是问这。”

郭璞眉锋又一皱，道：“三阿哥，我求求您，别开我的玩笑了……”

和亲王正色说道：“老弟，我实说了吧，八叔让我来探探你的口气……”

他指的是廉亲王！

郭璞大惊忙道：“怎么王爷也……”

和亲王道，“那怪谁，谁叫你阁下人才出众，文武高绝，内城里各府邸争相罗致，我跟老四几个跑断了两条腿？女孩子对这种事由来死心眼儿，德佳她是非你不嫁，八叔当然得依著她，再说八叔跟八婶也确实喜欢你……”

郭璞叫道：“我的天，这从何处说起？”

海贝勒及时又插了一句：“老弟，这件事该从德佳看见你那头一眼说起！”
郭璞瞪了他一眼，道：“海爷，您高兴了？”

海贝勒双肩一耸，道：“天晓得，喜事嘛，谁不替你高兴？”
郭璞拿他没奈何，道：“我自己就不替我自己高兴！”
海贝勒摇头说道：“事实上，我通麻衣相法，照我看，你老弟命里有三房娇妻，加上德佳这只不过两房而已，还有一位你还没碰上呢，这时候就怕，到那时候该怎么办？”郭璞道：“海爷，您饶了我吧！”
海贝勒摇头说道：“老弟，这我是真话，要不应验，你找我。”
郭璞还待再说！
那里和亲王已然说道：“老弟，你正正经经地出本心给我句回话！”
郭璞皱着眉，略一迟疑，随即正色说道：“三阿哥，您知道，我已有了云珠，我不能委屈……”
和亲王截口说道：“这个人家知道，人家情愿居小，你还怎么说？”
郭璞暗暗叫苦，道：“三阿哥，您也知道，情之一事……”
海贝勒突然说道：“老弟，我插句嘴，你对德佳的印象很坏么？”郭璞脱口说道：“没那一说……”
“这就是喽！”海贝勒道：“谁敢说假如她肯，你这方面不会动情？你是非不能实不为，这说不过去，再说，你第一个理由不是不喜欢她，而是怕委曲她，足见你对她也不错，更何况人家对你一往情深，非你不嫁，难道你忍心让人家一辈子不嫁人，做老姑娘不成么？”
和亲王一旁点头说道：“不错，老弟，别那么狠心！”
海贝勒及时又一句：“未来的皇上的大媒，老弟，你怎能不点头。”
郭璞简直无法招架，略一沉吟，道：“三阿哥，好在我在这儿并不是待一天两天，这件事暂且不谈，行么？”
和亲王刚要说话，海贝勒抢了先，道：“三阿哥，他可是个高来高去的人物，打铁要不趁热，一旦他带着云珠溜了，你可别找我要人！”
和亲王忙道：“老弟，可别让我没法子见八叔，德佳也是死心眼儿，你可千万别害了她。”
郭璞暗晴好不气恼，瞪了海贝勒一眼，道：“海爷，我真想跟您打一架！”
海贝勒笑道：“别找我，有架留着跟德佳打吧！”
郭璞突然笑了，但那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和亲王道位者好人一旁又说了话：“老弟……”
郭璞忙拦住话头，道：“三阿哥，先谈打猎事，都谁去？”
和亲王道：“又不是打围，当然是你跟她两人！”
海贝勒笑道：“亲芳泽的好机会，其实以我看打猎是假！”
郭璞没理他，望着和亲王道：“三阿哥，上哪儿去打猎？”
和亲王摇头说道：“没听她说，可能是上‘热河’大围场去！”
郭璞一惊忙道：“‘热河’大围场？你不是说不是打围么？”
和亲王道：“别急，也许是‘玉泉’，反正明天你就知道了！”
郭璞道：“三阿哥，要是去‘玉泉’，我可以奉陪，要是去‘热河’……”
一摇头，道：“我恐怕不能去！”
和亲王道：“为什么？”
郭璞道：“三阿哥，我有理由不能去！”

和亲王道：“什么理由？”
郭璞摇头说道：“三阿哥，私事，不能说！”
和亲王道：“我也只好不问了，那件事你怎么说？”
郭璞想了想，道：“您谅必不是马上得给王爷回话！”
和亲王道：“倒不那么急，但你总得让我先听听……”
郭璞截口说道：“这样好不？等云珠回来，我先问问她的意思？”
和亲王道：“怎么，还得问她？”
郭璞道：“您不认为应该么？”
和亲王点头说道：“应该，应该，行，就这么说定了！”又谈了片刻之后，和亲王走了，送走了和亲王，郭璞暗暗松了一口气，往回走的时候，他侧顾海贝勒，尚未开口。海贝勒他已然抢着说了话：“老弟，先别埋怨我，这个事，还有另一件事，我都要跟你好好谈谈，咱们亭子里说去！”说着，拉着郭璞行向了小亭。
郭璞只得暂时忍了下去！
在那朱栏碧瓦的小亭中坐定，海贝勒道：“老弟，刚才四阿哥走后，我忘了问你，金玉楼跟蒋子翼失踪的事，你怎么说？”郭璞心中一跳，道：“这就是您要跟我谈的另一件事？”海贝勒点头说道：“正是，老弟！”
郭璞道：“您知道，金玉楼跟我有过节，此人也阴险狠毒。”海贝勒点头说道：“不错，我知道！”
郭璞道：“我一走，他随时有做作嫁祸我的可能，再说我不能给三阿哥留下这么一个威胁，所以我杀了他！”海贝勒眉锋一皱，道：“那蒋子翼呢？”
郭璞道：“海爷，蒋子翼也是一大危险人物！”
海贝勒眉锋又一皱，道：“行了，老弟，这件事我不管，但三阿哥今天来所提的这件事，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是非管不可！”
郭璞道：“海爷，我一直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很简单！”海贝勒道：“我在临走前要帮德佳一个忙！”郭璞道：“对我，您可不能算是帮忙！”
海贝勒道：“可是我也并不是害你！”
郭璞道：“真要说起来，您是害德佳！”
海贝勒道：“有说么？”
郭璞道：“海爷，对我，人家不明白您明白！”

海贝勒浓眉微轩，道：“‘南海’郭家并不辱没她！”
郭璞道：“谢谢您，海爷，可是德佳她倾心的只是您的总管郭爷，并不是‘南海’郭璞。
一旦她知道了真相，说不定她躲我都来不及……”
海贝勒摇头说道：“只怕没那一说，老弟，你别小看了德佳，她也是个宦海奇女子，刁蛮，那是天性，娇惯，那也是因为她生于宦门，这都可以改，一旦她要知道你是郭家六少，我看她那颗心会更坚决。”
郭璞道：“那是您的看法！”
海贝勒道：“我深知德佳，不然我不会帮她这个忙，要是个俗脂庸粉，我反而会劝你别要，不信你试试！”
郭璞心中为之一动，道：“还有，海爷，一旦皇上知道我是‘南海’郭家的人，廉亲王的格格嫁给了叛逆，您看他会怎么想？”

海贝勒道：“谁说这件事非让他知道不可？”

郭璞道：“海爷，您这是说笑，亲王的格格出阁，这是何等大事？能不让皇上知道，这可能么？”

海贝勒道，“当年康亲王的格格……”

郭璞道：“海爷，那该叫私奔！”

海贝勒道：“你以为德佳不能也这么跟你走？”

郭璞为之一怔，道：“海爷，我还有个最主要的理由，您先恕个罪，老人家不会让我带一位格格回去的！”

海贝勒浓眉一轩，道：“满旗女儿有什么不好，老弟，那些个仇恨起自上代，不是起自我们这一代，我们犯不着承担这个，要不然你我不会坐在这儿谈话……”

顿了顿，接道：“你也别瞒我，对‘南海’郭家，我虽不敢说了若指掌，但我敢说知道得颇深，老人家并不是厌恶每一个满族人的人。”

郭璞还想再说！

海贝勒已然摆手说道：“这都不是理由，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说你自己心里的话，你觉得德佳这个姑娘怎么样？”

郭璞道：“海爷，对她，我只是褒没有贬！”

海贝勒道：“这不就行了么？”

郭璞道：“可是海爷，情……”

“情什么？”海贝勒截口说道：“古来那么多齐眉夫妇，难道说他们都是事先有了情的么？”

郭璞一怔哑口，但旋又说道：“海爷，您知道……”

海贝勒道：“我只知道德佳向视男人如草芥，对你，她可是恨不得把心掏给你，三阿哥没说错，女儿家对一个情字，由来死心眼儿，德佳的心眼儿犹死，你若是执意不肯，我不便勉强，但她日后若有个三长两短，这一辈子我不以为你跟云珠能过的安心！”

郭璞心头震动，机伶一颤，道：“海爷，您……”

海贝勒截口说道：“老弟，我无意危言耸听吓唬你，梅心熟知德佳，不信你可以再去一趟问问她！”好一个“再”字！郭璞没留意，皱着眉默然未语！

海贝勒却又说道：“老弟，或许你仍认为德佳她对的是郭璞，那容易，你自管找她谈谈去，必要时不妨跟她摊牌，她要是有一点犹豫，你尽管走你的，行么？”

郭璞道：“海爷，苦就苦在我不能跟她摊牌！”

海贝勒道：“我不以为有什么不可以的！”

郭璞道：“您该明白那不可以的理由所在！”

海贝勒轩眉说道：“老弟，德佳要是走漏了你的消息半点，我海青这颗脑袋马上交给你，再说，事已到如今，你马上就要走了，还怕什么，谁又能奈何你？”

郭璞默然未语！

“还有！”海贝勒道：“关于打猎的事，你也该去问个清楚，究竟是上哪儿去，万一她要是去‘热河’，你明早临时来个不去，那多不好？”

郭璞道：“你是巴不得这两天我离远些！”

海贝勒一点头，道：“事实如此，我不否认！”

郭璞沉吟了一下，道：“我倒是真想去跟她当面谈谈，可是我又怕廉亲王来个召见，当面提起此事，那我怎么说？”

海贝勒道：“这有何难，你不妨直说，你要先跟德佳谈谈！”

郭璞道：“能这样说么？”

海贝勒道：“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郭璞一叹说道：“好吧，也只好如此了，我哪来这么多麻烦……”

海贝勒截口说道：“老弟，得更正，这不叫麻烦，叫福！”

郭璞苦笑说道：“我情愿不要这份福！”

海贝勒笑了笑，道：“是前生注定事，若之奈何？我刚才不说过么？我通麻衣相法，以我看你命里有三房娇妻……”

郭璞道：“海爷，别开玩笑了，这已经够我受的了！”

海贝勒摇头一笑，道：“不信你自己往后看好了，内城中这些人我看过不少，没一个不应验的，你以后要没有三房娇妻，尽管找我好了！”

郭璞苦笑说道：“找您时如何？砸您的摊儿？”

海贝勒道：“折我的房子都行，老弟，说笑归说笑，时候不早了，你可以去了，早去别早回，我有耐心候你的佳音！”

说着，他站了起来，拉着郭璞行出了小亭！

在海贝勒的亲送下，郭璞心含五味地出了“贝勒府”！

情义双全

片刻之后，郭璞到了“廉亲王府”！

这“廉亲王府”跟“怡亲王府”一般地宏伟，庄严，气派，一对巨大石狮，站门的挎刀亲兵有四个。

郭璞到了门前直上石阶，自然，那站门的亲兵挡了驾！

郭璞向着那拦路的亲兵含笑说道：“我是海贝勒府的总管郭璞，麻烦哪位通报三格格，我求见！”

郭璞大名满内城，哪个不知，谁个不晓？站门的那四个亲兵立即恭谨见礼，分出一名飞步入内！

有顷，急促步履声响动，那名亲兵带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瘦削中年汉子奔了出来！

出门那中年汉子便含笑欠了身：“这位就是郭总管？”

郭璞忙道：“不敢，正是郭璞，请教！”

“好说！”那中年汉子道：“总管富禄！”

郭璞道：“原来是富总管当面，失敬了！”

“别客气！”这位“廉亲王府”的总管富禄忙道：“三格格候着您呢，请！”

郭璞谦逊了一句，举步行了进去！

“亲王府”的总管按说比“贝勒府”的总管神气，可是富禄却是恭恭敬敬地陪着郭璞往里走！

这“廉亲王”府的建筑，也跟“怡亲王府”差不多，富禄带路领着郭璞没在前院停留地直进后院！

在那后院门，郭璞停了步，道，“富总管，三格格在后院？”

富禄忙道：“是的，三格格正在她书房里！”

郭璞道：“这后院……方便么？”

富禄堆笑说道：“是三格格的吩咐，您又不是外人！”

前面那句倒好，后面那句却听得郭璞眉锋一皱，脚下却只有跟着富禄进了后院！

穿过一条画廊，富禄在一间精雅书房门口停了步，一躬身，恭谨发话说道：“禀三格格，贝勒府的、郭总管到。”

书房里，响起了三格格德佳那甜美，出奇的温柔，竟还带点颤抖的话声：“请他进来！”

富禄应声为郭璞推开了门！

郭璞一声有劳，硬着头皮行了进去！

门外，富禄带上了门，然后步履之声远去！

书房里，有着一股淡淡幽香，三格格德佳一身便装，脂粉未施，淡雅宜人，正站在书桌前！

站在书桌前不要紧，那一双清澈，深邃，包含了太多东西的美目，正一眨不眨的望着郭璞！

郭璞他好不自在，藉欠身垂下目光：“见过三格格！”

三格格德佳眉锋一皱，道：“你是来气我的？”

郭璞忙道：“三格格，这从何说起，我怎敢！”

三格格德佳道：“那你干什么一见面就跟个下人似的！”
郭璞道：“三格格，对您，郭璞本是个下人。”
三格格德佳一跺脚，道：“既然这样，你何必来找我？”
郭璞淡然一笑，道：“别生气，三格格，您说我该怎么办？”
三格格德佳冲口说道：“别什么格格呀您的，叫我德佳……”
面一红，她接了一句：“别忘了，你是四阿哥的换帖兄弟！”
郭璞道：“三格格，我有几个脑袋，我是以‘贝勒府’总管的身份……”
三格格德佳抬手一指，那水葱般的玉指直逼郭璞面前，高挑着黛眉，圆瞪了美目，嗔声说道：“你回来了也不知道来看看我，来了一见面就气我，这要是你的来意，你最好现在就走！”
郭璞淡淡一笑，道：“是，三格格，我告辞了。”

一欠身，他当真要走！
三格格德佳急了，尖声叫道：“你敢走！”
郭璞道：“三格格，我不敢，是您的吩咐！”
三格格德佳又跺了脚，眼圈儿一红，好不委曲：“你，你好狠的心！”
螓首一垂，香肩耸动，她伤心地哭了！
这一来，郭璞当真地慌了手脚，忙道：“三格格，我可没真走……”
三格格德佳没抬头，道：“你走嘛，我不稀罕！”
郭璞道：“三格格……”
三格格德佳道：“你走呀！”
郭璞眉锋一皱，道：“您既有吩附，我不敢不遵，说不得我只好走……”
三格格德佳猛然抬头，郭璞送上一张笑脸！
三格格德佳红了脸，两排长长的睫毛上犹挂着晶莹泪珠，咬着贝齿她又跺了脚，道：“你这个人真让人既恨又……”她脸一红，住口不言。
郭璞轻咳一声，忙转话锋，道：“三阿哥要我来一趟……”
三格格德佳美目一睁，道：“不是出自你本心来的？”
郭璞忙道：“也是，诚如您所说，我回来了，该来给您请个安！”
三格格德佳脸一缓，道：“又来了！”
郭璞微微一笑，道：“是您说的！”
三格格德佳道：“说话可别不凭良心，我这么说了么？”
郭璞道：“对我来说，来看您，就是来给您请安！”
三格格德佳道：“那么我很好，没病没痛！”
郭璞淡淡一笑，道：“三格格，我一来您非病不可！”
三格格德佳微愠说道：“怎么？”

郭璞笑得俏皮，道：“惹您生气嘛。”
三格格德佳“噗哧”一声，但旋即红着脸瞪了郭璞一眼：“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郭璞道：“您是要我分清上下，一本正经？”
三格格德佳不得不让步了，道：“你有完没有，内城里的人个个都怕我，唯有你让我头痛没办法……”
“谢谢您！”郭璞道：“听三阿哥说，你明天要去打猎？”三格格德佳道：“是的，我想找你陪我去！”

郭璞道：“三格格，地处京畿，是有得护驾……”三格格德佳截口说道：“可是我就要你，别人我信不过……”郭璞道：“三格格，信不过？”

三格格德佳道：“别看他们平日拿刀动杖，神气得不得了，一旦有了事个个成了酒囊饭袋，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还照顾我？”郭璞道：“三格格，那是您的偏见……”

三格格德佳道：“别数说我，只问你去不去！”

郭璞淡然一笑道：“三格格，我受宠若惊，也不敢不去……”三格格德佳矜持地强忍喜悦，道，“那就好，明天……”郭璞忙道：“三格格，可否先让我知道一下上哪儿去？”三格格德佳道：“干什么？”

郭璞道：“没什么，我想先道一下，好做准备！”三格格德佳道：“近处我去过不知多少次了，没意思，所以这次我想跑远点儿，到‘热河’走走，怎么样？”郭璞眉锋一皱，道：“三格格，上远处，我恐怕走不开！”三格格德佳道：“为什么走不开？海青对我说过，他没有事儿……”

郭璞道：“可是我有几桩私事儿得办！”

三格格德佳道：“什么私事儿？”

郭璞道：“三格格，私事儿怎好告人？”

三格格德佳道：“什么大不了的私事，对我也不能说？”

郭璞道：“您原谅，连海爷我都没告诉。”

三格格德佳又气了，道：“海青是海青，我是我，我的什么事儿都告诉你，你有事儿却不告诉我！我不管，我非要你去！”

郭璞淡淡说道：“三格格，如果是去‘玉泉’，我奉陪！”

三格格德佳道：“我偏要去‘热河’！”

郭璞道：“三格格，恕我斗胆，那您另请高明！”

三格格德佳脸色一变，眼圈儿一红，颤声说道：“你真的不去？”

郭璞道：“三格格，我不是不去，是有苦衷不能去，我以为您不会忍心让我为难！”

三格格德佳道：“那你就忍心让我难受？”

郭璞道：“三格格，我直说一句，那是您太爱生气。”

三格格德佳开口欲说，但忽地她默然了，半晌她淡淡说道：“我不生气了，你有什么苦衷？”

郭璞道：“三格格，我刚说过，我有待办的私事！”

三格格德佳道：“不能说么？”

郭璞双眉一扬，道：“假如您一定要问，那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是因为我这一两天内就要走了，有些私事……”

“走？”三格格德佳忙道：“刚回来你又要上哪儿去？”

郭璞淡淡说道：“三格格，这次异于以往，我是要离开京里，回到我来的地方，江南武林中去，所以我……”

三格格忙道，“你为什么要走？”

郭璞道：“三格格，我是一个武林人，武林人是过不惯这种生活，也没办法在一处久待的，您……”

三格格德佳急道：“海青他让你走？”

郭璞道：“他至少没有不让我走，事实上，我要走也没人拦得住我！”

三格格德佳道：“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来？”

郭璞道：“那只是我久住江南，倏而动了游兴，所以才来‘北京’宦海游戏一番，见识一番，如今我在这儿又待腻了……”

三格格德佳颤声说道：“你只是来游戏一番，见识一番，可是你知道你这番游戏，这番见识害了人么？你走好了，走了就永远别再来……”眼圈儿一红，她又要掉泪！

郭璞忙道：“三格格，我还有下文！”

三格格德佳道：“不要说了，我不要听！”

郭璞道：“既如此，我不敢再说，只好去跟三阿哥……”

三格格德佳陡睁美目，道：“这关他什么事？”

郭璞道：“事实上他今天对我说了一番话，我觉得我不得不在临走之前来跟您说个明白，因为我怕……”

三格格德佳急道：“你说！”

郭璞道：“您不是不准我说，不要听么？”

三格格德佳道：“可是现在我要你说，我要听！”

郭璞淡然一笑，道，“那么，我遵命……”一顿，接道：“三格格，三阿哥对我说的很详尽，承蒙王爷、福晋，尤其是您的垂爱，我很感激……”

三格格德佳脸一红，道：“谁要你感激来着？”

郭璞听若无闻，道：“可是，有几件事我得请您考虑！”

三格格德佳半俯螓首，道：“什么事？”

郭璞道：“第一、您是皇亲国戚，尊贵格格，我却卑为‘贝勒府’的总管，您要考虑内城里的人对您的看法……”

三格格低低说道：“我考虑过了，你这个总管不同于别的总管，尤其你又是四阿哥的换帖兄弟，就算你跟别的总管一样，我也不怕！”

郭璞道：“可是，三格格，我不能让人背后指您……”

三格格德佳道：“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再说，你不是要走么？

我愿意跟你走，离开这儿，谁爱说什么让他说去！”

郭璞眉锋一皱，道：“三格格，您是尊贵格格，我是个武林草莽，放着荣华富贵您不享，怎好去过那种……”

三格格德佳道：“我也不怕，别看我是个尊贵格格，娇生惯养，一旦我脱下了这身打扮，离开了王府，我能像每个武林女儿家一样，再说，从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决定了我自己今后该走的路，更何况有前例在，康亲王的那位海珠格格能跟着武林人走，为什么我不能？”

郭璞道：“三格格，王爷跟福晋不会答应的！”

三格格德佳道：“这是我自己的事，跟你一样，我要走，谁也拦不住！”

郭璞暗暗一叹，道：“三格格，您令我感动，可是还有件事您不知道，我已经有了一房妻室，我不敢委曲您……”

三格格德佳道：“这个我知道，是大内的云姑娘……”

郭璞一震，道：“怎么，您知道？”

三格格德佳微倾螓首，道：“是海青告诉我的，他还说你命里有三房妻室，恐怕我要居最末一个……”红云泛上了耳根，倏地住口不言！

这位莽贝勒好不可恶，郭璞一皱眉，道：“您既然知道那最好，您是位尊贵格格，下嫁一个武林草莽已属委曲，我怎敢再委曲您……”

三格格德佳道：“格格也是人，事实上我是沾了生在宦门的光，要不然

我跟任何一个女儿家都一样！再说，你跟云姑娘订情在先，她居正，那是理所应当的！”

敢情，和亲王跟海贝勒都没说错，这位格格确实是非他不嫁，情愿居小，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郭璞一叹说道：“三格格，我很感激，但是我另有不得已的苦衷，只好辜负您这番情意，否则的话，我是……”

三格格德佳猛抬螓首，颤声说道：“你怎么说？”

郭璞毅然说道：“三格格，我另有苦衷，我若是点了头，那不但害了您，而且害了王爷跟福晋！”

三格格德佳道：“你有什么苦衷？”

郭璞摇头苦笑，道：“三格格，我不能说，事非得已，您要……”

三格格德佳娇靥煞白，凄然一笑，道：“你不说我也知道，我自知甚明，我是个作茧自缚的可怜春蚕，你视我这份痴情若无睹，你不要我这个人，这，我不敢勉强，心比天高，命如纸薄，那能怪谁？话，你我说的都够明白了，我不再让你为难，你走好了！”

郭璞心中一阵激动，脱口说道：“三格格，郭璞人非草木，心非铁石，要说我面对您这份深情而毫不动心，那是自欺欺人……”

三格格德佳道：“那你为什么……。”

郭璞道：“三格格，我确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不能害王爷，福晋跟您，我这苦衷您将来总会有明白的一天，到那时您就会原谅我了，甚至还会为自己庆幸！”

三格格德佳道：“我想现在听听你那能使我庆幸的苦衷！”

郭璞双眉一扬，道：“三格格一定要问？”

三格格德佳道：“我不认为你有任何苦衷！”

郭璞猛一点头，道：“那好，我就说给三格格听听……”

顿了顿，接道：“三格格可知道当年朝野三大家？”

三格格德佳道：“我知道，那是朝廷里的胡、傅两家，‘南海’的郭家！”

郭璞道：“三格格对这三家知道多少？”

三格格德佳道：“这三家之间都有很深的渊源，其中胡，郭两家虽是汉人，但由于胡家跟傅家是亲家，所以胡家佐朝廷，而郭家则以汉族世胄，前明遗民自居反朝廷……”

郭璞点头说道：“三格格对这三家知之颇详，我再请问，这三家结果如何？”

三格格德佳道：“由于胡傅两家当年暗中辅佐太子，被当时的四阿哥，现在的皇上除掉了，唯‘南海’郭家实力雄厚，皇上无可奈何，所以至今孙犹在武林中……”

郭璞道：“那么，皇上对郭家的人如何？”

三格格德佳道：“自然是既怕又恨！”

郭璞道：“而且把郭家的人视为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叛逆！”

三格格德佳点头说道：“不错！”

郭璞道：“三格格对郭家人的看法如何？”

三格格德佳道：“我生为满族女儿，不能不替朝廷说话！”

郭璞忽地一笑说道：“够了，三格格该也知道，皇上他一直怀疑我是‘南

海’郭家的人，无时无地不在监视我，谋害我……”
三格格德佳道：“这个我知道，可是你并不是‘南海’郭家的人！”
郭璞淡淡一笑，道：“三格格，我姓郭！”
三格格德佳道：“世上姓郭的人，不只你一个！”
郭璞道：“三格格，倘若我真是‘南海’郭家的人呢？”
三格格德佳脸色一变，旋即摇头说道：“不，你不会是‘南海’郭家的人！”
郭璞笑了笑，道，“三格格，我是说假如！”
三格格德佳双眉一扬，道：“我会把你送进朝廷去……”
郭璞笑道：“三格格大义，令人敬佩，所以我劝三格格收回已付出的情义，另找门当户对的皇族亲贵……”
三格格德佳目光一凝，道：“这话怎么说？”

郭璞淡淡一笑，道：“三格格对‘南海”郭家知道多少？”
三格格德佳道：“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南海’郭家有六个后人，被称为是郭家六龙，而这六龙之中以末者为最！”
郭璞淡淡一笑，道：“三格格，我就是那为最的六龙之末郭燕南！”
三格格德佳道：“别拿这话挡……”
郭璞接着说道：“实际上三格格看见的，并不是我的真面目！”
三格格德佳这回在了意，目光凝注，道：“这不是你的真面目？”
郭璞点头说道：“是的，三格格！”
三格格德佳道：“你戴有特制的面具？”
郭璞道：“也不错，三格格！”
三格格德佳道：“可以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么？”
郭璞道：“自无不可，三格格……”抬手取下了他那特制的人皮面具。
三格格大眼睛一亮，美目中尽射异采，良久始道：“没想到你这真面目更俊……”
淡然一笑，接道：“这就能说明你是‘南海”郭家的六龙之末，郭燕南？”
敢情这位痴情的美格格仍不信！
郭璞道：“以我看，该够了，要不然我为什么隐藏自己的真面目？”
三格格德佳道：“这该是武林中人的一贯作风！”
郭璞微一摇头，道：“那么我再告诉您，您当知道这许多日子来，一连串所发生的事故，像大内侍卫拿刺客，有人杀了‘雍和宫”的喇嘛，年大将军的有反叛之心被杀等等！”
三格格德佳点头说道：“是的，我知道，怎么样？”

郭璞道：“三格格，那都是一人所为，而那个人就是我！”
三格格德佳毫无震惊色，道：“看来你为拒绝我，竟不惜冒杀身之险……”
郭璞道：“三格格，我说的都是实情！”
三格格德佳道：“你敢对我说这些，不怕杀头么？”
郭璞淡然一笑，道：“三格格该知道，眼下还没人能奈何我！”
三格格德佳道：“可是你就别想……。”
郭璞道：“三格格，我说过，一两天内我就要走了！”
三格格德佳淡淡一笑道：“这些，海青他知道么？”

郭璞道：“他刚知道不久！”
三格格德佳道：“你不怕我去问问他？”
郭璞道：“我正想请您去问问他，他是替您说话的人！”
三格格德佳脸色一变，道：“海青他真的已经知道了？”
郭璞道：“三格格如若不信，尽可去问问！”
三格格德佳摇头说道：“我不以为倘若他知道，他能像个没事人儿！”
郭璞扬眉说道：“三格格，他是位令人敬佩的奇杰英豪，深厚的友情，使他不愿伤害我，我也不愿伤害他，于是我跟他互作承诺，约法三章，他回他的新疆去，我回我的武林中！”
三格格德佳道：“我怎么没听说他要走？”
郭璞道：“那是因为他事先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这几天内，三格格何妨自己看他走不走？”
三格格德佳娇靥变色，但她仍摇了头：“那也许另有原因，我仍不相信你是‘南海’郭家的人！”
郭璞暗一咬牙；道：“三格格，您可听说过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中有个‘丹心旗’？”
三格格德佳点头说道：“我知道，他是个领袖人物，朝廷一直在缉拿他……”
郭璞探怀取出了“丹心旗”，道：“那么，三格格请看，这是什么？”
三格格霍然色变，骇然退后，指着郭璞颤声说：“你，你，你果然是……。”
郭璞淡淡一笑，藏起“丹心旗”，道，“所以说我不能害格格！”
三格格德佳道：“你不怕我叫人拿你……”
郭璞笑了笑，道：“三格格本该为朝廷，尽管请，只要三格格明白我的苦衷，知道我不是铁石心肠无情人就行了！”
三格格德佳道：“我如今明白了……”
郭璞道：“那么请三格格收回一切，在我没走之前赶快叫人！”
三格格德佳突然摇头说道：“付出的感情能收回么？”
郭璞道：“或不能，但至少如今您该明白，您不能委身我这么个人！”
三格格德佳双眉忽扬，道：“谁说的？”
郭璞心头一震，道：“难道三格格仍……”
三格格德佳毅然点头，道：“不错，我仍要跟你走，你要是不要我，我马上就死！”
郭璞一惊，道：“三格格，难道您不明白利害？”
三格格德佳道：“我明白，但我为什么不能做第二个海珠格格？”
郭璞道：“三格格，您会懊悔的……”
三格格德佳突然欺前一步，仰著娇靥，道：“别管我会不会懊悔，你只答我一句，你要不要我？”
郭璞一叹说道：“三格格，我是为您好，内城里的皇族亲贵这么多……。”

三格格德佳道：“可是我就爱你，就要嫁你，答我问话！”
郭璞苦笑说道：“三格格，您这是何苦……”
三格格德佳凄然一笑，道：“谁知道，我要明白不就好了么？这是缘，要不然就是孽，谁叫我倾心于你，不能自拨……”
郭璞道：“三格格，爱本不是罪，但在你我之间却是不被允许的……”

三格格德佳悲凄说：“看来你仍是不要我了？谁叫我生为满旗女儿，你可别以为德佳是个无羞无耻的女人，我但卜来生了！”

皓腕倏翻，一柄柳叶尖刀飞刺自己心房。

敢情，她是早预备好了！

郭璞大惊，出掌如电，一把攫上那段欺雪赛霜，滑腻晶莹的皓腕，右掌一翻夺下尖刀，道：“三格格，您要让我愧疚终生？”

三格格德佳悲怀摇头，道：“怪我自己命薄，你走吧！”

郭璞热血猛地往上一涌，道：“三格格，我不愿做那负心之人，但为您……”

三格格德佳摇头说道：“别说了，放开我，你走吧！”

郭璞双眉一扬，道：“你让我一个人儿走？”

三格格德佳道，“你本不是一个人，可是你不愿……”

郭璞道：“谁说的？”

三格格德佳猛抬螓首，瞪圆了美目，道：“你说什么？”

郭璞微微一笑道：“三格格如今可仍愿跟我走？”

德佳娇躯倏颤，道：“我始终没说个不字！”

郭璞道：“那么，三格格，路上云珠有伴儿了！”

德佳眼圈儿一红，螓首倏垂，哭了，而且娇躯颤抖得厉害，郭璞又慌了手脚，但他这回没说话，紧紧地握着德佳那双玉手！

半晌，德佳猛抬螓首，带泪说道：“难道你喜欢看人家要死要活的！”

郭璞赧然一笑，道：“三格格……”德佳美目一瞪！

郭璞忙改口说道：“德佳，你该知道，我是为你好！”德佳道：“要真为我好，你见面就该点头！”

郭璞道：“那何如放在说明白后？”

德佳道：“是看看我的心真不真？”

郭璞道：“德佳，我不敢这么说！”

德佳道：“但你到底这么做了！”

郭璞叹道，“德佳，别说了，郭燕南我何时修来的福气……”德佳道：“六少，那福气该是我的。”

郭璞淡淡笑道：“随你怎么说吧，我这一趟‘北京’总算没有白来……”

“对了！”德佳忽道：“云珠，她知道不知道？”

郭璞笑了笑，道：“她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早！”

德佳眨动了一下美目，道：“还有梅心，听海青说，你退让了！”

郭璞神色一黯，道：“只能说梅心作了最大的牺牲！”德佳道：“我判你一个可恨，假如我也像梅心一样，你让不让？”

郭璞道：“可惜我没碰见第二个海青。”

德佳道：“海青告诉我了很多，他只没说你是‘南海’郭家的郭六少，你打算一等云珠回来就走？”

郭璞点头说道：“是的，德佳，不过那也得看事情是否顺利！”

德佳道：“只要是海青点了头，我认为他必能要出云珠！”郭璞道：“那是最好不过！”

德佳道：“到时候，我怎么办？”

郭璞道：“我自然会来接你！”

德佳眼圈儿忽地一红，道：“我已是你的人了，到时候你要是撇下我……”

郭璞忙道：“德佳，郭燕南不是那种人！”
德佳道：“是也不要紧，你要是撇下我，我就死……”
郭璞道：“德佳，要我起誓赌咒么？”
德佳美目一翻，嗔声说道：“别气我，我不稀罕！”
郭璞道：“德佳，你放心，就是你在龙潭虎穴，到时候我也会来接你的，明天打猎还去不去了？”
德佳脸一红，摇头说道：“不想去了！”
郭璞笑了，紧了紧那双手，道：“那么，德佳，我走了！”
德佳忙道：“怎么，你现在就走？”
郭璞道：“海青还等我回话……”
德佳脸一红忙道：“可不许多说！”
郭璞道：“姑娘，他可不是个糊涂人！”
德佳脸更红了，倏地，她垂下螓首，道：“这两天我不好过……。”
郭璞一阵激动，情不自禁地把那如绵娇躯带进怀里，德佳这是平生第一遭儿，红透了耳根，心中小鹿儿乱撞，但她柔驯地偎了过去，郭璞低低说道：“德佳，来日方长，两情若是久长时，又……”
德佳微微地点了点头，话说得好轻：“我知道，我会想法子自找消遣的！”
郭璞未再说话，半晌过后，德佳轻轻地挪离娇躯，道：“你走吧！”
郭璞道：“德佳，你知道，有了这片刻温存，这两天我也不好过。”
德佳猛抬螓首，要发嗔，但当那两对眼睛接触时，她倏又垂下螓首，檀口里低低说了一句，没人能听见！
郭璞又拉过玉手握了握，道：“我走了！”松了玉手转身！

德佳适时说道：“我送你！”
“别！”郭璞忙道：“德佳，那不大好！”
德佳略一迟疑，陡揭轻喝：“来人！”只听总管富禄远远应了一声，飞步而至！
德佳喝道：“送郭总管！”
门外富禄应声推开了门，赔笑哈了腰！郭璞背着富禄冲德佳眨了眨眼，一欠身，道：“三格格，我告辞了！”转身行了出去——
德佳没动，想想，娇靥倏地一红！
郭璞在富禄的恭送下，出了“廉亲王府”！
临走，富禄哈腰说了这么一句：“郭爷，您以后多照顾！”
显然，他是个聪明人！
郭璞含混着谦逊一声，急步而去！
回到了“贝勒府”，海贝勒正在前院相候，瞧样子他还是真着急，一见郭璞进来，忙迎了上去，“老弟，快说，怎么样？”
郭璞道：“不怎么样，明天打猎不去了！”
海贝勒一怔，道：“不去了？为什么？”
郭璞道：“海爷，还有什么猎物比我这个猎物更好的？”
海贝勒大喜，道：“老弟，恭喜你，不但一箭双雕，临走还带了个既娇又美的格格回去，老弟，你令人羡煞妒煞！”
郭璞淡淡笑道：“海爷，您也不差呀！”
海贝勒一笑倏转话锋，道：“老弟，情形怎么样，可否说来让我听听？”

郭璞摇头说道：“海爷，抱歉得很，我奉命不得泄露！”
海贝勒笑道：“到底是未来的枕边人，老弟，你可真听话！”
郭璞脸一红，笑道：“倘换换是您，我不以为您会说！”
海贝勒摇头说道：“老弟，你不说我也知道，姑娘家还不是那一套，鼻涕一把泪一把，弄得人手忙脚乱软了心，最后，要拿刀抹脖子，再难的事儿也只有硬着头皮点头了，对么？”
郭璞失笑说道：“俨然一派过来人的口吻！”
海贝勒浓眉微轩，道：“自小至今，活了这么多年，我还没有碰上过，除非阴间地府去走一遭，换张像你郭六少的脸去！”
郭璞皱眉失笑摇头，道：“海爷，一具臭皮囊耳，我要是个姑娘家，就非缠着您不可！”
海贝勒笑道：“可惜你不是！”
郭璞又笑了！
海贝勒沉默了一下，道：“以我看，她逼着你摊了牌！”
郭璞点头说道：“事实如此，但那没有用，海爷！”
海贝勒一摇头，感慨地说道：“假如再多几个像德佳这样的姑娘，满旗人就难讨媳妇儿了！”
郭璞道：“海爷，别太偏心，汉家姑娘之最，已被您夺了去！”
海贝勒摇头说道：“老弟，‘夺’字用得不当！”
郭璞道：“以您看该用个什么字？”
海贝勒道：“那该叫拾，老弟！”
郭璞眉锋一皱，道：“海爷，您怎好……。”
海贝勒一笑说道：“好，好，好，老弟，算我这个‘拾’字不当，行么？老弟，说正经的，对德佳，你预备怎么办？”
郭璞道：“海爷，自然是带她走！”
海贝勒道：“这个我知道，但那也有个走法！”
郭璞道：“海爷，以您看呢？”
海贝勒道：“老弟，为彼此都好，你最好偷偷带她走！”
郭璞摇头轻叹，道：“海爷，也只好如此了！”
海贝勒还待再说！
一阵急促步履响动，大门口奔来了海骏，他近前躬了身：“爷，大内有人送来了信儿，皇上返驾了！”

郭璞为之一喜！
海贝勒浓眉一扬，道：“来的是谁？”
海骏道：“回爷，是个‘血滴子’！”
海贝勒道：“不错，还能替我办事儿，他人呢？”
海骏道：“回爷，说完了话他就走了！”
海贝勒道：“皇上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海骏道：“今天一早！”
海贝勒略一沉吟，道：“好，海骏，你去告诉他七个，尽快收拾一切，我一回来咱们马上就走，记住，东西别带太多！”
海骏好不高兴，答应了一声，飞步而去！
郭璞道：“怎么，海爷，您马上就进宫？”

海贝勒点头说道：“是的，老弟，迟一天不如早一天，替你把这件事办妥了，我的心愿也就了了”

郭璞道：“谢谢您，海爷，您不准备再去第二趟了！”

海贝勒道：“我不以为还用我跑第二趟！”

郭璞道：“那么，海爷，我送您出门！”

海贝勒道：“不用了，老弟，你照顾他们收拾东西去，这八个你不知道，要没个人看着，该带的一样不带，不该带的全带上了，去照顾他们吧，我最迟一个时辰回来！”

郭璞双眉一扬，道：“海爷，要过了一个时辰呢？”

海贝勒一震，笑道：“老弟，放心，我会回来的！”

郭璞道：“海爷，凡事不能不防个万一，在没走之前，我总是您‘贝勒府’的总管，这话您该明白！”

海贝勒眉锋一皱，道：“我明白，老弟，三个时辰我若不回来，你找我去，行么？”

郭璞道：“怎么又三个时辰了！”

海贝勒道：“一个时辰嫌少了些？”

郭璞淡笑点头，道：“好吧，海爷，我遵命，希望用不着我去接您！”。

海贝勒笑道：“我更希望如此，最好是别劳动你的大驾！”

带着笑，他走了！

海贝勒走后，郭璞并未往里走，反之，他也出去了！

在外城的一家客栈中，他看见了那位金玉楼，如今的金玉楼，一帘白衣，俊美而潇洒！

他悠闲得很，郭璞进门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看书！

一见郭璞进来，他一抛手中书，翻身跃下了床，笑道：“昨夜灯吐蕊，今早鹊声报，我知道必有贵人……”

郭璞一皱眉，道：“够了，阁下，你好心情，却害苦了我！”

那位金玉楼笑道：“准是弘历找你要人去了！”

郭璞道：“可不是么？谁叫我跟金玉楼有过节？”

那位金玉楼笑道：“你怎么打发他的？”

郭璞道：“那还不容易？我说金玉楼把蒋子翼带跑了，倒是海青难瞒，我说我把金玉楼给放倒了！”

那位金玉楼笑道：“结果仍是瞒了他，怎么样，是我该动手了？”

郭璞摇头说道：“不必了，我来给你送个信儿，用不着了！”

那位金玉楼微愕说道：“用不着了？为什么？”

郭璞道：“很简单，胤祯已然选定了弘昼……”

那位金玉楼猛然一喜，急道：“真的，你听谁说的？”

郭璞遂把海贝勒的话，及和亲王的证实说了一遍！

听毕，金玉楼抚掌大笑，道：“倒省了咱们一番手脚，合该他们倒霉，老六，你这趟总算没白来，回去总能向苦大师交差了！”

郭璞笑了笑，道：“还有件事我要告诉你，跟我走的多了一个……”

那位金玉楼一怔，道：“多了一个，是谁，难不成……”

“别瞎猜！”郭璞道：“是胤禄的三格格德佳……。”

那位金玉楼好不诧异，瞪大了眼问道：“是胤禄的女儿？老六，这是

怎么回事？”

郭璞赧然而笑，遂把经过说了一遍！

他这里话声方落，那位金玉楼那里已然摇头叹道：“好个多情痴心的美格格，老六，你真行，简直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下子给老人家带回两个如花似玉的儿媳妇去，老人家高兴之余，怕不又要骂我五个没用了。”

郭璞笑道：“你别急，凭你五个，还怕打一辈子光棍？阁下，我没太多的工夫，胤祯已经回来了，海青也已去找他了，他那儿已准备好了，看来我今天晚上就得走，虬髯老儿师徒三人要在我走后做番大事，你留在这儿照顾他们一下，事毕后赶我去，明白么？”

那位金玉楼忙道：“我遵命，莫非他三个要……”

郭璞截口说道：“明白就好，我还得通知梅心一下去，你想知道详情，最好自己到‘法源寺’跑一趟去，我走了！”

话落，他径自转身而去！

他一个人背着手在大街上潇洒迈步，没多久就到了“八大胡同”，他还没到“恰红院”，老远地便看见了栾震天正在后门儿那儿套车，他微微一怔，急步走了过去！

来往的人多，栾震天可没留意谁来了！郭璞到了他身后，他仍在低着头套车，郭璞迟疑了一下，低低唤道：“老人家！”

栾震天猛然抬头，等看清是谁后，他脸色一变，老脸上倏地掠起一片怒容，微一躬身，道：“见过旗主！”

显然，梅心都对他说了，他也是碍于那“丹心旗”未便发作！

郭璞忙道：“老人家套车是……”

栾震天道：“姑娘的吩附，要走了！”

郭璞讶然说道：“要走了？”

栾震天道：“姑娘听说他已经回来了，这不就到了该走的时候了么？早一天离开这伤心地儿也好。”

郭璞眉锋微皱，道：“老人家……”

栾震天冷冷截口说道：“六少执掌‘丹心旗’，所做的决定，我栾震天不便说些什么，也不敢，六少这辈子自问对得起姑娘就行！”

郭璞胸气一阵翻动，心中隐隐作痛，沉默了一下，道：“老人家，我也不说什么了，我请问，姑娘对贵会有什么安排，需要我……。”

栾震天道：“不敢烦劳旗主，姑娘已把‘双龙符’交给了我！”

郭璞道：“那最好不过，老人家，梅姑娘既已知道了，我就不见她了，麻烦老人家转告一声，到时候我不送了！”一拱手径自转身而去！

栾震天没说话，又低下头忙他的了！

郭璞回到了‘贝勒府’时，海贝勒还没有回来，自然，他不会回来那么快，至少也得再等一个时辰！趁着海贝勒还没回来，郭璞照顾着八护卫收拾东西，该带的东西不多，可也收拾了大半天！

等一切收拾就绪时，日头已微微偏西了！

又过了一会儿，宁静的大门口有了动静！

先走进来的，是海贝勒，后面，紧跟着云珠，她仍是一袭黑衣，征尘未除，人又瘦了点，手里还捧着黄绢包！

郭璞出奇的激动，急步迎了上去！

海贝勒近前笑道：“老弟，总算不负所托，如今人跟东西都交给你了！”
郭璞哑然说道：“海爷，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海贝勒笑道：“一句话，祝我一路顺风，都收拾好了么？”
郭璞忙道：“都收拾好了，您要不要过目？”
“不用了！”海贝勒笑道：“有你照顾比我自己照顾都让我放心！”
郭璞道：“海爷，经过如何？”
海贝勒道：“我急着走，待会儿让云珠姑娘告诉你不更好么？
郭璞道：“那么，您现在就走？”
海贝勒抬手往里一指，笑道：“你瞧，我不走得行呀！”
郭璞回身望去，只见海腾等八护卫每人扛着两卷行李，一路谈笑着快步走了出来！
到了近前，他八个放下行李，躬身见了礼！
见礼毕，海贝勒问道：“都在这儿了么？”
海腾点头说道：“都在这儿了，爷！”
海贝勒手一挥，道：“不少，究竟还落下些东西，都搬到车上去！”
海腾应了一声，转注郭璞突然双目涌泪，道：“郭爷，让我八个拜别！”
话落，八个推金山倒玉柱，一起拜了下去！
郭璞心中一酸，忙道：“海腾，你八人这是……”
海腾八个已然一拜而起，齐声说道：“郭爷，您请多保重！”
郭璞强忍热泪，道：“海腾，别忘了我的话！”
海腾道：“您放心，郭爷，爷跟梅姑娘倘有半点差错，你日后唯海腾八个是问！”
郭璞含笑点头！
海贝勒身形泛轻颤，虎目凝注，笑道：“老弟，谢谢你，我走了！”
郭璞尚未说话，云珠娇躯忽矮，拜了下去：“海爷，云珠不忘您的大恩！”

海贝勒连忙闪避，道：“姑娘，你这是要我的命？”郭璞一旁说道：“海爷，应该的，我不送了！”
海贝勒道：“最好别送，老弟，你什么时候走？”郭璞道：“海爷，您知道，我得等晚上！”
海贝勒笑道：“说得是，老弟，后日有缘再见，走！”一声“走”字，领着八护卫大步而去！
郭璞在背后叫道：“海爷，梅姑娘已经收拾好了！”只听海贝勒道：“谢谢你，老弟，我这就去接她去！”一直等海贝勒跟八护卫不见，郭璞跟云珠收回目光，四目交投，云珠美目一红，娇靥倏颤，一头扑在郭璞怀里，“哇！”地一声，痛哭失声！
郭璞一惊忙道：“怎么了，你……”
云珠哽咽着说道：“六少，我太高兴了，简直以为在做梦！”郭璞心中一松，道：“吓了我一大跳，咬咬指头看？”云珠住了声，两排长长的睫毛上犹挂着晶莹泪珠，摇头说道：“不用，你不正站在我眼前？”
郭璞笑了，道：“今早刚回来？”
云珠点了点头，道，“我本想出来的，可巧海爷进了宫！”郭璞道：“怎么个情形？胤祯那么好说话？”

云珠道：“待会儿再说，先看看这个！”
随手把那黄绢包递向了郭璞！
郭璞接了过去，但没打开，望着云珠道：“该不会错，累么？”
云珠微颔螓首，道：“本来有一点！”
好个本来！
如今伊人对面，从此长相厮守，郭璞突然一阵激动，伸手拉住柔荑，道：“走，亭子里坐坐去！”
云珠，她温柔地偎过娇躯！

在那碧瓦朱栏的小亭中，两个人相依偎而坐！
坐定，云珠摇头说了一句：“今天海爷好险！”
郭璞道：“我知道，胤祯舍不得你，可是他毕竟还是不敢得罪海青！”
云珠摇头说道：“不，该说他不敢得罪你！”
郭璞轻轻地“哦！”了一声，道：“海青把我的一切告诉他了？”
云珠道：“要不然他怎么肯放我？肯还这顶‘九龙冠’？”
郭璞扬了扬眉，道：“他也怕死？”
云珠道：“人没有不怕死的，何况他舍不得那张宝座！”郭璞道：“想必海青让他很难堪？”
云珠点了点头，道：“当时我正在御书房里，海爷一进来就向他表明来意！”
郭璞道：“他脸上该马上变了色？”
云珠道：“不错，他说海爷不知轻重，不为他着想！”
郭璞道：“天知道海青是为了谁！”
云珠道：“海爷当时没说，直到他对海爷发了脾气，拍了桌子，要叫人把海青交‘宗人府’，海爷才说杀我海青事小，为你皇上惹来灾祸事大，接着就表明了你是谁……”
郭璞道：“事实不错，他若敢杀海青，我让他过不了今夜……”一顿，接道：“他必然大吃一惊，对么？”
云珠道：“他半天没说出话来，而等他定过神来，他又拍着桌子大发雷霆，说海青糊涂，更指海爷包庇钦犯……”
郭璞道：“最后他毕竟还是答应了！”
云珠点头说道：“是他自己说的，他明白海爷是为了他，不过他认为他这个皇上，甚至连大清朝廷都丢了大人！”
郭璞道：“事实如此，他的确够难堪的！”
云珠道：“他本来要倾‘雍和宫’跟大内之力对付你的，可是海爷不答应，海爷说那得等他走了之后，并且说为他皇上自己最好还是别轻举妄动，一个云珠，一个他皇上自己，海爷当时让他想想孰轻孰重，任他选！”
郭璞道：“他还是选了自己！”
云珠道：“谁不惜命？何况他是个皇上？”
郭璞笑了笑，忽道：“有件事儿我要问问你，听说他选定了和亲王为他的帝位继承人，你知道这回事么？”
云珠点头说道：“我知道，那是在去‘热河’之前，他突然问起我，两个阿哥，谁是当皇上的材料……”
郭璞道：“你怎么说？”

云珠道：“这种事我哪好多嘴？可是他一定要我说，我只好说宝亲王，你知道，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郭璞点头说道：“你说的对，你要说和亲王，他一定动疑，他怎么说？”

云珠道：“他笑了，他说怎么你也这么说，看来老四会做人，也确是块材料，可惜他自己毁了自己，我打算选老三……”

郭璞道：“定然很出你意料，你没问他所以么？”

云珠点头说道：“的确很出我意料，我问了，他只说弘历犯了大错！”

郭璞点头说道：“不错，那个过错难以饶恕，弘厉没被削去宗籍，至今仍是个亲王，这已是他天大便宜！”

接著将原因说了一遍！

听毕云珠点头说道：“原来如此，那怪不得……。”

郭璞道：“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真的就行了！”

云珠道：“我亲眼看他写下来的，该不会错了！”

郭璞点头说道：“那就好，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云珠美目微瞟，道：“是替我找了个伴儿？”

郭璞一惊，道：“你知道了？”

云珠点了点头，道：“是海爷在路上告诉我的！”郭璞道：“好快的嘴！”

云珠道：“他帮德佳的忙，当然得告诉我一声！”郭璞迟疑了一下，道：“你认为怎么样？

云珠眨动了一下美目，道：“什么怎么样？”

郭璞红着脸道：“别装糊涂！”

云珠嫣然一笑，道，“六少，这时才问我，不嫌太迟了么？”郭璞脸又一红，道：“我知道，可是海青逼着我……”云珠道：“六少，是海青把你绑去的？”

郭璞好窘，道：“那倒不是，只是我不好不去……”云珠道：“有什么不好的，怕伤了娇格格的心？”郭璞道：“姑娘……。”

云珠道：“没得到我的首肯就纳小，往后去还得了么？难道你不怕我把她当成眼中钉么？”

郭璞倏笑说道：“我知道你不会……”

“谁说的？”云珠道：“忘了，那个女人不妒？那皆因妒为七出之一，更怕让人说不贤慧，没度量，只好忍住罢了，要说我不会，不如说我不敢，万一惹你生气，把我……”

“姑娘！”郭璞叫道：“别整我了，行么？”

云珠微笑说道：“整，六少，我哪儿敢呀？”

郭璞苦笑摇头，道：“好厉害！”

云珠道：“怎么，替她担心么？那容易，你要是怕她受委曲……”

郭璞道：“姑娘，你是逼我抹脖子”

云珠笑了，旋即一整脸色，道：“六少，说真的，我只是在替梅姑娘出口气……”。

郭璞心往下一沉，神情为之一黯，道：“你知道……”云珠道：“我只知道你不该这么做，太伤人心！”

郭璞苦笑说道：“事到如今，还提这干什么？”

云珠美目中异采一闪，道：“怎么，你懊悔了？”

郭璞陡挑双眉，道：“事是我做的，有什么好懊悔的？”

云珠口齿欲动，但倏又一笑，道：“别嘴强牙硬，其实，事已至今，懊悔也没有用了，至于德佳这位格格，海爷对我说了很多，她那份儿痴，令我感动，也令人敬佩，这辈子有她这么个伴儿，那该是我的福份，够了么，六少？”

郭璞忙道：“谢谢……”

云珠道：“用不着，你的心我还不知道，德佳人美艳，更难得两字娇媚，我见犹怜，你会不动心……”

郭璞忙道：“这可是天地良心，要不是……”

云珠截口说道：“又是人家逼你，对么？”

郭璞红了脸，赧笑不语！

云珠美目一转，忽道：“六少，你好委曲人家做小么？”

郭璞脱口说道：“她愿意，再说你我订情在先……”

云珠脸一红，道：“我愿意好人做到底！”

郭璞一皱眉，道：“怎么又来了？”

云珠道：“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郭璞摇头说道：“这不但我不答应，便是德佳也不会愿意！”

云珠笑道：“本来嘛，你两个一条心，一个鼻孔出气！”

郭璞还待再说，云珠已然一笑又道：“六少，行了，别说了，瞧瞧天什么时候了！”郭璞抬眼外顾，不禁哑然失笑！

浸沉温存里，不知暮色垂，敢情亭外这庭院中，如今已然是夜色低垂，黝黑一片了！

云珠道：”六少，咱们怎么走？”

郭璞道：“你说呢？”

云珠道：“不是一段近路，最好雇车……。”

郭璞点头说道：“我也这么想，走，咱们先去雇车去！”

说着，拉着云珠出了小亭……

片刻之后，两个人相偕出现在外城一家车行前，郭璞雇了一辆双套马车，言明到“河南”“封邱”很快地谈好了价钱，云珠一个人坐上车走了！

郭璞他反身又折回了内城！

须臾，他停身在“廉亲王”府后院一座精雅小楼之上！

小楼中，灯光透纱窗，一缕低低饮泣之声直透窗外！

这，听得郭璞眉锋为之一皱，暗暗也为之感叹！

他翻身掠下，直落楼中房门前，举手轻轻地拍了门！

剥然声一起，房中饮泣之声倏住，紧接着一个甜美，但显得有点冰冷，更带着点不耐烦的话声问道，“谁？叫你们别来吵我……。”

郭璞暗暗一叹，道：“德佳，是我！”

短暂的沉默后，两扇门倏然而开，德佳一身出门打扮，当门而立，美目微红，娇靥上却带着难言的惊喜，手里，还提著个小箱子！郭璞走前执起一双玉手，一句话没说！

倒是德佳先开了口：“我就知道今夜你会来，走吧！”

郭璞默默地点了点头，两条人影相携掠出小楼！

夜空中，洒落了几点晶莹之物！

路上，德佳问起云珠！

郭璞道：“她先走了，在城外等着呢！”

很快地，两个人赶上了马车！

其实，云珠根本没走远，马车就停在城外里许处！

云珠她就站在车旁，一见二人来到，云珠忙迎前接过那只小箱子，亲热地拉住了德佳的玉手，！德佳，她只羞得抬不起头来！

云珠落落大方，含笑说道：“三格格，这是六少跟我的福份！”

德佳抬起了头，娇靥上犹挂著娇羞：“姐姐，别这么叫我，也别这么说，是我……”

娇靥猛又一红，垂下螓首！

云珠微微一笑，道：“好妹妹，什么都别说了，上车吧！”

她扶着德佳上了车，郭璞难言感受地跟在后面，这一天，车到“青苑”，京里传出了震天的消息，皇上在“碧桐书院”批阅奏章的时候，突然驾崩了！

跟这消息同时传出的一个消息，使得郭璞直发呆！

便是继位的是四阿哥弘历，而不是三阿哥弘昼！

这两个消息，郭璞瞒了德佳，独对云珠说了，当时他便要折回去，云珠正愁拦他不住，那位金玉楼如飞而至，及时赶上了马车！

一见面，郭璞劈头便问：“五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玉楼脸色十分难看，摇头苦笑，道：“胤祯是死在吕四娘的手里是没错，可是这件事咱们都被胤祯、海青骗了……”

郭璞目中寒芒一闪，道：“怎么说？”

那位金玉楼道：“胤祯被刺之后，鄂尔泰跟史贻直两人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取出了那装了遗诏的金盒，那遗诏上写的却是皇四子弘历继承帝位，分明这是胤祯跟海青两人商量好的，连弘昼都被骗了！”

郭璞身形倏颤，默然不语，但旋即他陡挑双眉，道：“我不怪海青，但我得折回去除去弘历……”

那位金玉楼翻腕取出了一封信，道：“这是关叔让我带给你的，看完了再去不迟！”

郭璞伸手接过了那封信，拆开一看，神情倏转黯淡，颓然一叹，默然未语，半晌道：“你在什么地方碰见他老人家的？”

那位金玉楼道：“就在‘紫禁城’外，他老人家怕你折回去，所以要我来拦你，如今你明白了，赶快上车走吧。”

郭璞有气无力地道：“怎么，你不一起走？”

那位金玉楼摇头说道：“不，关叔还让我去办件事儿，事儿完了我才能回去！”

郭璞一叹说道：“好吧，你走吧，一番心血全毁在海青手里……”

那位金玉楼道：“各为其主，别怪他，论私，他对你仁尽义至，你以为他带着梅心走了，据关叔告诉我，他是替你把梅心送交老人家去了，不信你问问云姑娘，她知道。”

说完了话，他走了！

郭璞却又愣在了那儿！

不知过了多久，一只柔荑抓上他的手臂，那是身边的云珠，她柔声说道，

“六少，上车吧，五少说得不错，海爷在出宫后就告诉了我，可是他不许我说，要让你抵家后自己看……”

郭璞喃喃说道：“要我自己看，要我自己看，我早该想到了，可是我没有，海青，我欠你良多……

在云珠的扶持下，郭燕南默然登上了马车！

倏地，车轮转动，这辆双套马车渐去渐远，渐去渐远，终于消失在天边那一线处……

（全书完）